

1972.11.5



Pearl S. Buck: The Patriot

愛國者

戴平萬 葉舟 舒湮 苗圃 黃峯
合 譯



出版

出	版	總	署
圖	書	館	印
版	本	度	款

44753



影近珠珍賽

第
一
部

中華民國十五年，西歷一九二六年，在上海住着一位姓吳的闊銀行家，他有兩個兒子。這一戶人家，差不多幾代以來都是很有錢的，因為至少他們有三代已經為社會上所熟知，雖然他們活動的方向各各不同。吳先生的保持在家裏目前的地位，是因為他是大華銀行的總裁，這戶銀行的分支行遍於華中、華南一帶。當他年輕的時候，曾經到過日本和歐洲去考察銀行事業，回國之後，立刻就創辦了這個銀行，就是民國以來成為這般強有勢力的一家銀行。

可是他的父親，吳將軍，對於銀行却毫無關係；除非軍人，才在打仗的時候，便想有所祈求於各家銀行，而他卻從來不曾打過仗。在前清，吳將軍還正年輕的時候，他曾經被遣派出洋留學。他的父母對此事並不贊成。在他們腦筋裏，實在充滿了恐懼的觀念。因此，他的母親哭着並且要絕食，直等到上諭特准他展期到生下兒子再啓程。現在的銀行家吳先生，還在襁褓的時候，就馬上抱在她老人家懷裏；那時她纔准吳將軍去外洋，他當時是一位年方十八歲而性情激烈的英

俊少年。他和另外幾個青年，由皇帝派遣出洋留學；在那短暫的幾年裏，好像朝廷立意想改革它的腐敗的軍隊。但變法並未實現。舉世皆知，那位堅強有權的慈禧太后威壓着她的懦弱的皇子，廢止了他的變法維新；而吳將軍當時在柏林住下不到兩年，也感覺沒錢接濟了。他的父親隨給他足敷回國的盤川，而這位青年軍官在那時候，就領悟到銀行的重要。他明白統治國家的是銀行家，而不是帝王；因此，他預先想到他那兩歲的兒子應該成爲一個銀行家。

他決定之後，他就能辦到。在他的船抵達上海輪埠之前，他的老父去世了，他的母親不願偷生，也吞金自戕。因此，吳將軍就成爲家長，又因爲是獨子，所以一大筆財產和祖傳的房屋地產都歸了他，不過那些房地產不在上海，而是遠在內地的湖南。

錢財是藏在奇怪的地方。吳老先生亡故，他從不明瞭銀行或信賴銀行。他認爲銀行純粹是外國勒索的計劃。他的一大筆現金，因此都是些銀錠，藏在自己家中箱子內。吳將軍首先的舉動，是把這些銀錠寄存到各家銀行的保險庫裏。然後他又用掉許多錢在上海法租界建造一幢大房子，這在當時是時髦的住處。他僱了一個法國青年建築師來造這所房屋，並且有傢具的設備。房子完工後，他便把家庭搬進去，雖然這很像巴黎的一家富戶而一絲也不沾中國氣。當他的太太對這些不舒服的事，譬如因爲有厚地毯就不能讓東西掉落地板上而訴苦的時候，他就告訴她，外國成千成萬的女人都用這些不舒服的東西。此後，他也就不再關切她了。他在這屋內安居

了四十年，他的大兒子也在這裏長大，成爲一個銀行家，他其餘的兒子也在這裏出世和長大成人。至於他的女兒，他從不算入自己的孩子的羣中的，雖然他履行他的責任，把她們嫁給好好的人家，可是責任盡了以後，他也不再去想念她們哩。他的長子繼續和他與他的垂老的妻子同居在法國式的大洋房裏，同時吳先生也娶了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上海少女，這位夫人生育兩個男孩，以珂和以璠。

吳老將軍在養了這兩個孩子以後，他完全心滿意足了。他一輩子過着安樂的生活，他從未參戰，也沒看見過戰爭。但是他的被稱作將軍，却是爲了那久已駕崩的皇帝會送他去德國軍事學校留學，而且也爲了他的有錢。況且，他有好幾套軍服，是由他叫上海裁縫依照一位英國陸軍上將，一位美國海軍上將，和一位法國元帥的制服仿製的，這幾位軍官曾經先後來過上海，檢閱本國的駐防軍隊。吳老將軍無論穿上那一套軍服，都是一位英姿挺發的人物，不過他最常穿的却是依照自己的設計綜合各種款式的一套，再參雜些許俄國哥薩克的樣子。自然，在家裏他是不穿這些制服的。平時家居，他穿厚軟的絲綿綢緞的古老長袍，足上着絲絨鞋。他的軍服掛在壁廚內，每逢換季的時候，由一個男僕專司清刷，所有的勳章，有些是購買的，有些是由他要錢的人所贈送的，都擦得晶亮，然後再收藏起來。

在這家庭中，以珂和以璠都很快樂地成長大了，他們主要的難處是兩人性情的懸殊。因爲

以璠是全家天下，祖父母，父母，和僕役所愛戴的人。而較年長的以珂從小是一個淘氣的孩子，被嬌養寵壞，成人後自然好像要變為懷着壞良心的人。可是以璠却是快樂而溫和的，同樣的溺愛會毀滅以珂的溺愛，似乎一些沒傷害他。他長到十八歲祇遭遇過一椿困苦，這事他從未向他祖父母與雙親解釋，因為他們不了解這事。他曾經被捕下獄。他在監獄中僅僅拘留一晚，這是事實。當他們一知道他是誰的兒子後，典獄長立刻趕到牢裏，滿臉淌着大汗。

『先生，原諒我是一個傻子，』他對以璠哀懇着說，以璠正坐在擁擠而污穢的牢籠的角落裏三塊相疊的磚塊堆上。『但是爲什麼您不告訴我，先生，說您的父親是銀行家吳先生，您的老太爺就是老將軍呢？』

『如果我應配坐牢，我應當坐牢，』以璠莊嚴地回答。

他在一羣囚犯中是唯一穿着緞袍的人，袍子的下擺已經曳污。和他同籠的一個青年，嘲笑地問他，『你怎麼不摺起你這令人歎賞的袍子？』他看來是一個粗暴的青年，穿一身國立學校的賤價藍布制服。以璠進的是教會人士專爲閩人的子弟開設的一所私立學堂。那裏他們不穿制服，一直穿長袍。

『因爲我還有好的，』以璠回答說。

這當兒，獄吏恰巧進來。他聽見以璠的話，臉上現出更驚慌的神采。

『不要惱恨我呀，少爺！』他請求着。『爲什麼，您老爺可以聽他高興把我撤差！我是一個窮人。您出來，我僱一輛馬車送您平平安安地回到您老爺那兒去。當您回府以後，請替我求求，少爺，我求您！』

以璠本可以驕矜地拒絕他。但是他年紀才十八歲，又瘦之又飢餓，而且牢籠裏又這般混濁。他的同籠的難友，又都是一羣兇惡而骯髒的林林種種，老老少少的人們，他們中間好像祇有那穿制服的青年是個好人。因此，他站起來，可是堂堂的，走出去了。

可是，當那惶恐的獄吏將要再把鐵門鎖上的時候，以璠停着步。

『等一等！』他命令似地說。『讓那個學生也出來。』

『那可不行，』獄吏說。『他是革命黨。』

『我也是，』以璠自己表白說。

是的，他是被當作一個革命黨，在教會學校被捕的。兵士們進來搜查他們，如同他們搜查任何地方他們所發現的學生一般的。以璠當時正獨自一人邊走邊讀着在那時候一般學生中很流行的一本書，這書是一位名喚卡爾·馬克斯的德國人所著。因爲他向來高興怎麼辦就怎麼辦，所以當兵士們問他看的是什麼書，他也不守祕密。

『卡爾·馬克斯，』他譏刺地說，因爲丘八們懂得什麼呢？

但是，竟然出乎他的意料，他馬上被捕拖進監獄，關在牢籠裏。他在牢籠裏發了一夜脾氣，起先是高聲嚷着，直到後來別的囚犯們喝令他安靜，使他們才好睡覺。

『大銀行家吳先生的兒子不會是革命黨的。』獄吏現在說了。

可是以璠踩他的腳。

『我一定會看你丟差事！』他嚷叫。

小獄吏臉色變成更灰黃色了。

『但是，要我如何解釋才好呢？』他哀號着。

『說是我命令的。』以璠說，『說由我個人負責。』

當這事正在繼續的時候，那青年走來站在門口，他強健的方臉上沒有動作，可是眼睛却光亮的注視着。

『啊，天呀！』獄吏哭泣着。『啊，放慈悲些吧！』

以璠從他手中奪過鑰匙，自己來開門，獄吏哀痛着拉扯他自己的頭髮。

『你可以說，你對此事一點不知。』以璠說着，一面用身體和脚撐開鐵門足夠讓青年出來的空隙，青年立刻走出，站着等待。然後，以璠再鎖上門，將鑰匙交還獄吏。他挽着青年的手臂一道走開，在他們身後是囚犯們的齷齪而驚嚇的臉，緊壓着鐵柵欄。

兩個青年直等攀登獄吏代僱的舊馬車，才互相交談。

「我希望，先生，」他請求以璠，「你會記得我的情形，如果我祈求——」

「讓我知道吧，」以璠簡截地說，他又把他父親公館的門牌告訴馬車夫。

他們已經坐在車上，但是這時青年忽又轉向他說：

「你要曉得我不能到那裏。」

「怎麼不能？」以璠問他。

「我實際是一個革命黨，」青年機智地含笑說。

「你是嗎？」以璠問。「可是我一直想找一位呢。」

「我們的同志在大學裏很多，」青年輕聲地說。不等以璠止住他，他已經跳出低矮的緩緩行進中的馬車。「我的名字，」他急促地說，「是劉恩瀾。我謝謝你使我自由。他不待以璠執住他，早跑進人羣中間，轉身歡悅的一笑，就走了。以璠沒辦法，也只得回家去。

當他走進家裏，他覺自己並無所失的樣子。平常他去看戲總回家很遲，戲館是他慣常遊樂的地方，所以他特別喜歡關於古代英雄的戲劇，譬如小說中的義盜，劫富濟貧。他每星期看二三次這些戲，侵晨才回家，用自配的鑰匙開門。

而且，家中人人都睡得很遲。每天起身總是他一個人吃完早飯，然後上學，除了僕人之外，看

不見別人。現在，他上樓到自己的房子內，房裏像往常一般模樣。他跑近床邊，拖亂被窩，好像他曾經在裏頭睡過似的。不久，他脫衣入浴，在白綢內衫外面套上藍緞的素袍。他從前很少這樣幹過。門外有人咳嗽了一聲，門開後，他母親的丫環牡丹送茶進來，像她每天早晨所做的一樣。

『我晚哩，』當瞥見他已經穿好衣裳，她這樣急促地說。『我自己睡過頭啦。』

『沒關係，』他回答。『我不再上去那洋學堂了。』

『那麼，現在怎樣呢？』她把茶盤放下，駭異地問。

『我要進國立大學，』他說。

『可是那種學堂，』她喊着說，『誰都能進去！』

『所以我能進去，』他說。

『老爺不會讓您去的，』牡丹反辯着，『就是老太爺也不肯的。』

『那麼，我就絕食，』他用方地說。

『這樣，』她惡作劇似地說，『我就要像從前你要東西的時候一樣，偷偷藏食物在衣裳裏面帶到這兒來哩。羞羞，以璠，這是以珂的把戲！』

他們倆都笑了。

但，這就是以璠怎樣進國立大學的情形，也就是他怎麼認識了革命黨，變成他們中間的一

個。因爲必然的，當他一絕食，馬上他的母親奔向他父親和祖母面前攻擊他祖父。轉瞬間，還不到四天，他就穿上如劉恩瀾的一模一樣的制服，不過他母親堅持衣服必須採取最上品的英國呢料，由他祖父的裁縫剪裁。

以璠對這些是承諾了，因爲這畢竟是小小的妥協，而且它給父母和祖父母在他們權勢上一些滿意的感覺。『至少，』當他穿上新制服，他們察看一過說，『這很適合他。』

『到這裏來，』他的祖母喊，『讓我摸摸你的嘴吧！』

又是爲了妥協，他彎身讓她用那枯乾的老手去摸他的頰巴。

『小肉糰子！』她喃喃地低語着。

他也忍住，因爲畢竟他已經獲得他實際所需要的了。

兩年後，民國十五年，以璠出乎他家中任何人的夢想，他做了革命黨的一份子，它的秘密團體存在於全中國各學校內。他過着完全不同的兩種生活，他的舊生活是一家富戶的少爺，而如今的這另一種生活是在一羣熱情的青年中間的一個，夢求傾覆新建的共和國，另創一個更新的，他們對民國的反叛正像他們的父輩的反對帝制。每一種生活相互間都沒有關係。他的同學間沒人見過他住的那幢四方大洋房，等到一個初秋的一天，他從學校歸來，途中止息於一引離。

家不遠的糖食店。當他出來時，有人走過，呼喚他的名字。這人是彭榴，革命黨員中的一個，也就是他所最不喜歡的一個人，雖然彭榴是無關重要的人。他是城裏一片小店鋪老闆的兒子，一個小中身材的人，一雙細眼睛，一張闊嘴，不斷地用嘴呼出惡臭的氣味。沒有一個人喜歡他，雖說這些事他終究無法可施的。

『以瑤！彭榴呼喊。』你到那裏去呀？』

『回家，』以瑤這樣回答，希望他想這是撒謊；因為如今彭榴竟跟隨他一塊兒閑蕩，又別無辦法對付他，一直便走到大洋房那裏。他決意無論如何不讓彭榴進來。彭榴不會了解這是什麼緣故，雖然是一個革命黨員，他却住在這洋房裏，他情願叫他看到這裏的奢侈。此外，彭榴何以要到這裏來呢？他的家遠在城內中國地界，彭榴是否故意伺隨他的呢？

他在門口停住，移動他的課本。他迅速地瞥了他一眼，然後閃視着窗戶，看看以珂也許正在那裏窺伺他。他不願以珂望見彭榴。他會立刻猜疑彭榴的蹩腳長衫和顛頹病容的臉。可是，窗口並沒人，在上海，九月初旬的午後，很少人還逗留在燠熱的太陽光底下的。所以，他低聲清晰地說，

『明天再談，同志！』

『明天再談，』彭榴急促地說。

『懦夫！』以瑤諷嘲地自念着。『他連身邊沒人的時候都不敢說同志。』

但是彭榴脚躑着。「這是你住的地方嗎？」他驚奇地詢問。他仰望那座築有圓柱的走廊的西方大磚房。

「我沒法子，」以瑤說。「我的祖父造的房子，父親和他同住，自然我也和我父親同住。」

「這是一座精美的洋房呀。」彭榴說。

以瑤鄙視他說話聲調中的那種卑微。他心想：「彭榴很想進來，但是我不邀他。况且，以瑤會藐視他。」

「再會，」他大聲地覆述。

「再會，」彭榴回答。

以瑤敏捷地轉身跑上大理石台階，然後靜悄悄地踱進了屋子，可是他的祖母在未給鴉片燻得朦朧思睡的時候，他雖然肅靜也能驚動她，又因為她非常愛他，所以她每天當他從學校回家的時候，總想法使自己不疲乏。

他今天回家遲了，因為參加了一個秘密會議，而且散會後肚子餓，走進糖食店裏耽擱了些時，因此她的聲調裏有些不耐煩，當她喊着，「以瑤，到這裏來！你到那兒去的？」

這時候，牡丹從他祖母房間出來，接下他的書和帽子。她啾起柔紅的嘴唇，有氣無聲地說：

「她在發脾氣哩！」

他聳聳肩膀，縮起眉頭。

『來了，老太太！』他回答。『以理回家沒有？』他問牡丹。他等到看見她搖頭，就走進祖母的屋內。

自從他六歲開蒙上學起，他每天回家總歸立刻一直到祖母這兒來的；對這事，他真是一天恨似一天。每逢他想到這件事，這老太太婆等他，要他必須上她那兒去，他不禁就感覺愠怒。在他們的祕密會議中，每討論到脫離家庭的束縛，他從座位上跳起來大聲嚷叫，『我們倘不能由家庭裏得到解放，我們永不能完成任何事業！』他想到了自己的家庭，特別是他的祖母。

『我在這兒，奶奶，』他倖倖地說。

但是她却永不注意到他的懷恨。她正坐在一張大方坑榻的邊上。烟燈和烟槍都準備舒齊，等她享用。她不過是專爲等他罷了。

『這兒來，』她說。他便走近一點。『走過來，讓我好摸摸你，』她堅持着。

他祇得走近她，雖然這是他痛恨的事。她伸出她那瘠瘦的長指甲的手，雙手握住他的手。

『你的掌心還潮的，』她喊着。

『外邊很熱，』他說。

『你準是性急，』她斥責似的說。『我同你說過幾次，教你不要性急，這是最傷元氣的。』

『我喜歡快跑，』他說。

『這不是你不喜歡的事，』她說。『你應該爲家庭設想。你是我的孫子啊。』
不，這是他所最痛恨的，在她的觀念以爲她的重視他，祇不過因爲他是她的孫子，一個爲她傳宗接代的人而已。

『我有時一定要照我的意思做，』他憤憤地說。

她突然用大姆指和食指捏緊他的腕肘。

『你老是要怎麼就怎麼，』她高聲地說。『你除掉你自己，就不想到別人——這是你們這輩子人以珂也一樣。他整天不來我跟前。』

於是她又馬上怕他生氣，因此一手仍舊擒住他，一手伸出去拿她的菓盤，給了他一個蜜棗。他本想拒絕，可是他一看見那菓子，他不禁覺得違心地飢餓起來。他是常常肚子餓的！所以他接過來，纔起眉頭，吃下去了。

『好了，好了，』她笑着說。『我這些蜜棗，除了你不給任何人吃的，』她在他衣袖下面撫摸着他的臂膀。『這是補血的——除了你我，別人都吃不到。雖然——』她將她的嗓子抬高一點，使侍候在大廳裏的牡丹也聽得見，『我知道那個可憐的奴婢，在我睡着的時候，常來偷吃的。』

『我，太太？』牡丹的嬌脆的聲音從戶外傳進來。『從來沒有過，太太！』

『是的，她偷過，』老太太對他說。『她這丫環，凡能偷的東西全偷。我們養了她十一年，可是她一點也不感恩。我們買她來的時候，她才七歲，那時她已經就會做賊了。』

他不回答。他不想爲牡丹辯白，使他祖母譴責他不懷好心。他從前做錯過這種事。這時候，他把手縮了回來。

『奶奶，我今天晚上有篇英文作文要寫好它呢，』他說。

『啊，不錯，』她很快的說，『你可不要熬得太夜深。』

『晚安，奶奶，』他鞠着躬說。

『不，不要說晚安，』她甜言蜜語的說着。『你睡之前再來一趟吧。』

『可是，那時候你早睡得懵懵懂懂哩，』他粗鹵地說。

『不，』她熱切地說，『不會的，告訴我你什麼時候來，我會醒着等你。』

『我不能，』他回答。『我怎能知道我什麼時候弄完這些功課呢？』

她嘆了一口氣。她的眼光落在鴉片煙槍上，精神就飄飄然起來。

『好吧，這話也對，』她喃喃的說着。等了一會兒，她又叫，『牡丹！』

『來了，』牡丹回答。

她穿着緞鞋輕步走進屋裏來，扶助老太太躺在榻上，點上煙燈。以璠還沒有走。

「我把您的書本放在您的桌上了，」她對他說。
老太太的眼睛早已閉上。

「你自己應該知羞恥！」以璠低聲說。「這樣諂媚人！」
牡丹睜大了烏溜溜的杏眼。

「我得聽人家的吩咐呀！」她說。他繃繃眉，搖着頭，闊步走向門口。然後，他回過頭來。她正用一柄小銀匙攪拌那膩厚的煙膏。可是她的眼睛並不望這上面。她正在狡猾地等着他，當她跟他的眼神互相接觸的時候，她吐了吐她的鮮紅的舌頭，扮着鬼臉。他一看見這模樣，就猛力把門閉上。

但是門兒關不住那甜甜的中人欲嘔的鴉片煙味兒。他上樓到自己的房間，打開窗戶，還是沒有用處。傍晚的氣流中沒有一絲風息，讓那股味兒充滿了整個屋子，貫入人的心肺，神志有些昏迷。他一生就嗅着這股氣味，他恨它。在一所舊式的中國房子裏，圍牆或許可以把它隔絕，但是在這廣大的廳堂裏面，在這一級級的扶梯上面，那陳宿的鴉片煙味，却像瘴氣一般地爬上來。這是以璠所最痛恨的一種香味，這不知不覺中人欲醉的香味，在它的甜蜜當中深藏着死亡的腐臭。這幢大樓已經注滿了這種氣息。它攀附在壁上的絲質簾帷，也攀附在椅榻上面的紅氈子。以璠夜裏在床上用絲棉被子裹緊身體，仍舊聞着或想像中間着這股氣味。

爲了這個原因，他曾對自己說，他要使他的屋子裏空無所有，空得如同恩瀾在大學的宿舍裏那間小寢室一樣。他叫牡丹卸掉那遮過窗戶的重厚織錦窗幃，這是他出世以前由法國裝璜家所裝飾的。這幢房子內，除了如今他的房間這兩扇窗戶而外，每扇窗上都懸着這些窗幃。去掉這些窗幃，窗戶就顯得又高又明淨，亮光射進房內，像一陣喧囂的聲音似的。牡丹總歸說他的房間太刺目。她老想設法柔和這強硬的亮光。今天，他一走進來的時候，又看見她在幹這勾當。在靠窗的地方，她放了一隻藍花瓶，瓶裏插着一束玫瑰紫的夾竹桃。一時間，他想，『我要花兒幹嗎？我要拿掉它。』

可是他並沒有實行他的主意。他不願有傷牡丹的情感，因爲她是這幢房子內唯一可以談的人。現在他還未決定要不要告訴她一切的事情——那就是說，他終於已經加入了祕密的革命團體，而且不久將有一天他必須擺脫一切。當他想到要和這所房子與這種生活棄絕的時候，他的心房就會兒膨脹，一會兒萎縮。現在，這是救國的唯一途徑——斷絕這一切陳舊腐敗的生活——這種資本主義的生活！

不錯，以珂也是暮氣沉沉地，如同他的祖母，儘管他還是一個青年。他之所以這樣的萎頓而無生氣，是因爲他除了爲自己和自己的享樂而外，什麼事也不關心。由於他地位上是一個當代大銀行總裁的兒子，在他父親身邊得到一個安逸的位置。以璠自己完全不知道以珂在幹些

什麼。但是他曉得很清楚，如果能夠有辦法的話，他決不照以珂的榜樣行事。

這時，他脫去藏青色的校服，換上了一件柔軟的墨綠色綢袍。這是因為他的祖父不願他在家中穿上粗陋的校服。

『你到我的面前來，』他曾經命令過以璠，『必須穿上家常的便服。』

『一旦和他們一切斷絕關係後，』以璠一邊扣着那玲瓏的葡萄鈕，一邊自己忖度着，『我除了制服，什麼也不穿。』因為在他所要參加進去的革命生活中，當然這種袍子是不合時宜的。要攀山踰嶺，要在鄉村中長途跋涉，要在大街上向羣衆宣傳，反抗富者和那些壓迫他們的人——穿了一件綢長衫總不行。他甚至必須改姓變名。沒人會信仰一個上海關銀行家的少爺的——

他聽見微微一聲咳嗽，牡丹從門縫裏探進頭來。

『老太爺問您爲什麼到這會兒還不去，還有老爺和太太也喚您立刻就去，』她通知他。

『我就來啦，』他簡略地回答。

她的聲音有些改變。她跛進房間，逕直走向窗口。

『您看見這枝夾竹桃嗎？』她溫柔地問着。

『看見的，』他說。

這時，他正脫掉皮鞋，換上了黑絨的拖鞋。如果他的祖父聽見他穿了學校裏的皮鞋在地板

上咳嗽地響着，他依然要回來換的。

『陽光照進來，透過這些花朵，不是很美的嗎？』牡丹問。

他抬頭一看。在他生平初次突然看到牡丹不是那從小跟他玩耍吵嘴到如今的婢女底牡丹了。她是站在花叢旁邊的一位俊俏的姑娘。如果他還不知道她不過是牡丹，他準會說她是一位俊俏的姑娘。

『我沒仔細理會它們，』他說着，就不聲不響地走出去了。爲什麼他現在要注意牡丹長得如何？他記得當牡丹還是一個黃臉的小東西的時候，看上去好像永遠不會長大似的。

『當然她吃不了我們的多少糧食，』他的母親總歸這樣說……可是現在沒人能說牡丹臉黃。她不會長得多高，可是她並不黃。

他穿過樓上的四方大廳，站在自己房間對面的一扇沉重的胡桃木門面前，咳嗽了一聲。

『進來，』他的父親喚他。

他走了進去。

要像他對付祖母一樣的來藐視祖父是不行的。他的祖父見識很廣，雖說上了歲數，也忘掉不少。可是他決不承認人家知道的比他更廣博。以璠雖然明白老人的這些可笑的地方，却仍舊有點畏懼他的祖父。每逢有人講到外國人這樣那樣的時候，他的祖父總能夠說出他們究竟怎

樣或不怎樣的。每逢人家請他講外國的情形，他老說，『我週遊西洋各國，每個國家各各不同，而所有的國家，又都和我們不同——這是主要的一樁事。』

要是請他再講下去，他會告訴人所見過的許多光怪陸離的事物。當初五十年前，這些東西自然比現在似乎希奇得多。譬如，五十年前，火車是再像一條龍不過。他對聽他講述的人們說，『你們想想，一條龍吼過原野，鼻孔裏噴着煙——』現在自然到處都有許多火車了。在上海，每個人都見過火車。老人不能再拿它們來作話題。可是他依然保持着他的尊嚴。

『坐下，』他的祖父說。『你今天讀了些什麼？』

以璠坐在椅子邊上，開始說道，『爺爺，我今天讀了歷史，地理，英文，還有算術。』

『沒有軍事科學嗎？』他的祖父厲聲地問。

『明天才有科學，爺爺，』以璠回答。

『軍事科學——軍事科學才有道理，』他的祖父說。『當我在德國的時候，我看見軍隊在檢閱大典中行過，便得到一種確定的觀念，這所以我去年夏天替你延聘了一位德國教師。』

以璠坐在那兒凝望着他的祖父，既不注視，也不傾聽。許久的經驗，訓練得他到這種地步，五十年前的德國，這跟他有啥相干？他坐在那兒沉思，又像並不在那兒沉思，他的視線隨着他的祖父枯黃的手，在他銀白的長髯中摸上摸下。倘若他今晚告訴牡丹說，當她來整理他的床鋪的時

候，他已經是一個革命黨員——可是，如果他告訴她，有一天他必須和他們一切斷絕來往，他也永遠不能再回家，當然，牡丹也再看不見他了。那末，她一定會哭了。也許他不告訴任何人——只要革命爆發的日子來到，他就離家一去不復返哩。劉恩瀾在今天的祕密會議中說：『明年春天

『現在你可以走了，』他的祖父慈祥地說。『你聽好，以璠，我爲你打算好遠大的計劃了。』以璠起立，鞠躬轉身告退。走到門口，他又鞠了一躬。他很少在他的祖父房間裏開口，除非他必須回答的問題。他很想走開。這間屋子裏堆滿了舊書，傢具也太多。而且，霉味充塞，空氣不流通，還有老年人的氣味。他的祖父從來不常開窗。白天他說窗關上比較陰涼些，晚上他又怕外面的潮氣進來。以璠出了房門，順手將門閉上。

『這所房子裏充滿了各種氣味，』他這樣想着。連牡丹也有一種氣味。她使用一種茉莉香精。它的氣味太濃，他曾經告訴過她，可是她因爲喜歡它，不肯放棄。

『這是你自己出了毛病，』她老是這樣堅持着說。『你的鼻孔嗅覺過敏。別人喜歡的，你偏不喜歡。你完全是存心的。』她用甜蜜的柔聲說着這些話。話雖說得極鋒利，而聲音却很柔……

此刻他必須到他父母那兒去，去後他就可以自由了。他叩着另一扇門，也不等待什麼地就走了進去。這裏的兩間大屋子，他知道得很詳細，因爲他在孩提的時候，曾經在這鋪着厚重的中

國地毯的光滑的鑲木地板上學步。他熟悉每一件裝飾品，從那些不許他動手的雕花紅木多寶架上的花瓶起，直到聽他隨意玩耍的象牙球和小象。他有時還愛將那個挖空的精細雕刻的大象牙球，拿在手裏轉動，用眼睛分辨裏面的十七隻小象牙球，每個球各自獨立旋轉不息。

他的母親正坐在窗前刺繡，他的父親坐在屋子的一端一張紫檀大桌面前，他還穿着在銀行裏辦公的洋裝，以璠走進來的時候，他抬起頭。

『啊，你見過你爺爺和奶奶了，』他說。『我剛回家——我也得更衣。』可是他並不動。『你的哥哥回來了嗎？』他問。

『沒有呢，爸爸，』以璠回答。

吳太太從她的繡花緞子上抬起她那柔和而疑惑的臉，仰望着他，伸手向她的兒子。

『Come here (這兒來)，』她用英語說。她的英語說得很不壞，而且以此自負。在她年輕時，她的父親曾敦聘一位年長的英國婦人做了她多年的保姆。『你看來很累的樣子，以璠。』

『I am tired (我很累)，』他也用英語回答。他喜歡講英語。這樣，可以省掉說中國話時所必須用的一大串客套。在英語裏我們不必說什麼『大人——』和『小的——』等等。就是他的母親有時也很中國化。她有種種的迷信，和她的純粹的英國讀音完全不稱。在他的童年時代，他的脖子上鎖着一支銀鎖鍊，想鎖住他的性命。他私下常常拉它，可也沒能夠拉斷它。因為銀

匠把圍繞着他的頸子的最後一個鏈節，打得非常牢。

「你怎麼這樣晚，」他的母親說。

「我們散課後開了一個會，」他回答。

「是些什麼會？」他的父親用中國話問。

「政治會議，」以璠仍舊用英語答話。

「不要連累了自己，」他的父親答道。此刻他也用英語，因為他只有在要僕人不懂得他的意思的時候，才偶爾一用。他的英語雖說得相當流利，却並不準確，他將 l 的和 r 的和 n 的字音混纏不清，正如他說法語和德語的時候一樣。『青年學生要想變動執政的當局是無能為力的。可是執政的當局却能夠砍掉你們的頭。』

「以璠！」他母親喊道，「答應我——」

他的父親不理會她，只顧說下去。

「政府決不會來聽你們青年男女學生的胡話的，」他溫和地說。『况且，你們也沒有一個人明白政治的內情。你們滿肚子的批評和反抗。可是，譬如這麼說，你們懂得金融和銀行，懂得什麼叫外債嗎？』

「我們需要外債幹嗎？」以璠突然大聲地說。他們今天下午開會曾經討論到外債問題，恩

瀾站起身來用最冷靜的態度來表示，他願意犧牲他的性命來抗議借外債。在這之前，他們全然不明白這次日本二百萬元新借款的重要與危險性，因為這筆外債的擔保品是北方的一處大鐵礦。

『最近的這筆外債，』恩瀾曾經說，『是和其他任何外債一樣，都不是無代價的借給我們。我們一定得以某種權益給借款的外國。學界曾經向政府官員提出抗議，但是他們全不理睬我們。假如你們答應的話，我願意帶一支手鎗藏在袖裏，乘財政總長和他新娶的姨太太回家吃飯的時候，刺死他。』

沒人說話。大家都注視他。不久，他縮進兩片嘴唇，露出憤怒的神情，在他晶瑩的雪白的牙齒中間吐出不快意的嚙聲，『他新娶的姨太太，化了他一萬塊錢！祇有財政總長才能出得起錢討小老婆！』

在他們團體中有人表示願意獻身殺敵，這是第一次。在別處這種事司空見慣，因此那些有名的人物都加倍增強他們的衛隊，特別是自從一個學生闖進外交總長的辦公室之後。那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以後……他們討論得很興奮。可是後來終於決定不能讓恩瀾這樣去犧牲——未來的工作還多着呢。

無論如何，他的企圖已經使當時大家爲了這個問題緊張起來。

『我們需要外債幹嗎？』他的父親拿他的話重覆一遍說。『因為每一個國家在復興的建設中需要外債。』

他是一個身材魁梧，兩頰平坦的漂亮人物，他也頗以自己是一個現代型的男子而自矜。在他朋友當中，有許多各國國籍的外人，尤其主要的是日本人。吳先生是那些親日派的華人之。『亞洲人的亞洲，』自從日本的外務大臣在國聯席上演詞中首次說了這句話以後，他便常常喜歡拿來引用。

『你不會了解的，』他這時慈祥地對兒子說，『因為你正當理想主義的年齡。我在二十歲的時候，也有過一種理想。我是光緒皇帝和他的變法運動的祕密信徒。那時候，大多數青年都如此。我敢說你和你的朋友們也崇拜着一種相彷彿的主義。』

『以珂是從來不這個樣子的，』他的母親低聲說。

『以璠比較更像我，』他父親辛辣地說。

以璠坐了下來。他並不回答他的父母。好久以前他已經學會這本領了。這態度，一方面表示孝順恭敬，一方面又何必回答什麼話。他母親重新檢起她的刺繡，父親也提起一枝筆。他心裏認為他並不注意他父親所說的話，可是他的父親却能很容易的用不多幾句話，揭穿他的短處，使他自覺渺小年輕。他把現在的革命黨員，竟比作往昔在那懦弱的皇帝手下的那班年輕人！他

的父親，如今又忙，又有錢，又事業順遂；雖然當初他也是一個被人寵壞的孩子，父母甘言撫慰他，溺愛他，和以珂也是一個獨生子的時候一樣。這所房子裏還有幾個老僕，都記得他幼年時許多執拗任性的故事。可是他的父親並沒被溺愛戕害，養成優柔寡斷的性格。相反的他却繼續拘泥定見，獨斷獨行，愛怎樣做就怎樣做。以璠知道有時他的父母互相爭吵得很厲害，可是他不懂得他們吵些什麼。他的母親是一個富翁的獨養女兒，在她年輕時受過良好的教育，爲一般女子很少有的。可是她仍舊服從她的丈夫，雖然有時他們不免要吵架。每個人都聽從他的話，連他父母都如此，固然他對他們也表示順從的態度，因爲這樣才適合。

『我可以去了嗎，爸爸？』以璠問。

『等一等，』他的父親回答。

這樣，他祇好坐下來等着，但是反抗的烈焰却在他的心胸中熾燃起來。

他心想，『我的父親並沒有什麼話對我說，可是他卻讓我等着，來表示他的權力。他從來不肯馬上讓我走開。他要表示他對我的權威。』他的嘴唇擡起了一點。將來他和他們斷絕一切關係以後——

『你有什麼計劃嗎？』他父親突然用中國話來問他。

以璠昂頭仰視。他的父親放下了他手中的筆。

『我想了不少時候，我們應該爲你的未來計劃一下，』他說。『你母親也有許多計劃。』
『二十歲了，』他的母親說。『你是一個大人哩。』

以璠覺得自己的臉上飛紅。他的父親一面觀察他的兒子，一面繼續慈和地說下去。

『你放心，』他說。『我們不會強迫你或你的哥哥做什麼事情。我們還未替你們訂婚，我們也不會這樣做。好久以前我們就談起這事，後來我們決定讓你們自由選擇你們自己的妻室。』

『謝謝您，爸爸，』以璠低聲地說。

當然他知道他們已經有這樣的決意。以珂有時夜晚在他的房間裏閉坐着，談論他所認識的女子，他如果願意的話，他就可以和她們結婚的。他不能決斷他要娶哪一個女子，有時候，他說到臨了，只好笑笑自己。

『現在的法律還沒有規定禁止人多妻，』他會這樣說，『雖然女子們漸漸獨立起來，她們要你答應她不再另娶！一個男子怎能允諾這種話呢？』

不過，他雖然一向認爲人有自主權的，這時却第一次使以璠心裏覺到感謝他的父母的恩惠。許多同學因爲父母強迫他們已經都訂婚了。這也是他們所要爭取的一種東西——關於結婚選擇的自由。特別是婦女們，對這問題最爲興奮。她們幾次三番地在會場中說，『我們應該有權利和我們所愛的人結婚，否則我們就根本不結婚，即使我們心裏不想這樣辦，也得這樣辦。』

「當然，」人人都表示贊同。

有時候，兩三個年輕男人在一塊兒，他們就討論到婦女們的這種決心。他們固然同意婦女們的話是對的。可是，他們却不禁問自己，要是婦女都不情願結婚，那怎麼辦呢？一個男子向一個少女求婚而被她拒絕，這真是一件極難堪的事。

有一次，恩瀾譏笑以璠說，「你放心。你記得那個演說要求婚姻自由，聲音最響亮，說得也最長久的一位姑娘嗎？」

他記得的。她是一個從福建來的俊俏而熱情的姑娘。恩瀾把手伸進口袋，掏出一封信交給他。這是一封熱烈的情書，信上有她的簽名。以璠很驚異，暗地裏也有點羨妬。「你會和她結婚嗎？」他問恩瀾。恩瀾搖頭。「我爲什麼要結婚？一個革命家隨時都有死的可能。」他答着。「況且，她也不要我結婚。」

這是真的。那女子在信上寫着，「你祇要喚我來，我就會來到你面前。我們彼此是自由的。」以璠把信交還恩瀾，他放進他的袋裏。

「而且，」他又說，「我的父母已經替我在家里娶了一個老婆。所以，我從來不回家。」

「一個老婆！」以璠嚷叫起來。他對這從監牢裏營救出來的恩瀾，總時常在他身上發現新鮮的事情……

『可是，這是我們要決定你的教育方向的時候了，』他的父親繼續說着。『我自然希望你把你帶到銀行界裏，像你的哥哥一樣。』

以璠並不答話。他是決意不踏進銀行界的。如果他也幫着去借外債，他們大家要怎樣的痛恨他！他們的憎恨，這對他真是不堪設想的。他知道很清楚，在一張『黑色名單』上。●革命黨員把他父親的名字也列入一羣有錢有勢的人物中間，他一時對於恩瀾不免熱烈地嫉妬起來。恩瀾是一個農民的兒子，他很以此自傲。

『我的父親是一個普通的人，恩瀾常常愛這麼說。』我的母親既不識字，更不會寫。』恩瀾對於一切有錢的人都倔強非凡。以璠雖也輕蔑資本家，可是他永遠不能了解爲什麼他依舊暗地裏愛他的父親，儘管他對父親懷着反叛的心。恩瀾會用他那鎮定而確切的口吻說，『如果是我，我就要說，他既然是一個資本家，一個敵人，他就不能做我的父親……』

『我不來催促你，也不來強迫你，』他的父親慈祥地說。『你是我的兒子。可是，當你知道主意已經打定的時候，告訴我。』

他點點頭，以璠站起身來。正如同以前常有的情形一樣，他的憤怒已經化作煙消雲散。他的父親顯露權威的表示，結局却變成了這種慈和的收場。

『謝謝你，爸爸，』以璠喃喃地說着。

『你到哪兒去？』他的母親問他。

『回房間去讀書，』他回答。

她點點頭，知道他在家裏不出去，就放下心。他跨出房間，順手將門關上。等一會他們要在樓下餐廳的大桌子上相見，他們所吃的晚飯在恩瀾看來就是一頓筵席。不過，這還是他們的家常便飯罷了。

這樣想着，他漸漸有點餓起來。他決定去看看牡丹放在他桌上的果盤裏攔了些什麼東西，茶壺罩子裏的茶總還熱着。他急忙趕回自己的房間，覺得暫時自由自在些，他喜歡在晚飯前一個人待在房間裏的片刻。他說是念書，其實不到晚飯後是從來不念的。晚飯後，他又急忙地走開，唧唧咕咕地說他一定得念書，說他還有許多功課要做。有時他真讀，有時他却一直上戲院子去。但是今晚上他必須讀書了。他有一篇長篇英文作文要寫。這是他的私願，想在寫作上勝過恩瀾。不過，他從沒辦到。恩瀾有一種希罕的寫作能力，以璠儘管努力，可也從來不能使那年紀大的英國女教員像誇獎恩瀾般的讚他。今晚，他想，他要比平常更用功寫。他固然希望教員的讚美，他更希望恩瀾能看得起他。這時，他不再疏懶，就在桌子面前坐下，抽出他的作文簿。他現在要竭盡全力去開始了。

他漸漸工作得要打瞌睡了。他望望他的鐘。時間將近午夜，而他却祇剛寫完英文作文。他讀了一遍，心想還滿意，雖然當卷子發回來的時候，上面必定有不少紅筆的批改。梅特蘭小姐會替他改正許多自己不覺察的誤點。可是這篇倒還不錯。他選擇孫中山的故事作他的題目，並且敘述得很好。他很愉快地決意再讀一遍，正在這時候，他聽見床上有一陣輕微的聲音。他並不抬起頭來看。這不過是牡丹在攤開被窩，並且將熱茶送來放在他的床邊罷了。後來他覺得她正站在他的旁邊，並且如同往日一樣，她的手攔在他的肩胛上，頰頰偎着他的頭髮。忽然，他想起她傍晚時分站在夾竹桃旁的模樣。他將身子移開她，埋怨她說，『這種討厭的香味，你打算用多久？』

『永遠，』她頑皮地說，『永遠——因為我喜歡它。不要再讀下去吧！您應該結束了。這是您睡覺的時候啦。』

『你對我應該做的工作完全不明白，』他說。

『要是您現在還弄不完，那末您一定是個蠢才，』她反駁他的話。她用她的柔軟而噴香的掌心撫摸他的臉頰。『不過，我知道您並不蠢，』她又說。

他感覺他的心房突地猛然跳了一下，兩下，心旌搖擺起來。多年來，他們曾經是一塊遊戲的伴侶。他知道，她也知道她僅是一個使喚的丫環，這一家人的格外看重她，不過是因為他們都喜

歡她，寵愛她，尤其是自從他的姊妹們去世之後。還有，在他們兩人之間的確有一種類似兄妹的感情。他們從來不提她是一個婢女。他也不這末想，因為他和她廝混得很熟，而她從未提到這事。可是，從最近幾個月來，在他們中間又產生了一些別的東西，是他所需要而又憎恨的東西。這就是她把下擺在他肩胛上，臉兒偎着他頭髮的那個樣子。有幾晚，他想伸出他自己的臂膀摟抱住她，雖然他並不願意這樣做。他從未這樣做過，可是他却這樣想過，因為他怕難為情。要是他不屬於那革命的團體的話，也許他會早就這樣做了。

此外，他不情願學以珂。以珂老是調戲着牡丹，摸她的臉頰，抓住她的手，並且伸出臂膀摟住她。每逢他這樣的時候，牡丹就掙脫身子逃走。有一次，她抓了他一把，在他雙頰上留下四條長長的爪痕，因此使他幾天不能出外；因為人人知道一個男子雙頰上有四條平行的爪痕，這總是女人幹的事。爲了這事情，家裏起了些風波。吳太太單獨對牡丹說了些話，他的父親也向以珂講了些話。後來牡丹跑進以珂的屋子裏痛哭着說：『我恨您的哥哥以珂，他老是不大規矩。』

以珂沒有問她以珂是怎樣的規矩。他也不願意曉得。他覺得脊骨上好像有一根刺，輕微地刺痛他，於是他莊重地說：『牡丹，我決不會對你不規矩的。』

她嗚咽了一會兒，嘆了一口氣，然後仰頭望着他，笑了。

『您不知道怎麼樣不規矩哩，』她那時說……

所以，這時當她撫摸他而他感覺舒暢的時候，他有些難爲情起來，就閃開身子避她。

『如今您長大了，您不再喜歡我了，』她喃喃自語着。

『我喜歡你的，』他大聲說，『完全像我從前一樣。』

『我很寂寞，』她低聲說。

他站起身，把作文簿突然合上。

『你走開，』他說。『牡丹，我要睡覺的時候，我不要再逗留這兒。』

他使他的語氣含有忿怒的表情，因爲他怕她。他怕她哭，怕她對他發脾氣，因爲她一向幫他擱被窩，然後拉上帳子，關熄電燈的。

『開開窗，』他老是這樣命令她。

在夏天，她服從他，可是在冬天，她就懇求他，『今天晚上不要開窗吧——這樣冷。』

『如果你不開，我會等你走後自己開的，』他從被窩裏喊叫。

因此，不論冬夏，她祇得把窗打開……他現在把背脊轉過來向着她，因爲這樣，他可以不看見她的傷心的臉。可是，他却聽見她在笑，他馬上轉過身來。她一點也沒傷心。她笑着，她的眼睛在向他的調情，她的聲音是愉快的。

『您太大了，』她說，『您現在是一個大人了——所以您不願意我再在這兒，小以璠！一個

大人了！』

他向她奔去，把她推到門口，她却膠住他的手，不住地大聲笑着。最後，他將她推出門外，雖然她的柔軟的手還緊扳着他的手，好像膠住了一般。他使勁一下，鬆開了她！他立刻關緊門，轉上鎖。然後，他站着靜聽。一絲聲音也沒有。於是，他又拿鑰匙轉開鎖，看看她在不在外面。他走開了，當然她還在那兒，靜靜地守候着，勾引着他。他決不開門。他轉身，在地板上大聲走着，開始將衣裳脫掉。盥洗完畢，正預備上床，他又走到窗口，故意響聲很大地把窗子打開。要是她還在那兒，她準會聽見的。他內心慾望的波動，很想走去看看她在不在那兒。可是一想，她倘若還在，她一定會進來的。他怕她進來。他曾經宣誓獻身國家。而且，他不願學以珂一樣。

他跳上床，放落帳子，他又聞到那中人欲嘔的鴉片煙的甜味。他立刻對它發生憎恨，在憎恨中他忘了牡丹。他想他決不永久容忍下去，這樣漸漸地終於睡着了。

革命黨團體在英文教室開會。這是最安全的房間，因為這個大學總把校園遙遠的一角上那幢又小又舊的房子裏一間最敞的房間給外國教員。這是一所兩層的樓房，祇有一道扶梯。梯的職務是站在樓梯口裝作等候什麼人的樣子。可是實際上他是在把風。他的間諜工作做得很好。他一雙細小的眼睛看見一切，而且他能裝模做樣，裝得那般自然，使任何人都會被騙過。要

是有人上來，他會提起嗓子招呼，聲音傳進對面英文教室的門櫺，使其餘的人都聽見，於是趕緊從另外兩扇門散到別的教室去，在那裏假裝三三兩兩或者一個人在讀書。他們在這裏舉行會議已經有將近兩年光景，可是從來沒有一個人自樓梯闖進來過。他們這些人是許多像他們一樣的愛國同志會的一部分會員。自從政府宣告要鎗斃一切共產黨後，他們就改用這個名字稱自己。從此他們就不是共產黨，而是愛國份子了。

『他們不大能鎗斃愛國份子，』恩瀾曾經張口露齒粗野地笑着說過。『當革命來到的時候，一切都將和現在不同。我們那時要殺掉其餘的一切人。』

在這屋子裏，以璠全認識他們，可是實際上，除了恩瀾，他一個也不識。那就是說，他認識這二十三張臉，當中有九個是女性，他全曉得他們的姓名。可是除了彭榴和恩瀾之外，他們究竟是富是貧，或者他們究竟是何等樣人，他就說不出來。在他們開始在這房間裏聚集以前，他們互相都不認識。以璠初來的時候，一共不過十一個人，祇有兩個是女性。這些其餘的人從何而來，他不知道。他僅知道的是每逢一個新同志加入，照例他先站起來宣佈自己的姓名，然後由另外一個大家所熟悉的人也站起來，保證他不是一個奸細。

他到這裏來是由恩瀾介紹的。他進這大學的時候，他首先找恩瀾，恩瀾便告訴他這同志會的組織，並且爲他保證。以璠對他很感激，後來問他，『你除了我父親的名字外，對我什麼也不知

道，你怎敢替我保證的呢？」

「我知道你，恩瀾會這樣回答。」我知道你曾經幫過我的忙。」

「你不管我是誰的兒子嗎？」璠問過他。

「管你是誰的兒子呢？」恩瀾答。「我知道你是一個應該和我們攜手的人。」

可是這二十三個人雖然沒有一個是以璠的老朋友，其中也沒有像他從前的同學都是闊老的兒子，他一走進這屋子，就覺得他是屬於他們這一夥的人。至於他們知不知道他是誰，他倒不理會。他寧願使他們不知道。他在他們面前覺得羞恥，爲了他是銀行家吳某的兒子，而吳某却是上海最有錢的人之一。有時以璠看見自己制服上有一個小破洞，或者掉落一顆鈕扣，他也由它去；因爲這樣看上去，他好像和他們一樣貧窮，他並且故意把烏光的頭髮攪亂，使得更像恩瀾那枯乾而粗糙的頭髮，被北方沙漠地帶的太陽和風沙染得棕黃的模樣。

在他看來，他的世界中只有這裏才是生命，熱望和良善。在他家裏，沒有一個人想到在他家庭以外的任何人。每個人依照自己所喜歡的去，他唯一例外的關心也祇是家庭而已。沒有一個人留心外邊人民的生活怎樣。以璠並不如此，直到後來他讀了那本使他下獄的卡爾·馬克斯的書以後，可是他並不以坐過監牢爲遺憾，因爲這是他結識恩瀾的地方……

「你怎麼會坐牢的？」在他們互相熟識以後，他問過恩瀾。他從這時知道了恩瀾的一種古

怪的習慣。凡是他有什麼事情想要知道，他就寫下來，而不從事口談。他講話很慢，總在尋覓適當的字眼；可是他寫得却很容易，而且下筆洋洋千言。因此現在，他像平常一樣，不立刻就答覆以璠。於是他說：『我寫下來吧。』

幾天之後，他交給以璠幾頁從他英文作文簿上扯下的紙張。

『拿到你自己的房間裏去看，』他告訴以璠，『看完了就燒掉它。』

以璠當天晚上一個人在他的房間裏讀着這些紙葉。這就是恩瀾所寫的：

『以璠：

當你那天踏進監獄的時候，我已經在那裏關了七十三天；可是在我看來，我似乎已經在囹圄中處了十年。倘若我把我的臉緊貼着那扇小窗洞的鐵柵上，我便能够看見在牢獄的牆頂上是一片三角形的穹蒼——此外什麼也沒有了。這並不是一大片穹蒼。在我看來，這好像我母親老柴在頭上的那塊三角形的黑布那麼大小罷了。這塊布的用處是防着沙漠裏的塵埃黏上她的頭髮。我已經告訴過你，我的家鄉在遼遠的北方，烈風載着黃沙從戈壁大沙漠裏掃過。村上的老年人常說，有一天全村會被塵沙蓋沒；人被葬埋在砂礫裏；他們的肉體，在那乾燥的風沙裏，漸漸枯萎，卻不會腐爛。

這樣站着，我的臉緊貼着牢獄的鐵柵。眼睛凝視着我那渺小的一片穹蒼，一切希望都幻滅了，在你未來的幾天前，我終於想到，也許我永遠不會乾乾淨淨被葬埋在我村中的砂礫底下了。不會了，我的身體大概要仆倒

在獄中的空地上，渾身是鎗彈，於是我被拋進這半殖民地南方城市的泥土裏面，泥土是那般溫暖、柔軟，而肥沃的。在我村上的，他們永不會知道我的境遇，或者爲什麼我不再還鄉了。

那個村莊距離此地太遠，因此除了暑期之外，無論新年或別的時候我都不能回去。而且就是在夏天，我還得步行許多路程，因爲車費我付不起，連沒有座位的貧民小工車我都付不起。但是在那幾年，我父母還沒有替我要親以前——這個女人我永不會看見了——我總覺得我一定要回家去，因爲我有許多話要告訴他們的。村裏每個人，二十六戶人家中每個人，都是我的親族，每個人都曾經盡力幫我償付學費，倘若沒有錢，那末這家的婦女就做些鞋襪或衣服給我。

我不願告訴他們，過了幾個月以後，我就不再穿着這些東西，因爲摩登城市裏的漂亮學生取笑我。我對此事並不怎樣介意，因爲我自己也覺得好笑。穿上藍布的寬大長袍和蠢笨的北方鞋子，我自己看來也覺得滑稽。當然，我知道家鄉那些婦人曾經互相告訴說，「我們最好裁得寬大一點，他要長高的，而且吃了南邊的好菜飯，他一定會發胖的。」所以她們替我裁的衣服穿上總嫌太大，因爲我既沒長高，又未發胖。可是，我受不住因這緣由而給人家取笑我呵。

所以，我找着一只當舖，那是洋車夫和窮人去買舊衣服的地方，因爲我的東西是經用的土布織的，而且縫得很牢，我很容易的就賣掉它，當舖老闆還出了我大價錢。我拿這筆錢自己去買了一身藍布制服，這就是許多愛國學生常穿的，我入獄的時候也穿的是它。

以稽：你問我怎樣入獄的。這是一個簡單的故事。有一天，一隊兵走進我們的英文教室，呼喚我的名字。我那時正讀着一位英國詩人的一首詩。我不大能懂這首詩，可是我從外爾字句的模糊印象中，却也感覺到它的美。

那首詩的開頭是，「我像一片浮雲，孤獨地飄蕩着——」

我曾經讀過三年英文。在家鄉，每逢夏天的晚上，他們都圍繞着我，懇求說，「講幾句英文給我們聽聽！」因此，我就慢慢地用英文說，一個字一個字的說，「My name is Liu En-tan. How do you do? I am very well, thank you」（我的名字是劉恩澗。你好嗎？我很好，謝謝你。）每個人都靜聽着，等我說完以後，他們都大笑起來，直笑得淚水淌下來掛在臉頰上，「這種聲音好像老母鷄叫喚，」他們說。「現在，告訴我們這是什麼意思？」於是，他們又靜聽我解釋給他們聽，他們對我這點學問敬佩之至。

我的老伯伯劉義是村中最年長的人，他總是點着頭抽着煙管說，「我早知道當初叫他上學堂沒有錯。這村子裏沒一個人進過學堂的，可是時代如今改變了。他會使我們大家有光榮。他會在政府裏得到一個好差事。靠這點子英文，就能運本帶利的償清我們哩。」「是的，我會的，」我總是這樣答應着，我熟視他們的臉，他們望着我的時候，我真愛他們，他們眼睛裏充滿了天真無邪和熱望，黧黑的臉上掛着皺紋。在他們腳邊站着許多小孩，靜靜地，詫異地，睜大了眼睛望着我，我知道在他們眼中我是一個英雄。將來我光榮的畢了業，我得到好差事以後，要盡力替他們服務。我要請一個好教師，讓所有的孩子們都上學。

且說那天早晨，我正在讚着那美麗的外國字句：「我像一片浮雲，孤獨地飄蕩着……」的時候，梅特蘭小姐恰正在緩慢地說，「這是一個偉大的英國詩人所作的一首詩。他的名字叫華茨華斯。」

這時，門上有人敲着，我們都齊向門上看着。這是一扇脆弱的門，馬上就被打開了，你知道即使是一陣微風也吹得開它的。何況是拿鎗托來打發，怎禁得起呢？至少有二十個兵士站在那裏，其中有一個高聲嚷着，「劉恩澗在那裏？」

我聽見喚我的名字，我立時站起來。沒人說一句話。

「你就是劉恩瀾嗎？」那個隊長喝問。

「不錯，我是的。」我安閑地回答，雖然我心中非常驚駭。

「我們要拘捕你！」隊長咆哮着。「跟我們來！」

「但是，爲什麼呢——爲什麼呢——」我訥訥地說不出話來。我不明白我爲什麼要被捕，而且我的姓名除了教師和極少數的同學以外，實在沒有別人知道。「我想你們找錯了人吧。」我同隊長說。

「沒有錯！」隊長高聲地說。「陝西劉家莊的劉恩瀾！」

「這的確是我，這的確是我的村莊。」我回答。「不過爲什麼我要被捕呢？」

隊長這時漲紅着臉。「你敢和我儻舌！」他咆哮着，向我身邊衝過來，執住我的領子，提了我去。我恐怖地覺得我的領口已經被扯破，我必須去買一件新衣裳了。可是，我除了單純的想像而外，什麼也來不及了，因爲隊長是一個魁梧的人，在那兒發火。他撼動我的身體，嚷叫着說，「你敢——你敢！」我想要抵抗，可是我知道這是愚蠢的事，因爲兵士們的鎗口都對準我。

這時梅特蘭小姐激怒起來，你知道她那斑白的頭髮底下的和靈的小臉——總是溫和而穩當的，我們中間沒有人看見她改變過態度。可是突然地她飛奔似的走向隊長，抓住他的臂膀，猛烈地搖動。

「你快停止你在我教室裏所幹的那種行爲！」她厲聲地說着，「我叫你停止，你聽到了沒有？」

因爲她說的是英文，所以這個隊長不懂她在說些什麼。他注視着她好像一隻大貓看着一隻兇猛的老鼠一般。

「這個外國說什麼話？」他問我。

「她要求你停止，」我翻譯着。

「告訴她你是被捕了。」他命令着。

「我被捕了，」我用英語和梅特蘭小姐說。

「爲了什麼原因呢？」她查問着。

「我不知道，」我很真實地回答。

「那是一個笨貨！」梅特蘭小姐喊着。「問問他，這個大畜生並且告訴他，我說他是畜生！」

但是我只敢和那個隊長說，「這個高貴的外國女人，她是我們的先生，她問我爲什麼被捕了。」

「告訴她這不關她的事，」這個隊長高傲地回答。

「他說他不允許講話，」我翻譯給梅特蘭小姐聽。

「那真太笨了！」梅特蘭小姐說。「通知他走開，並且停止滋擾——告訴他，他不能像這樣逮捕我的學生我要報告英國領事了！」

我猶豫着。

「把我所說的一切都告訴他！」梅特蘭小姐命令我

「她說，」我開始說，「她要請求她的領事去交涉——」

這個隊長凝視着梅特蘭小姐，她也回視着，於是他莊嚴地回過頭去。

「我是奉命來逮捕你的，」他更高傲地說。

「但是爲什麼？」我現在爲我自己查問。

「哦，這算什麼回事？」梅特蘭小姐喊着。

但是在她繼續說下去之前，隊長命令兵士，「開步，走！」這些兵士立刻捉住我的手臂，而我在任何人能夠來幫助我之前是被推出去了——真的，假使我是能夠有幫助啊。學生們都靜悄悄地坐着，像石頭一樣，而梅特蘭小姐只尖聲地叫喊着。

我被押着通過街道，押進了一扇大門，從此被禁在牢獄裏。我已經記錄這次監禁情形在我的寫作中。

「我們也有一個模範監獄在我們國內了，」我會經寫着。據說那個監獄是世界上最好的監獄之一，英美的考察家亦會去看過中國的模範監獄是怎樣優待着她的囚犯呢。

現在我是被禁在這監獄的一個小房間裏，房門被鎖着。事實上，這裏倒也不是絕對不舒適的。我想我一定是這裏第一個光顧者因爲它是很清潔。不像你所看到的已經住過幾百人的樣子。這房間比我家鄉村莊上的人所住的許多小的草屋已經好得多，其實和我初到上海讀書在沒有住到學校宿舍之前我所能擔負房租的亭子間差不多。在這監房裏，有一張板牀，一條深藍色的棉被，很是清潔，並且有幾塊磚頭砌成的坐位，和小小的窗子。我在童年時代所住的房屋完全沒有窗戶。但是門是開向打穀場，那就是門前的院場，所以廣闊的天空常是可以望得見。當我是小孩的時候，我坐在高高的門檻上，注視着我的爹娘打着麥子和豆類，並在猛烈的乾燥的風裏，颳去秕糠和皮殼。但是監獄中的食物，比我孩童時代吃的確是好得多。

其實這食物確是挺好的。我很喜歡它，當我第二天早晨，吃完我的粥和鹹魚及一片麵包的那一頓早餐之後，我不信我不會在這樣一個美麗的監獄中，得到最公正的判結。此外，我告訴我自己，這個新政府是公正的。它

們將允許我在審判的時候解釋。每天早晨我想，「今天我要被傳訊了。」我在我心中長期地準備着我要說的什麼話。晚上睡在板牀上，天凝視着方形的天空，我斟酌着每一個字，直到它綴成了如下的樣子：

「先生們，我懇求你們告訴我，你們爲什麼控告我？我又不是革命黨。」因爲在那個時候，以璠，我並不是。祇是以後，我才確是一個共產黨員。——「我每天很勤奮地工作，我沒有離開學校的園地。我只有一个志願，這就是得到很榮譽的畢業，得到一個好好的職業，清償所有的債務。在達到了這些目的之後，我希望在我的家鄉開辦一個學校。家鄉的人是很窮。氣候很乾燥，收穫又很少。土地所出產的食物，僅能免於飢餓，並且不常是充足的，所以有些時我們就遇到飢荒。同時，捐稅很重——軍事捐，鴉片捐——一切的捐，雖然我們可以很容易的把我們所有的鴉片賣給政府，可是政府首先徵收我們的稅，稅又是這樣的重，使我們種植鴉片，比種穀只能得到些小小的好處。所有這些困難使我們的人民變爲窮困，沒有錢去求學。但是我一直在讀書。從我的孩童時代起，我就希望學習一切應當知道的學識。所以我家裏的人，便拼命節約緊縮，並積聚了足夠的錢送我到這美麗的城市來來求學。我在這裏是很快樂。先生們，請問我有什麼過失呢？」

我練習着說這些話好多次，我想像着自己已是在審判官的面前——嚴肅，和善，而伶俐的人們，他們將立刻看出他們已經是誤會了我。於是將把我釋放。當我在下一個暑假回家的時候，那是一件可以告訴的事情，說我是怎樣因誤會而遭逮捕——我將告訴他們，這是一個怎樣美麗的監獄，被褥是怎樣舒適，以及我每天有怎樣好的兩頓食物。在我的故鄉，沒有人一天吃兩頓以上，而在冬天當工作輕鬆的時候，也許每天只有一頓。況且冬天的日子很短，我們都得到很充分的睡眠，我睡在這小牢裏，但也覺得它是安靜而舒適，我睡不着只希望在任何時候被傳去審判。我在我的舌尖上很純熟地練習着我所要說的話。

但是我沒有被做去訊問，一天一天的過去，我所僅能看到的面孔就是那獄卒，他給我送食物來。最後我對這人喊着說，「難道他們不給我一次審判麼？」

「我不知道這些事，」獄卒回答着，「這是你的飯。」說着他走開了。

最後我因躁急而成瘋狂了。我開始懇求獄卒，「請你探聽探聽關於我的審判！我懇求你——我懇求你！」但是獄卒只搖着他的頭，「我是被禁止和囚犯說話的，」他說完就走開了。

我常是在我的帶子上帶着爲這學期而儲備的少量的錢。這個我仍舊有着，因爲當我來的時候，雖然這是監獄裏的一個規則，新囚犯要到他們的牢房之前必先沐浴更衣，但他們却放我過去了，說是浴室管理員在那天已經出去，到他兄弟的結婚宴會裏喝酒去了，所以我就被直接送到這牢房裏，鎖着而忘記了，因此我仍舊有我的錢。有一天，我拿出我的錢，分爲二份，放一半在我的手裏，拿出來對獄卒說，「請你詢問我在什麼時候才被審，這是一點小小的意思。」

獄卒張大了他的眼睛看着這個，但是他拿了銀子，並沒有回答。第二天，他突然說，「並沒有審判，你是一個政治犯，而你的罪名已經證實了。」

「但是我却不知道什麼是證據！」我喊着說。

「那我卻沒有問過，」獄卒說。

我拉開我的帶子，倒出我所有的銀子在獄卒的手中。

「探聽什麼是我的罪狀，」我懇求着，「這是我所有的。」

當獄卒走開之後，我坐在牀上，我的身體緊張而出汗了，我不應當告訴獄卒說，我已經沒有錢了。也許他拿

了錢而不做什麼，因為知道再不能有所期望了。

但是獄卒有很好的心腸，第二天他告訴我，「我閉了一位獄卒，他的兄弟是法庭裏的一個書記官，管理記錄的，他說你在外國報紙上寫過什麼東西，使外國人都看到了，我們的國家是貧窮而充滿着飢荒，而政府對人民的捐稅是太重，他們購買農民種植的鴉片，外國人看到了，便嘲笑我們，蔑視我們，這就是你的罪狀。」

「但是——這不是我所說的！」我恐怖地喊着。

「記錄上就是此如的。」獄卒回答着說，然後離開了。

那天晚上，我無論如何睡不着。我開始回憶着那篇文章的每一個字，我對它很為滿意，梅特爾小姐曾經加以大大的讚美，並且曾經高聲地在班裏唸過。她說，「這是這樣一篇好的文章，我希望英國人民能夠讀到，並且看出中國的青年是怎樣地愛護他們的國家。劉恩瀾，這篇文章真可送到英國報紙去參加錦標比賽呢。」

「我已經覺得血液在我的皮膚下週身奔流着，直到我因高興而發熱，我消遣幾星期餘下的時間來抄錄這篇文章連所有更正了的地方。於是我把它封在信內寄給英文報章的編輯，這是被給以獎金，而編輯復加一附註，然後付印，說「這是很難得的，我們能收到對於一個國家這樣忠實而詳密的一個分析，像這位中國的愛國青年給我們的一樣。」當我看到這些字的時候，我是因榮譽而興奮極了。」

以播中止了，不再繼續讀下去。是的，他是記得那篇論文的。在那年，從他的學校裏，他們都會寫論文參加競賽，而劉恩瀾確是寫得最好的一個人的姓名。但是沒有人曾經注意到他，於是立刻就被忘記了。他自己也從沒有想到過，直到這時候才憶及。

他開始繼續讀下去。

就爲了這事情，我現在被拘在獄，一天一天的過去，晨昏像無窮盡的練條一般，只明暗有些不同而已。我沒有計及日數和夜數，所以我不知道我在獄中已經過了多少日子。我沒有朋友，也沒有一個人來探望過我。梅特蘭小姐來過，但是他們告訴她已經送我回家了，於是她當時相信我是安全的，這是她後來告訴我的。並且雖有任何理由，也不能和獄卒再說更多的話，因爲我所有的錢都已經用光了。

我坐着，一小時又一小時，或是立着，我的臉對着鐵條，凝視着一小塊的天空，反覆地思索我在我的文章上曾經說過的一些什麼……我寫的時候是在一個春天，那是一個美麗的日子，風是和暖的，而花是在市上叫賣着街上很熱鬧，摩托車往來奔馳，人力車在路上曲折地行走着。我時常駐足注視那快捷而美觀的汽車，沿着廣闊的街衢飛跑。在下午課餘的時候，我曾經往郊外散步，立着看那綠色的野景，遙遙數里，我心中充滿着莫可名狀的偉奇的感覺。這像是戀愛的苦痛——並不是愛一女子，因爲我並不認識任何女子，但我愛我的國家，她展開在我的面前，展開得這樣遠，遠到北國——我的老家，展開在這裏，在這新的摩登的都市，展開得更遠，一直到南海，這個我所不能望見的地方。當我立着的時候，這個大自然的愛，開始流化爲詞句。我想寫下我對我的國家所感受到的一切。字句開始形成了像偉大的煙霧中所有燦爛的水滴一般。我急促地回到我的小屋間，開始一字一字的寫下我所看到的一切。

這是不容易做到的。我記得我曾因用力去正確地描寫我所感覺到和我所觀察到的一切而出汗。天色晚了，但我還是想不着吃飯，我點着一枝蠟燭，在這微弱的元線下寫着，全城都有明亮的電燈和霓虹燈在黑暗中照耀着，雖然我是無力分租一間有電燈設備的房間。但是這對我却毫無關係。我有了這種燭光，已經很够自滿了。假使我工作的時候，我就到街上去，看看燈光，就好像覺得我是從來沒有因工作而感着疲勞。

我把電燈描寫在我的文章裏，我描寫了整個的都市，堅強而摩登的都市照耀到海上。我寫了汽車和貨車，裝着笨重的東西，——曾經以人力所搬運的，我描寫了學校精緻的市場，外來的甜美的水果，以及花房裏來的花，我微笑着描寫了許多美麗的店舖，那裏有着捲髮的女人。我又描寫了精緻而現代化的比皇宮更爲精緻的建築物。我描寫了幾里鄉村，田野和我那天下午所看到的天空，於是我放下我的鋼筆。

當我讀過一遍我覺得它仍舊不是我的整個國家，那裏還有我的家園，我的父母，北方乾燥的田地，荒野的風，我們兩年前所經受的飢荒，小小的草屋和我們種植的鴉片，以代替五穀，希望能夠多得一些錢，但是這裏有捐稅——這種捐稅就是用來維持政府的，我也把這些描寫進去。考慮到所有這些事情，我並不是完全覺得那些捐稅不會加以好好的利用，——完全不是的。我只希望，當我想起他們時，我的父母以及在那村莊上其他的人的面孔沒有因暴烈的風而過分憔悴，他們的身體沒有因食物儉陋而過分消瘦，他們的手沒有因爲在泥土裏挖掘樹根以代食物和燃料而發生更多的破裂……這樣的，我又描寫了這些事情。

我也不能自制地描寫我對於孫中山所創立的這個驚人而有新思想的政府的期望，來想種種辦法，使我的村莊在未來能夠稍稍地改進一點，——例如，捐稅稍爲減輕一點，或是建築幾條農村公路——並非如城市所築的寬闊的汽車路，而是簡單的泥路，使他們可以在路上趕驢子或是推動獨輪車！——或是說他們不必種鴉片——或是如此徵收重稅！——

這正是使他們對我發怒把我下獄的原因，這是他們叫我漢奸的由來。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我把對我的國家所感到的的一切都描寫下來。我先把它用中文寫成，因爲我很爲滿意，於是把它很細心地譯成英文。

當局見到了英文本，於是遷怒於我。經過幾度考慮，然後慢慢地決定這就是我的罪狀。我會經把我的文章

寫成英文。他們對於我宣佈我的國家和我的民衆的事情，認爲污辱，他們不願意外國人知道捐稅和鴉片，飢荒和草屋。假如我只寫成中文，而不把它寫成英文，那就不出亂子了——但是我從來做夢也想不到那個春天的下午竟產生了這樣一個結果。

雖然在監房中一朝一期的過去，那也不會被相信。每天早晨，我懷着各種的情緒起身。每天晚上，也是一樣——我是絕望地孤寂，絕望地恐懼，但是在早上，當這小小的天空發亮的時候，我想，「這在這些新的時代裏是不會發生的——這是不可能的——」或者我想，「最壞也不過他們僅僅忘却我的案子。我的時機必然是要到來的。這並不是說好像在這幾天裏我們沒有正義，我們有現代法律的整個的新規條，」我曾在歷史課上讀過這些規條。

但是長時間都毫無動靜——確實是毫無，直到有一天他們開始把這小房間裏住滿了別的人。對於革命黨員的搜查非常嚴厲。每天這小房間都住滿了人，但是每到黎明時份却又都空了。夜是可怕的。他們在最初遭遇痛苦時，都覺得恐懼，當夜色將盡而天光破曉時，他們便開始哭泣和悲嘆。起初我常和他們談話。在這個閒談之中，以璠，我便實際上成爲一個革命者了。因爲他們都告訴我一些故事，大都是關於他們如何地僅僅爲了幫助窮人在工廠裏或商店裏得到較多的工作酬金或是爲了幫助女人脫離她們被販賣進妓院，或是爲了想逃成一個較好的國家而和我們這一班愛國份子聯絡，而犯罪的。我逐漸發現政府不該監禁他們。他們都比我還年青。當我看着他們被拉去槍斃的時候，我是充滿着怨恨對於那些處他們以死刑的人，我發誓，假使我可能逃走的話，我一定要報他們的仇。當你來的時候，我已經是下了決心的革命黨了。於是我不再和任何人講話了。當新的囚犯進來的時候，我是靜默着。小房間變得習慣和污穢了。但是我不管這些事情我不能睡覺，每晚我也是

僅僅等待着天明，於是當這小監房還黑暗的時候，這裏就有一片鎖鑰的響聲，而圓柱形的亮光也就射進我們的暗處。粗笨的響聲一個個地叫出了每個人的姓名——只我一個是不在內的，我一天又一天等待着，出汗，我的心緊張地等待着我的名字。但是它是從來沒有被叫過，我大概是被遺忘了吧。

圓柱形的光緊繫在每一個瑟瑟的生物上，當兵士們將他們一個個都加上手鐐的時候，他們幾乎一直在號哭。於是他們就被帶下了走廊，祇有我還是留着，而我常立在這裏，看着他們走，知道他們到哪裏去。每天，我常常想像他們，羣集在走廊下，感覺到空氣在他們的臉上突然地清新，這在我已經有許多日子沒有感覺到了。但是這仍舊是黑暗的。在黑暗中，他們所不能看到的手是在拉他們，擠他們到一個硬牆上，接着就是有叫喊，有騾聲，有閃光在他們的眼前。他們將跌下去，擠成一團。

我的腦際泛起了一句英文成句「我好像一朵雲一樣，寂寞地飄盪——」我渴望着叫出這一句來，告訴他們一些東西。但是沒有一人能夠知道他們將有什麼樣的結果。一天又一天的，我和他們一齊死去。遺忘，直到有一天你和新的人們來了，你才發現了我。

以瑞將這些文字一直看到深夜，一遍看了又一遍，總是不忍將它燒燬。恩瀾寫下的這些事件，真是一個珍貴的記載。他摺起這些紙，放到他的抽屜裏，壓在幾本他祖父給他而他未讀過的書底下。但是他總不能就此放下他所看的。恩瀾已經寫給他關於他自己的一部分。他將寫些什麼回覆他呢？他躺着想他所能告訴恩瀾的話，但他不能想出什麼值得回覆的，除掉他自己的血。

——結盟時所插的血。

第二天當他看見恩瀾的時候，他沒有提到關於他所讀的。他看到恩瀾現在很難爲情，因爲告訴他得太多了。所以他不談到這事，但問他，『你願意做我的盟兄弟麼？』

這樣一來，恩瀾的難爲情更加顯露了，他回答說，『是的，我願意。』

於是他們走進了恩瀾的臥室，在他們舉行了盟兄弟結義的舊儀式之後，他們從手臂上抽出了少許的血混和在一起，并且緊握着他們的手立着盟誓。他們雖然沒有一個曾經說出它，但盟誓却已存在於他們之間了。

這就是恩瀾之所以變成一位祕密的革命黨員同以璠和他發生的情形關係，所以他們每天一到課後，就和其他黨員相會於一間偏僻的教室裏……在這個集會裏，他出於意料地聽到了恩瀾的報告，因爲他現在站在他們大衆的面前，『我們已經接到組織市北絲廠區的工作任務了。這些就是我們所要負責的工廠。』

他讀着一張廠名表，一個一個的讀着。以璠還祇第一次聽着。他一生中從來沒有到過上海的這些區域，那裏整千的男女和小孩在絲廠裏工作着。

『以璠，你，』恩瀾說，『應該擔任最遠的部分大源絲廠，因爲你可以雇人力車去，不必用腳跑。凡是一定要用腳走去的，就不妨擔任較近的地方。』

恩瀾又繼續地告訴他們，革命現在一定要開展到工廠裏的原因，是要使做廠的人可以明瞭並且準備將來的時日，當政府被推翻之後，新的統治便建立，爲了人民自己而建立的新統治。這像恩瀾所拿出來看的是個切實而正確的計劃。以璠想起了恩瀾所寫故事中的鄉村——他們一定要免除苛稅而不植鴉片。假使工廠裏的人民確是這樣可憐，像恩瀾所說的樣子，他們就該在改善生活方面得到一個幫助。他很高興去做這事，而和旁人一樣接受了命令，欣然的，但沒有回答。在許多城市和農村中鄉間，全國青年男女都奉着這種命令準備着未來的日子，充滿着各種希望的日子……

在這時候，彭榴忽然跑進來。「有人來了！」他喊着。

樓梯上一陣脚步響。

『快跑！』恩瀾喊着。

他們逃散，像一陣風掃過似的。但是以璠，雖然在逃跑，還注意到一些東西。彭榴並沒有跑。他祇一個人站在教室裏好像在等人的樣子。過了一會，他也到了他們這裏，露齒笑着，告訴他們說，並不是別人——只是一個木匠來修理破窗格的。所以他們重又繼續他們的集會，而以璠已經忘記想到彭榴，因爲彭榴是一種很容易被人家遺忘的人——從他的外觀和行爲上，他是這樣地矮小和模糊，而且是看上去不會有害的。沒有一個人曾經想到給他任何事去做，除掉他的債

探工作之外，而以璠也不高興去想到他，因為不喜歡他。

真的，從這天以後，以璠就開始了另一種生活。

『你這樣忙，幹什麼？』以珂詢問着。『你是在惡作劇。』

以璠現在回家得很晚，有幾次在最近幾星期中，以珂回來得比他早。今晚他在台階上遇到了他的哥哥。以珂走出他精緻的自備包車，帶着嘲笑對以璠注視着。

『你在跑路了！』他說，『像一個苦力！你是從沒有慣於跑路的啊。』因為以璠，不管恩瀾曾經說過什麼話，却總是很自滿地，在每天課後和其餘人一樣，穿着舊制服和不擦油的皮鞋，出發到絲廠去做作。

他並不回答以珂，他們就並肩地走上了台階。他聞到一股濃厚的麝香氣味，從以珂的既長且黑而又挺直的頭髮間發出。這是以珂所有的朋友中普遍的式子，把他們的頭髮拖長到頸部，而且將牠從額上直梳到耳邊。這是因為那時一般的青年詩人都表現得如此的，他是被稱為『中國的拜倫。』以珂對於人家知道他是很有意，而且他常常說這些事情，例如『志禮和我——』啦，『今天我對志禮說——』啦。個個人都爭着讀志禮最近的詩文。以璠也曾讀過他，但是他在那裏面一點實質都找不出。一點東西都沒有，除掉談到花和死，或逃到霧濛濛的多竹的小

山中，而且常是關於女人的追求和期待等等。

『除此以外，你也不應該獨自走動，』以珂叱責他。『你會被綁掉。現在要是出了什麼亂子，那麼又得要化費許多錢，來替你贖身——比你所值的多得多呢。』他厭煩地加上了幾句。

這是非常真確的，在這動亂的時代，新的革命呼吸中，到處都有綁票事件發生。他的父親已經雇用了二位羅宋保鏢，每天伴在他汽車裏和他一塊兒出去。他們的手常常捏好手鎗在他們的口袋裏，同時以珂的自備包車夫以前曾當過兵，他也帶好手鎗在他的懷裏的。

『那麼，我的外表愈窮愈好。』以璠說。

『嘿，機警的綁票會確知你是什麼人的，』以珂說。

他們走進了屋子。大廳對面從帷幕背後露出了牡丹的臉，但忽又不見了。他聽到他祖母破啞的聲音，喊着他們的名字。

『以珂！以璠！』

以珂聳着他的肩膀，揚起他的眼眉，並不回答。

『我正要和志禮一起吃飯去，』他喃喃着。『我沒有功夫來睬這老太婆。』

『你爲什麼在她背後稱她這個？』以璠凶凶地低語着。

這並不是因爲他要這樣凶，不過因爲他很以珂的輕浮樣子，所以他就又轉身攆進他祖母

的內房

但是他祇逗留了一會兒，接着就走到他自己的房間去，躺上了他的床。志禮——志禮！在這樣的時代，青年有什麼權利去學志禮的樣呢？他正要問恩瀾，「我們難道不該把華志禮的名字登上死刑簿？」他恨他哥哥所愛好的這位青年美術家。

這死刑簿對於他們的黨團像是一種武器。他們沒有一個真正地了解這就是屠殺的意思。這還只是一種對人們報復的希望，對這些人們，他們現在祇能憤恨。當任何人使他們發怒時，教員或學生或官僚，不論他們曾經會過與否，祇要他和外國簽訂了他們所不贊成的條約，或給他們聽到他是將公家的錢歸入私囊的，他們就要將他的名字登上死刑簿。彭榴甚至要把一位青年科學教員的名字登入該簿，這人是一個英國人，因為他不歡喜彭榴，而且對這毫不遲疑。

「站起來！」他有一天會對彭榴怒吼。「不要畏縮像一個無知識的印度人！」彭榴還沒有懂得什麼叫「畏縮」或「無知識的印度人」，但他會從字典上查出這些字，以後他就要將雷諾的名字登上死刑簿。但是恩瀾斥責似的說，「將外國人的名字寫下，是用不着了，因為等時機一到，所有的外國人自然都要被殺掉的。」

沒有一個人知道這時機是在什麼時候，但到將近秋末時份，黨人一個個都感到這不久就要來了。漢口的革命政府正一天天勢力加強，有一時期蔣介石已將攻下揚子江。凡是該發生的

就都要發生了。沒一人敢高聲討論這個。但是以璠在黨裏，在家裏，都能聽見談到牠，在黨裏是秘密地，而懷着希望地談着；在家裏他父親是譏諷地談着。在黨裏，恩瀾給他們解釋，單是討論還是不夠。他們一定要做準備工作。在所有的城市中，像他們一樣的組織，都要準備起來。

『準備起來，』他會說，『意思就是叫人民準備他們的心理和他們的身體。我們這些替人民說話的人，一定要準備他們的頭腦。』以璠，因為你的祖父是一位將軍，而且你曾經學過軍事訓練，所以你現在也應該在大通絲廠裏組織起一個工人糾察隊。』

以璠一時竟不能開口，因為他是非常驚愕。恩瀾雖知道他是什麼人，而且向來很知道他。但是他究竟從那裏知道在他家裏，他的祖父已經把他給一位青年德國軍官教授過三個暑期的呢？

於是他大聲地喊着，『我願意！』

他沒有再說其他的話，但是有一次，當他一個人在走廊裏經過恩瀾身旁時，他又問，『你何以知道我懂得軍事訓練的？』

恩瀾笑吟吟地回答，『我看見你每天在體操課裏學步伐時和其他人不一樣。』就走開了。於是這事便發生了，以璠開始在那些絲廠的營養不良的人們中組織了那異樣的秘密的產業軍。現在以璠每天到絲廠裏去，已經有兩個月。這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不許走進那破舊的建築物，從那邊噴出了熱而污穢的惡臭——這是由於蠶在蒸氣中腐爛而發出的。但在廠的附近，

有許多廠內工人所住的茅屋，他徘徊着走近他們，等候這班人回家——男的，女的和小孩。

起初，他和他們在一起，覺得生疎而難堪，他幾乎不能相信他們還是人，這些爬動的病態的動物，咳嗽，目光失神，雙手紅腫，至於婦人和少女的手，那是最可怕了。她們讓牠伸出外面，因痛極而僵硬。當以璠第一次看見他們的手時候，他不能自禁地發問，『什麼回事使你們的雙手變成這個樣子的？』

是一個少女的回答，她是一個有些孱弱看上去還不到十二歲的少女，用着和諧悅耳的聲音說：

『這是熱水燙開的啊！』

『熱水？』他問。

一個老婦人插口說，『年輕的先生，繭子這東西必須放在很熱的水裏，才能殺死蠶蛹，並且使絲質發軟，所以我們一定要用我們的手把它取來，尋出絲頭，這樣，繭子才可不受損壞。這水是用外國電力保持熱度的，所以我們的手就變成了這樣。』

他不能再說什麼，他對那脫皮而腫大的手感覺很難過。第一天他回家後，一些事都沒有做。當他到家時，他想，『在這屋子裏有一種比鴉片更臭的氣味——這是絲廠的氣味。』

那天晚上，他就和牡丹說，『讓我聞聞你的香味。』

她用她有香味的手掌擦着他的臉和他的眼睛。

『這畢竟是香甜的，』他喃喃着。

她將她的手掌放到他唇上，好一會兒他動都不動。他很歡喜她那潔淨而且芬芳的小手。

『這像一朵花一樣——你的手——』他喃喃着。

他一點都不愛牡丹。他曉得現在不愛她，將來也永不會愛她的，但是她的手是一個少女的手，嬌嫩而芬芳，她那柔軟而濃郁的手停留在她面前好一會時，使他不時感到溫馨和甜蜜；這種感覺任何青年男子都會有的，雖然不必一定出之於牡丹之手。他漠然地憧憬了好一會，於是他就拋開這些思想。在他的心頭沒有一個女人是足以使他留戀的。他要專用他的心去愛大眾。

但是牡丹那能知道這個，他又那能告訴她呢？

她美妙地倚在他身上，他也聽她怎樣；當他拿着書坐到他的書桌上時，他覺到她的心房和他的肩頭撞擊着。於是他馬上去想她，也不想別的事，祇有重又想起今天午後他第一次看到的那班人。他們比任何女人的手更現實，甚至比牡丹的手也更現實。

『你還不就上床睡去？』牡丹問他。從那晚起，當他叫她出去，門上他的房門的時候，她總是一早就送茶進來而後再走開。他點點頭。

『不要坐着，』她嫉媚地說。『你工作得這樣辛苦——你不需要去工作呀。你又不是窮人』

的子弟。」

「我睡不着，」他說。他想，「我之所以不能睡着——就是正因為我是一個富家子弟。」他希望馬上就到明天，那麼，他可再去，無論如何幫助那些窮人們。

「走開吧，」他對牡丹說，「我一定要工作。」

於是她就走開了，嘆口氣，不再像往常煩擾他了。到了門口，她等着，但他並不看她，所以她祇好離開他。她去後，他把書拋開一旁，走到窗前，立了好久，注視着外面夜色朦朧的花園。他熟悉園內的每一方地。這地方是以風景秀麗著名的。他的祖父和他的父親曾化了許多錢把它蓋起來的。巨大的山石是從北京以北很遠的地方運來的，奇異而怪幻，又從南京的清涼山雨花台運來的。巨大的山石是從北京以北很遠的地方運來的，奇異而怪幻，又從南京的清涼山雨花台運來的。彩色的石卵石，分佈在其中曲折的道路上。那裏有小溪和橋，有湖，有涼亭和小船。環繞着四週的，有高高的牆，是這樣的高啊，即使從他的窗口，還不能看到它的上端。這花園沒有通外面的大門，祇在園丁住的地方有一個小側門，他就住在外面。他常把這門鎖着，身上則帶好了鑰匙。

「那就是我生活的一種方式，」以璠想，「住在四週圍着牆頭的花園裏。」

他凝視至夜深更靜，他決定要放棄他自己的一切思想，他注心於那班工廠裏的工人。

不久，他對於這些工廠工人的生活情形，已是無所不知。他們都是全中國各地流到上海來的。逃出了飢荒，貧窮和內戰，他們來到了這裏。他們的命運並不比以前好，祇是他們現在已經避

免了飢荒，至少這裏沒有兵士來劫掠他們。然而無論如何，他們只是住在他們的茅屋裏。

怎樣去援助這班人，現在已變成以璠主要的工作。在學校裏，他讀書祇求不要補考，在家裏，做事他注意做快些，以避免別人對他的注意。一切事情都變成夢境，祇有那些工人們是例外的。

他所能爲他們做的很少，而當他發現這點時，他就比以前做得更多了。因爲他們雖然非常感謝他，但同時又非常絕望。在一個寒冷的秋天，他和他們蜷伏在他們淒涼的茅蓬之下。他們互相看着，又看看他，搖搖他們的頭。一個男子說，「你說這話是出於你心頭的好意，但是沒有用。沒有一個人能夠幫助我們。事實是這樣，我們即使要取得很不好的食物，也沒有別的方法。誰要我們無論什麼地方沒有一個人要。誰注意，或是曾經注意過我們的死活呢？」

「那麼，你們自己應得注意。」他告訴他們。

「我們能做些什麼？」他們說。「我們什麼事都不能做——我們曉得啊。」

一點一點地，他開始努力教育他們，他們是有些價值的。

「你們應該堅毅地把握着希望，」他告訴他們。「沒有希望就是沒有將來，同時也就是沒有現在。」

但是在他能說服他們之先，這需要很長的時間，這裏總有些理由，那怕是希望，無論如何總得變好些。經過了數星期，他一點一點地說服了幾個人，去到他們小屋外面，沒有多人走的空場。

中，在那裏，他開始教導他們軍事訓練，那是他自己以前學過的。他們拖着沉重的足步，臉上顯着羞慚，但是他督促他們，訓誨他們。

『抬起你們的頭！他命令他們。』總有一天，你們會不得不爲自己而作戰的。』

近來，他常常給他們解釋，未來的整個計劃，和革命軍如何就將攻下揚子江，總罷工如何就將在各工廠發動——不論何處，他們都在醞釀罷工——而在每一地方總要有一工人糾察隊，能操練和開槍的人，他們要在內部響應，同時革命軍從外面攻打。他們靜聽着，懷疑着一切。

『我們好像一個在路上剛逃開龍就又遇着虎的人，』一個說。

最後，以璠祇得叫着說：『祇許相信我說話的人留着學習！』

年紀較大的人，立刻都轉身到他們的茅屋裏去了，去安於他們所知道的悲慘生活了。但是十七位年青的男子仍舊留着，以璠就開始把他們組織起來。但是即使這些人也還是半信半疑，直到有一天，以璠給他們每人一枝鎗。當秋去冬來的時候，計劃逐漸很快地實現了。有某一商店，店主是會受賄賂的，一批槍械就送給了他們的隊伍，並不是大家同時而是十個十個送的。以璠請求了十八枝，一枝給他自已，其餘十七人每人一枝。傍晚，他把這一枝枝槍送進各茅屋，這邊一間，那邊一間，而這些就被藏到人們睡覺的草堆之中，上面蓋着破爛的衣服。他一個個教他們如何射擊，在城外很遠的田野裏和他們集合。倘使有人問他做什麼的話，他們就說是去打獵的。

以前在空場上操練的時候，他們沒有槍。可是現在操練起來，就不同了。他們有新的實力，因為各人都想到他現在已有了武器。

以璠每天都在晚上祕密地從花園的側門進出。他會買通了園丁，園丁對他笑笑，就給了他另一把鑰匙。

『你也和以珂一樣的！』他說。『哈哈，小先生！』

以璠微笑着，還是聽憑這老人去想像他是跟以珂一樣地只會拜訪美女和花房的人吧！

從秋天一直到冬天，各人都盲然地在自己的地方工作着。恩瀾知道小組裏每一個人所做的事，但是除此以外，他也不知道什麼，祇聽說，全城中還有和他們同樣的小組，各小組都做着他所分配着的工作。在某地方有那些知道整個組織的人，但是他們在什麼地方，這些人是誰，沒有一人知道。以璠覺得他自己是一個大祕密團體的一部，在這裏面，生命的血是充溢着，他們都能感到他們的心在跳動着，他們的頭腦在主宰着一切，此外，他們不知道其他。

在這時以前，他生活中認為真實的一切，已變成無足輕重。他很少思慮到他的家庭，他知道現在是他決定拋棄他的家庭的時候，也是他們的名字被宣佈處死而他不給口供的時候，這在現在是不能避免的。大部的時間，他感覺很足夠去努力工作。當他在工作的時候，當他為祕密生

活的力量所籠罩而感覺他自己已解決人民一切困苦的特殊偉大力量的一部分的時候他就想『我爲什麼一定要愛惜即使我父親的生命？我知道假使給他知道恩瀾一班人的話，他也許會把他們判處死刑的。即使我——他也會判我的死罪。』因爲當現在的時候，一個集團是比較一個血統的結合更深刻。血肉現在是可分的，當人們把自己人分爲兩部份時，其間是沒有橋梁可通的。他們之中有些是逗留在老路上的，有些是一定要走入新途的。來來往往的，每一天他都感覺到這深刻的裂痕。有時在冬天的夜裏，他那靜悄悄的床上，帳子放着，他就睡在那裏幻想。於是 he 感覺好像大洋面一樣，慢慢地不能避免地開始從洋底分裂了。雖然表面上仍舊沒有動，可是在這深淵裏，暗洞和水底基石的中間，一個無底的裂痕已經長成，有一天那就將成爲這兩種人民之間毫無聯繫的裂隙。那決不是種族之間的裂隙，那是另外一種東西。因爲雷諾先生和梅特蘭小姐並不和白種人站在同一條戰線。雷諾先生將和他的父親，祖父，站在一起，而他和恩瀾 梅特蘭小姐站在一起，以珂站在他的父親，母親和祖母的一邊，因爲他覺得那樣比較安全像牡丹等小東西——當時機來到的時候，他們屬於哪一面，還要等事實去證明，也許在這一邊，也許在別一邊，無論東方和西方，人們將全體聚在這裂隙的兩邊。

他將要和恩瀾在一起，其他所有的人將附和他們。有些人在他的小組裏，有些他不認識的在別的小組裏。站在他們一邊的，是窮人，農民，工廠工人，和公司及商店裏的店員學徒——還有

全世界的青年男女，他們的言語不能聽懂，但是他們的心情和目的都和他的及恩瀾的一樣。在有如此的手足之情的時候，爲什麼他要緊附着那些少數偶然有血緣關係的人呢？舊的思想已經成爲過去。在這樣的思想之中，以璠一天一天的興奮起來，像一把寶劍從鞘中拔出來一樣，他強迫着他那糾察隊裏的青年要有他自己一樣的精神。

整個的冬天，雖然刮着寒風，並且時常下雨，他隊裏的人現在增加到卅七名了。他知道他們每人的名字，他也知道這工廠四週如魚鱗一樣的一羣草屋之中的他們的所在。初看起來，他們都一樣。全是面色灰白而消瘦，他們的面貌和他們的深凹的黑眼睛及枯槁的嘴巴都是一樣。連他們告訴他的故事，似乎也都是一樣。因爲雖然他們是生在國內各處地方，但仍有相同的原因驅迫他們到這裏來——那就是戰爭和飢荒，貪官污吏的苛捐雜稅——沒有一點新的東西。有一個人說：『我是一個不到二畝地的農民的最小的兒子，我怎樣能夠活呢？別人決不能因爲我生下來而就不吃飯——』這是他們全體所說的故事的大概。他們沿江向海邊飄流，在它的出口處上海，好像有網張着。當他們到上海之後，阻於大海而不能再前進。他們便到工廠裏來。

當以璠聽到他們的工資多少，以及他們如何在黎明前工作直到冬天黑之後許多時，以致非在夏天，他們就不能看到太陽，於是他發怒地賭咒，『我們一定要改善那種生活！』他叫着。於是他們之中的一個說，『何以他們定要在我們有這許多要求時才多給我們一些工錢

呢？這真是說不過去的事。」

這也就是他們所以要鬥爭的原因，他們心中都有溫墩的態度。他們不善於辭令，沒有一個能夠讀和寫，他們的方式是簡單得和野獸一樣，所以遇到自然方面有所需要時，人類便跳出來加以救濟。但是他們在任何富人面前只覺得羞慚或卑下，並不是因為他們畏懼而是因為過分膽怯，他們以為上帝沒有使他們和富人平等。以璠奮鬥着想要打擊這種溫墩的態度。

「你們是同任何人一樣地好！」他對他們高喊着。「你們應有任何人所有的一切權利！」對於這點，他們可愛地笑着，並且和平地回答着，致使以璠對他們咬緊牙關而生氣。

「這樣說那是你的好心，」他們恭敬地說，「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是卑微的。」

然而他不能不對他們表示愛護，因為他們很忠實地從他學習。他們不得不偷點時間來從他學習，一次來兩三個，其餘的則在廠內代替他們一二小時的工作。他們拼命地努力學習，到了冬末的時候，他們已經能夠有整齊的步伐，並且每人都能夠射擊得很好了。以璠用他自己的錢買些彈藥給他們練習，他們已成了很好的射擊手。當時他們對於這點雖然很自傲，却還像小孩子一樣，渴望着能有制服穿。他們指着他的粗布制服問，「我們將來也有像這樣溫暖的衣服穿的嗎？」

「是的，」他說，「那我可以答應你們。你們將來都可以穿起溫暖的制服，並且吃着你們所

要吃的東西。」

在寒冬晚上的月光下，他們圍着他。他覺得慚愧的是他已經穿上了大衣。他願意脫去，他願意自己和他們一樣地忍着冷。他站在那裏，穿得很溫暖，腹內裝得飽飽的，那食物是他每天所吃的東西，而他們是連看都沒有看到過的，他不覺熱淚盈眶了。有時當他說着，他們眼光內就充滿了一線希望。但是他們那似有所欲的面色使他傷心，寒風吹動了他們的破棉衣，真如同刺他自己的腐骨一樣。他內心喊着，『假使我父親的房子是我自己的話，我就要開了門請他們進去！』於是他想，『那是無用的。他們將要不斷地進來直到屋內全沒有了容身之處為止，千千萬萬的他們，仍然將繼續不斷地進來。』不，假使所有財主的房子，都開着門來收容所有這些窮人，他想，還是不夠的。爲的是全地球都已充滿了窮人。

『什麼時候才可以呢？』有人問。以璠很知道這個人，他原是一個窮而患咳嗽的青年，一個沒有多少日子可活的青年。對於他，總還是不夠快，即使是立刻就曾有。

『快了，』他說，『很快，也許就在春天吧。』

不，救濟他們的唯一的辦法，就是爲他們創造一個新的世界，那世界是爲窮人而不是爲富人——一個世界，它的法律是爲了低微的人，房屋也是爲了他，整個的理想和形式都是爲了他，到了這個地步，才能夠沒有富者強者來侵害他。

『不要再留在這裏吧，』他對他們說。『你們去睡吧。』

『當你說話的時候，』黑影中發出來的一個聲音說，『我們覺得更溫暖些，好像我們吃了什麼東西似的。』

『晚安——晚安，』他叫着。他是忍受不下去了——他的心太專注了，於是他轉身就走。

那天晚上，雖是這麼遲了，但他覺得直接從他們的各種需要到他自己廣大而浪費的家內，這是不可能的。他冒着寒冷，跨過城內這些平空虛的街道，走向學校去。他要去和恩瀾談一會兒。

他找到恩瀾，獨個兒地在他自己四方的房內，沒有在讀，却是在看着一張寫滿着字的文章。當以璠進來的時候，他就把它放在一本書底下去了。

『請進來，』他說。『你爲什麼這樣憂鬱呢？』

恩瀾是從不憂鬱的。他的黑眼睛，晶晶有光，他的表情總是一副好像忍不住要笑出來的樣子。真的，在這幾天，他對任何事情總是忍不住笑，彷彿他內心的快樂，真必須要橫溢出來的樣子。『我剛從——回來，』以璠停止了說話。他們從來沒有高聲地談起關於他們工作上的任何事情。他坐在一張小鐵牀上，從桌上拿了一張紙片，他寫着，『你以爲我們的時代要到什麼時候才到來呢？』

『至遲不會超過新年的三月底，』恩瀾寫了個字條回答着。他立刻就擦了一根火柴，把這

張紙片燒成了灰，然後又把灰吹掉了。

「今夜有月光——你願意散步麼？」以璠問着。他要恩瀾表示對他的一點極端的信心和決心。恩瀾是堅決而確信的，並且決不爲任何事物所動搖。現在他點着頭，站起身來，披起上衣，戴上北方農民所愛戴的兔皮帽，接着他取出那放在書底下的那張紙，不給以璠看，就把它摺起來，也燒掉了，把灰吹開。於是他們就向街上走去。

「我們轉過一條路避開風向吧，」恩瀾提議。「晚上這樣大的風，是會把一個人的話，傳送到別人的耳朵裏去的。」

他們繞到一條他們會在那兒談過話的靜寂的小巷裏，蹲在牆腳邊，以璠立刻開始說話了。那時在沒有開口之前，恩瀾已經察知了，他的特殊談話。

「我將如何說服那些有價值的人呢。」他問。「我過去的全部生活都活着在那些自以爲都有價值的而又應該擁有一切的人們中間，」他停了嘴，想到以珂。以珂在他的生活過程中對任何事都是沒有價值的。他除去耗費食糧和物品以外，並沒有做過任何事，然而他還是應估有一切最好的東西。「這些窮人，」以璠繼續地說着，「似乎相信着他們的窮苦是應得的，我不能使他們理解到他們有生存的權利。我甚至也不能使得他們仇視富人。他們僅僅乎說，「一個人的富和窮——是由於命運而已。」」

他等待着恩瀾的笑。可是恩瀾並沒有笑。他的面孔在月光裏看起來很嚴肅，說話時的聲音也非常沉着。

『你已經一語中的了。我們真正的困難，不在對付富翁。他們可以被殺死，他們的財產也可以從他們的手裏奪過來。而困難是在那些生長在窮苦環境裏的人們，他們不知道怎樣把握。希望他們相信以前，他們必須先要有金錢，食物，以及他們可以感覺到的東西，並且必須先要知道他們有這些東西，在他們手裏才行。』他停了一下又說，『你是一個理想家，以璠，這是你的弱點，窮人不見得比富人好哩。』

以璠瞧着他。恩瀾剛才說的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那麼，我們何必替他們工作呢？』他問。

這時，恩瀾笑了。

『假使有一個窮人在你父親的屋裏，你想他是不是會將他所有的分給別人呢？不會吧！』恩瀾把他粗亂的頭髮向後仰了一下。『那麼，他們就會比你父親還要壞，因為你的父親決不是什麼禽獸啊。以璠，你自己快準備起來吧！』

『準備些什麼？』以璠問。

『準備着那窮人獲得他們從未有過的東西的時候吧。』恩瀾低語着。

「何以呢？」以璠低聲問。

「那比野獸還要壞，」恩瀾說，「當我們告訴他們這座城市屬於他們的時候，他們不僅要殺死有錢的人，而且還要自相殘殺呢。有許多他們得到的東西，也要爲着他們的爭奪而受破壞。我們必須讓他們單獨的幹。這個時期一定會過去的。」

「然後呢？」以璠問。

「當這時期過去以後，他們因爲一無所得，就會彷徨起來，那時我們必須出來強迫他們服從命令，遵守秩序。」

「強迫他們？」以璠問。「我想任何人都得自由的。」

「自由，」恩瀾厲聲地回答着。這種自由是愚蠢。沒有一個人是自由的。你和我，誰都是沒有自由的。我們在計劃好的制度下工作。他們也是這樣的。可是有一個人——」

「那一個？」以璠問。關於這問題，他們是從未談到過的。

「一個，」恩瀾回答，「一個人，一個偉大的人。」

「那一個？」以璠問。

恩瀾倚在以璠身邊。以璠在恩瀾的頰上，感覺到新鮮的炙熱的呼吸。

「那是蔣介石，」他說。

那是革命軍領袖的名字。

『當他到這座城裏來的時候，』恩瀾對着以璠的耳朵呼吸得急促起來了——『那就是我們的時代了，這些計劃是佈置好了的。在二十天內就得宣佈總罷工，使得工人有相當時間來準備並且完成這個最後的工作。他們將從城裏響應，當他從城外進攻的時候。那是寫在我燒掉的紙上的——密令。過去我們所努力的，到了這時就實現了——一切佈置的最後目標——一個新國家——我們的國家！』

在這樣寒冷的夜和他們內在的熱的交流中，他們覺得坐着有一點微微的戰顫。月亮是下去了，牆的黑影投在這條小巷裏，他們是坐在黑暗中了。不過這並沒有什麼——這只是眼前的黑暗，他們沒有看着它。他們儘是注視到未來的光明，注視到一切錯誤都將一一矯正的那一天。以璠能看到它的全部——這支優秀的勝利的軍隊。它已經召集好，等着出發了。

他曾經看到過一幅穿着樸實的革命制服的蔣介石的肖像。在那個時候，他曾經這樣想，『他看起來有點恩瀾。』他的眼中有一副和恩瀾一樣勇敢而敏慧的神氣，有一樣強壯的農民面孔，現在他想，他的飄忽的理想主義都環繞在這幅肖像上。這樣的一個人，是這樣的年青，強健，充滿着高貴的力量，領導着一支年青而強大的軍隊……他吸着一口氣，似乎是被什麼窒息着——不知是淚還是笑。他突然站起身來。

「我很高興你告訴我那些事，」他說，「我現在要加緊工作，我們快準備吧。」

恩瀾沒有回答。他站起身子，兩人攙着手走下這條小巷。

「你的手是這樣的軟！」恩瀾好奇地問。「你從來沒有做過任何工作吧，你做過嗎？」

「沒有，」以璠回答。他在慚愧感覺到恩瀾的堅實的手在他的手中。過了一會，他把手摔開了。『但是我是夠強健的，』他添說了一句。

他在校門口和恩瀾分手回家。他覺得很奇怪的是，他到恩瀾那裏去的時候，是很愁悶的，而現在却是多麼的愉快啊。恩瀾對他永久有這樣的作用。他想他的缺點是只爲着目前的現實而煩悶，而恩瀾絕不是如此的。在恩瀾看來，目前畢竟是目前吧了，只有未來，才是唯一的真實。恩瀾打開着現在的門，並且指示他前途是什麼，以及他們共同工作的目的，又是什麼。他現在能想到那些被吹着在冷風中的人們而爲他們發生同情感，並不是什麼苦痛感。

「可憐的人們啊，」他想，「我很高興，因爲他們在不久的將來，快要得到『喜歡什麼就拿什麼』的自由了。」

他進了花園的門，走到屋內的樓上去。將來也許會有這麼一天，窮人們會住到這些華麗的房子裏來，撕去了帷幕，拖開了地毯，到處搶奪和拉扯。他擔心着嗎？

「決不，」他自己堅決地說。「我爲什麼要擔心呢？我從來沒有擔心過這些事。」

他接着聽到有人哭泣。他靜聽着。那是以珂，像一個小孩子在那兒哭着。一道亮光從他祖父的門上小窗中射進來。他正要覺得驚奇的當兒，他就看到他自己的門開了，牡丹悄悄地走來。

『我在此地等着你了，』她低聲地說，『你立刻快到你的爺爺那兒去。』以珂幹了什麼不好的事啦。』

他走進祖父的房裏，好像走進了籠子一樣。這間房既小且熱。除去他祖母而外，其餘的人都在那兒。他的母親低聲地啜泣着，她的圓臉腫脹着，她的面頰在顫動。他的祖父挺直地坐在大椅上，夾了一枝他平時喜愛的雪茄烟在他的拇指與食指的中間。但是他並不在吸烟。以珂站在桌子旁邊，倚着兩隻手，彎着頸，低着頭。當以璠開門之前，他已經聽到父親的喊叫聲了。但是正當他進來的時候，聲音就停止了。他們都注視他。而以珂這個人却一動也不動。但是他的父親一看見以璠，立刻又開始說話：

『這是你——你也——也到哪兒去了？來這是很晚的午夜了，我總不知道我為什麼對小兒子的希望比對大兒子來得大些！你究竟是到那兒去了來的？』

『看一個同學去的。』以璠回答着。他看着以珂。現在他父親的注意力不在他身上，以珂就拿了手帕揩着眼睛，拂着鼻子。以璠從他的厭惡的心理中，爲他哥哥感覺到一種憐情。他想，可怕

的是一個青年怎麼可以這樣地懦弱和嘔泣。以珂似乎已經變成了一個無用的存在，但這決不是以珂一個人的過錯。他應當把他父親對他的注意力保持着多一些時間，來幫助以珂。

『月亮是那樣的明朗，』他說。『我的朋友和我一同離開了他的宿舍後就到街上去。』

『不用告訴我這些！』他的父親大聲說。

『我們談了一些話，他就回去，我也就回家來，』以璠安詳地說。

『我想你應該相信以璠的話，』他的母親突然匆忙地說，『你應該相信以璠，因為他是一個好孩子。』

『你總說你的兒子都是好的，』他的父親現在向她大聲說。『我想到，兩個月前，銀行裏出了事。但是你那時說不，以珂是好孩子——說他決不會做壞事！什麼人都知道這是誰做的壞事，只有我，可是不知道——還不是我受了自己的兒子愚弄了嗎！』

說這些話的時候，他裝做着他妻子尖而軟的聲音，於是她開始哭了，以珂又低下頭。

『以珂，』他的祖父吩咐他，『坐下！』

以珂在桌旁坐下，頭也不抬起的。

『你知道你已做了什麼錯事麼？』他的祖父責問着。『好像你倒是沒有做錯事的樣子。』

『我想那也不會是什麼了不得的壞，』以珂用悲哀而低微的語調說。

他的父親又開始說，『你不承認——』他說。

『不要響，』老人家吩咐着。『我要說話了。以珂，你是已經拿了許多不是你自己的錢啦。』
以珂沒有立刻回答。他又用同樣的悲哀語調說，『這不是自己的，難道說爸爸不是銀行總裁！』

以璠看見他父親閉着嘴唇不開口。

老人家把手接着頭。

『你知道存放在銀行裏的錢是什麼人的嗎？』老人家責問着。『這是人家的錢，有的還是政府的錢。別人信任着你的爸爸，他們也就信任着你爸爸的兒子。』

屋內除了老人家嚴肅的聲音外，是很悄靜的。

以璠心裏想，『以珂是做了這樁事的！』

『你爲什麼做這樣的事，以珂？』他突然說出。『你又不是沒有錢的人。』

他看見以珂敵意地偷看着他，但是以珂並不回答。

『你爲什麼做這樣的事啦？』他的父親突然地向他大聲怒吼着。『我們都問過你，以璠也問過你。我幾曾不承認過你的要求？當時你就應該向我問明一聲才對！』

『我不希望問你，』以珂激越地回答。

對這話大家都靜下了。他們都看着他。他也看遍了各個人——從這一個到別一個。

『我——我——』他開始說。接着他又停下來，然後急促地說：『你們爲什麼都這樣看着我？——我——我並沒有一下子都拿了它——爲了任何一件事。志禮說，「讓我們來做這事——或者那事」——總之一點小事——我並不知道——他沒有這筆錢，所以他說，「以珂，你是有這許多錢的。」他們都這樣說——我很慚愧的說我沒有這許多——』他是差不多又哭了。光亮的頭髮覆到面部。他轉頭對着他的父親說，『你——你說，何以我不問你——這是因爲你罵我——你總是罵我——過去我都記得的，我——寧可取了錢再說，却不願向你請求，讓你對我呼喊，「又這樣了——又這樣了！」』

『這是真的，』她向她丈夫哭着說。『你過去總是對他太刻薄了！』

『你不要說這樣的話吧，誰要你在這屋裏幫他說話呢？』他的父親對她高聲說，『都是婦人害了他，教他欺騙，說謊，當我在此地的時候，裝作服從我，你是應該負責的——像你這樣的婦人是耍替所有國內的腐敗負責的！你以爲我不知道嗎？我也正是一個財主人家出身的，並且是在一個充滿了婦人和奴隸的財主人家出身的哩！』

以璠一句話也沒有說。現在，他的生活是在別處，即使這座房屋塌倒粉碎，他也決不隨它倒下的。可是當他父親說他怎樣地對待着他母親時，他就想到他是有這樣奇異特點的一個男子，

並且常把以瑤的沒有像以珂那樣被寵壞而引爲驚異。他在許多方面救了他父親，就像他自己從某種書裏，從恩瀾那裏，從工廠中的人們那裏，以及從即將到臨的整個革命時期內所遭遇到的一切救了出來一樣。

『我要怎樣才能使你有辦法呢，以珂？』他父親問他。他的聲音變得悲哀了。『任何人對他的不上進的兒子能有什麼辦法呢？』

他的祖父說了。

『他總是你的兒子和我的孫子，不管他做了什麼事。我們一定要追回這筆錢的。現在，我看還是送他出洋留學去，讓他進個學校去做工，使他能夠離開他的那些壞朋友才好。』

以珂並不開口，可是以瑤能夠看到他正在那裏等着聽他父親所要說的話。

『這樣做是再好沒有了，他父親低聲而熱切地說。『沒有一個人會知道——而況現在許多的青年都出洋留學去。這是再妥當沒有的了。』

『完全把它遮掩起來，完全把它遮掩起來，』他的父親苦痛地說。『就是這麼辦，——沒有人需要知道，那麼他也就不會明白好壞的分別！』

『我決不會再做這樣的事了，』以珂低聲地說。『我已經知道了。你叫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

他的父親突然地立起。

『我不要看見你，』他對珂說，聲音雖不高，可是低微而陰冷，『把你的東西收拾起來，你可以到德國去——進一個軍事學校，看他們對你有什麼辦法。我會替你買好票，不然的話，你又要把那筆錢化掉。』

『是的，不錯，』老人表示同意，『好極了，德國人會教他。』

『離開我，』他的父親對他說。

以珂沒有說話，轉過身子就走了出去。他們聽到他穿過走廊，和他的房門開關的聲音。

在這間屋裏便沒有什麼談話聲了。然後他的祖父擦了一支火柴，終於把他的雪茄點着，並且抽了一會，沒有一個人開過口，直到他說話為止。

『我要睡了，』他說，隨後就站起來。

『我伴你一同走，』他的兒子說。

『不要，』老人回答，『我一個人能走——』

當他隨着他的手關門的時候，以璠的父親轉身向到他的母親。

『你要休息麼？』他問。

他知道他的意思是以爲她一定要睡，所以她立起身來，擦一擦她的眼睛，走到隔壁的房裏

去。

現在只剩下以璠和他的父親在一起了。當他的祖父和母親離開那間房間的時候，他已經站起來了。

『坐下來，』他的父親說。那麼他坐下了，他的父親望住他。

『你願意代替你的哥哥的位置嗎？』他突然地問。他的手拿住一個小玩具，這是一隻做得像一座小塔似的壓紙器，他不停地玩它。以璠的眼睛移到他的父親的強健而光滑的手上。它們是一雙有力量的手，可是這上面的肌肉是和牡丹的面頰一樣地柔軟。

他覺得他的父親是從來沒有過的那樣地接近他。他感到他的父親深深地對珂表示失望，並且他還感到現在他的父親需要快樂。他想，『我希望我能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訴我的父親。』可是他怕在他們中間的輩份不允許他，他不能忘記他的父親是和平時一樣的一個人，他還不能忘記假如他不喜歡某一件事情的話，他就不能了解它，不管這件事情是好或是對。所以以璠不敢信任他，可是他不能完全地拒絕他的父親。所以他說，『你可以讓我告訴你，爸爸，在本學期終了的事體嗎？』

在那個時候以前，他想，那也許是另外一個世界。

他的父親凝視他，並且點一點頭。

『那麼讓它去罷，』他說。『現在你也走吧。我不明白爲什麼現在的人還要兒子。從前的人有兒子爲他們的暮年打算，因此他們可以相信養兒防老的說話。但是現在就沒有有人敢對年青人作這樣防老的希望。』

站起身來，沒有看一看以璠，他便走到另一間房裏去了。以璠剩下一個人，也走回到他自己的房裏去。從前他老以爲他的父親是一個驕傲的人，什麼都滿足了，什麼他都想得到；現在照他看起來，他的父親既不驕傲，也沒有滿足，也沒有想到他所想得的。他得不出解答地這樣想，『人們的食慾是無法滿足的，人們對於金錢的需要也是沒有辦法滿足的。』絲廠的工人們只要有吃有住，那麼他們就快活了。不但是有許多人有了這些，而他們不覺得快活。這叫革命有什麼辦法？正想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他把他自己的門打開，牡丹正坐在書桌傍邊等他。她的美麗的橢圓形的臉孔顯出莊嚴的神色。

『什麼事？』他低聲問。『以珂殺了什麼人嗎？』

『不，』他回答，『不是這麼一回事。』

『那麼什麼事呢？』她追問他。『我知道是什麼不好的事。老太太一直地哭着呢。他說老爺要把以珂打死。』

『當然不會，』以璠斥責似地說。『可是他要把他送出洋去。』

『送出洋去！』牡丹歡樂地叫起來。『馬上動身嗎？』以璠點一點頭。

『那麼他殺了什麼人了！』牡丹叫着說。『我相信他一定殺人了！』

『沒有，沒有，』以璠說。『他濫用錢了。』

『打銀行取的嗎？』她驚呼起來。

『是的，』以璠說。『幹嗎你這麼恨他？』

『我不能告訴你，』她說。『我不要告訴你。你就想不到在這家裏做一個丫頭是多麼的難』

以珂這人長大了——又是老在家裏——又不上學。

她把她的頭撇過去。

『家裏並沒有把你當個丫頭那麼地看待，』以璠說。

『你不知道！』她奮然地叫起來。『你什麼都不知道我！』

引起他的驚異的，她把她的臉孔埋在她的兩隻手上，然後開始以大聲的哽咽哭泣起來。

他沒有辦法地站着注視她。

『牡丹，別哭罷，』他說，『我請你別哭。』

但是她從哽咽中透出哭聲來，『我不過是一個丫頭——那老太婆叫我做這樣，做那樣』

——半夜三更要人家起來敲她的瘦得像柴似的兩條腿，還得打烟給她抽。我真怕聞那個味兒

「你也恨那個味兒嗎？」他問。

「是的，」他哽咽着說。「我心裏作嘔地跑到我的房裏去——太太又要來逼我——」

「爲什麼？」以璠問。他開始看到他以前不會知道的這個屋子裏的整個的生活。

牡丹停止哭聲。「就因爲以珂，」他用一個低微的氣憤的聲音說。「他說以珂要我什麼，我就得給他什麼——他說我是誰不過是一個丫頭！」

「我的母親說這樣的話嗎？」以璠凝視她，他覺得他的心在開始卜卜地跳起來。

她點了一點頭。

「但是你沒有答應他罷？」以璠追問。

她搖搖她的頭。

「我想吞鴉片烟死的，」她說，「我老這麼想。以璠，我爲什麼要活呢？我不是那樣一個奴僕，在奴僕裏頭可以求到快活的。我給教育得比一個平常的奴僕更多知道一點兒事情——可是還不夠自由。我覺得你會以爲，你上學去讀書寫字的時候，太太讓我也去上學讀書寫字，我感覺得太太以前我感激的，現在我可不了。如果我的情形一點兒不比現在好，我還是情願一竅不通的算了。那麼，我可以隨便跟一個人，心滿意足地過日子。現在可錯了！」她叫起來。「讓人家知道

命中有這麼好的事情而又不讓人家得到它，這簡直是可惡極了！」

他說不出一個字來。牡丹許多年來就一直這麼地生活着而他竟不知道！他以為她快活，她的待遇好。他從前以為，她之所以要服侍他們，不過是她所應當有的報答。但是現在他看出她，她是不自由的。這所她在這兒可以得到穿得到吃的屋子，仍然是一座牢獄。他想，『爲了她的自由，她也需要革命。』

在那個時候，他決心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訴牡丹。

「牡丹——」他開始說。他的心現在像鐘擺似地，很快地跳動。她望了一望他。

「我要告訴你一點兒事情，」他繼續說。

「真的嗎？」她問。「什麼事？」

「牡丹，你聽到說起過革命嗎？」

「當然我聽過，」她說。「這是不好的事。我聽到老爺說過的。」他說革命黨就像強盜似的。」

「不，他們不像。」他驚喊起來。

「你怎麼知道呢？」她問。

現在他索性告訴她了。

「因為我就是一個革命黨。」

他們彼此望了一望，兩方面都感動了。

「以璠！」她低語。

他點了一點頭。

「如果老爺知道了，那可不得了！他會以為你比以珂還壞！」

這句話使他受到一個打擊。「我相信他會。」他表示同意。

「你決計不要告訴他。」她驚喊起來。「哦，我真願你不會告訴我！我覺得好像你把你的一條命交到我的手裏頭似的。以璠，人家會把你鎗斃的！爲什麼你要做革命黨？」

於是他開始把一切的事情告訴她，怎樣他最初在書上發覺人們的心中夢想一個新的世界。他把恩瀾組織小組和絲廠工作通通告訴她。她一動也不動地，一句話也不說地傾聽他的一切的說話。他對她說話好像他不會對任何人說過話似地，甚至對恩瀾也沒這麼說過，因爲在牡丹面前，他不害羞。但是奇怪的事情是：他不僅是對她說話，而且也是對他自己說話。當他談及他對未來的一切信心和希望的時候，他更加以具體的說明。

「什麼時候起事？」牡丹插嘴說。

「很快。」他低語。「蔣介石一到的時候。」

她凝視他一刻兒工夫，然後她聳她的肩。

『我不信，』她宣佈說。

『你不信——牡丹！』他叫起來。『我告訴你這是實在的。』

『我知道你想這是實在的，』她答辯，『可是你不過是一個小孩兒。我就不相信人們會不爲什麼而幫別人做事。你們革命黨——他們不是像普通的人那樣的人，那麼他們是什麼？』

『你不知道他們，』他堅持着說。『你只知道我們——我們——家裏那樣的人。當然，你以爲每個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是那是因爲他們是資本家的緣故。』

『我不知道你所說的資本家是什麼意思，』她努嘴地說。『可是，這個我是知道的：一個人有錢的時候，叫他拿一點兒出來，他是辦得到的，可是有誰聽見窮人不自私自利？那時候，爲了他們自己，他們什麼都要。』

『但是你不知道，』他對她叫起來。『世界上不許有貧富的分別！』

『哦，別發憐罷！』她回答。

他這樣地氣她，以致他想打她的巴掌。

『我不告訴你多好，』他唐突地說。『我告訴過你，我要使你快活——還要讓你知道不久你就可以自由了。蔣介石來了以後就可以沒有奴僕了。』

「哦，他！」她說，接着笑了一笑。「他也不過是一個人，是不是？」這時她又憂愁起來。「不對，」她繼續說，「如果我自由了，你叫我上那兒去？除了在這個屋子以外，我什麼都不知道。我那兒去找棲身的地方？如果我天生是一個奴僕的話，我只好是一個奴僕。」

絲廠裏工人們的這個帶着絕望意味的舊思想，會從身穿綢緞的，坐在他的安樂椅上的牡丹的紅紅的嘴唇裏面吐了出來。她的戴着金戒子，和玉石戒子的手正在玩弄着他的寫字台上的東西。除了他以及像他似的那些人以外，這整個的世界都是絕望的嗎？注視着她的手，他沉浸在一種憂愁中。這又使他想起：在革命方面，除了僅僅給窮人穿衣吃飯以外，還有更重大的問題。還有非常重大的問題。譬如說，當牡丹問他如果她自由了，她上那兒棲身的時候，他有什麼話好答覆她呢？他不能因為他不知道而不說。

「我認爲，」他大聲踟躕地說，「吃的東西總是會給每一個人的。當然，在革命的時代裏，沒有人會給餓死的。各樣事情都得組織起來，當然。」

她沒有回答，當她再說話的時候，他是一點沒有想到她會說出什麼話來，她快活地抬起頭來，好像她忘了她自己似地，她說，她的聲音舒適，溫存而滿含興趣，「你把你的朋友恩瀾告訴我——他漂亮嗎？」

他厭惡得回答不出話來。這樣地想起恩瀾，簡直是侮辱了他。姑娘們——爲什麼有人以爲

一個姑娘會有任何思想呢？牡丹是不適宜於革命的。像她說過似的，她是一個天生的奴僕——不想起別的，除了——

『我不知道，』他冷淡地回答。他突然地立起身來。『牡丹，我要睡了。現在差不多天亮了。』她起身，用她的手背遮掩着一個淺的美妙的打呵欠的姿勢，她的擦過脂粉的玫瑰色的掌心向外。她一點不知道他告訴她的說話的重要。這是真的：他把他的生命送到了她的手中了。但是她把身子傾過去，用她的手指觸着他的面頰。

『你別以為我會把你說的話忘記，』她告訴他。『我決不把你對我說過的話忘記。我要把它鎖在我的心裏，當我一個人的時候，我就慢慢地細細地回想它。這就是我的——哦，但是，以璠，你可不要給人家抓住了！』她把她的兩隻手緊緊地合攏起來。

『不會，當然不會，』他回答，並且對她稍微溫和起來。『况且，這是不會有多久的事。』
『我不相信革命，』她插口說。『這只是使得我害怕。你不告訴我多好——除非——這倒幫助我知道一點兒事情。』

『什麼？』他問。她的臉上現出另外的神色，——一種沉靜的神色。

『幫助我了解你，』她說，『以及爲什麼你的心這樣硬。』她等待了一回。然後她說，『你像一個小和尚，以璠。這是你同我談話的時候，我看出來的。這把一切的事情——解釋得明明白白了。』

現在她站在門邊，她還對他笑了一笑——嫣然的一笑。

『明天再見，』她說，並且把他們之間的門關上了。

他一點沒有懂到她的說話的意思，並且立刻把她的說話忘了，因為它是不重要的。

牡丹說他像一個小和尚的話，他真地沒有聽到，甚至當她說那句話的時候，因為他的精神集中在他對她的說話上。如果他那時候聽明白了這句話的意思，那會動氣，因為依據革命的政策，所有的和尚們都得從廟裏趕出去，因為他們欺騙人民的緣故。以璠曾經設法把那受過他教育的人們的心中，對於和尚迷信的觀念驅逐出去。像窮人在不論什麼地方都說似的，他們不論什麼時候都說，『老天爺會保護我們。』但是他叫着說，『老天爺決不會保護你，因為沒有老天爺！』

他說這句話的第一次，他們裏邊沒有一個人回答他。那天是一個節期，新年的三天的節期，就是窮人也把這天當作一個重要的日子，他們在城外的曠野裏大家聚會了。以璠自己化錢，買了茶和新年的糕餅，到一個鄉下的茶館裏去請他們吃，然後他們走到沒有牆垣的地方。

『如果沒有天的話，那麼那個在我們上面的是什麼？』有一個人問，問的時候他指着天。

『空氣——和行雲，』以璠回答。

『可是在空氣外面呢？』那個人固執地問。

『沒有什麼，』以璠回答。

他們沉默地思索起來。

『那麼廟裏的和尙們全對我們說謊嗎？』那個人再問。

『是的，』以璠說。當着大家對他的說話沒有表示什麼的時候，他問他們，『你們能不能指出這樣一個時候出來，就是你們爲菩薩化許多錢而菩薩把你們所要的東西都給了你們？』

他們思索了一晌，裝着一副他們從未聽聆過那種話時所表現的神氣。

『這是真的，』其中有一個人說，他是一個有鬥鷄眼的青年人。『每年我都求菩薩保護我發財——可是瞧一瞧我，我是多窮！』

『如果一個人命中註定要窮的話，就是菩薩也沒有辦法叫他發財，』一個憂愁的聲音說。『那麼菩薩有什麼用？』那個鬥鷄眼的青年熱烈地說。『我不再求菩薩了！如果這個革命會使我們發財，我們就不需要菩薩了！』

每個人聽到這句話都笑了，他們因爲肚皮裏吃得很飽，都感到開心和精神的抖擻。以璠現在真地知道了，如果他要他們相信他的說話，先給他們吃一頓的時候，那他們更會相信了。每次他給他們吃一頓，每次他們便更進一步地相信革命。

『爲什麼他要這樣化錢？』他們爭辯着說，『如果他是不把真理告訴我們，他是一個很好

的青年。」

他們也幫助以璠堅定他的信仰。每次他對他們談話，每次他更相信他的信仰，在革命以後，不會再有困難和悲哀。不論什麼時候他朝一個叫化子身邊經過，他給他一個銅子，接着他這樣想，「再過幾個月，就會沒有叫化子了——因為沒有一個人的境遇會窮困了。」冬天這樣過去了。

一天晚上，他給屋子裏的一種聲音吵醒了，花園裏的燈光也在他的窗子下閃耀着，他聽見他的父親的聲音大聲地叫喊着，「把他綁起來！把他綁起來！我已經打電話叫警察了！」

他很快地起來，穿好他的衣服，走到客廳裏去，他的母親站在那兒，驚慌得沒有力量走下樓去。

「他們捉到了一個偷兒，」她氣喘地說，「在花園裏頭！」

他走下樓去，在陰冷的黑暗中，他發覺他的父親和僕人們正在凝視着一個不幸的，襤褸的人，他不知怎麼地跳過了牆來，他是一個瘦黑的伶俐的傢伙，滿臉現出飢餓的神色，而現在還擔憂他的生命。他跪在地下哀求和哭訴，看花園的人却把他的長長的頭髮揪住。

「我聽見他進來的，」園丁不斷地勇敢地咆哮着，「我聽見牆上的磚噹啦噹啦地響，當時有一塊掉在下面的石山上，我就對我的老婆說，『這怕不是風，』那麼我就——」

「老爺，請您開恩罷——」那個人痛哭了，「我有兩天沒有吃。我不過想是不是能夠在您

的廚房裏找到一點兒剩下不要的菜飯。我發誓我沒有心要到這個屋裏來偷東西的。」

以璠想要叫出來：「爸爸，我相信他是餓了，」但是他看着這個人的眼光，它投出這樣一種惡意的光輝，以致他怕起來，於是他便不說什麼。就在那個時候，警察進來把他帶到監獄裏去了。他陰沉地走開了，好像他對於這件事情已經習慣了似的。

「我們也許會給他謀害的，」當他們再走進了屋子裏去的時候，他的父親說。每個人現在都起來了，他的祖父母，僕人們，牡丹，他們大家一塊在那裏紛紛地談論着。

但是以璠回到他的床上去，沒有睡，但是他躺在那兒想，爲什麼這個人的眼睛會這麼地滿含惡意。他以前也會看過這樣一付眼光。於是他開始想了，結果他想起了。在以珂動身的前幾天，在一條大船上，以珂也發出過這樣一付兇險的眼光。他們去送以珂的行，以璠和他的父親就在碼頭上，直到船離岸爲止。

「我不能相信以珂，」他的父親說。「也許他會偷偷地下船，就在城裏流浪起來——」

獨自在船上，獨自到外國去的以珂，曾經有過這麼一付眼光，那個被捕的小偷的含着惡意而失望的眼光。以璠又覺得心緒紛亂起來。如果食物還不夠應付大眾的時候，怎麼樣？但是在他常常想起這個問題時，他便把它拋開一邊。不知怎地，他堅決地相信，在革命成功以後，每個人會變得好起來。他堅決地相信，蔣介石會把一切的事情安排得有始有終，一切的事情會變得簡單。

像日與夜不同的那麼簡單。太陽起來的時候，那就是白天。

他和牡丹不再談話了。從那個晚上起，她就離開他，當他在房裏的時候，她也不再來了。除掉她不再來以外，什麼都沒有變更。被褥是舖好的，茶是熱的，匣子裏有他心愛的糖菓，在窗口或是在桌子上有新採的鮮花，但是這一切的事情在他沒有來以前就做好了。一次她在樓梯上經過他的身旁，接着偏轉身子對他，於是他聞到了茉莉的氣息。

『仍在做夢麼？』她帶着輕淺而黯淡的微笑問。『你什麼時候醒呢？』她一面低語着，一面走她的路。

他並不因他對她講過的話而不安，不，因為她有權利去知道未來的幸福，即使她不相信它，而他，現在知道同她在一塊，他的生命是安全的。她決不會出賣他。

況且，時間漸漸地迫近了。這時已是第二個月的中旬了，雖然廠主們還沒有知道罷工的行動在十四天之內就要實行起來。沒有一個人能夠知道，這次罷工將要擴大到什麼範圍，因為沒有人知道城內的革命黨人究竟有多少。但是在小組裏，各人都站起來用數字講述他所做好的事，這樣就是偶然地給人家隔牆地聽見，他們也祇能聽到而不會懂到。一個女子站起來說道：

『在我派到裏邊去工作的女人們中，有六十三個人，準備好了十八個——』

這個說話告訴了他們：在她的小組裏，有六十三個婦女，其中十八個知道怎樣用槍，而且已

經有槍了。因爲在這個工作中，就沒有男女的分別，女人也可以當兵。

在罷工之前的兩天，他們開了一次最後的集會，恩瀾發出了這樣的宣言。

『我們不要再開會了，』他說。『警察局方面防範得很嚴密，所以這是不安全的，並且沒有必要。一時一刻地我們都知道我們的方針。倘使你們裏邊有誰需要和我談話，只要在一張小紙上做一個圓太陽的標記，把它放到我的手裏，那麼我就會指定一個時間和地點。否則我們大家就不要開會或是表示認得，直到過了那天。各人都要守着他的崗位，就在那天大家要打起精神來。此後便各人走各人的路。』

但是過了一天，在他們的英文教室裏，他和恩瀾並排地坐着，恩瀾畫了一個圓太陽在他的筆記簿上，在它的底下還寫了一個時刻。然後他走進了恩瀾的臥室。恩瀾早已把門打開了。當他進去的時候，恩瀾說，『我對你比對任何人都都不放心。我要特別地警告你。在你的家裏，不許你向任何人說什麼。最後的這幾天，是最危險的日子。你的父親又有勢力。我們大家的生命就靠着嚴守秘密。』

『我？』以璠急切地說。『但是我——』

恩瀾說，『你真極了——你說出來也許你自己還不知道。你不知道怎樣守秘密。』

當他記起這是實在的時候，他差不多要否認這個事實。他把這事實告訴過牡丹。他凝視着

恩瀾，他的口張開着。

『我知道你已經說過了，』恩瀾說，『我從你的臉上看得出。跟我到空曠的地方去，我們到那兒去談話。』

於是他們走上街道，裝着購買落花生和糖菓，站着注視做把戲的表演，或和小孩們開玩笑。在沒有人靠近他們的時候，恩瀾便盤問他，並且引得他把關於牡丹的一切和他所告訴她的話，通通傾吐了出來。

他從沒看見恩瀾有過這樣的憤怒。

『一個女人和一個丫頭！』恩瀾喃喃地說着，他的聲調很低，但他的眼睛好像一隻老虎的眼睛似的。『世界上哪會有像你這樣的蠢人！』

『但是我得告訴你，你不明瞭牡丹，』以璠熱忱地說，『她好像我的妹妹一樣。』他躊躇了，然後喃喃地說出來，『噯——噯，她——她愛我！』

『她不是你的妹妹，』恩瀾說，『并且事情之所以糟，就爲了她愛你。她會傷害你的——因爲你不愛她——或許她還會致你於死地呢。』

『牡丹不是這種人，』以璠抗辯着。

恩瀾好一會兒沒有說話。後來他長嘆了一聲，『唉，完了！』但是再隔了一會之後，他又說，

『我不能夠休息。我對你們大家負了責任。你能不能叫這個姑娘到什麼地方和我見一見？那麼，我可以看看她是怎樣的一種人，而威嚇她不許把這個消息說出來。』

『我不知道。』以璠啞啞地說。『我不相信她會——我想她一定不好意思來見你。』

『一個丫頭嗎？』恩瀾斥責似地問。

『她並不一定就是一個丫頭。』以璠說。『我們也沒有把她當作一個丫頭看待。』

『你問一問她好了。』恩瀾說。接着他又說，『記好，這是與你的生命非常有關係的事。也許我們會全體被捕，而送去槍斃。』

這是的確的，現在是沒一天沒有人不被認作革命黨員而被警察抓去槍斃。他們的姓名都不公佈，而且也沒有人聽到他們的消息。但是在學校和家庭方面，青年男女常常被突然闖來搜查他們的警察和武裝的兵士帶走，在他們被捕以後，他們不再被人家看見。也沒有人能夠營救他們。

『我會問她。』以璠祇得說。

但是那晚牡丹並沒有接近他，當他去請她時，她却叫僕人回他的話，說他的祖母需要她。第二天，總罷工的消息宣佈了。在他的家裏，用早餐的桌旁，他聽到他的父親從他的報紙上高聲地朗誦着。

『以後怎樣？絲廠關門了！』

以璠放下他的筷子。他父親繼續高聲地，憤怒地讀着，他的眉心蹙緊起來。

『在大通絲廠裏有三百工人罷工。林益絲廠裏有四百二十五個生綸絲廠裏——』他用他的拳頭在報紙上打擊着。『我們有錢存在每一個廠裏！就是政府縱容罷工的，不知它到底作什麼感想？這都是那班學生——他們在裏面搗亂！』

『政府還把他們殺得不够，』他的祖父說。

『共產主義是什麼？』他的母親問。『我就沒有聽說過。這是不是一種什麼外國教？』

牡丹端進了一碗熱的蛋花湯，躊躇着以致潑出了一些湯。

『沒有出息的東西！』他的祖母責罵她，『你每天愈長愈沒有出息了！』

以璠和牡丹的眼光接觸了一下，充滿了驚恐和會意，並且對她微笑了。他一定要將恩瀾的消息告訴她。現在他在等一個機會去秘密地和她說。他的父親沒有吃完他的早飯，就起身離開了桌子。

『我一定要到辦公室去，』他呼喊著。『我如何知道？我或許可以看到整個的地方都鬧得天翻地覆了。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推動政府。假如他們不能好好地管理一下學生的話，那我個人就要拒絕教育部的新貸款。』

『你要不要再喝一點兒熱茶？』牡丹問，走近他的身旁，手裏端着茶壺。他繼續講着，並不同答她。

『等蔣介石到這裏來！』他大聲叫着。

以璠抬起頭來。牡丹繞着桌子走過，每一只杯子裏都倒滿了熱茶。

『你這是什麼意思？』以璠問。

他的父親刻毒地笑了一笑，喝了一口茶，把他的椅子向後一推，就走了出去。

『好像他們有辦法對付蔣介石似的！』以璠熱切地想。蔣介石是不怕任何人的。他已經從南方開出了一條勝利的路。他是一個獨握大權的人。『好像他顧到銀行家似的！』以璠驕傲地想着。然後他又記起了牡丹。他當時已經忘掉她了。等她走開以後，他走遍了屋子去找她，他沒有把她找着。最後他聽到她的聲音在廚房裏。他向裏面探着。她正在那裏，身體伏在一個盛滿魚的籃子上，那是一個賣魚人拿進來的籃子。

『牡丹！』他說。

她抬起頭來。

『我的校帽在哪裏？』他沒有找到它，他也沒有去仔細地找它，他不過是要借這件事情做找她的一個藉口。

但是她撇轉頭去看魚。『在你衣廚的第三隻吊鉤上。』她說。

他想不到別的東西可說，所以他不得不走向學校裏去。在英文班上，他微微地對恩瀾搖了搖頭。

罷工將要繼續二十一天，這是他知道的。而這天就是第二十一天。全城看上去好像是照常的情形，但已沒有一樣事情是相同的了。每個人都裝着很鎮靜的樣子而照常來往着。但是罷工已傳播到報館裏，傳播到大商店裏和營業場所。工人們都很愉快，因為他們已從某種地方得到了金錢，這是他們有生以來第一次，他們能在白天走到娛樂場所去看各種人物表演驚人的技藝，去看外國電影，以及一切他們以前只聽說過的諸如此類的事情。到了晚上，他們就徘徊於茶館和賭窟。以璠差不多就不能集合他的隊裏的人。在這些日子裏，他是在這樣一個希望的高潮中，所以他整夜都不能睡，祇不過恍惚的略睡片刻罷了，他所教導的這班人，都像些不願吃苦的小孩。他們整天地懶散，就是在夜間他也不能召集他們在一起。他們每次來，祇有幾個人，並且當他問到其餘的人在那裏的時候，他們總是笑笑，指着街上。

『我們以前沒有看見過的東西，現在都看過了，』一個說。

『至於我，』另一個說，『要不是看到這個玩意兒的話，那才真叫沒有意思。你知道我今天

看到什麼？三隻猴子裝扮得像幾個矮子似的！我笑得肚子也痛起來了。」

他不能使他們聽從他的說話，他沒有方法，祇好回家，仍舊期待着。他們對他這樣地沒有幫助，使他漸漸擔心起來，恐怕到全體總集會的時候，他們都要不來了。因此有一天，他就做了一個暗號給恩瀾，不久恩瀾和他在校園的草地上見面了，當大多數學生在上英文課的一小時之內，以璠告訴他，「我不知道我的一隊人是怎麼一回事。一直以來，他們都不會做過什麼工作，他們好像是蠢笨的孩子一樣。」

然後他繼續說，並且告訴他，如何他們好像是把革命忘記一樣。恩瀾祇是對他笑笑。

「我以前怎麼說的？你是一個理想家，」他答道。「以璠，你簡直什麼都不知道。你有沒有想到，他們那些人已經工作了一生，當他們能夠玩兒的時候，他們有會不去玩兒的嗎？讓他們去罷。在那天無論如何不會有秩序。它會像一陣大風雨的來臨——沒有人能夠說出它的範圍，方式，或是破壞到什麼程度。祇有等到事後我們才能想到秩序。」於是他又放低聲調說，「那女孩的事怎麼樣了？在這最後的幾天中，現在只要一句話，我們就會整個失敗的。」

「我還有機會——」以璠開始說。

「快做罷——快做罷——」恩瀾急急地說。「你有什麼權利來危害我們的生命？」他跑開了，以璠祇得重行回家去。

但是以璠除掉等待之外，仍舊沒有可做的事。新春的空氣，是在動盪着，等待更是不耐煩的事。他走進了屋子，他的祖母叫他，於是他沒精打彩地走進了她的臥室，站立在那裏。

『什麼事情，奶奶？』他和往常一樣地問。

『你到什麼地方來？』她的蒼老的聲調完全和往常一樣，就是每一件事情也都和往常一樣，但是他覺得一切都像一個夢幻似的飄渺——像一個快要醒轉來的夢幻似的飄渺。

『我從學校裏回來，』他回答。

他的祖母咳嗽，於是她開始埋怨着，好像是說他沒有說起她的病痛似的。

『我的骨節痛，一天天地變壞了。我就走不動。但是沒有人照顧我。他們只是把我丟在這兒——沒一個人顧到我的。有了子孫有什麼用呢？你也不管我的死活。』

他暗想，『恩瀾也許會對她笑着說，『你是對的，我們是不照顧你的。』』
但是他不像恩瀾那樣地心硬。他溫和地說，『是的，我們照顧你的，奶奶。』

她對他注視了好久，然後伸出了她的手。

『讓我摸摸你的手，璠。』

他雖然厭惡這事，然而他還是伸出他的手去，她把它握在她的兩隻衰老的手中。
『這樣一隻溫暖的小手，』她喃喃地說。

他不能忍受她的撫摩，但是片刻間在他敏捷的想像中，他感到一個人如何會變得蒼老而孤單，體溫變冷，身體變弱，並且變得熱切地希望去緊握一個溫暖而年輕的人。雖然他希望離開她，但他不能抽回他的手走開。

『你不會要我死的，你會嗎？』她喃喃地說。

『不，』他說。但是他知道，即使她死了，也沒有什麼關係。凡是年老的人總是要死的，必得要讓出位置給年青的人，在他看起來這是應該的。

一想到『死』的時候，他就抽出了他的手。

『奶奶，我要去溫習功課了，』他像平時那樣地說。他不能忍受這種氣味，這間房間關得很緊的，外面的春風一點也吹不進來。

但是當他回身衝到門邊去把門打開的時候，他遇見了牡丹，拿着一碗給他祖母吃的湯。於是，他記起了。

『牡丹，』他說，『今晚上到我的房間裏來。我有話告訴你。』

她對他點點頭就走了。

他對她說，『當然，我知道你不會出去會他的。』

牡丹俯身整理他的床鋪，很靈巧地把棉被展開，把墊褥拉直，一面細心地聽他說話。然後，她從抽屜裏拿出了一塊毛巾拂着桌上的灰塵。

『你有沒有告訴他說我不去？』她一面做事，一面問他。

『是的，我說過了，』以璠說。他坐在他的洋式的安樂椅上。全屋子裏祇有床是中國式的，這是因為他祖父說過，他不能像外國人一樣睡在鴨絨和彈簧的床上打滾。他要睡在堅硬的板子上，並且還要有一個木質的枕頭。

『不，我決不把你告訴我的說話告訴任何人，』牡丹說，並且停了一刻又說，『但是我想我要去看看他。』

以璠凝視着她。她的嘴角尖起來，她的眼中充滿了戲謔的眼光。

『爲什麼？』他問。

『啊，因爲，』她說，同時將她的抹布在他的書上打掃。『也許，』她又說，『我要親自去看一看你所講起的一切革命——或者也許我僅僅是須要看到一點新發生的事情。這個屋子裏是沒有什麼事情發生的。』

他的心裏感到一種異樣的紛亂。牡丹是他家裏的一個姑娘，她不應當去會一個陌生的男人。這是違反傳統的。但是他們所反對的不就是一切的傳統嗎？他暫時地對他自己起了懷疑。假

使革命真正臨到這個屋子的時候，他難道沒有充分的強力去把他的手舉起來嗎？他馬上就把這個想頭拋開了。

『明天我要告訴恩瀾說我錯了，』他堅定地說。『叫他約定一個時間和一個地方。』

『爲什麼不就在這裏？』她問。『你的同學爲什麼不到這裏來？我爲什麼不應該給你侍候茶水？這難道不是我的事情麼？』

他不同答。叫恩瀾到這裏來！他從來沒有想到把他的任何一個同學帶到這裏來。彭榴會有一次走到這兒的門口，但是他沒有要他進來。從那天以後，彭榴就不像以前一樣地和他要好，並且，他們彼此也不大見面了。那個彭榴原是很卑劣的。每一個人都覺到這一點，但是恩瀾並沒有對彭榴施用權力，所以還沒有人把他摒斥於這小組之外。因此他得和他們一塊兒來往，但是他們都躲避他。爲什麼這一個窮人的兒子是這樣的一個卑劣的小東西，而另一個窮人的兒子却會像恩瀾似的有膽量而又高貴呢？但是還有像財主的兒子，以珂那樣卑劣的人。他們收到過以珂寄來的一封信，因爲他恨海上的風浪，所以他的信上說了許多抱怨的言語，而且他還說他祇到孟買爲止。他要求他的父親允許他在孟買住了，但是他的父親打電報給他說，『即刻着手赴德，款已匯往該地。』因此以珂才動身到款子已經寄到那裏的地方。無論何時，他一想到彭榴的卑劣，他就想到以珂的卑劣在某一點上，他們兩人確然是很相同的。

牡丹打斷了他的思想。

『你從來沒有告訴我這個恩瀾是不是漂亮？』

『我不知道，』以璠簡略地說。他想，『我不會笨得把什麼事情都告訴她！』

『呀，得啦，我自己瞧得啦。』牡丹說。

她輕輕地唱着，走出了，於是他又對他自己說，『她完全沒有想到革命。』他愈加希望，他以前不把任何事情告訴她豈不是更好。但是就因為那無盡期的等待，使他覺得一切的事情都似乎是錯誤的了。

在第二天，他因為不能忍受這機會的重擔，他就利用退課以後抄寫黑板上的筆記的時候，去把牡丹的話告訴恩瀾。

恩瀾好像沒有聽見似地一面留心聽，一面不停地抄寫。

『至少她不是愚蠢的，』他說。然後他微笑了，『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有錢人的屋子裏的內部的情形。在革命以後，或者再也看不見它們也說不定。』他繼續抄寫着。『所以，四點鐘的時候我會在門口見到你。像她所說的，去拜訪一位同學，那是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事情。奴僕說這種話，也算得聰明的了。』他合起他的書。『好了，我弄完了！』接着他退出了課堂。

以璠整天感到不舒服。而現在，當他們走到他家裏的時候，他是更不舒服了。恩瀾的黑而發光的眼睛，悄悄地集中地注視着每一件東西。他穿着一件清潔的學校制服，頭髮梳得很光，還插了一條藍色的紗手帕在他的口袋裏。這件制服已經短了一些，裸出了他那強壯的手臂，胸前的兩個鈕扣沒有扣好，因此現出了他的藍色的內衣。但是那也是清潔的。走進了門裏，他停住並且向下面望着那紅色的厚地毯。

『我是不是就打這上面走？』他問。

以璠笑了。『那才是笨哪，當然你可以，』他回答。他覺得慌張，並且怕恩瀾會想起一切的事情。

『倘使我有這樣的地毯的話，那我一定就睡在它下面，』恩瀾說。然而他還是在地毯上走。那天早晨，以璠已經告訴了牡丹，『倘使我今天帶他到家裏來，你得設法使我的祖母不叫我到她的房間裏去。』

牡丹已經佈置好了，因為沒有一點聲息從他的祖母的房裏發出。無疑地，她是在睡着抽鴉片。他能聞到，恩瀾也嗅了一下。

『那玩意兒這裏也有！』他和悅地說。『從前在我們的村上，我老聞到它的。』

『他們也抽鴉片嗎？』以璠驚奇地問。不知怎樣，他會以為農民只爲了生計才賣這個鴉片。

的。

『我不是告訴過你財主和窮人都是一樣的嗎？』恩瀾冷靜地說。

他們現在正走上樓梯。以璠已經告訴了牡丹，『倘使今天我帶他到家裏來，你得設法使我無須走到我的祖母或是父母的房裏去——』

沒有一人叫他，他一直領到他自己的房裏，恩瀾跟在後面。

『現在，』以璠一面說，一面把房門關上。『這兒我們可以隨便了。你歡喜說什麼，你就可以說什麼。僕人們不會到這兒來，除非我敲鈴叫他們。等一會，牡丹會親自倒茶給我們。』他很快地說，因為同恩瀾在這裏使他覺得很不安。對於他自己所有的一切，不禁慚愧起來。

恩瀾並不回答。他站在空禿的地板的邊上，環視着全室。

『每天你就打這兒上學去！』他驚喊起來。

以璠受不住他的臉上流露出驚異的表情。

『我已經在這兒住慣了——我就沒有想到它，』他喃喃地說。

『我的父親的全幢屋子也趕不上這間房間。』恩瀾說。然後他走上了地毯。『我老覺得在這上面走是不應該的，』他說。他凝視着他的腳下的藍色絲絨的厚地毯。『這個值多少錢？』他問。

『我不知道，』以璠喃喃地說。『這個地毯不是我買來的——它一向就在這裏。』

他轉身過去，脫下他的外衣和帽子。但是恩瀾不斷地在他的周圍凝看。

「這是你的床嗎？」他問。

「是的，」以璠說。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床，」恩瀾低聲地說。「我從沒有見過像這樣的東西——完全是絲質的——這是做什麼用的？」

「幃幔，」以璠立即說。然後他喊道，「我有什麼辦法！我是在這個屋子裏生長的。此外，我什麼事都不知道。」

恩瀾坐在一隻小椅子上，並且把他的手放到他的膝蓋上。

「我並不是責備你，」他慢慢地說。「我是問我自己——倘使我是生長在這裏的話——是否我會逃走而去參加革命？我不知道。我現在不能想像任何其他的生活，除了我自己的生活——刻苦地工作而難求到一頓飽飯吃。倘使我是你，——我不知道。」他望了一望以璠。「以璠，我比以前更看重你。」

「啊，不，」以璠紅着臉說。「我已對我的生活習以為常了，倒是你的生活似乎對我比這個更有興趣。」

「你生來就有我們現在所要去爭取的東西，」恩瀾說。「那麼，你為什麼還要鬥爭呢？」

以璠以前從來沒有這樣想過。他什麼都有嗎？真的，爲什麼他要去鬥爭呢？

「你什麼都有了——」恩瀾又重說一遍，「什麼都有了！」

「我覺得有點不舒服，」以璠說，我不能告訴你我有怎樣的感覺。當我和我隊裏的人在一起的時候，我很希望我能把他們帶到這裏來。但我想他們不會喜歡這個地方。恩瀾，你喜歡嗎？」

他們環看這個房間。這是頭一次，以璠把它看作是一種有生命的地方，而不是他的睡眠和工作的地方。

「我不知道，」恩瀾慢慢地說。「它很美麗，但是我不知道。這東西老是軟綿綿地在我的腳下——它總使我覺得不對。這時我才知道我不是生而享受這種地方的人。」

「你願意生長在這裏嗎？」以璠逼他回答。

恩瀾停了一會沒有回答。然後他搖搖頭。

「不，」他肯定地說。「不。我高興生在像我所生的環境中。我在這裏做什麼？我喜歡脫去我的樹子，我還喜歡隨地吐痰。」

這好像是一扇門迎面地向以璠關着。他忽然覺得和恩瀾隔絕起來，和恩瀾爲他們盡力的一切人隔開了。他感得他好像是一個小孩似地單獨地被關在花園裏，當外面的小孩正在那塵埃瀾漫的街道上盤旋呼喊着，做着他們活潑的遊戲。但是在他能夠說話之前，這門已經開了，牡

丹拿着一盤熱氣騰騰的碗走進來。她並不抬頭看。她走到桌子旁邊，清理桌子一端的書籍和紙張，她放好碗和筷子，並且在他們之間放了一碟子小的鮮肉湯糰和另外一碟甜的米粉圓子。

『我想你和你的朋友也許會歡喜這點兒，』她很輕輕地說。

以瑤並不會想到她會有這樣的招呼，他感激地說，『牡丹，謝謝你。』然後他轉身向恩瀾介紹，『這就是我告訴你的牡丹，』同時他對牡丹介紹說，『這是恩瀾。』

他們互相地看了一眼。然後恩瀾站起身子，捏着他的帽子轉了又轉，牡丹突然地向他說，她的聲音清脆而冷靜，『你不用對我站起來。我並不是他家裏的人。我不過是一個丫頭。』

『關於這一點，』恩瀾說，『我也不過是一個農民的兒子。我以前就沒有到這樣的屋子裏來過。』

他們互相地望了一望，而以瑤更覺得他自己無非是一個被關在花園裏邊的孤獨的小孩。

『你以為我會告發你，』牡丹慢慢地說，『但是我決不會告發的。』

恩瀾回答說，他的聲音和她的一樣地低而慢，『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想你會去告發——除非我不知道你。』

牡丹回憶她自己。她的眼光從他的身上看開去，她用她的尋常的音調對以瑤說，『趁熱的吃罷。你們兩位請坐。』

『但是，』恩瀾快樂地說，『爲什麼不說我們三個人一塊吃呢？』

牡丹這些年來住在這個屋裏，她從來沒有和以璠在一起吃過飯。他就沒有想起過這樣的事，現在這對他是如何的驚奇，牡丹也看出了。她很快地說：『哦，我侍候慣了，我不要坐。』

『那我也不坐，』恩瀾熱烈地辯論着，『除非我們大家一齊坐在革命的時候，那一個應當受人家的侍候，那一個應當侍候人，像這樣的事情是沒有的。以璠對不對？我們大家都是平等。』一線曙光閃進了以璠的心中。爲什麼他以前沒有想到這一層呢？他曾經夢想在外面革命，而他却沒有知道如何在他自己的房裏革命。他使勁地撇開愚蠢的羞恥心，他忽然覺得對她親熱起來。

『是的，牡丹，』他說，『請坐下來。爲什麼不和我們一起坐呢？』

他們都很躊躇着，他們彼此地都對看着，她的臉孔變得像她的名字牡丹花似地鮮紅。她對以璠說，『倘使你的父親和母親走到這門口，看見我和你們坐在一起，將要怎樣呢？我們不能和他們談革命。』

恩瀾大步地走到門邊，把鎖鎖上。

『坐下來，』他命令她。

所以她就在他們的對面坐下，她的臉孔仍舊帶着緋紅色，然後她開始有點兒徬徨不安，有

點兒莊重地把盛滿鮮肉湯團的碗端給他們。

『這樣，恩瀾愉快地看着他們說，『多有趣！我餓得真像一隻餓狗了！』』

以璠又羞怯了幾分鐘，可是他竭力擺脫因牡丹而起的這個奇異的感覺，因為他從來沒有看到她和他坐在一桌過。然後他把這個感覺忘却了。他忘却了他是一個孤單的小孩子，因為他們都在一起吃，而且他也很餓了。牡丹很靈活地用她的筷子指一指這個，或是指一指那個，讓他們吃了一會。然後她倚向恩瀾。

『把革命的事情，』她很莊嚴地對他說，『多告訴我一點。我要信仰它。』

這樣恩瀾便開始說話了，一面聽着恩瀾說話，一面望着牡丹聽講時的面色的以璠，這樣想：『我也比以前更信仰革命了。』

革命似乎已經到了這個房間裏了。

當恩瀾去了之後，牡丹再坐下一回。

『你就沒有把革命是怎樣一回事明白地告訴我，』她說。

『你不相信我，』他答辯。

她笑了。『或者我不相信。一個我從他小的時候就看他大起來的小孩兒，要我相信這樣重

大的事情，那是很難的。可是那個恩淵——他叫你相信。」她沉思了一刻兒工夫，她的臉孔跟着她的思想起變化。他看不出她的臉孔起變化的意思，他只是模糊地感到妒忌。

「無論如何，牡丹，我高與你相信，」他說。「現在我們可以在一塊談話了。不大要等待了。」

她立起身來。「同時我得照常那樣地繼續下去，」她說。「老太太要醒了。」

她收拾碗盞。

「他多麼會吃！」她說。「我愛看一個年紀輕的人吃東西有胃口。」

「回來，」他請求她。「我還有幾句話要說。」

因為當他們談着的時候，一切都是現實而不可避免的，而且未來的事也都不能阻止的。可

是她儘是搖着她的頭。

「不——今晚上不說了，」她堅決地說。

蔣介石的那個勝利的英姿的前進，是無法可以阻擋的。他離開了漢口而統率他的大軍沿長江直下。九江，安慶，蕪湖——長江沿岸的大都市都像果子似地落到他的手中。上海因期望和恐怖而變得熱狂起來。街上的民衆顯出驕傲和熱鬧。黃包車夫偷懶而不去租借他們的車子，小販子不關心他們是否賣去了什麼東西沒有。他們在馬路的兩邊擲骰子，整天地玩着。

「蔣介石就要來了，爲什麼我們還要工作？」他們說。

這像過年過節似的歡樂。就是在以璠的家裏僕人們也變得無禮和疏忽起來。他們一出去就是幾個鐘頭，當吳太太斥責他們的時候，他們就說：「我們已經加入了工會，我們愛做什麼就做什麼。」

她對以璠的父親訴苦，以璠的父親却回答說：「現在到處全一個樣兒。但是不會就這樣一直下去的——我們不要去罵他們。」

「爸爸，你怎麼辦？」以璠問。他覺得有一點兒慚愧起來，在事實上，因爲中飯沒有預備的時候，他的內心也感到驚異，甚至是憤怒，雖然他知道僕人們也有權利參加革命，而且，這是實在的，在幾個月以前，他曾經聽過現在他的僕人們說起的這個工會的計劃。

「這樣的事情是受不了的，」他的父親立刻回答他。「如果一個國家裏邊的無知識的人民都可以暢所欲言爲地各行其事，那它怎麼會強盛起來呢？」

他想跟他的父親爭辯。但是他覺得牡丹用手推他的肩膀，警告着他。

這好像一陣暴風雨的來臨。民衆間的紛擾，像是疾風掃過地面和海洋，然後便是極度的停滯和沉寂。以璠又感到和每個人隔離起來。全市的學校，應市長的要求，突然地宣佈放假，以便遣散學生，而使他們不能開會。絲廠的罷工還是繼續進行。恩瀾會對以璠說過，在他沒有接到命令

以前，不要再到那兒去，因為他們全體被監視了。他除了在這個甯靜的屋子和花園裏邊等待以外，他簡直沒有事情可做。但是他覺得等待的結束時期快到了。現在他很快活，因為牡丹已經知道這一切的事情。近邊沒有人的時候，他們有時候就在到處談論起來。一個城市攻陷，消息傳到街上來，或是發表在報紙上的時候，他便勝利地望一望她。

但是他不能十分確定牡丹的感想如何。一天他當面問她。她走到一切的花木都在含苞吐蕊的花園裏來。他正在望着山楂花。

『牡丹，你真是一個革命者嗎？』他靜靜地問她，他的手指撫弄着一株結蕊的花枝。

『我不知道，』她回答。『我要等着瞧它到底怎麼樣。』她把她的手伸出去觸動一朵紅花。

『不對，到底你相信什麼？』他追問她。『你一定要相信這是對的，還是錯的。』

『我不是和你一樣像一個和尚似的，』她說。『你相信蔣介石好像他是一尊菩薩似的。我知道他是一個人。』

『不，我不是這樣，』他否認。『我不相信任何菩薩。但是我相信革命。』

『革命不過叫民衆去幹一幹罷了，』她回答。『如果他們幹得好，那麼我就是其中的一份子。』

他知道她的錯誤。藉民衆所做的事情來測量一個人的信仰，這是錯誤的。但是他不會忘記

她以前說過的話。那天晚上在他去睡覺以前，他把他的房門鎖上，從他的寫字台的一個秘密的地方，他抽出一本雜誌上剪下來的一張照片。這是一張年青的蔣介石的照片。他坐在那裏望着它。它有點兒像恩瀾的樣子。這是一副既勇敢而又和善的，既嚴厲而又富於夢想的面孔。

「我不崇拜他，」他想，「但是我信仰他。」

成千成萬的青年男女智識份子，成千成萬的無智無識的窮人，他們全信仰他。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們有過信仰和希望。自從最後腐敗的滿清政府在北京滅亡以來，民衆可以說是什麼都沒有了。而尤其是青年們，自孫中山死了以後，可以說是什麼信仰都毀滅了。在他還沒有爲他們普遍地認識以前，他已成爲一個記憶中的人物了。所以，一切他們的希望全寄託在這個年青的革命軍領袖身上。

在他沒有到達上海以前，現在只有最後的一個大城沒有被他攻下。這就是那古老的南京。那裏明朝的皇帝曾經顯赫地，光榮地統治過，而且那些統治都給埋葬在那裏。每個人期待着南京的陷落。周圍的城門緊閉，國民革命軍却密密地把全城包圍。它終於要陷落了。因爲密集在城內的民衆也渴望革命軍的進城。

以璠在最後的幾天中過着一種狂歡的生活，充滿着一種苦痛和喜悅的興奮。他明白了他

所做的一切事情是爲了這最後的時機。他確切地知道將來所要發生的事情。蔣介石的勝利的消息一到的時候，他就要離開這個屋子，而決不回來。他就得到革命軍的司令部去和恩瀾以及其他的同志取得聯絡，報到服務。一個晚上，在他的房裏，他低聲地對牡丹說。她專心地傾聽。這幾天以來，她也變得兩樣了。他比以前更喜歡她。她並不去觸動他，挑逗他，或是在他的心裏引起他所害怕的那個熱烈的甜蜜的煩惱。她是沉靜而忙碌，所以他不會因見到她而感到煩擾。

『牡丹，你一定要同我去，』他終於告訴她了。

『把那個地址告訴我，』她說。『也許——』

於是他把地址寫出，她看了一眼。然後他把那一小塊紙片燒掉。

『我不答應，』她說。『我什麼都不答應。』

但是她看見他所寫的一切。他知道她決不會忘記。

他自己將在什麼日子離開的問題，他繼續地思考着。他決意要立刻離開，因爲當人民已經解放了時候，他是用不着在這裏的。他現在知道，他不要在這兒看見他們，有時他在晚上醒了，他就那樣醒着，戰顫着躺在床上，他想去預先通知他的父親。但是不論什麼時候他預備去預先通知父親，他又縮回去了，因爲他知道他的父親一定會追究一切的事情，那麼恩瀾和其他的同志就要損失了。於是他只好保持沉默，雖然這是最難做到的事情。

此後有一個晚上，在這個緊張的期待中的三天以後，這個消息傳到了上海、南京、攻陷了他。很早就上床去了，因而他用不着聽他的父親的說話了，但是要睡着是不可能的。這是他在這個屋裏的最後的一夜。明天也許要到他所不知道的地方。在床上輾轉的他，終於打定了他的主意——或是一半打定了主意——在他臨走以前——不，他須得把這件事情交託給牡丹——這就是說，他必須告訴她，如果她走的話，她得預先通知他的父母，讓他們好逃走。在中午以前是沒有什麼事情發生的。十二點鐘是開始宣佈革命的時候。在黎明到中午之間的這一段時間，當他走的時候，他們也可以走。他和他自己掙扎了一回。去預先通知他們是出賣革命嗎？但是，如果牡丹去預先通知他們而不是他自己去的話，這該是怎麼樣呢？直到午夜以後，他才矇矓地睡去。在幾個鐘頭內……

天光沒有亮以前，他就給他的父親叫醒了；他的父親推着他的肩膀。他睜開他的眼睛，他看見他的父親的臉孔，在影子中黑白模糊地在他上面出現。

『起來！』他的父親說。他的聲音是這樣地冷酷，以璠馬上被喚醒了。

『把你的衣服穿起來，』他的父親命令他。

以璠起身了。『什麼事？』他問。『到底什麼事？』

「蠢材，笨東西，」他的父親叫着說。「壞蛋，撒謊的東西！」以璠沒有回答。從他的兒童時期起，他就怕他的父親，同時也愛他的父親。以珂不過怕他。但是以璠知道他的父親是和善的人，所以從前他老是竭力設法去服從他，那怕有時候他的祖父或是一個僕人說：「不要緊，您的爸爸不在家。」

「什麼事，爸爸？」他重複問。但是他已經知道了。

他的父親從他的懷中掏出一張紙來。這是一個很長很長，折了又折的單子。他把它遞給以璠。在這張單子上有許多名字。以璠一個一個地把它們讀下去。這些名字都密密地寫在各學校的名字的下面。他看見他的學校的名字，在它下面，有恩瀾的名字，他自己的名字以及所有糾察隊的名字。不，有一個名字沒有在內——那就是彭榴的名字。他突然地記起了他有很久沒有看見彭榴。他寫過信來，說他病了，而且說他不能出席參加他們的集會。於是有人說因為他沒有錢交費，他已經離開學校而回到家裏去了。沒有人關心這件事，因為沒有人喜歡他。可是他的名字——現在不在這張單子上面！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他的父親問他。

「知道的，」以璠說。他自問他沒有做什麼可恥的事情。他不必害怕。他把那張單子交回給他的父親。

「您從那兒得來的？」他問。
他的父親嚴厲地注視着他。

「不要去管它，」他回答。「快點兒穿起衣服來。軍隊隨時可以到這兒來逮捕你。蔣介石已經來了。」

以璠覺得他的身體變得軟了。

「蔣介石——」他啞啞地說。

「他是在上海了，」他的父親重覆着說。「他昨天就已經到這兒了。」

「可是南京——」以璠喃喃地說。

「他把南京交給他的部下，」他的父親說。「他自己便一直到上海來。我說，你快穿起衣服來罷！」

「我不能——您怎麼知道，爸爸？」以璠問。他的心在他的胸部只是砰砰地跳。他的父親怎麼會知道蔣介石他不能知道他——

「我昨天看見他，」他的父親說。

「一個恐怖像一支電光似地直射入他的胸坎。他的父親和蔣介石——」

「他接見我們——接見我們銀行界的人，」他的父親繼續以簡短明瞭的語句說。「我們

對他說，如果他需要錢，這就是說，如果需要維持他的政府的話，那麼，不要破壞上海——破壞我們的商業——你預備穿起衣服來呢，還是預備等死？」

「他不會同意的！」以璠結舌地說。他怎麼能通風給恩瀾——給他的朋友——給每一個同志——

「當然，他同意。」他的父親回答。「他這個人又不是傻瓜。我也被他感動了——他是一個聰明，強大而有理性的人。一切的事情都安排好了。他預備把全城的共產黨員通通肅清。」

以璠的心裏漸次褪除下去的血液，現在又衝了上來。他突然地感到強烈而狂暴的忿怒。

「他出賣了我們，」他高聲地說，然後他從他的父親面前把他的身子撇過去，接着開始放聲大笑起來。「他把我們通通出賣了——我們都是信仰他的人！」他抓住他的衣服。「我一定要出去找一找他們大家——找一找恩瀾——否則他們會遭到槍斃的！」

他的父親跳起來，把他的手臂抓住。

「你任何地方都不能去，只有立刻到碼頭上去——到一條上日本去的船上去，」他宣佈說。「汽車在等着——快預備——」

「我不去，」以璠哽咽着說。他已不得停止哭——這太稚氣了。

「你非去不可！」他的父親兇暴地低聲說。「你得馬上走。不單是爲你——而是爲的全家。」

我已對他們保證，如果他們把你的名字從名單上鈎去的話，你就決定今天出國。」

他凝視他的父親，他覺得他的咽喉好像給人家扼住了似的。

「你要使我做一個叛徒！」他叫起來。他掙扎着，但是他的父親抓住他。他覺到他的父親的手指在他的肩膀上像鋼鉗子一樣。

「你已經是一個叛徒，」他的父親答辯。「政府把所有的共產黨人一律處死刑。革命是正在實行清黨。他們有成千的名字——」

這個房間在以璠的眼前慢慢地旋轉着。他看見他的父親的黑眼睛在房子的中間注視着他。完全沒有意義——一切的事情都沒有意義。

「牡丹！」他聽到他的父親大聲叫，「快點到這兒來，牡丹！」

他的身體是鬆弛下來了，他完全沒有辦法支持它。他倒在他的父親的懷裏。

「牡丹到哪裏去了？」他的父親的聲音以喧鬧的語調在他的周圍吼叫。像一個回聲似地，他聽見一個僕人的尖銳的聲音說，「她走了！我們找不到她了——牡丹走了！」

第
一
部

船在許多綠色的小島間慢慢地移動，它正在穿過耀明而蔚藍色的海水和陽光之下而前進。除却船頭的濤聲澎湃外，空氣是溫和而平靜，從島嶼之間的景色上，他能夠看到捷如飛鳥的日本小漁船，它們的白帆映着藍色的天空。他躺在椅上，毫無思想地注視着它。這是唯一的辦法來忍受他這毫無外援的苦痛——就是既不想它，也不回憶它。

有時他覺得，在這空虛中襲來舊念，那就是至少他得告訴恩瀾的舊念——於是他又投入空虛，滌除這個舊念。他已無法使他能夠告訴恩瀾。恩瀾也許已經死了。他甚至不能寫信給牡丹。牡丹已經離開了。他模糊地亂想着她什麼時候走開，並且走到哪裏去的。他很清晰地回憶到他父親的懷疑的叫喊：「牡丹走了，」於是他又投入空虛，滌除了這個想念。

什麼都完了——他們所有的希望。當他想到這糾察隊的組織，他感到一種辛酸的苦恨。他們是無疑地仍舊回到工廠內，像從前一樣毫無希望地工作着。他們將要想到他終於是一個說

懦者——或者甚至於他已經背叛了他們。但是也許他們僅僅在想他是死了。他希望那是他們所想的——就是他死了。不，他決不願意再見他們了。

但是他躺在這空曠的海天裏，注視着流逝得像夢幻一樣的島嶼，他最後不再恨他的父親了。他已經看出他再滯留在上海，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即使他不被殺害，尤其是倘若他不被殺害。恢復到他的舊生活，放棄他的計劃，回到學校與家庭的環境裏，不希望任何未來的事件，回到他祖母和鴉片煙氣味的旁邊——不，那是不能這樣辦了。並且牡丹走了。在那間屋裏，他們將不再追尋牡丹。不，他的父親將簡單地說，『讓她走罷——她不過是一個奴婢，沒有什麼了不得。另外去找一個來代替她就得了。』

那些事都不堪回首了。他閉着雙眼，然而他的眼蓋是在刺痛着。他的心覺得在胸頭破碎了。許多事情使人心碎。故事裏充滿着因戀愛而心碎的，但是真正使人心碎的是毀滅一個人的希望——不論這幻想是什麼。

他置身於空漠之間，拋忘他自己的一切。柔軟的海風吹拂着他。他聽到一個水手在某處唱歌，他的聲音在靜悄之中是和諧的。現在無論什麼事情都沒有意義。他閉着眼睛，讓晝夜在他的身旁逝去。

他願意永遠留在船上，但是那當然是不可能的。幾分鐘後，船就要在長崎停泊了。他的船票不能超過那裏。他有他父親寫的訓詞，現在他又重讀一遍。因為他沒有注意他可以照辦的。在船塢裏，他讀着他父親寫的嚴重的信，叫他去會晤一個日本商人村木，並且叫他留住在他的家裏。『村木先生是一個老朋友，』他的父親寫着，『他將留他在他家裏，我已經托他在他的事業方面爲你謀一個位置。當然，你無須靠你的收入。當你已用完我所給你的錢，你可以再寫信來要錢。但是我希望你去工作，在我認爲情形已經安全之後，你便可以回來。』

『我決不回去，』以璠在他的艙裏，對他自己說着。假使他不能回到像他所理想的國家，那麼他寧可永遠亡命在外。他沒有祖國。他收拾好他的行李，拿着走到甲板上。這時已經正午了，船是緩慢地在海港中拋錨了。

這地方，他看起來很新奇。壁立的山坡幾乎逼近到海邊，但是在山脚和海岸之間，有一個小小的城市，狹長的伸展着。屋宇都是低而尖的。屋宇的平頂上的瓦在陽光下閃耀着，但是山頂上佈着濃雲，黑沉沉而欲雨。船的四周，開始羣集了許多駁煤的船，矮而又胖的日本苦力，男的，女的，都立在那裏，預備把一簍簍的煤，從每人肩上傳過去。他能聽到他們喋喋的聲音，可是他聽不懂。他們在說些什麼，這也不足爲奇。他再沒有事情認爲奇異了——一切事情，他都經驗過了，而每一件事情都已成爲過去了。

他提了他的行李，隨着別人，沿着扶梯，走下船舷，進了一隻小輪船。他在船上沒有和任何人說什麼話，並且對任何人都認識。他們大部份都是美國人，到海岸上去觀光的。他們的英語，他全能聽懂，因為他聽慣了梅特蘭小姐和雷諾先生的英語。當他想到雷諾先生，他連想到彭榴和他怎樣地想把雷諾先生列入死刑簿。那個死刑簿最後弄得完全不同了。他覺得很苦悶，『這都是彭榴把我們出賣的。』於是他再作無意識而堅決地投入空虛。彭榴有什麼用！梅特蘭小姐和雷諾先生是無疑地仍舊教他們功課，不過那幾個座位是空了——恩瀾死了沒有？他還不知道。

小輪船盪過那平朗的水面。突然的穿過陽光，斜斜地飄來幾點細雨，光耀而涼爽。

『長崎的正式天氣就是這樣的。』一個美國人的口音說。

『稱他們為全世界最燦爛的花園罷。』另一個人回答着。

在他們頭上，烏雲向太陽伸展着黑臂。一會兒雲沒有了，雨也停了。小輪船現在已經靠岸了。在人羣之中，以璠下了船，土地在他的腳旁震顫了一下。他立着迴顧他的四周。於是他看見一個着西裝的日本青年，向着他走來，他聽到他高聲說中國話的聲音，『那是吳以璠麼？』

『是的，對不起您。』以璠回答着，『我正是的。』

『我是村木先生的兒子，』這青年回答說，『名叫文治。我的父親請你到我們家裏去。』

他微笑着現出他雪白的牙齒和和悅的目光。他脫去他的帽子，他那硬硬的黑髮堆集在他

的方臉上，如同一個圓的刷子一般。

『我說，』他突然然說，『我們說英語好麼？我比較方便，雖然我也說得很壞。』

『好的。』以璠回答說，『請隨便。』

他同村木文治進了小汽車之後，他自己在想着，他不再願意說他自己的本國語了。他想斬斷他的全部舊生活而在此時重新開始。他不再夢想着理想的世界，也不希望什麼，信任什麼了。他將一刻一刻地生活下去，不想其他的事。以如此的心境，他安坐在村木文治的身旁，讓車子載着他走。

他們停在一個茅頂磚牆的門前。文治拉開車門跳下。他的動作極端地精銳，好像他的肌肉是被訓練而數着「二三四」的一般。

『我們住在此地，』他說，他那雪白的牙齒又在微笑中閃耀着。於是他就提了以璠的行李。

『不，不要——我自己來拿，』以璠說。

『不，——不，我——』文治抗拒着。

最後，他們二人合拿，走了幾步，直到門前，一個駝背而穿短棉襖的老人從他們手中接去。

『他是我們的園丁，』文治說。『讓他拿去。』

他引導他穿過一個花園，風景佈置得好像一座湖山的縮影。在一座小小的紅漆橋上他們

跨過了小溪，循着園徑他們繞過一個圈子，在園徑的盡頭，他們可以看見房屋。那是一座屋頂低低的房子，它的白紙窗在花樹濃蔭中現出。園中各物齊全，似乎沒有人不爲它所神移的。樹底下的青苔皮上，沒有一片落葉，在人造的瀑布中淙淙的水流裏，沒有一粒石子不是佈置得好好的。

「我父親佈置的花園是極有名的，」文治說。他指着前面。「那就是我的父親。」

以璠遠遠地望見一個瘦長的老翁，穿着一件銀灰色絲織的和服立在一株開花很早的櫻桃樹下。他彎下一枝細條，注意着嫩芽。當他們走近的時候，他轉過身來。

「哈！」他和他的兒子說，「你在這裏麼！」他說着日本話。但是當文治說，「這是我們的客人，」他用生硬的中國古代話說，大約他是從書本上學來的，「在這個小屋中，我老友의 公子是比任何人都歡迎的。」

以璠立刻很喜歡這個老人。在那另外的生活之中，空虛沒有來襲之前，恩瀾曾經說過，「當我們在這世界握權的時候，我們必定和日本開戰，奪回他所搶去我們的一切。」自從二十一條件以來，這是每人的責任，恨日本人，討論將來終有一日到臨的戰事。但是他不能恨這位老人。他那蒼黃色的皮膚映襯着他銀白色的頭髮，但是他的眼睛是黑而健。他是這樣的小，以璠看他好像是一個孩子，誰不喜歡他呢？

「你招待我太客氣了，我實在不該當。」他回答說。

『啊——你的父親是我的朋友，我們所有的和你自己的一樣。』村木先生說。他仍舊是緊靠着那枝條。『你看，』他說，『櫻桃快要開花了，你來正得其時。六天之內，全日本的櫻花都要盛開了。』

『我的父親每個春天到這裏來看櫻花，』文治和以璠說。『他又在秋天去看菊花。』他們站一會兒，很受拘束的。村木先生對他的兒子微笑着。

『啊，』他抽口氣，以柔和的聲音說，『你最好請他進去，讓他休息休息，文治。』他點着頭，轉向着那株樹，叫他們散去。

『我的父親是退休了，』文治說。他再引着他走。『我兩個哥哥現在主持着他的事業。』
『你呢？』以璠問。

『呵，我不過是那裏的一個職員，』文治笑着，『我監視裝箱，發提單，那是進出口的事務。』他們到了一扇大門前，兩個穿明色綉花縮袍的漂亮女傭人，突然飛出。文治停住，伸出他的一脚。一個女傭人跪着開始脫去他的皮鞋。以璠曾經聽到過這種事情，當另外一個女傭人跪在他的腳邊，他也不以那裏有女人服侍爲奇怪。他覺得他的鞋子已經脫去而着上了草做的軟拖鞋。於是他隨着文治走上台階，進入屋子，他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房子，那裏有許多房間，彼此之間，有白紙的格子分隔着，那是紙門。這好像是走進了一間大而清潔的蜂窩。有他們所走的清

潔蓆子的氣味，和沒有漆的木頭的香氣。所有洞開着的房間，都充滿着春天到來時花園中芳美的香氣。

『我的父親喜歡住這完全老式的日本房子，』文治說。『所以——你看——只有在你的房內我們放了一張椅子。在我的房內，也是如此。而我已經結婚的哥哥，竹雄在橫濱他的屋內，每個房間都有椅子。他是極爲摩登的！』

文治大聲地笑，而以璠也微笑着。在他自己的心內，他仍舊是覺得清靜。時時刻刻地想着他現在這樣的生活。他覺得這時候是快樂的，但是沒有一件任何新奇的事能夠興奮他。

『這是你的房間，』文治說。『那是我隔壁的一間——你看，望得見花園的呢。』

他把紙門拉到一邊，以璠看到一間小而方的房間。那裏沒有牀，除了一張竹椅和桌子之外，一無所有，壁龕內掛着畫卷，畫上面寫着詩，在它下面的一個綠色花瓶內插着初出嫩芽的山楂樹枝。此外別無裝飾，直到文治拉開另外一個紙門，才看到花園的一角。牆壁近在幾尺之外，前面長着一株低矮的楓樹，朱紅色蓆藟，它的下面有一個小池，僅是兩呎見方，旁邊還有一塊岩石。

『除園丁而外，旁人不會到這裏來，』文治說。『這完全是你自己的。當你預備睡覺的時候，你的手一拍，就有一個女傭人來把你的棉被攤在蓆上。我們的午餐可以在半小時內預備好，一個女傭人將送水來請你洗滌，我也快將回來的，』他以很快的洋派的風度伸出他的手，以璠也

伸出手來，他們便握手作別。

當文治去了之後，他坐下看着四周。房屋極清靜。一切都沒有聲音。他只能聽到拉動紙門的軟弱聲音，和遠處水流的潺潺聲。房屋和花園一樣頗有條例。任何地方都沒有灰塵。這片花園好像是房屋的一部份。短而剪過的綠草和地毯一樣地長着，綿延到房間的光滑地板爲止。他覺得爲安逸所包藏，生活在此地很有規律。這裏有的是活潑，明淨和絕對清潔，雖然有一種刻板性，經久而不變的感覺。這種生活已經是確定地住了幾代了。

他是高興着他已經來了。現在他自己沒有計劃。也許他永遠不會再有。當夜裏希望稱計劃消失的時候，計劃便好像是烟霧，那何必計劃呢？他覺得很疲倦地坐在地板的邊上，把腳放在草上，注視着水，他的心境是空虛了，他的胸襟是岑寂了。

最後，他聽到有人在紙門外面咳嗽，他說着，『請進來！』於是文治穿着一件黑色軟絲的和服進來。他看起來完全是另外一個人，文雅得多了，而且更像是村木先生的兒子。在他的手臂上，他拿了一件深紫色的絲長袍。

『我想你一定歡喜穿這件衣服，』他說。

他拿起這件袍子，以璠看到那是另外一件和服。但是他不願意穿。

『假使你不嫌失禮的話，』他說，『我將穿我自己的另外一件衣服。』

「好的，」文治回答，「我想，只是脫去你那硬的西裝就得了，那是適宜於工作而不大舒服的。」他笑着。於是他轉過頭來看着花園裏，這時以璠穿他帶來的藍絲袍子。這是他穿一件他在
家裏所穿的袍子的最末一次。

「現在，」他說，「我穿好了。」

文治轉過頭來。他們立着，兩個青年，他們黑的眼睛和頭髮，看起來很像，但是却不同。以璠比文治高半個頭，他的身軀較爲消瘦，他的面部較爲橢圓的，他的手和腳較爲優雅。但是文治的身體是較爲有力而強壯。

「實際上，」文治說，「我們的衣服並不怎樣奇突。我所穿的就是你們的同胞的古服。你穿他們的新式衣服啊，我沒有看到過那是舒適的麼？是的，我看起來是。那很配你的身體，袖子也不大闊。那是我所不歡喜的——我們的闊袖子。但是我們的女服在女子身上當然是很美麗的。等會兒，你看我的妹妹。她是一個摩登女子——在心裏摩登，但是在家裏，我的父親是不允許的。我也想，她穿西裝是不大美麗。來——你餓了。我早餓了！」

文治對於任何事情的結束總是一笑。現在他帶路到一間大而四方的房間，那裏正對着大花園。在門口他站住腳，向他的父母——早在那裏了的——鞠躬。

「媽媽，這是以璠，」他介紹說。

以璠向村木太太鞠躬。他想，『我從沒有看到過這樣美麗的人。』她看起來並不完全是像她自己親生的母親。她是很纖細的，她的面孔呈黯淡色，她的眼睛充滿着特殊的堅忍。但是雖然她已五十多歲，她的頭髮已呈灰白色，她的臉頰爲光滑，她穿着一件淺紫色樸素純絲的外衣。當她彎着她短小的身體的時候，似乎纏着深紫色緞子闊腰帶上端的短衫。後來，她挺直她自己，好像是微風過後的一朵花。

『啊，』她氣喘着，『我對於你來甚爲高興！你坐麼？原諒我的英語不好，因爲我很慚愧，從來沒會學過中文。』

『我希望我能很快的學日文。』以璠說，『那我就可以說你們的話，太太。』

『啊！』她柔和地回答並微笑。這裏她表示着同意。

他們坐在銀光色的蓆上，圍着一張低的桌子，朝着花園。在這房內也沒有裝飾，除却格子紙門，壁龕內的卷軸和一長形低盆子的水仙花在它下面。空氣是清涼而新鮮，整個大霧圍鬆而十分愉快。一個年青女子拿了一盤飯碗進來，沒有人和她說話。她把飯碗依次排好，便走開。剛巧當她走開之後，文治忽然忍不住地大笑，而他的父母亦含笑着。

『那是我的妹妹，』他說，『她是怕羞，所以她今天不和我們一起吃。但是她等會兒會吃的。』
『我可以和你的妹妹說話嗎？』以璠含笑地問着，『這是你們的習慣麼？』爲的講禮貌，他

沒有看那年青的女子。

村木太太以她那溫柔的口氣說的幾句話，以璠聽不懂。文治翻譯說：『我的母親說，「等一會兒吧。她仍舊要來的。」她的名字叫玉子。』

但是她沒有再來。當女傭人拿進第二道魚的時候，文治又笑了。

『玉子知道我們會告訴你她是誰，所以她不再進來了。』

於是他們全都笑了，而以璠突然覺得寧靜。他停止思索。也沒有什麼回憶了。屋內的空氣是清潔而純淨，光線到處射進來，沒有油漆的光滑的木頭在每間房內放出可愛的芳息。所有的房間都開着，清潔得很，個個人開懷地笑着，好像他們是毫無煩惱的。

『你能吃我們簡陋的食物嗎？』村木太太問他。

『我什麼都喜歡，』以璠說。然後他臉紅了，也許因為他說得太興奮的緣故。

『呀，』村木先生說，『這是青年人應當抱的態度。』

村木先生和他的太太再溫存地微笑了，於是他感到人家滿意他。這是一個愉快。

雖然只有一個短短的談話，但是每個人都感到舒適。好像每個人確切地知道他所應當做的，以及他所做了的事情。等到米飯（飯是從一隻漆盒子裏添出的）上桌，這個吃飯的局面就完了。然後喝茶，在茶用完以後，村木太太貼緊她的身子鞠躬，就像一隻蛺蝶歛起它的雙翼，她走

了。文治好像在等候這件事情似的，他望住他的父親，村木對以璠說，『你的父親寄信給我，他說他希望你學習我們的商業。如果你喜歡的話，我已經為你計劃好這件事了：你把一半時候用在學習商業上面。早晨我會給你排一個靠到文治的坐位。文治會幫助你。下半年可以讀書或是玩兒。』

『我很感謝你，』以璠回答說。是的，他很高興他的生活時時有人給他打理，給他計劃。這就是現在他希望生活的方法。

村木先生立起身來。『那麼就這樣安排好了，』他說。『如果你不快活的話，你可以告訴我。』這說話的語氣半是詢問式的，半是命令式的，但是從全體上講是很仁慈的。

以璠說，『但是我相信我將來會很快活的，先生。』

『我喜歡我們家裏的人大家都快活。』村木喃喃地說。他朝花園那邊走去，踟躕地，然後再喃喃地說，『那些鷺尾花——它們得要修剪了。它們長得太多了。』他打青苔上走過去，朝基角拐彎走了。

『現在，』文治說，他的雙眼惡作劇地發光，『玉子就要進來了。以璠，你用怎樣的態度對她做一個摩登少年呢，還是裝作一個舊式的青年？』

以璠，一半覺得心慌，一半覺得害羞。

「她喜歡什麼？」他問，但是，不知怎麼，關於這個年青的姑娘，他感不到興奮。當她進來的時候，甚至她連頭也沒有抬起來。

「不，我不告訴你，」文治回答說。「讓你自己去判斷。我們談話就好了。」

他們沉默了一刻，然後文治大笑起來。

「我們談些什麼呢？」他問。

「我想不出，」以璠回答說也禁不住對文治笑起來。

「哦，我們倆多傻！」文治擦一擦他的眼睛說。「現在，讓我們正經一些。」

「她會喜歡那個嗎？」以璠問。他的心也因胡鬧而跳得厲害起來。自從在他沒有聽到革命這個名詞，他老是和牡丹彼此開玩笑以來，他不會感到過這樣十分的愚蠢。

「不要響，」文治回答說。「我聽到她。」他稍微提高了他的聲音，放沉了他的面孔。「外匯的問題，」他開始說，「在它的本身方面是極端嚴重的。你瞧這個情形，當我們定一大批貨物的時候，就說從美國定貨物罷，我們一定要保險，以防匯兌低落，使我們虧本。」

紙門給推開了，玉子出現了，腳躡地。以璠望了一望。他看見一個穿玫瑰色的和服的女子，她的脚穿着日本的木屐和雪白無垢的襪子。在她的腰上，圍着一根金色的闊腰帶。但是她的頭髮不是梳成油光滑亮的，日本的古裝的髮式。它是從她的粉紅的，圓胖的臉孔上，光滑地朝後梳去，

一點沒有油膩膩的樣子。它溫柔地，伸直地伏貼在她的頭上，直到在她的頸上結成一個髮結。她鞠了一個彎曲似蝴蝶式的鞠躬，完全像她的母親那樣地鞠躬。可是村木太太的頭老是低垂的，而玉子在鞠了躬以後，却就站得挺直。

這時她用英語說，『文治，請介紹介紹，好不好？』

『這個是我的妹妹，玉子。』文治說，他的眼光躍動。『玉子，這就是以瑤。』

以瑤站起來鞠了一個躬。但是玉子走上前去，把她的手伸出來。

『我們握一握手，怎麼樣？』她用一種溫存的逼切的衝動的聲音說。『文治告訴我說，你是一個摩登的人物——是不是？雖然我的爸爸不中意，可是我很中意它。我在九州大學念書。』

他抓住她的那隻堅定的小手在他的手裏，握了幾握，然後很快地把它鬆開了。她現在似乎不害羞了。但是他害羞，當她嫺雅地坐在桌子旁邊，以手摸着茶壺的時候，他沒有望住她的臉孔。

『現在我們可以在一塊喝點兒熱茶了，』她表示適意地說。『文治，你們剛才談些什麼？我以前就沒有聽到你談過匯兌的事情！』

他們都笑了。

『你可以看出她是怎麼的了，』文治對以瑤說，『不過你得要知道她是一個兩重性格的姑娘。在我們的爸爸媽媽的面前，她是很規矩的，很怕羞的——』

『文治！』她喃喃地說，『你不要——』

『另一面玉子是，』文治不肯放鬆地說，『是一個摩登的姑娘，膽大臉厚，在大學裏愛跟年青的人說話——』

『我不是——我沒有！』她叫了起來。『別相信他！』

『我只相信你自己告訴我的說話，』以璠說，『人家說你的話，我不信！』

他的心爲這個歉愉的情景，爲這個美麗的姑娘所動了；他的面孔馬上紅起來，他的態度天真起來，他當時把此外的一切的事情都忘記了。他從來沒有同一個年青的姑娘坐在這樣的一個房間裏面——除了牡丹以外，而牡丹是一個婢女。

『以很榮幸，』他禁不住地說出。『我覺得我非常榮幸地來到你們的府上。我沒有辦法告訴你我怎樣的快活，我想這真好極了。就在今天早上，我還這樣想呢。現在在這所屋子裏頭就使得我更覺得幸福了。』

他們抱着深切了解的神情傾聽他說。玉子嘆了一口氣。

『我知道——有時候我也——我也深深地感到憂鬱。但是不久就沒有了。』

『我以爲這裏沒有人會感到憂鬱的，』以璠說。他望住那一對有一個共同的感觸而彼此對看的兄妹文治回答他，他的臉孔現出一種爲以璠所未會看到過的更有思索的表情。

「在這所屋子裏頭，」他說，「這是實在的，我們是很幸福，王子，你想我們是不是幸福？」
王子點了點頭。「是的，」她同意了。然後她再說，「但是我以為不論哪個家裏的女人總沒有男人幸福。」

「你却比大多數的女人幸福得多，」文治回答說。「很有運氣，你是一個獨生女。王子，你是一個嬌養慣了的孩子。」

「因為這樣，所以我才覺得憂鬱，」王子嘆着氣說。

有一刻兒工夫大家都不說話。一種陰影，真地，好像空中的一層薄霧在他們的周圍凝聚起來似地，他們知道這種東西，但是不能把它告訴以璠。然後文治猝然地說，「王子，我想我們應當走啦。秋雄在寫字間裏等着我們。我離開了那裏一個早晨。秋雄是我的第二個哥哥，」他轉身對着以璠說。

「哦，是的，」王子同意了。她十分服從地立起身來。

「談話的時候多着呢，因為以璠就要住到這兒來了，」文治繼續說。

「可是我——關於貴國，我有許多的問題得問你，」王子對以璠說。她非常地表示客氣起來，「我們日本人是感激貴國的。」

以璠沒有回答。他想，「我不要談起我的國家，」但是他並沒有把這句話說出來。現在，這個

陰影是很容易明白了。笑聲沒有了。他們都做出很客氣的樣子。

『你預備好了沒有？』文治說。

『是的——但是我的衣服呢？』以璠說。

『我也要換一換，』文治說。

『那麼，』玉子贊同了，『我等你們回家。』她微微地鞠了躬，然後與其說她是離開了，不如說她是隱沒不見了。注視着她的以璠想道：他從來沒看見過像她的鞠躬那麼美妙的東西，特別是她的頭向上伸動的時候，更具有那樣的美姿。

但是文治沒有注意她，他活潑地說，『現在去工作了！』

他似乎是另外一個人了——也許是因爲當他說去工作的時候，他沒有笑的緣故。

在『村木父子』的寫字間裏，沒有笑聲。在這個設着日本的大都市裏的六家大古董商店的低而長的水門汀大廈是特別設法靠近海的，所以船塢就在近邊。以璠跟住文治進門還跨過一個水門汀鋪成的空地。

『我們曾經想方法勸我的爸爸搬到橫濱去，』文治說，『他所能辦到的只是送我的最大的哥哥竹雄到那兒去。我的爸爸是在我們的家裏生長的，我的爺爺又在他的身邊，所以他不肯

離開這九州島，自從最大的輪船用油燃燒以後，它們就不像以前那樣停在這兒加煤了，所以這
個島便變成不大便利的了。雖然以前我們有許多美國人的生意，但是現在，這兒差不多沒有旅
行人的生意照顧了。但是——我的幾個兄弟和我有什麼辦法呢？我的爸爸不去。所以我們只好
在這裏做門市方面的生意。」

他們走進了一道門，在門裏，這個建築是很清潔而不美的。一切全是水門汀的。在水門汀的
地面上，沒有簾子，也沒有地氈；水門汀的牆，上面除了有幾張地圖以外，是光禿的。在一間寬大的
房裏，有二十個人一點沒有聲息地坐在寫字台前做事。他們穿的都是洋服。

『我們的會計員和簿記員，』文治說。『這兒是我的辦公處。再過一回兒他們就會把你的
桌子擺在這兒。但是我得先帶你到我的二哥秋雄那兒去。』

他在就近的門上敲了幾下，然後傾聽着。

『進來，』一個深沉的聲音叫着說。

文治把門打開了。

『秋雄，這一位是吳以璠，』他說。

一個穿和服的人坐在一張矮桌子的前面。以璠看見在大廈裏不穿洋服的只有他一個人，
除了作苦力打扮的傭人以外。他沒有笑出來地向上望了一望，點一點頭，於是，以璠看到了一付

異樣的憂鬱的，緊張的面孔。兩邊的太陽穴窪了下去，兩個額骨高了起來，嘴是奇妙而憂愁的。他一點也不像文治的樣子。

『請進來，』他用英語說。『很對不起，我不能說中國話。但是你很快就要學日本話了。』他的聲音有反響，就好像充滿了回聲似的。

『我希望學，先生，』以璠回答說。

『那當然，』秋雄喃喃地說。

他們心意不定地在那兒站了一回兒。

『我好帶他去看他的寫字台嗎？』文治問。

『是的，那好極了，』秋雄回答說。然後，好像他怕他自己沒有禮貌，他起身鞠了一個躬。『我希望一切都能使你滿意，』他漠然地說。

『我想我是已經滿意的了，』以璠回答。

但是秋雄似乎沒有聽到，他從新坐下了，他的一雙眼睛異常地沒有光彩。

『來，』文治說，於是他們走出去，把門帶上。當他們再在長廊上走過的時候，他嘆了一口氣，便用一種低微的聲音說，『我的二哥有一個苦悶——他跟我的爸爸的意見不合。等那一天你同我們更熟識的時候，我會告訴你。』

以璠不知道怎麼說好，所以他就沒有說什麼。當然，秋雄不像是那個快樂家庭裏面的一員。
『這兒是我們的辦公室，』文治說。

他們走進一個正方形的空洞的房間，擺着兩張寫字台和幾把挺直的椅子。但是在一張寫字台上，有一盆山楂。

『那是你的寫字台，』文治說。『我這樣把它擺在那裏，你可以望到海。』以璠向窗外望出去，那兒有海岸線，岩石，以及銳利地彎曲着的內海。在岩石上面，有幾棵松樹，風把它們吹成平伏而短小的形狀。『如果你的眼睛能夠從你的窗口一直望過去，』文治說，『你可以望到你自己的祖國。』

以璠轉過身去。他的祖國以前不是他的，以後也不會是他的。他已經和它脫離關係了。

『我做些什麼？』他銳利地問。有一堆書在他的寫字台上。

『這是所有的記錄，』文治回答說。『照我的父親的意思，我把它們拿到這兒來給你看。這兒是十年的生意。如果你把它們研究了幾天的話，你就會看出我們怎樣做生意以及我們怎樣把這個生意擴充的原理。我的二哥哥秋雄，』他繼續說，『在我們當中是一個最會做生意的人。在名義上，雖然是我，我的大哥哥竹雄接我的父親的手，但是秋雄最有手腕。竹雄完全是一個藝術家。他判斷我們的貨色，同時他也去買古董。有時候他不把它們賣出去——然後秋雄去看究竟爲了

什麼好罷，你預備好了嗎？」

『是的。』以璠說——預備不預備都是一樣。

他脫掉他的帽子和大衣，坐下來，把書打開一個傭人把一付紙袖口給他，並且教給他怎樣套。文治也把袖口套上了。他已經坐到他的寫字台前了，他的眼睛上有一個遮光罩，他的右手抓住一架算盤，他的左手却在指着一行數字。現在他的臉孔不笑了。當他喃喃地念着那些數字的時候，他的臉孔現出敏銳而緊張的神色。以璠在上海的鋪子裏頭看了一輩子的算盤，所以他有幾分知道怎樣用它。但是他從來沒有看過像文治這樣熟巧的人。那隻短而厚的手用一個驚人的速度撥動着算盤子。然後文治用一支鋼筆把幾千圓的總數寫下來。

以璠望到他面前的書，並且開始把記錄慢慢地讀起來。最初他想，『這是一件很笨的事。』然後他把他自己忘却於村木家中經過的各種精細做成的貨項中——這些精細的商品是繪畫和絲織品，精美的器具和磁器，繡織品和象牙，銀物細工和景泰藍，銅器，漆器和地氈。這種生意像一個大魚網，遠遠地撒開，然後把所有它能採取到的財富收集到這個大廈裏邊來；這個財富是可以分類的，可以賣掉的，還可以送走的。他變得好奇起來，他很快地接二連三地翻着書看，以期明白它所達到的方向。這個網撒到了印度，中國和南海，這些貨物再流到西方，尤其是美國。他細心地讀，他的眼睛挑選他所知道的中國的名稱——廣州的象牙，廣州的烏木和楠木，廣州的

銀器和玉器，福州的藍色的翠鳥的羽毛，福建的古畫和神像，江西的磁器和四川的古董，北京和故宮的對聯。

他吃驚：『他們怎麼能夠弄到這些東西？』他不可思議地想：『誰把這故宮的對聯賣掉的？』他們是國寶而不能夠出賣的。他想：『等我和文治更相熟的時候，我要問問他。』

不知怎麼，他覺得氣憤起來。可是他不能夠責備村木的家中之人。他們化錢買他們所買的東西，當然他們可以大大地藉此獲利的。他正要翻看這紅利的數字的時候，文治說：『以璠，現在是回家的時候了。你坐了三個鐘頭沒有起來。你覺得有興趣嗎？』

『我忘了時候了，』以璠說。

他抬頭望了一望。真的，日光的垂長的光線正在海面上照耀着。他們一同步行回家，他們走進了花園。在遠處，他看見一個穿藍色衣服的姑娘，站在小池塘上的一道小橋上。她正在凝視着池水。

『玉子比我們先回來了，』文治說。他叫了一聲，但是她沒有聽到。『呀，是的，』他舒服地說出，『她在夢想着什麼東西。』

他領路到屋子裏去，以璠跟住他。不可解釋地，他的心又變得更輕快起來，他走到他的房裏去，在蓆子上伸直他的身體，然後躺着注視他的小花園。園裏的每一粒石子都是安放得很週到。

的。流水流入小巧的池塘裏去，經過平伏的石假山的時候，發出潺潺的水聲。這個花園雖然很小，可是它不斷地，照一花一木的，一草一石的比例給人一個大自然的印象。他躺着，懶洋洋地想着這些事情。

這真奇怪：他怎麼會在幾個鐘頭內覺得把這個地方叫做他的家的。在這所屋子裏面，他得到了他所渴望適合於他的一個密切的平靜。這是一個美妙的世界——不是他的夢想，但是，如果一個人把自己偉大的夢想放棄了的話，這兒是夠完美了。而事實上他已把這個夢想放棄了。

他的這個房間變成他的一個避難所了。當他坐在他的寫字台前工作的時候，他就歡愉地想起它。一天完結了，他就跑到它裏面去，就在那兒，快樂而獨自地。他開始買了幾本書，這是幾本他以前沒有讀過的書，幾本英文的詩集和小說。在那家他買到這些書的小舊書店裏，他就沒有去找像他以前跟恩瀾老讀的那樣的書。但是，事實上，那家書鋪也沒有這樣的書賣。那個書鋪的老闆就不敢賣這樣的書，因為它們是禁止發賣的。

以代替從前他所讀的書，以瑤現在平生第一次地讀那些淋漓盡緻地敘述的熱情和戀愛的事。他躺在他房裏的蓆子上，讀了又停，凝看着他的花園，然後把他所讀的書細細地玩味。現在有許多世界，與他從前夢想和恩瀾在一道的世界完全不同。他想起珂。但是珂也想不到

像在這些書裏所找到的那樣的戀愛。這樣純潔而有力的戀愛。他是被這些書迷住了。

此後，在一個夏季的某天，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他覺得焦躁。他在日本就了四個月，他已習慣了每日生活的方式。在這一天，差不多是吃晚飯的時候了，他起身換了他的衣服，走到飯廳裏去。

有什麼人在那兒把花插在一個瓶裏——一個女人。她轉身了，他看出那是玉子。

「我來得太早了！」他結舌地，嚇得出起汗來。也許她會想正當她一個人在那兒的時候，他故意早去打擾她。在這些日子裏面，他就沒有試過單獨地走近她。他窘促地朝後退了。

「別走，不要緊。」她很快地說。「幹嗎我們害怕呢？」

她十分地從容，他驚惶地想起許多不應當有的念頭。他們倆談些什麼話呢？他想不出什麼話來。一個姑娘的心裏有什麼念頭？他想像不到。他平生就沒有真正地同一個女孩子在一起談過話，除了牡丹，而他現在却不願把牡丹算進去。

他把一枝含苞初放的花枝插到一個高大的綠瓶中去，而把它整理。

「這些花是多麼的美麗！」他喃喃地說。

她拿一把剪刀，把一兩段小極枝剪去。

「我們日本的女子，都得學這些事情，」她回答。然後她添說了，半努着嘴地，「但是沒有人

教給我另外那些我真想要知道的事情。」

他正要問她『什麼事情』的時候，紙門一移開，村木先生進來，並且望住他們。

『呀！』他微微地，警異地透着一口氣。

她很快地對他鞠了一半出於鬧小孩脾氣的，不大彎曲的鞠躬，接着對花點一點頭。

『爸爸，這樣好不好？』她問。

村木的臉孔變了。他忘却了他的驚異，他拿起剪刀，便開始鋒銳地把短碎的枝葉剪去，那時他們就站在傍邊望着。當他剪完了的時候，他已把那枝花葉招展的樹枝弄成花疏葉少的，作怪誕的形狀的一枝禿幹的樣兒，在它上面吊着幾朵花，就像幾朵奇妙的裝飾物似的。

『呀！』他嘆息了，他的眼光充滿了和平。『應當像這樣——不要太茂盛了，玉子。這是藝術的方式，這也是人生的方式。』

那夜，當以瑤再回到他自己的房間裏去的時候，他告訴了他自己，這算不了一件重大的事情——不過是一個剎那間的經過。但是他感到了一點他以前不會感到過的東西，使他的心不斷地跳得厲害——這點東西又是羞怯而又是甜蜜的。當他記起這件事情的時候，他也笑起他自己來。

『這是那些戀愛的故事，』他想。『我讀這樣的書，讀得太多了。』

然而他感到了滿足。這個記憶常常在他的眼前活躍，使他與時俱進地更感到滿足。

是的，這個滿足在他的那些日子裏瀰漫着，使他覺得一切都是快樂的。他並不把這件事情和玉子聯系起來，但是由於仍然知道她是這個屋子裏的生活的一部份，所以，不知怎麼，更使他加深他對於這個屋子的滿足。

他不大看見她，而且不再單獨地看見她，他也不會失却禮貌地以致想去看她。她整天的功夫都消磨在她的學校裏，所以常常他和文治以及村木先生幾個人在一塊吃晚飯。但是有時候村木太太進來，然後，玉子也跑了進來。

這樣，他們平安地過了一年。以瑤開始覺得他現在和這個清潔的小都市十分熟識起來，因為他在那裏度過了秋天，度過了夏天，而他現在正在很快融消的白雪下度他的美麗的冬天。不像上海有那樣擁擠的街道，這兒有的是清潔的，狹窄的道路，循着崎嶇的山丘的地形而進展蜿蜒着直達深谷中的小橋，再回來又通到邊嶼上的別墅。這些路直達到山頂上的廟宇，直達到人家的花園，或是綿互地伸展到海岸邊。到處沒有擁擠的人羣。人們清閑地走他們的道路，到處都是空曠的，什麼都是清潔的。

他得對他自已承認許多的事情。當然，這個國度是很清潔的，比他自己的祖國清潔得多。他

沒有看見過叫化子，也沒有看見過很窮的人。難道這裏很窮的人也是清潔的嗎？一件花簇簇的棉布的和服只值幾角錢。沒有人像是窮人，也沒有人像是財主。假如天氣溫暖的話，就是有錢的人也赤着腳，穿他們的木屐。在一個下雪的日子裏，他見到一件他不會見到過的事情。兩個酒館的小夥計在腳踏車上很快地趕着路，他們彼此撞了一撞，致使頂在他們頭上的籃子裏的菜碗通通打翻到地上去了。他預料他們會罵起來而且打起來的，像在別的地方發生的同樣的事情那樣。但是這兩個小夥計鞠了一個躬，而且輕輕地從他們的牙齒裏吐出一口氣來。

『這是我的錯兒，』一個小夥計說。

『不對，不對——我不承認這個話；這是我的錯兒，』另外一個小夥計說。

他們彎下了腰，每個人把對方的籃拾了起來，然後各人分頭走開了。以驚訝異地站着，因為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謙讓。

事實是：他已經爲這個島國上的一切似乎單純而有秩序的生活所打動了。結果，他愛這裏一切的事物，到夜晚，他在地板上的一張厚而清潔的蓆上睡覺，蓋着一張清潔的絲棉的被服；早晨，他一醒就聞到海洋的朝氣，還聽到推開紙門的喀噠聲。在他梳洗完結以後，他獨自地在他的房裏吃早點。然後他上寫字間去。

下午，一個禮拜裏頭有兩三次，因爲春天又已經來了，他跟文治到一個洗澡堂去。他們在一

個寬大的四方的水池裏洗澡，最初一個男子用肥皂給他們洗擦，然後用桶把水澆在他們的身上。在水池裏，也有女人。以璠最初看不慣這個風俗。他對文治說，『旁的國家都不是這樣的。』

文治睜大了他的眼睛。

『爲什麼？』他問。『一個紳士不看一個女人洗澡的。如果我在這兒看一個女人，她會認爲這是一件侮辱的。』

以璠沒有說什麼。這些人真是奇怪。他想，他們一定是很強，很好，超出平常的人，他們能夠約束他們的熱烈而衝動的情感，這種情感現在比以前更使他生出煩惱，現在，他的內部的原有的專一的心境也消滅了。

哦，是的，還有秋雄。每天秋雄來去得都很快，好像他不是他的父親的家裏的人。吃晚飯的時候他老是在那兒拘執的，沉默的，只答覆人家對他所發的問題，可是決不先開口。但是，文治把秋雄的事告訴以璠，到現在已經有了好幾個月了。

然後他用一個冷靜的聲音說，『秋雄和一個妓女發生了戀愛，因爲他要娶她，所以我的爸爸氣他。秋雄是很執拗的——自從這件事情發生以來，到現在差不多五年了。多年以前我的爸爸就把他一個朋友的女兒訂下婚約了。因此我的爸爸現在弄得很窘。但是秋雄除了秀美子以外，任何女子他都不討。是的，秀美子，在她的地位上講，是一個很好的女子，但是不能上我們的家。

裏來。我想我的爸爸是不錯的。這是秋雄結婚的時候。但是他不肯。這真是可笑的事……

『我把這個話告訴你，』文治繼續說，『是想叫你碰到秋雄憂鬱而對你不大關切的話，你可不要把這些事情放在心上。他對我們誰都不關切的。這真奇怪，在生意方面他刻苦盡責，而且什麼事情都服從我的爸爸，他又不肯結婚。』

『你見過她麼？』以璠問。戀愛——秋雄發生了戀愛！是的，秋雄可以像書上所寫的那樣地去戀愛。

『是的，』文治回答。『就她的地位講，她是夠好的。但是關於這方面的事情我知道的不多。雖然我的年紀相當大，但是逛窯子的事情我還沒有試過。費時間，還得費金錢。況且我是一個摩登的少年，許多摩登的少年是不幹這玩意兒的。也許我要和一個摩登的姑娘結婚而她不中意。當然舊式的女子是不在乎的。』他笑了。『所以我的爸爸氣秋雄。秋雄的未婚妻不是一個摩登女子。他不娶她，這在她是一個侮辱。』

自那天以後，每次當以璠看見秋雄的沉靜的面孔和憂愁的眼睛的時候，他就想起文治告訴他的事。不知怎麼的，他覺得秋雄可愛起來，一方面越是接近他，而另一方面越是離開他，因為秋雄不是現代世界上的人物。在這所屋子裏頭，有一個冷酷和溫暖的奇異的結合。秋雄是過着他自己的另一種生活，老是不在家的，但是並沒有人過問他在那兒。可是至少從來沒有人會有

時候看到他對他的父親缺少禮貌。雙方都很客氣，但是決不讓步，而且將來也不會讓步。要說的話都已經說過了，現在也用不着要再說了。生活照常地進行。

至於以璠，雖是抱着滿足的心境，當然他是不能夠立刻填滿他的內生活的巨大的空虛。就是他的目前的生活的一切新奇也不能夠填滿它的，並且還有時候，使他覺得他的讀書和他的夢也增加他的內部的空虛。以璠是天生的，一個需要什麼地方崇拜的人，而現在他沒有什麼地方好崇拜。過去他的生活充滿了重大的事情，他的和恩瀾的友誼，他的參加革命，他對於領袖介石的希望——而現在這些事情都消散了。他甚至沒有想到恩瀾還是活着否。他迷信地盤問他自己，問他自己是否現在關於恩瀾他有任何預感沒有。但是什麼都沒有，而這個什麼都沒有在他的意思說起來，就是恩瀾一定是死了。

甚至牡丹也許死了。長崎的報紙載滿清黨的消息，沒有名姓，只有數目。幾千個青年和女子都給殺死了。他對他自己說，他是屬於他們之中的人；他也應當死的。他只因為他的父親的力量而被得救，他是很輕視那個力量的，因為這是錢的力量。他違背他的志願地，背叛了革命，如同他被人家背叛了那樣。他答應絲廠的工人的約言怎麼樣了？他仍然可以看見他們回到他們的沒有希望的工作上去，再去忍受他們的命運，彼此喃喃地埋怨着。他們終於知道他們得不到什麼幫助。

沒有什麼好崇拜的了。爲了表面地消磨他的歲月，他只能借異鄉的風物和新的生活的方式，借文治的胡鬧和說笑，借工作，借在這個屋子裏所得到的真幸福而消愁。但是他有很大的內心的空虛。他不知道把它怎麼辦。當他一個人獨處的時候，這空虛就降落在他的面前了。除了讀書以外，還有什麼可夢想呢？還有什麼希望可說呢？

他覺得他，對他自己沒有什麼期望。他抱着異樣的憂愁讀他的父親的信，好像它們是多年以前一個死了的父親寫來的一樣。它們按月一次地寄來，但是這上面的話好像不是真的。雖然他的父親說一切都會恢復它的原狀，生意方面進步得很快，現在是很可以確定的。新的政府不會有大的變更，對外的信用已經建立了。外國人極願借款供建設。一切都在飛躍的進步中。對於一年以前，因南京事變而死的外國人的賠款，已經安排定當，並且這批錢也付出了。一切都安定了；舊時的和平和秩序都很快地恢復了。家庭與平常一樣。以珂仍然是在德國。他很巧妙地把以珂安排好了，以珂只能從所進的軍事學校而獲得求學費用。他的母親因兩個兒子不在身邊而覺得寂寞，但是他的父母很慶幸，在許多青年死去的時候，他們的兒子還能活着。他的祖父是異常地健康。只有他的祖母最感到困難，因爲他們找不到代替牡丹的人。女傭人們現在都是懶惰而無恥的。至於以璠，他學習經商，有一天他的父親會親身去和政府說合，准許他回國去。只是他一定要相信以璠的過激思想首先須得糾正。

他把這些信展開來，然後把它們撕成碎片而把它們扔開。

『我不想回國，』他寫信給他的父親。『我非常地喜歡日本。』

不錯，至少他可以成功一個善於經商的人。在第二年初，他開始整天地工作，像文治那樣，店員們有休假的日子，他才同樣地取得假日。有一個晚上在吃飯的時候，村木說，我寫信給你的父親說你是怎樣的好。』他表示感謝地鞠躬了，他覺得有人在看他。那個晚上玉子也在那兒。她在桌子的對面望住他，現在他注意到了她的澄清的黑色的眼珠。她看開去，他繼續費力地思索。他現在不恨他的父親了。

不，他逐漸看出，他的父親和村木先生也許是對的。最使村木先生動氣的莫過於共產主義。當他在報紙上看到政府逮捕到了加入共產黨的學生，他咬緊他的牙齒抽了口氣。『做夢的傢伙！』村木先生會喃喃地說。『好像什麼事情由夢想就可以做成功似的！』也許他跟恩瀾曾經是不對的。然而這個念頭使他感到不舒服。它逐漸增加他的精神上的孤立，使他不相信以前他預備把他的生命交給它的那個東西的真實性。但他的這個想念是得不出什麼結果的，最後他也就不再想起了。他一貫地把他的時間規定起來。他告訴他自己，這樣可以造成一種生活。

在不斷地把他的時間弄得照規矩的時候，他對他自己說，實在一切的生活都是連貫的。假如他要去和它鬥爭的話，破壞的不是生活，而是他。有時候在他的工作的孤寂中或是在他的讀

書和散步的時間內，因為在這所寧靜的屋子中他的生活裏也有許多孤寂的時候，他似乎覺得，直到來這兒為止他所做過的一切，只是一件他夢想過的而沒有完成過的事情。

他的父親的信繼續地寄來。一切的事情都和從前那樣，他的父親老是這樣寫。蔣介石是一個非常有見識的人，他把所有的革命黨的黨員們都驅走了，並且還把他們趕到內地去，不許他們回到熱鬧的沿江的大都市裏去，當然更不許到上海去。所以，銀行界都很堅決擁護新政府。一切的事情都有起色了，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更進步了，因為蔣介石這個人，具有統治他的人民的異樣的力量，選擇智慧的路而不是選擇愚蠢的路。

有三四次以璠對文治說，『我不應當永遠住在這兒。已經住兩年了。我應當到外邊去找個房間住。』每次文治却大聲反對這個說話，並且告訴村木先生，所以村木先生借一個機會來看以璠，以他的優美甯靜的態度對以璠說，不要離開我的屋子。我喜歡我的朋友的朋友的兒子住在我的家裏。

這樣以璠就過了兩個冬天。許多個早晨醒來，從他的暖熱的被服裏，看到他的「小花園中的白雪，那看起來似乎不冷的軟而厚的白雪。海上的濃霧結成冰塊和嚴霜，天下雪的時候，它落在那兒就在那兒積聚起來，在暖熱的地面上慢慢地融化。紙格子的屋宇是冬暖夏涼的。在他的房

裏，地板上有個窪下去的淺淺的窟窿，在這個窟窿裏面，放着一口有燒紅的炭在裏面的火鉢，用灰蓋住紅炭，缸上面擺着一個架子，缸對過有一張鋪得很厚的褥子，當他不同文治一道到外面去找玩兒的地方的時候，晚上他就坐這兒，他的腿和整個的身體都是暖熱而舒適的。有時候文治進來，也把他的腳插到這褥子的下面去，他們一道讀書或是談話。有時候在有燒着大炭火鉢的大房裏，他們全坐在大褥子下好像圍住一張桌子一樣。只有玉子還是不常在那兒。她說她老是在讀書，因為這是在女子學校的最後的一年。

但是有時候她來了，不過在這樣的晚上，以瑤寧靜地坐着的時候，是比她不到那兒去的時候更為寧靜。他並不正面地看她，但是不知怎麼，當村木先生或是文治談話的時候，他的眼光就到處看，而他所看到的的就是她。她沒有靠到他坐。他知道她不能這麼辦。她坐得靠到她的母親，在她的寧靜的態度下她的眼光發亮而亂轉，她的兩頰也熱得發紅。他現在知道她是很縹緲的，雖然他不敢看她在各方面好樣有自由，而其實沒有真的自由。他現在也知道了這件事情。村木先生也許會當着他們的面脫他的衣裳，而在他們的身邊穿上其他的衣服。但是他先對着牆轉過他的臉去，當他把這個舉動做完了的時候，他就把一個屏風隔開他自己和一切的人。女傭人或是家裏的人，他們都把自己的臉轉過去。

對於玉子也是一樣。她可以照她的意思隨便地來去，或者看去像是隨便地來去，但是現在

以璠知道，並不是有人告訴他，如果他要利用他的說話和舉動而使她明白他希望她來自由地和她說話或是接觸的話，那他一定要離開這個屋子，因為在這兒，他是不自由的，他離開了的話，那她就可以隨便地來去了。

然後在那年的初夏，玉子離開學校了。沒有人把這件事對以璠說，但是她老就在家裏。以前在早上，當她還沒有到學校去以前，她老是穿一件整潔的外國的便服。現在她整天地穿輕便的日本的衣服。以前當以璠從寫字間回去的時候，她總是不在那兒的，因為不到天黑，她是少有離開學校的。現在當他回家的時候，她老是在那兒的，不必等，甚至在那兒他就可以碰到她。

但是他知道她是在那兒。他有時看見她在花園裏，正在把一株滿是花朵的樹上的枝椏修剪，或是他看見她在整理一個瓶或是一個房間深處的一幅畫。如果他們撞見了，她就含愁地對他笑笑，他想當然她的樣子現在是更溫存了。她不用再上學校去，她比從前又更平靜。她在家裏，他覺得開心，但是他不知道爲什麼她好像這樣地寧靜。沒有人把什麼話告訴他。不論玉子到不到學校去或是就在家裏，好像是與他沒有什麼關係似的。而事實上是與他沒有什麼關係。當一個下雨的天氣，他們一塊兒離開家裏的時候，他禁不住對文治露出這樣的說話：『幹嗎玉子畢業了後，好像她變了似的？』

文治不停地濺激着爛泥走。『她現在就在家裏，』他心不在意地說，『預備結婚。』

『結婚！』以璠重覆說。『她要結婚了嗎？』

『他不曾想到玉子的婚姻。但是她是要結婚的，當然——她是和他差不多的年紀，可是看起來她好像是很年青。

『哦，事情還沒有決定呢，』文治回答。風把他的黑傘鼓起，他便和它爭持起來。『當一個女孩子畢了業的時候，讓她就在家裏準備婚事，這是我們的習慣——你知道，烹飪，縫衣，佈置花，烹茶，音樂——實在，就是關於一個家庭和一個丈夫的一切的事情。』他把他的黑傘放下來並且把它折起，讓雨去淋他的面孔。『一把什麼傘呀！』他說。『到底舊式的油紙傘好得多。』

『玉子要結婚了嗎？』以璠問，他的口突然地乾起來。

『當然，』文治回答。『但是日子還沒有定。你知道——她有許多的東西要學——尤其是關於男子。就拿秀美子做比方罷——現在她使得秋雄十分地快活。她甘願這樣做——這正是她所要做的事情。但是玉子有許多摩登女子的思想——在她準備出嫁以前，她得把這些思想通通忘掉，這是我的父親說的。她大概會去從什麼以前出名的老藝妓那兒，補習功課，是要受一受訓練。』

以璠抱着使他吃驚的恐怖傾聽這一段說話。這說話對他怎麼樣呢？這在他是不可忍耐的事。玉子一定要放棄她自己而去做一個安慰男子的玩物，一個男子——什麼男子？他現在覺得，

雖然他差不多不看她，然而她已經是這個屋子裏的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他想起她的渾圓的美麗的面孔以及她的有趣的姿態，直到現在，她還不知道他注意到這些事情。現在他才知道她的一切他都注意到。

『你相信她沒有——訂婚嗎？』他知道他不應當問這樣的話，可是他問了：甚至文治會覺得他不該問這樣的話的。

『這不是我的事情，』文治回答。然後他在街上轉身望着以璠。雨從他的扁平的大面孔上流注下來，流到他的反領上，一直流到他的雨衣的披肩上。『可是，以璠，我要把這個事情告訴你。你像我們的兄弟一樣。我的父親要把她嫁給關大將。』

因為以璠在這裏住得很長久，所以他知道這個關大將。他在這個島上誰都聞他的名，因為九州是他的故鄉，他們都以有他為榮，雖然沒有人想到愛他。他是一個過了中年的人，他的妻子在兩年以前死了，他為她來過一次大出喪。以璠在他來了不久以後，曾經看見過這喪禮的行列。每個人都看見過它，因為在那個都市裏，以前從來就沒有見過這樣的一個行列。關大將坐在一部汽車上領頭慢慢地走，車上蓋滿紙做的薔薇花以及粗糙的棉布的旗旛。他坐在那兒，又胖又矮，就像一隻大田鷄一樣，他的刺光的頭埋在他的領子裏邊，他的胸部掛着綬帶和勳章。每個人都凝視着他，當時在他背後跟着一輛更小的汽車，裏面坐着一個中年的女傭人，她的手上端住

一個小瓦罐。在那個瓦罐裏裝着一撮骨灰。這個骨灰就是以前他的忠實的妻子的。

『我想年紀輕的姑娘們不應當嫁給老胖子的，』以璠喃喃地說，因為這個記憶在他的胸中湧起。他覺得惡心。唉，王子竟在學習怎樣使那個老胖子開心，怎樣侍候他！

『關大將是我的父親的老朋友，』文治回答。然後他笑了。『以璠，不要想起這樣的事情！』他叫着說。『這是不好的。不要以為愛情重要——瞧一瞧秋雄！』

『我沒有想起愛情，』以璠慢慢地說。『我想起玉子。』

於是他第一次地想起，如果他們都抱這樣的見解，叫他怎麼辦呢？但是以前他還沒有真正地想起愛玉子，直到這個時候才感到。

他對他自己說，他當然沒有愛她，他不是和她在同一個屋子裏住有兩年以上而沒有想起這件事情的嗎？不論什麼時候他看見她，他總是偷偷地望住她，使他相信這個說話。整個的夏天，他對他自己說：她太矮，她的肩胛是四方形的，她的嘴唇太厚。她甚至沒有牡丹那樣好看。

不，但是有一個這樣的分別。就是他並不想去撫摸牡丹。但是他想去撫摸玉子。一天天地，當他望到她的時候，他忘記去看她的臉兒，她的手，她的身體的缺點，他只希望去撫摸她。她的眼睛是這樣的黑白分明，她的嘴唇雖然厚，可是很紅。

似乎當他一想起她的時候，此外世界上就沒有什麼可想的了。他的工作，他所讀的書籍，這一切在他看來，都好像是沒有用的東西，除了他突然提起的這個問題：他愛王子嗎？起初，他認為這件事情是無足輕重。他可以愛王子，或是不愛她。如果他愛她，那麼他一定請求要娶她。婚姻——那是嚴重的事。娶王子——但是爲什麼不娶她呢？他決不想回到他的家鄉去。他可以在這個有人親切地關心他的愉快的國度裏，建設他的家庭起來。他跟王子可以建設一個新的家庭。

他開始夢想起來。也許王子正在爲他準備吧？當他這樣想的時候，一切的事情都變了。如果是爲他準備，那麼當然這是十分對的；王子應當離開學校，應當有意義地學習怎樣地烹飪，怎樣地插花，怎樣地吹洞簫，以及怎樣地對她的丈夫講愛情。在渺遠的什麼仙鄉中，他看見一所新的小房子，他和王子就住在裏頭。

起初他的父親會不贊成這件事情的。但是以後他也許會，因爲他跟村木先生是老朋友。村木先生老說起他的父親。『他是一個堅強的人——一個優秀的人，』當他說起吳先生，他就這樣喃喃地說。『他是中國需要那種人——不論那國都需要的——一個日本的朋友。』

村木先生有這樣一個人的兒子做他的女婿，他也許會開心的。至於王子，他氣她不應該想起可能嫁給關大將的念頭。但是，當然她不可能有這個念頭的。也許她連這件事情知都不知道。但是危險是：她也許會想到嫁給關大將是她的責任。她很奇怪地把剛愎和責任混爲一談。

整個的夏天和秋天，以璠都和他自己爭辯這個問題。有時他相信他愛玉子，然後他堅決地打定他的主意，用現代的方式，親自去對村木先生說起他和玉子的各事，但是不論什麼時候他看見了村木先生，他就知道他不能這麼辦。在那個古老人物的身上，有這樣可怕的莊嚴。做得太大膽了，會把一切的事情都弄壞的。當他不知道玉子本人的心的時候，他怎麼好說呢？也許她討厭他。有時候他覺得，要是他在他的房裏用鏡自照的事，她一定會討厭的。他的臉孔太長，且又老是蒼白的。他的運動做得不夠。他不像文治那麼樣地愛走路，但是他一定要多走些路。於是，他畏縮起來，他不敢相信他愛她——如果她不愛他，那麼當然他也不會愛她。但是他最後想，不管他自己能不能愛玉子，至少他得讓玉子知道她不應當嫁給關大將。他要找一個機會，至少把這樣的話告訴她，一旦把這個告訴了她後，他就可以感到輕鬆了。

但是這樣的機會不是容易找到的。在這裏那裏，看她一眼兩眼，那倒好像是很容易的事，可是當他想去把一件私人的事件對她說的時候，那是沒有這樣私人的機會的。不知怎麼，一個女傭人突然地出來時，或是村木太太偶然地走過，停下來愉快地說一說話的時候，她老是把玉子一道帶走，說是有特別的事情。或是當全家的人在那裏他看見她的時候，她老是先一個人告辭而走掉。

這一切似乎都是偶然的，但在找一個單獨同她說話的機會，找了幾個星期以後，他看出這

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他們不想玉子單獨地和他說話。他覺得心裏燒了一回兒。難道他們不信任他嗎？可是什麼都沒有變更。每個人都是像平常一樣地對待他，他還是確不定他們是不是真的不要他對玉子說話，如他所猜想的。

一個下午，當他進來的時候，他看見她彎身在花園裏池塘邊的一塊石頭上。這個時候，天氣已經冷起來了，水上浮起一層薄冰。他很快地走近了她。現在他能夠有機會找到她只是單獨的一個人。他一秒鐘的時候也不能錯過了。

『我要告訴你——』他結舌地說。現在他能夠說得很好的日本話了——『我一直想對你說——』

她望了一望他，她的黑色的眼睛滿含着驚異，她的雙手仍然擺在她薄冰中佈置着的石頭上。他想，她不應當讓她的手挨冷的——然後他順着她的溫存的目光走了過去。

『你不要嫁給一個老頭子，』他低語。『玉子，別嫁給他，我請求你——』

他還沒有說起別的話的時候，他就看見村木太太，身上披着一個披肩，從屋子裏向他們走去，他以前就沒有看見她這樣飛似地走過。他正要走開去，然而他站住了。爲什麼他應當走呢？他沒有做什麼錯事。玉子看見着她的母親，起身向她走去。但是在她走以前，她還說了一句話。

『你想我不嫁給我所喜歡的人嗎？』她說。她的溫存的面孔和她的溫存的聲音充滿了頑

強性，幸福立刻像光明似地落到他的身上。

他注視她走近她的母親去，他們站着說了一刻兒工夫的話。他聽不到他們說什麼，但是他看見玉子爲了一件什麼事情，很快地一次兩次三次地搖了幾搖頭。他繼續向他的房裏走去，覺得有一點兒好笑，當他最後想起這件事情的時候，使他大大地感到安慰的並非爲了什麼特別的事情，不過是玉子的頑強性使他開心而已。

教育女子，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相信這點。這就使他們變成剛愎。他到了他的房間，他甚至沒有脫下帽子就坐下來。他微笑了，他還記起她憑倚在池塘邊的時候的她的臉孔。她不是真正的漂亮。這個他是看得出的。和牡丹富有變化性的奇妙的美麗比起來，她是不美麗的。他記得以前好些日子，他仔細看出玉子的學校的制服，顏色又平常，洋裝的式樣又緊，是和她不稱合的。但是現在她不再穿這些衣服了。她現在穿她的印花鮮妍的和服，縛起寬闊的腰帶，在絲織背袱之上，她的剛擦好脂粉的面孔是像他的心所能期望的那麼美麗。況且，結婚只是爲美麗呢，還是不僅是爲美麗呢？以前他聽到他的母親談起媳婦問題的時候說起這樣的話。

『女人應當好看，但是不要太好看了，』她老像一支神識似地說話。『極端總是不好的，一個女人太好看了可以害別人，甚至還要害她自己。』

她再三地在以珂面前說這樣的話，爲了以璠所不知道的一個什麼理由。現在他能夠明白

她的說話的意思，一個男子應當信任他的妻子。王子有一點不是完全美麗的東西，有一點他可以相信的東西——如果他愛她的話。

他真的是在戀愛呢，還是不在他怎麼能知道呢？他想要她在一塊——這不算是愛情嗎？他想要回家來看她在那兒——這是愛情不是呢？

「假如我能單獨地和她在一塊，即使就一個鐘頭，」他想，「我就會知道。」

但是這樣一件事情的機會一點也沒有。她像是一隻縛在一條看不見的線上的鳥兒一樣。雖然它想往到處飛，但是那條縛住它的線老是牽制它。

他猝然地起身，脫掉他的帽子和上衣，並且點起他的日本式的煙斗來。他不過近來才抽一個煙斗。他聽到過村木先生說，煙斗是一件平靜思想的東西。他漫步到他的房子外面的小花園裏去，站在那裏俯看那澄清的池塘的底層。這花園裏的一切東西都像那樣新鮮和清潔。他認為這是當然的。但是現在他看出有人從昨天晚上雨以來，把那些石子洗刷過。它們被誰拿起來擦洗過而再放回原處去。他從有薄霜在上面的架上取出一顆石子來，看了一眼。甚至它的底面也是乾淨的。只有幾粒濕沙黏在上面。他小心地把它放回去。在這個屋子裏，那怕一顆小石子的地位給搬動了，也是會給人知道的。他決定他要等待。他要等待到他知道了自己的心和王子的心的爲止。

『我要爬出去。』文治在春天的某一日突然地這樣說，從他的寫字台上面望出去。『爲什麼不去呢？自新年以來我們一天的假期也沒有過。我的腿漸漸地軟起來了。』

以璠習慣了文治的這些突然的心境。文治工作了無數個禮拜，無數個月，好像在他的生命裏，除了工作，什麼都沒有似的。然後有一天，沒有任何預示地，他就會放下他的筆，把他的拳頭在他的寫字台上一錘。

『爬山。』他完全用每次同樣的口吻宣佈說。

以璠望住他，微笑了一下。在他決心去爬山以後，他曾化費很多的時候向文治學習。文治的兩條彎曲的，螃蟹似的腿，綁起綁腿，穿上皮靴，是很可笑的；它們能以璠不論怎樣也跟不上他的速度攀登峻峭的山腹。他常看見文治用一個可笑的姿勢跳跳躍躍地達到一塊高高在他上邊的岩石上，停在那兒等他。

『明天。』文治決定地說，『杜鵑花全開花了。我們到溫泉去。』他停住了說話，對璠露齒地笑了，然後他好像沒有什麼事情似地加了幾句，『我們把玉子帶去，好不好？在你沒有來以前，她老同我去。』

以璠找尋他的煙斗。他一定不要把興奮洩露出來。如果這煙斗是咬在他的牙齒之間的話，

那他可以使他的手有事情做。他可以劃火柴吸起煙來，而且做得好像很忙似的。

『她會去嗎？』他冷然地問。他等了這麼許多個月了，所以他能控制他的聲音，他的眼光。

『我不知道。』文治說。他瞥了以璠一眼，他的眼光充滿了調笑的意思。『這倒要看是不是她以爲值得去。』以璠沒有回答，文治繼續說，『爲了以後應付困難起見，這是值得的。』

『你的意思是——』以璠禁不住問起來。

文治聳了一聳肩。『我的父親，』他簡單地說。

『哦，』以璠喃喃地說。

『我們將來會明白的，』文治平靜地說。『無論如何，我要問她。她可以照她的意見做。』

他突然地開始大聲地笑起來。

『你爲什麼笑？』以璠問他，雖然他知道他笑的意思。

『哦，沒有什麼，』文治惡作劇地說。『我不喜歡關大將——這就是了。』

以璠背轉身去，沒有回答，然後開始不成調地吹起口哨來。他們不再說話地繼續工作。以璠俯着身子在貨單上面，他想，這一定是愛情，在他的胸中燃燒着的這個熱一定是愛情。他突然地感到如果玉子不同他們一塊去的話，明天會成爲不可忍受的日子。如果她不去的話，他會對文治找個什麼藉口，說是他不舒服。他會就在他的房裏，也許不知怎麼的，如果一整天他同她一塊

在一間屋子裏的話——但是她也許去。

他埋頭地工作下去。他對於明天的事，一點也不能預計。她會去或者她不會去，不，他的心裏只有希望。他以整個的心情希望——這樣希望真是愚蠢。她會去或者不會去。天也許下雨。下雨不會阻止文治，但是也許會阻止一個姑娘。他真不大知道玉子。她是不是這樣一個姑娘，如果她決定了的話，不論天下不下雨，她還是要去爬山的呢？

他因天氣有下雨的可能而弄得不知所措。他在村木先生家裏的整個的三年他所等的好像只是這樣的一個日子，明天。在他做完事以後，他沿着海岸線走去。雨是從海上來的——這就是說，如果它們不從山上來的話。他凝看着遠山。海或是山，至少現在沒有雲。在這個比較平靜了一點的時候，他回家了。

但是，在晚上，他醒了，他相信他聽到屋頂有雨滴聲。他衝到花園裏去。沒有下雨。滿園盡是春天的月華，而他所聽到的聲音只是小瀑布的不斷的濺激聲，因他的恐怖而形成他的夢中的雨聲。他放大聲音地嘆了一口氣，接着就回去就寢了。

然而當他在早晨看到她的時候，他覺得大概他已經知道她會去的。她的樣子很可愛，很親密，像他往常看見她那樣。她仍然穿着她老穿的衣服，但是這是一件棉的，印花是藍白色的，像一

個鄉下姑娘穿的花色一樣。從她的胸口上的交叉的貼襟上，她的頸項帶着輕淡的乳油似的玫瑰色，她的臉孔帶着緋紅的玫瑰色，當她看見他的時候，她的眼睛充滿了快樂。

『她想去，』他想，這個想念使他興奮得以致不能說話。但是在他們相互問候了以後，她是很平靜的，於是他也變得平靜了。到底，他們是老朋友，一塊在這個屋子裏住了這麼久。

『手杖在那兒，文治？』她問。『這是我們的食物，還有幾層墊鞋的布，把它們裝到我們的皮鞋上邊去，那麼我們不會在岩石上面滑跌了。』

他們動身了，好像兩個兄長和一個妹妹似地，在最近的幾日裏，以瑤關於她所起的一切的思想，現在都似乎是愚蠢的，不真實的。她是太健康了，太自然了，太活潑了，就不像是和他發生了愛情。和人家發生戀愛的姑娘們——他志出願遠地記起了以珂關於在戀愛中的姑娘們所說的許多話。她簡直沒有想到他。

爲了這個，他失望了一刻兒工夫。如果她愛他的話，她就不應當顯得這樣的歡樂和健康。

但是在這樣的一天老是失望下去，這是不可能的。農民們在他們的田野裏工作，當他們走過的時候，那些農民們招呼他們孩子們也跑出來笑迎他們，碧綠的羣山在日光中輝耀。

『自然我來日本以來，這幾年來就沒有過這麼一個日子，』以瑤說。

『甚至在日本，這麼一個日子也不多有，』玉子說，『而且我想，連在世界上也不多有。』

今天這樣的一個日子，他們所看見的一切的事物都好像是正當的，美麗的，正適合於日暖風輕的晴明的天氣。他們經過了許多如畫的風景，一個風景勝過一個風景。這還是清早的時候，他們經過了田畝，到了山脚下。然後他們到達一個地方，那裏的路突然地向裏折轉，有一個小川潺潺地流到一個池塘裏去，在池塘裏有一個鄉下姑娘站着洗澡。她是裸體的，水剛浸到她的膝蓋，她正在沖洗她的身體，她的黑色的長髮結在他的頭上。以瑤意外地看到了她，在他不能停止不看她的時候，他正眼地望住她。雖然他馬上替她難爲情起來，但是在她的黑大的眼睛裏，那怕羞的表情，他一點也沒有看到。她以最天真的驚異望住他們，叫出一個突發的問候聲來。文治沒有說話，玉子對她回禮。

然後那女的叫了出來：『你們上那兒去？』

玉子回答她，『到溫泉去！』

『這個天氣洗溫泉真是不錯，』那女的回答。

他們繼續走，然而現在，在玉子面前，以瑤怕起羞來。但是玉子很快樂地說，『她是多麼美麗啊，澄清的湖水浸到她的膝蓋，她的皮膚全都是濕的！』

『是的，她是美麗的，』文治贊同地說。

然而對於以瑤，這個情景也變成美麗而適合於他自己當日的情景，雖然他不完全了解它。

中午他們達到了山頂，那兒有一個有溫泉洗澡池的旅館。以璠對他自己說：『如果玉子同我們一塊洗澡的話——』他想起那個美麗的裸體的鄉下姑娘。在那個瞬間，他覺得他的腦袋裏充滿了這個想像。這好像沒有期待聽音樂的時候，突然聽到了一陣音樂似的，他覺得他的臉孔漲紅了。他想玉子同他們一塊洗澡而他又不敢。他不敢問文治一句話。他沒有回答他的饒舌的說話。玉子對他們揮一揮手打一條路走了，他和文治走別一條路了。如果他可以看到玉子在那個大蒸氣水的池子裏，澄清得以致發藍的，當它從地底下流出來的時候，閃爍着銀色的泡沫的，這該是世界上最美麗的風景。他想看這樣的景緻，而他怕看它。他能夠不凝視着她嗎？

但是當他和文治從水裏出來，擦着浸溼的身體的時候，她沒有在那兒。他們走進水池裏去，文治愉悅地叫了出來：『你會覺得有什麼東西像這樣的嗎？你不覺輕快嗎？——又輕快而又清潔嗎？』

『比我以前所知道的什麼都好，』以璠說。他們像兩個孩子似地在水裏邊玩耍，彼此潑着水，調笑着。然而以璠的內心只是緊張的期待。

玉子沒有來。最後當他們從小池裏出來，穿衣服，走進花園裏去的時候，她已經先在那兒了。她的面孔是緋紅的，鮮妍的，她的頭髮是濕的。

『洗得舒服嗎？』文治問她。

『舒服，』她回答。『我自己找到一個專門給我用的池塘。』

是的，這是應該有的態度。以璠高興她抱這樣的態度。他現在覺得寬慰的，他並不怪她剛才沒有來和他一塊洗澡。到底，他不是一個日本人。他感到清潔，強健，而且突然地快樂起來。可是他不知道爲了什麼。以前有過許多的日子，在那些日子裏也同樣有日光的照耀，他也同樣地覺得歡笑。但是今天一切的東西都好像比以前他所知道的更爲完滿。山上的空氣是很清新的，小旅館是這樣的清潔，那看門的赤腳的老頭子是這樣的有禮貌。

『先生們，您去玩一回兒，』他說，『我去給您預備晚飯！那些奇形怪狀的石頭是我親自從海邊上拾起來的。』

當他們等待他們正在預備的飯菜的時候，他們跑到花園中的石頭之間去，對着那些海水沖洗過的怪石，他們像孩子似地發出驚嘆。一切的東西都是好笑的。水把它磨成像一副悍潑的面孔似的石頭，當他們望住它的時候，它便急忙藏到小池塘裏去的螃蟹，特別是文治的說話更易使得人家發笑。每當玉子和璠笑的時候，他們便互看了一下。最初他們的眼光接觸的時候，不過表示說，『他簡直是荒謬！』但是每次的接觸是這樣的愉快，以致璠造出每個機會去探看她的黑色的眼睛，於是他覺得，當他望住她的時候，日子又達到它的完美的境界了。

然後，有一個聲音叫了，於是他們進去吃他們的午飯。那老頭子把一張矮桌放在房間的靠

邊，接着他們就繞住它坐下了。老頭子住手了。

「我一直等你們，」他說，「等你們來完成這個房間的裝飾。您請瞧瞧！」

他等到他們的眼睛都對着他。然後他把紙門拉開。那兒像一幅畫圖似的，滿山燦爛的紅葉，在藍藍的天空的背景上更襯出它們溫存的玫瑰似的緋紅色來。以璠的眼光飛過去和玉子的眼光接觸，而她的眼光是在等待他。她的眼睛現在沒有什麼笑容了。它們是很溫存的，很羞怯的。她美麗極了！他覺得他的心突突地跳出它的原來的地位了，他的血湧到他的面孔上來。他用說話來掩藏它。「你一定要坐在這兒，玉子，」他說，「那麼你可以看得到。」他把一個椅墊移到一個對着紅葉滿山的地方。

「你說要我坐那兒，我就坐那兒，」她回答。

他感到她的馴服，這個馴服使他昏眩。玉子平常不是像這樣的。她不論想做一件她所要做的事情，她的態度總是很堅決的，甚至安排一件最小的事情，她也是要照她自己的意思。但是現在她跪在椅墊上。她的光滑的黑頭髮的姿態，當她跪着俯身對他的時候，使以璠沉默起來。

文治有意扮丑角。他抓住他的筷子，假裝他餓了，端着他的飯碗，裝成叫化子求乞的樣子，請求食物。但是以璠沒有辦法笑。爲了玉子，他正在顫慄。她跪在那兒，忙着添飯和斟酒，微笑着，不時地對着羣山警視。他想要找些話說，或是引一句詩，或是從他讀過的古書引一個句子。但是他什

麼都想不出他的心完全空虛了，除了玉子這一刻兒眺望着的姿態。他愚蠢地說，『玉子，美不美？』他想，『我是笨得使她要恨起我來的。我到底怎麼啦？』他們已談了整個早晨的說話。

但是她很快地歡樂地點了一點她的頭，他們的眼光深深地再度接觸了。然後她把他的飯碗拿過去，把它添滿了熱燙的白米飯，遞了給他。他用雙手接過了碗去，這個一剎的工夫在他們倆人之間立刻充滿了意義。但是他不知道這意義究竟是什麼。

『玉子——』他開始叫她了。當他喊起她的名字的時候，他覺得這一刻兒工夫像一顆美麗的流星昇到天空中去而突然地化成幾千顆放亮的明星。當然是她才把這一天造成爲奇妙的，當然只有她才把一切的東西造成爲奇妙的。他因這個發現逐漸地變得莊嚴起來。他差不多害怕了。然而，他等了這樣長久的，不就是這個確定的一點嗎？

在回家的一路上，文治取笑他。

『以，你做什麼啦？你變得像一個老頭子似地沉靜了。玉子，山上那個老頭子把他迷住了。』
『別說這樣的說罷，文治，』玉子說。『山上真有鬼就是。』

他們很快地走下在山上鑿成的石級。玉子打頭裏走。自從離開旅館以後，她就不斷地打頭裏走。他注視她的一雙開快步的腳。她的每一個步子踏得這麼的穩實，她就沒有滑跌過一次。文治老在平滑的石頭上滑跌。他穿着厚而笨重的士兵的皮鞋，這是以前他受軍事訓練的時候穿

的。

『那次軍訓給我唯一的好處，就是這一雙皮鞋，』當他們早上出發的時候，他曾經這樣說過的。

『文治，你別這麼說，』玉子說。『準備爲國家打仗，這是每個人的責任。』

『我就不同任何人打仗，』文治堅持地說。

『如果你一定要打的話，你就得打，』玉子切實地回答了他的話。而現在，她說山上有鬼。『你不會相信有鬼的罷，玉子？』以璠問。

她轉身把她的披下來的頭髮掠回去。太陽和風把她的臉孔，炙得有點兒帶紫褐色。

『是的，我相信，』她回答。

『可是你還自稱爲一個摩登姑娘！』文治大笑。

『是的，我是摩登姑娘，』她說。『但是我也相信鬼。』

『那麼你就不是一个摩登姑娘，』文治堅持說。

『我是——我是！』她叫起來，從他們身邊跑開。她跑下山坡，她的裙子飄起，以璠突然地在中午的強烈的日光中追隨着她。在他後面，他可以聽見文治的笨重的步履聲。但是以璠的腳，在這個時候，是和玉子的腳一樣地快，一樣地穩實。他的每一個跑步都追近她。當她看見他這樣跳

躍的時候，她停住不走，轉身對着他。於是他飛也似地朝她身邊跑過，不能夠停住，於是她伸出她的手來，他緊緊地把它捏住。

『怎麼你們倆跑起來了！』文治喘着氣地趕上前來。

他們都又笑了，因為他們笑起來，所以他似乎能把玉子的手抓住一刻兒工夫。他以前就沒有接觸過她的手。現在，雖然他們都在笑，可是他只是想到她的手，它怎樣地在他的手上引起他的感覺，這樣堅決而這樣溫存。他突然地記起了他的丫頭牡丹，有時候她老把她的手貼住他的手。牡丹的手一點不像這隻手。她的手是細微的，狹長的，不大有肉的，巴掌是發燒的，手指還是顫動着的。有一次他曾對他的丫頭牡丹說：『你的手使我想起那隻我捉到的鳥兒。它是顫動着的。』

但是玉子的手是強壯的，陰涼的。當他把它抓住的時候，它並不緊，也並不繃縮，它也同樣地抓住他的手。在他還沒有整個地玩味到這個感覺以前，她把它抽開了，於是他們再追跑了一次。然後突然地他們到了山下，那兒有公共汽車的站頭，他們就站在那兒等公共汽車。

『我又餓了，』文治打着呵欠說。『哦，我的兩隻腳多痛！』

『你的腳痛嗎，玉子？』以璠問。

她搖她的頭。『我是走慣了路的，』她說。她的聲音是平靜的，但是她活潑而高興地站着。他可以感到她的洋溢出來的個人的幸福。

『你喜歡今天這個樣子嗎？』他問。

『喜歡！』她很快地回答。

『這是我一生之中的最好的一天，』他說。他等候她的回答。接着當她沒有說什麼話的時候，他問，『而你呢？』

『我不知道這是我一生中的一個什麼日子，』她說，『但是它不像任何其餘的日子。』在他沒有把話說出以前，公共汽車就在拐彎的地方停下了，他們就登上了車。於是他們回到了家裏了。這個家，這所光滑而沒有油漆的木屋，展開在它的花園的松林中。當他們進去的時候，燈光從米色的紙門上透明地射出。

這一天完結了。然而這一天是永遠不會完結的。他看見有一封信擺在他的房裏。這封信是他的父親寫給他的。他不想讀它，他把它擱在一邊。這封信不是屬於今天的事，今天是使他得以解了他自己。他愛玉子並且他想娶她。現在他知道了，他真驚異於他的愚蠢，他詛咒他自己的遲緩。最初他看見她的時候，他爲什麼竟會不知道？

『我的父親，』第二天，文治說，『動玉子的氣。』

以璠，在他的寫字台邊，還是在昨天的夢裏。晚上他又醒了，他聽見簷前的雨聲浙瀝。他躺在

黑暗中這樣想，讓它下雨罷。今晚上可沒有關係了。他想，「她也聽得到下雨的。」他深深地滿足地傾聽着，一會兒他就入睡了。當他醒來的時候，他的房間外邊的花園現出青綠色來，雨在花木間鮮研地滴着。「她也看得到的。」他想。他不能再等了，他非得看到她不可。

他不能問起她。這該會是誰的了。「她倦了，睡着了。」他想。他看見了玉子，給日光晒得緋紅的，睡在溫軟的花被裏。當他和文治離家的時候，天還在下着細雨，一個下女，深深地鞠着躬，把兩把油紙傘交給他們。他還在繼續昨天的夢想。他現在一定要計劃起來。他一定要去問村木先生——不是他親身去問，而是找一個什麼人替他做媒。

當他坐在寫字台前，他考慮是否他應當告訴文治。當文治說起玉子的名字的時候，以璠望了一望，驚慌起來。

「生玉子的氣嗎？」他重複說。

「是的，」文治說。「我却是料到他會生氣的，你知道。」算盤子在他的手指下畢剝地作響，他把算好的數目記錄下來。

「他不高興她昨天同我們一塊去，」文治繼續說。「他罵了她一頓——嘿，昨晚上的罵才夠勁兒呢！」文治的眼珠攢動。「今天早上我可以笑了，可是昨天晚上我沒有辦法笑。他說我也應當更明白一點兒。」他縮緊他的嘴唇。「我知道他這個說話的意思，」他添說。

「什麼？」以璠問。他覺得他渾身在熱起來。

「他現在決定將玉子嫁給關大將，」文治說，並且他再添一句，「關大將說他不再等了。」
以璠的頭開始在昏暈起來。

「但是她一千年也不會嫁給他，」文治輕輕地說。他把幾千個象牙的玩具弄得沙啦沙啦地響，並且把它們收下來。「這些小象牙的玩具是我們寄到美國去的——」他說，「有一萬五千顆。」

「她不嫁給他嗎？」以璠重複說。他的嘴發乾了。

「哦，這是一篇老文章，」文治說。「我們之中就沒有誰喜歡這件事情。我的母親不喜歡，甚至就一個舊式的女人那方面說，她也不能說她喜歡。她只是時時想方法延長它。當我的父親開始說，「現在積極一點，我們一定要把這件事情決定一下，」她老是想別的話來支開他。她說，「哦，我現在忙死了——一切祖傳的東西都非打掃不可，所以還是讓我們到下個月再說罷。」但是這件事情越加難弄起來。」

「下個月！」以璠低語。

「哦，玉子不會答應的——當然，她會先自殺的，」文治欣然地說。「我們大家都知道，但是我的父親不相信。在他的溫存的外表下，他是固執極了。但是她是他一樣地固執，而他不相信。」

這一點。」

文治打開一個抽屜，抽出另外一本賬簿。

「你的意思是說——這一切的事情就這樣進行下去——而你——」以璠結舌地說。

「戀愛問題現在是很平常的了，」文治笑着說。「在這些日子裏頭，差不多任何年青的人都鬧戀愛問題。老年人要守他們的老法——而年青的人要愛情。只有我！」他大笑起來。「我沒有煩悶，因為我沒有鬧戀愛。」

但是以璠到底沒有辦法和他一塊笑出來。

「爲什麼這個人——關——在許多女人之中——一定要玉子呢？」他問。

「他是一個有錢有勢的人，」文治回答，畢剝地撥着他的算盤子。「武士的世家——像我的父親是——日本最有聲望的。他要一個年青的妻子給他生小孩。玉子是這樣地健康——所以她要她。我的父親說，這對於國家是有幫助的——關家的血和玉子的健康結合起來。我可以告訴你，老一輩的人是崇拜國家和天皇的。」

「你想——」以璠開始低語說。

「我不想，」文治很快地說。「我告訴你，以璠，我什麼都不想。這是不合算的。當我在學校裏念書的時候，有幾個同學老是想，結果我以後就不再看到他們了。一天開來了一排兵士——他

們是關大將的兵士——他們來把那些同學開走了。關大將不許有任何新的思想，在他所生活着的這個美滿的地方上發生。所以我決心享受享受我的生活。」

以璠想起了，他每天在街上走過的時候所遇見的學生，在他們帶着眼鏡的臉孔上，什麼表情都沒有，只是滿臉的蠢相。

「你的意思是說這兒有革命家嗎？」他問。

「輕點！」文治擰着氣地叫出。「別說那個字，也許有人聽到你說話！」

門本來是關上了的，但是他跑去把它打開來，朝外邊看了一眼。還好，沒有人走過。

「我不要說這樣的話，」他匆忙地說。「這樣的話我也不要聽。我有我的工作做。」

他走回座位去，然後開始專心地工作；以璠昏眩地轉身去對着他的書。他的思想只是在他的腦袋裏旋轉。他突然地起身，想找一個藉口回到屋裏去看王子——去告訴她——爲什麼他昨天不多對他說幾句話？但是昨天他太快活了，以致他把此外的什麼事情都忘了。他覺得非轉過頭去對着文治說不可。「文治，今天我能夠——你可以幫助我去看她嗎？我一定要看她——」

文治望了一望。「看王子嗎？」他問。「我的父親吩咐她在她自己的家裏就三天。」

「三天！」以璠重複說。他要三天看不見王子！

「從前有一次，他也關過她三天，」文治說。「那次是去年冬天的事，她告訴他，爲了不得不

服從父親的命令，她肯嫁給關大將，但是以後她要自殺的，他相信她會這樣辦，可是他氣極了，所以他責罰她。」

「這就是你說她生病的那次，」璠叫出來。是有過這麼一次，他現在記起了。

「是的，就是那次，」文治說。「玉子關於小的事件總是服從的——可是大的事件，像嫁給關大將做妻子這樣的事，她是一定拒絕的。」

門開了，秋雄進來了。他的面色顯得疲倦而憂愁，差不多正像他平常那樣。

「這封信是巴黎的那個商人寄來的，」他對文治說。「他抱怨說漢磁馬的烏木架子在船上壓碎了。你是不是照我教你的方法把它們包的？」

「用斷的稻草包的，」文治跳起他的腳來說。

「我告訴你先用剪碎的宣紙包，」秋雄說。

「我忘了，」文治害怕地說。

「哼，」秋雄說，「我也這麼想——我們一定要賠還它們。這值好幾百塊日金呢。」

「我真該死，」文治用低微的聲音說。「我簡直是一個沒有用的東西！」

「你笑得太多了，」秋雄說。

他走出去，把門帶上了。文治坐了下來，他的頭靠在他的手上。「我真是一個小錢不值，」他

悔恨地說：『我老把要緊的事情忘了。秋雄告訴過我——可是也許我想到別的事情上面去了。』

『你想我有沒有方法可以看到玉子嗎？』以璠猝然地問。

文治凝視着他。

『做什麼？』他問。

『我一定要看到她。』以璠重複說。

『爲什麼？』文治吃驚地問。

以璠沒有回答。他堅定地望着文治，覺得血在他的頸子上湧起來，直湧到他的兩頰上。文治凝視着他。

『你不是——不是真的——』他結舌地說。

『我知道我是。』以璠說。

文治的嘴半張開來。接着他開始突然而大聲地笑起來。以璠等待着。

『你爲什麼笑？』他冷靜地問。

『哦——有趣。』他喘息。『真有趣！我們一家——戀愛鬧得纏不清楚——秋雄——玉子——

你——可憐的父親要把這許多事情攪在一塊——想做——獨裁——』

『這不見得有趣。』以璠冷淡地說。他等待着文治冷靜下來。

「好罷，」文治說，「如果你要把關大將的玩意兒加快的話，那麼你去看玉子就是了。」
以璠踟躕起來，但是文治的樣子把他要說一切說話的勇氣都減低了。

在他的窗外，他可以望見滾滾的海浪，這個灰色的早晨在這個灰色的天空下。他會想起了戀愛。——但是雖然他整天想，可是他得不出結論，除了這個——就是現在他的確地對玉子發生了戀愛。

他們在飯廳裏完全照每天晚上那樣地進着晚餐；然而空氣完全不同了，因為他們的心境彼此都不相同。以璠覺得他們對他兩樣。甚至文治也好像有躲避他的樣子。晚飯吃得非常生疏和冷淡。村木太太先告退了。接着秋雄也起身表示要走了。

「秋雄，你把每月的總帳結了沒有？」村木先生銳利地問。整個晚上他都沒有說話。因為夜是陰涼而潮濕的，所以他吩咐把一個小的銅火盤裝起炭來，他坐在那兒抽着一枝短的旱煙筒。『是的，爸爸，』秋雄很快地說。他們彼此對望了一眼，父親和兒子，長久不變地望了一眼。村木先生看開了。

『很好，』他說，於是秋雄走出去了。

然後剩下以璠和文治同他在一塊。平常，以璠要聽村木先生說話，或是否他是平靜而不

說話，那只看他是不是，一方面靜坐在那兒，一方面快樂地抽着煙。一直到現在為止，他都覺得他是一個和善的人物。但是今天晚上，以璠可給他弄得紛亂了。這個滿面仁慈的老頭子把他的愛情當一個囚犯似的監禁起來。在這個屋子裏的什麼地方，在她自己的房裏，玉子是給鎖上了。不，這些門上並沒有鎖。到花園裏去的紙門是可以打開的。但是對於玉子，這些門却給她的父親的命令鎖上了，鎖得這麼堅固，就像下了門門似的。這時村木先生突然地說話了。

『文治，到你自己的房裏去，』他說，『我要和以璠說話。他的父親有一封信給我。』

文治吃了一驚，對以璠瞥視了一眼。但是除了鞠躬，走開以外，他是沒有辦法的，所以只剩下了以璠和這個老頭子。他的心開始很快地跳動起來。

他想，注視着那副泰然的年老的面孔，『我不用怕他。』但是不知怎麼，他總是害怕的。這副面孔現出這樣確定的，這樣斬釘截鐵的表情，這面孔只是堅決地維持它自己的生活，它所知道的生活。它決不會明白任何其他的生活。他思索了一刻兒工夫；他也許可以直接對村木先生說。現在他把這個思想撇開了。他一定要用這個老頭子所知道的方式去接近他，否則他會簡直沒有機會。他還得等。他沉默不動地坐着。

『你的父親對於你的進步，覺得很快活，』村木慢慢地說。『我告訴他你很有功。』他停住了，他拾起了一雙小銅火筷子，把一塊燒紅了的熱炭夾起來，去點着他的旱煙筒。

『謝謝您，先生，』以璠說。

『你的父親寫信給我，』村木先生繼續說，『中國是非常地進步了。革命份子已經肅清了。共產黨都被趕到了內地的各省去。秩序也完全恢復了。』

以璠沒有回答。他確不定是否村木先生知道他的父親爲什麼要把他送到了外國來。

『秩序是永遠不變的，』村木先生繼續以他的冷靜的，蒼老的聲音說。『年青的人所要學習的是一切的東西——決不是叫你去空想去強求去奢望一切的東西。這是非改變不可的。有一個正當的秩序是非嚴守不可的——』然後過了一回，他再添一句，——『這正是爲了大眾的福利。』他咳清了他的喉嚨的碎痰，接着稍微放大聲音地說。『所以，以璠，既然你已經在這兒弄得很不錯，而且學習到的東西也很多，因此我就決定送你到橫濱去，去幫助在那邊我們的寫字間的我的兒子竹雄。況且，橫濱有一個很好的大學，你可以多讀一點兒書。你不要住在竹雄的家裏，你可以同年青的店員們住在寄宿舍裏。』

『是的，先生，』以璠低聲說。他想大聲地叫出來，『我知道你的說話的意思——你想叫我離開玉子！』他甚至想叫出這樣的說話來：『爲什麼我們不應該結婚？』

但是他一個字也說不出。在這個坐在火盤旁邊的挺直的老人物的身上，顯出這樣的尊嚴。他只有喃喃地表示他的同意——暫時的同意。

『既然我最後決定了的事情，得馬上就做，』村木先生說，『那麼你明天就動身好了。剛好秋雄平常每月都要到橫濱去和他的哥哥會一次面。你以前坐過飛機沒有？』村木先生對以瑤聳一聳眉毛。

『沒有，先生，』以瑤喃喃地說。『明天！』

『啊，』村木先生說，『那麼你坐一坐飛機，會覺得很開心的。日本飛機好極了，所以——哈哈！』

他的輕微的最後的感嘆聲，無非是表示驅逐罷了。他點了點頭，以瑤踟躕起來。他應當表示一種什麼感謝的，但是他表示不出。感謝的言辭塞住了他的喉嚨。

『晚安，先生，』他說。

『晚安，』村木先生說。

文治正在門外等着他。

『他說了什麼？』他詢問。

『我得上橫濱去，』以瑤回答。他們彼此望了一望。

『我想到有什麼事情會發生的，』文治說。『今天晚上我一進來的時候，我就覺得這個屋子裏邊——什麼東西都打理得有條不亂的——甚至僕人們也在感到他在動氣了。每個人都』

怕他。」

以璠沒有回答。對他自己的父親他可以表示反抗，他的祖國充滿了反抗——孩子們反抗父母，人民反抗政府。中國是各愛自由，不受法律和規則的拘束的人所習慣了的國家。但是在這兒，花園裏沒一片樹葉不是可以任意生長的，無情的剪刀照到預定的形式把它的最微細的部分剪去或是修掉。他開始看出這個屋子裏的偉大的和平，一切事物的奇妙的秩序，就是這無情的結果。

「現在我們怎麼辦呢？」文治說。

「我不知道。我不想去睡——」

「正在下雨，不然我們去散一散步，」文治說。

「我不在乎下雨，」以璠失望地回答。玉子不到後天不能恢復自由。他怕會見不到她一面而就此走掉了。

「穿起這件雨衣罷，」文治說。

他們穿上掛在一扇紙門上的油布的雨衣，走進陰涼靜寂的雨中去。這由石子築成的街是空的，除了一輛淋着雨的黃包車，是爲了一個有差使出來的女僕用的。他們向海邊走去，踏着路上的小圓石子。在黑暗中，他們可以聽見打到防波堤上去的海浪的聲音。但是海水給碰回來了，

海港中海水像一個池塘似的平靜。

他們沒有說什麼，但是現在文治突然地說話了。

『你想不到，有一次一個浪潮衝得高出防波堤兩丈，澎湃地湧進了海港來，把大船撞壞了，把小船捲到了海洋去呢。』

『防波堤不能阻止它嗎？』以瑤無精打彩地問。

『海潮真地升漲起來的時候是不能的，』文治回答。『那個時候什麼都不能阻止海潮。』

『這是難以相信的，』以瑤蠢笨地說。

他們繼續着漫無目的地講下去。以瑤覺得有雨打在他的臉上，他的頭髮已經濕了，頭頸裏有些水滴，滾向下去。但是他正想着，『我或者永遠不能見她了。她的前途又將變成怎樣呢？』

文治在一個小方園子裏的一間小方屋子前，停了下來。

『以瑤！』他開始說。

『怎麼？』以瑤回答。

『這是秋雄的房子。』

『秋雄的嗎？』

『也就是秀美子住的地方，』文治解釋着。

以瑤把他沒有止境而繞着圈子的思想，停了一停。秋雄這樣一個神秘，奇怪，靜默，而又像機器一樣呆板的人，住在這裏。

『你想進去坐坐嗎？』文治問。

『要不要呢？』以瑤反問着。他沒有知道過這種事情。然而這種事情，當然不需要加以認識的。

『當然囉！』文治說着，把他的雨衣摔去了些雨跡。『我常常到這邊來的。秀美子和我是很好的朋友，她是一個很好的婦人，就連我母親也常常去看她的。』

『那也好，』以瑤疑惑地說着。但是他在秋雄面前，他怎樣動作呢？至於秀美子，在他的年紀，他是從來不曾看到過這樣的女人的。而況他的父親又曾對他說過：『避開這種樣子的女人！』的話。那是同以珂所感困擾的事情相同的。但是他當時正致力於革命，却沒有時間來管其他的事情。自從他到日本以來，——他並不要日本的女人。他所要的祇是玉子而已。

文治正叩擊着紙門，紙門便應聲拉了開去。

『文治，是你嗎？』一種非常柔和的聲音在黑暗中問着。

『是的，還有一個中國朋友。』文治回答着。突然間，電燈在他們頭上亮了起來，以瑤看見一個矮胖的婦人，雖然還很美麗，但是年歲可不小了，她站着看着雨點。

『請進來！請進來！』她熱誠地說着，拖着文治的袖子。

『喲！你們身上多溼啊！』她叫着。『這是以璠嗎？秋雄告訴過我的，我真快活。現在把雨衣脫下罷，喲！還有溼鞋子！你們腳溼了嗎？』文治踢去了他的鞋子，她屈着身摸摸他的腳說，『喲！你的腳溼了！我有許多秋雄的襪子在這裏，你們快換罷！你們這些愛玩兒的孩子！』

她是那樣的熱誠，溫柔，而自然，整個地說起來，簡直迷人。以璠迷惘地覺得非常安慰，而他的心，也第一次提起了。他們隨了她走進了一間光亮的房間，裏面生着火盆，因此非常乾燥而溫暖。秋雄坐在火盆旁邊，讀着報紙。這是以璠所不會見過的秋雄，一個非常愉快的秋雄，他抬着頭說，『文治，請進來，以璠，很歡迎！』

他自己忽忙着，似乎當他們是客人一樣。

『秀美子，再拿兩只杯子來！』

她已經跑進了另外一間房間，用着和柔的聲音回答說，『曉得啦！我什麼東西都在預備，你這個躁急的人！』秋雄笑了。以璠以前是從來不會看見他笑過的。

一刻兒以後，她跑進來了，兩足踏在蓆子上，並不發出聲音，手裏拿着兩只酒杯，臂上挽着兩雙清潔而乾燥的襪子。她穿着繡有白梨花的深杏色的絲和服，在燈光下更為美麗了。她的頭髮仍舊是黑色的，梳着日本舊時的蝴蝶式樣。面頰非常地豐滿，嘴唇也呈着殷紅而且柔軟。

『現在，什麼都有了！秋雄，你快乘熱倒酒！——秋雄馬上把襪子換下來，不要受冷了，你們兩位也快換一換吧。』

幾分鐘後，他們都坐在火盆旁邊，飲着熱酒，感到非常溫暖，安全，而自由的確，在這屋子牆壁的裏面，是有着一種自由的。在家裏從不講話的秋雄，現在正講着話。文治凝神地聽着，不發出什麼笑聲。秀美子靜靜地立了起來，拿了一只小漆盒，從裏面取出一塊絲繡品，又在指頭上帶了一只針囊，在離開他們稍遠的地方，坐下來繡着。她偶爾地看着秋雄，並代他們倒酒或撥火。

在先，以瑤感覺得這個文治爲他開始的祕密生活，不敢講話。這屋子是日本人的。全室裏沒有一點新式的或是西方式的東西。這或許可說是一個日本中等階級人物的屋子。——木質書架上安置着幾本書籍。在壁龕上掛着一組簡單而印花的畫卷，旁邊一只花瓶裏，插着一朵紅蓮花的兩瓣長葉。他們坐着的蓆子是非常清潔而光亮的。祇有秋雄的紙張，可說是僅有的紊亂的東西。他一面拋着紙頭，一面講着，——講着，什麼都講到，談鋒竟遠離了以瑤，而談論着戰爭。

到後來，以瑤記不得秋雄講的是什麼了。不過那是不要緊的。奇蹟是秋雄本人在這間溫暖而光亮的房間裏，冷靜而自由地談論着。在以瑤對於秋雄的印象裏，秋雄已經成爲另外的一個秋雄了。他講到戰爭的一切，並且說，戰爭是多少愚笨，而人們有時竟會做各種愚笨的事。正因爲除了一個人的本身外是沒有人可以予以判斷的。

『戰爭嗎？』秀美子用柔和的聲音叫着。『我們無需跟任何人戰爭啊！我們是有其他辦法的。』當她每次說話的時候，秋雄屏息傾聽着，然後和平地微笑，好像他雖然聽到她的聲音，但她的話是無關緊要似的。

『對的，秀美子！』文治喊着。『達到那種情形的時候，你是能另外設法的。但是可沒有人希望我們戰爭。』

秀美子突然跳了起來，拿起了那只酒瓶。

『請不要談這些事情罷！』她央求他們。『講到這些事情，實在太慘惡了。不別談戰爭！我的爺爺是在我沒有出世前戰死在中日戰役裏的。以後我們就窮了。雖然這一次，我們獲得了很快的勝利，可是我爺爺却沒有得到什麼。當每一個人站在街上歡迎出征軍士回國的時候，我的奶奶拉上了紙門，在屋子裏祇是哭着，哭着……懂嗎？現在你們快喝酒，我來唱歌給你們聽。快樂是不容易得到的！』

於是她拿起了一枝小笛，坐了下來，用着她清麗的喉音，唱着一支『梅花白雪』的歌。『這是在我故鄉的村莊裏學來的。』她說。以璠覺得這一間村木先生禁止他來到的屋子，是非常地安靜而良好。情景是跟先前並無什麼變動。

最後，他們向主人告別了，以璠和文治也踏上了歸程。以璠在路上一直想着秀美子最後在

門口鞠躬的景象。他想着她笑盈盈的單純的性格，和躁急的孩子氣，還想着站在她身旁的秋雄，和他以前所認識的秋雄是那樣的不同的。

『真不配！』他向文治氣憤地說。

『對，』文治同意地回答，『但是沒有辦法。』

『她是一個好女人，』以璠堅持着說。

『對，』文治又同意地回答，『我們都覺得這一點。但是她的命運並不是註定作秋雄的妻子的。』

『你相信人類相互間的關係，是命運註定的嗎？』以璠問。

『哦，是的，』文治簡單地回答說，『我媽媽說是如此的，當然並不是說戀愛，——那是另一種問題。不過夫妻兩人確是由某種星宿所註定的。他們的結合，由此方可以順利而幸福。你要知道，事實上，這是秋雄的過錯。因為他不願娶他命運裏所註定的妻子啊。』

『你知道她是誰嗎？』以璠問。

『哦，知道，』文治答，『她是我爸爸的朋友的女兒。每人都說她是非常地賢慧而負責，但是秋雄却反抗了他的命運。我爸爸說，這樣一來，要帶惡運到我們這裏來的。哦，在先，事態很壞，尤其是因為秋雄本人是很好的。——我爸爸對於他這一次的不服從是非常驚異的。』

到了家後，他們互相點了點頭，便分手了。以璠也回到了他自己的房裏。紙門在晚間是拉攏的，但是他突然覺得太悶人，所以把它拉了開來。園子裏充滿了霧氣。正像紙門一樣地白濛濛的籠罩着一切。他便獨個兒地被圍在霧裏。

他不記得他第一次想見玉子的一晚，是在什麼時候了。他當時已經入睡——不，並沒有真的入睡。但是經過了幾個孤寂而冗長的鐘點後，一切事情都變得無理性而愚蠢了。祇有秋雄的反抗老人的心緒，覺得是聰明的。

『爲什麼我獨獨不能去看她？』他問他自己。他坐了起來。爲什麼不能呢？假如他能夠看到玉子一次，他可以更容易地到橫濱去了。

他想到這一點時，覺得這是一件必需的事了。他雖然並沒有看見過她的房間，但是他曉得這房間的地點的。——那是在這屋子的另一邊，在她父親所住的房間之外。他知道村木先生是懼怕深夜的空氣的。他們曾經互相談過一次，而村木先生曾經說過深夜的空氣非常有毒，尤其對老年人是如此。玉子也曾說，『至於講到我，我是常常在晚上拉開了紙門睡的。』同時村木太太也會用過低濁的聲音說，『輕些，玉子，你晚上講話不應當如此。』此外，玉子同他本人也偶然談過說：『去年，我生日的時候，我爸爸問我要些什麼？我說，設法讓我的房間朝着小瀑布罷。說完，

我就睡，等到醒來時，已經聽到拍擊在岩石上的水聲了。」

以璠想到了她聽着瀑布聲的一點。他覺得在這個多霧的黑夜裏，如果能跑出去，流水聲可以把他引導到玉子那裏的。爲什麼不能呢？他想到秋雄曾經採用他本人安靜而堅定的辦法時，他覺得他必須如此做去。

於是他立了起來，穿上了長衫，走到花園裏。腳下的青草柔軟而又潮溼，他輕輕地踏着。他想的這樣是沒有腳印的。村木先生房裏的紙門既然關攏，那更安全了。他偷偷地走了過去，摸到屋子的牆角時，便轉向右走，在濃霧裏靜聽着。那是瀑布的流水聲。他聽着這種清澈的音響，朝那裏走去，兩手向前伸張，摸測着樹枝和矮木。其後他腳下忽然觸着石頭，那是從涼亭到瀑布那裏去的道路——現在他是越走越近了。他聽到的聲音，非常清晰。他已經達到了瀑布的地方，而覺到它的輕微的水花了。

現在，他必須背着瀑布而立，因爲他已經面對着玉子的房間。但是當時却没有亮光。假使她正睡着，那麼勢必叩着窗格子設法喚醒她的。他必須極謹慎地保持着直線行進，恐怕誤入了迷路。但是如果跑進了村木先生的房裏，怎麼辦呢？

他走着正步，自己「一——二——三」地數着，因爲這種正步，可以幫助人作着直線的行進的。他把腿舉得很高，然後再輕輕地放下。在這種緊張的狀態下，他私自在喉間竊笑着。這真有

趣——或者可說是危險地有趣。他似乎顯然是愚蠢的，如果玉子碰見了他。幸運的是那夜有霧，他忽然覺得脚下觸到了一件東西，他便伸手去摸。這是狹廊的木邊。他便用兩手向上摸去。當他凝想時，紙門已經拉開了。

當他正預備悄悄地像老鼠一樣抓着的時候，他想，「我還是先聽一聽再說。」

對的，瀑布確在他背後響着。那麼，這是玉子的房間了啊。他輕輕地叩着紙門。因為夜是那樣地寂靜，他不敢叫喊或是咳嗽。

玉子會說些什麼呢？此刻，他是已經確實地站在她的門口，但是他猶豫着。她也許竟不願違抗她的父親的。她是這樣一個新舊思想互相參雜的混合體。事實上沒有誰知道，什麼時候玉子才成爲一個舊式的日本女子，而什麼時候才成爲一個摩登女子。

在先，他一些沒聽得什麼。房間裏非常沉靜，好像沒有人在那裏面一樣。但是他忽然聽見一聲長嘆，又聽得好像一隻手在蓆子上所發出的聲音。她或者正睡着吧？可是，不！他聽得一種醒覺詩的呵欠聲，接着又是一聲長嘆，現在他明白了。

他在木頭上有韻律地敲擊作聲。等了一等後，又敲了一次。在她床邊的紙門後，忽然發出了暗淡的燈光。在這門口薄絹的裏面，他看見玉子的影子，拖着長髮。她從蓆子上立了起來，靜聽着。他從新又敲了一次。現在她知道有人在外邊了。他看到她的影子，似乎遲疑不決地退後了一些。

她心中彷彿正懷着恐懼。

「玉子」他輕輕地說。一刻兒後她穿了長袍出來了。

「以璠」她震駭地低語着。

「玉子」他懇求着說，「我不得不如此——我明天要被送到橫濱去了，玉子！我自己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回來。文治告訴我，你爸爸對你動了氣。我怎麼能夠就這樣離開你呢？」

「但是你——要是我爸爸發覺了，他會把你送回中國去的！」

「他不會發覺的，」以璠要求她，「玉子請你——幫助我！」

「幫助你？」

「是的！不要做日本人罷，玉子——讓我們這樣下去，你和我——仍舊是這樣的好朋友。我們在山間不是非常愉快嗎？而那祇是昨天的事！」

「是的——是的——我們——」

「玉子！我今天晚上同着文治去看秋雄和秀美子的。我以前對秋雄從來沒有像今天那樣欽慕過。他能這樣愛秀美子，是非常勇敢的事實上，人們在知道他們是正正當當的時候，的確應當勇敢。」

玉子一手拉着她的頭髮，穿着她玫瑰色的睡衣，呆立着，凝神地聽着。

「這可是——我不知道，假如——」她開始說。

「我不準備進來，」以璠很快地說，「我就站在這裏。但是請你到園子的邊沿上去靠近我，我們可以談一些話。請你答應我罷——我明天就要走了！」

她並不回答，却迅速地把握燭吹滅了。

「我怕有人看見你。」她低語着。接着，他覺得她已經靠近他的身旁，而坐在走廊的邊沿上了。他伸手的時候，碰到了她的肩膀。

「玉子！」他低語着。他的心開始急促地跳動。他希望能把手擁抱她。但是她趨避着，同時他也不敢。

「坐在我旁邊來，」她說得很低，幾乎不能聽到。「不以璠，請不要這樣——請離開得遠些。以——以璠，要是人們看到了我們，事情是不堪設想的。你得趕快走。」

「好，我走！」以璠答應着。

事情的確如此。要是他們被人發見後，責罰確是不堪設想的。有一次，即使在中國，他曾聽得他的祖父說過，他的姊姊同她的情人祇在花園裏很清白地談話，就給他的父親處死了。而村木先生却比任何中國人還要來得嚴厲。「玉子！」他很快地說，「關於關大將的事，你會不會永遠不屈服？」

「我絕對不！」她堅定地說。現在他在她旁邊坐下了，他的肩膀再度碰着了她的。

「王子！我無法忍受這種苦痛。你瞧着！我無論如何要回來的！你瞧着罷。」

「我仍還在這裏，」她低語着。

「你不要——跟任何人結婚，」他懇求她。他要說「除了我！」可是他不敢。

這是一句非常難以啓齒的話。他們是那樣地年青，有着那麼多的阻礙，而又那樣地違背着法律。

停了一刻，他的耳旁聽見她在低語。

「我不願意嫁給其他任何人！」

聽了這話後，他覺得全身充滿了快活的質素，他不能再坐在她旁邊了。接着他便偃倚在她的身邊。

「今晚有霧，不是太好了嗎？」他頓了一頓說，「好，總是替我們遮掩的屏風似的。」

「那是你好心的山靈送來的。」她低聲地回答。

「你允許我常常跟你通信嗎？」他問，「我有許多話要說。但是，不，我把信寄到哪裏去呢？」

「寄到秀美子那裏。」她回說：「她會把信收藏起來給我。而我是常常到她那裏去的。」她說這話說得很快，好像從前她曾經想到這一點的樣子。

「那多巧！」他快樂地叫，「我今天晚上到秀美子那裏去時，始終不會想到，而又絕對沒有計劃到這一點！」

「那是命運！」她嚴肅地說，「我們是命運註定的。」

「我不知道命運是什麼，」他答說。

「我們都不能知道，」玉子說，「不過命運是等着我們的。」

他想要叫，「我知道了！命運叫我們要戀愛。」但是他不敢。

他一生裏沒有響亮地說過「愛」這句話。也不會聽見別人像目前他心頭所懷有的情感一樣對他說過「愛」這句話。這是一件新的東西，他感到是那樣地深刻而廣大，不能使他在這個危險而匆忙的當兒把它說出。但是遲早總有時候可以說出的，而這又不是一秒鐘間可以講完的話。

「我們不能催促命運，」她繼續說，「同時也不能避免命運。」

「你是不是也相信兩個人的結合是由命運所註定的嗎？」他結舌地問着。

「是的，」她輕輕地回答。

接着的是沉默。他們坐在黑暗裏，祇是肩碰着肩。他忽然覺得臂膀上有些震顫的感覺，由臂上而直透到他的手掌，他移動着他的手。他和她的手相互緊握了。

『現在你得走了！』她急促地說，『我在得到你的地址後，會常常寫信給你的——假如是命運註定的話，我們會重逢的。』

『這是我們命運所註定的。』他堅定地說。

他們的手緊握了一會後，她便立刻跳起身來，朝裏跑去。一秒鐘後，聽到了紙門拉攏的聲音。他便孤獨地在霧裏回去。

現在他可以走了！即使到橫濱也行……他神經奮興得非常地厲害，使他不能入睡。他醒着躺在床上想她……一會兒便入睡了。

他和秋雄乘在同一隻三發動機的大飛機裏，離開了長崎。在他們飛過了裏海後，秋雄說要換一隻小飛機了。大飛機是僅為飛渡洋面的安全而設的。他在機上向下瞭望，九洲全島的景象。『玉子是在那裏的。』他凝視着地面上的綠色這樣地想。

這一天早晨，霧已經散了。他在深熟的睡鄉裏醒轉來時，見到陽光已經透進了他的房間。昨晚他因為要到玉子那裏去，所以天賜了這霧。今天早晨不要迷霧了，所以他們兩者間的一切，都非常清明。

秋雄用着望遠鏡朝下望着。

『你看見那邊灰色建築和堡壘的一線嗎？』他說着，把望遠鏡授給以璠。以璠朝下望時，看見各個朝着東、南、西、三方的堡壘所組成的點線。他笑了。

『你們似乎覺得什麼地方都有仇敵似的。』他說。

『被圍於各個大國之間。』秋雄說：『一個小國的防範勢必要各方都顧到的。』

『但是你們一定不希望戰爭！』以璠嘆息道。

『我想，』秋雄遲疑地說：『我們日本人常常希望戰爭。』他的面容忽然變得很嚴肅，『至少我們是受着這種教育的。』

以璠當時並不在聽。他正用着望遠鏡在島上找尋那間屋子。地上的人民仍舊看得到——他或許能在園子裏看到她。但是不！飛機是在海上迅速地飛行着。玉子確在地上，可是她是一顆珠寶——他的心裏的珠寶——隱藏在這個綠色的島嶼裏。他把望遠鏡授還了秋雄。

秋雄在這天早晨精神很是愉快。他們兩人都不會談起昨夜的事。但是事實上却由於昨天的一晚，才使他們兩人能互相作以前不會有的進一步的認識。秋雄秉性非常健談。而以璠却不願多講話，所以他坐在靠窗的椅子上，一面聽着，一面看着下面的大海。他們那時，飛得很高，海上的一隻大船，看起來好像一只爬行着的蝸牛，水花好像是拖的尾巴。秋雄急切地用望遠鏡望着。

『這是一隻戰艦。』他說道，『日本的戰艦，正在向西駛行——或者是到中國去的。』

「到我國去嗎？」以璠懶懶地問着，這似乎已經沒有什麼重要性了，因為恩瀾有一次曾經慘痛地問過：「爲什麼外國的戰艦要開到我們海裏來呢？我們事先又沒有派出自己的戰艦去？」

「我們可沒有這種戰艦！」以璠被逼，不得不把實情告訴恩瀾。

「並不如此！」恩瀾會加以爭辯：「假使我們有了，我們也不會派出去的。」

以璠懷念着，憧憬着，想到「我疑惑我們到底會不會如此。我疑惑我們要是有了戰艦後，會不會應用它們。」

「你們爲什麼要派戰艦到中國去？」他響亮地問着秋雄。

「保護我們的僑民。」秋雄說，又補充着：「至少當局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我在這裏，却並沒有什麼保護啊！」以璠微笑地說。

「但是你在這裏是非常安全的。」秋雄說：「我們待你很好——我們待任何人都好的。」他遲疑了一刻，繼續地說：「有時候，我們待任何人比待自己還好。我們日本人都非常克己。我們都被一種責任心所支配的。」

但是這些字句，以璠都不會聽見。他是想着：「她昨夜在燭光下弄着頭髮的時候，看去多少美麗啊！」他似乎覺得他可以把玉子的情影想念一世的。

他跌入了一個夢想的境地。他對他的遠行，並不怎樣感到不安，因為他可以從她那裏得到

信札，同時他又可以盡情地坦白地在信上告訴她一切。他們可以用互通的信件，彌補他們倆的間隔，而把心靈和精神聯合在一起。……當他幻想的時候，時間飛得很快。而在飛機急速地降下地面時，他方才恢復了知覺。幾分鐘後，他們已經在陸地上了。被一個穿藍制服的人催促着，走進一只較小的飛機裏去。過了不久，他們又開始起飛。不過這一次却飛得很低，可以清晰地看到地上的農民，在他們的田野裏，收割着黃稻。一堆一堆地像謎陣一樣。

『這，』秋雄突然說：『是一架可以倒飛的偵察機。』

『爲什麼作着這麼許多戰爭的準備呢？』以璠問。

『那是我們的哲學，』秋雄說。

『你們希望戰爭嗎？』以璠好奇地問着。

『不，』秋雄回答。他像他平時一樣遲疑了一刻。脫下了他的眼鏡，刷亮了又重新戴上，『我本人就是佛教徒，』他說，『我是不贊成殺戮的。』

『假如你受命作戰時怎麼辦呢？』以璠問。

『我現在還不會決定。』秋雄回答說。他表情似乎樣子很困惱，以璠便急急地說，『你無需加以決定的——這是一個愚笨的問題。』

但是秋雄對這一點，不說什麼話。以璠也不感到他的靜默。因爲他雖然嘴裏在談話，心裏却

在計劃第一封寫給玉子的信。

假如他寫中文，玉子可以懂，因為古代的日文和中文是一樣的。而玉子的信也寫得非常美麗——他有一次在扇上曾經看到過她所寫的一首詩的。他不準備用中國浮華的書信格式。他預備在開始時直率地寫：『當我飛翔在蔚藍的高空中時，那祇是我的肉體。——我的心靈像一隻受傷的鳥，始終不會離開你的房間。』是的，必須這樣直率而坦白地寫。

這時候飛機又復像落葉一樣，降下地面，而到達了橫濱。他的幻夢又再度被它驚醒了。

橫濱是一個熱鬧而繁雜的城市。沒有安靜的公園，也沒有遮着紙門的房間。他擠進了一輛擁擠的公共汽車，經過了荒涼醜陋的街道後，抵達了一所像葦菌似的灰色水泥的房屋。

他們的行李被丟在人行道上，他和秋雄也走了下來。一個穿着制服的看門人，把那些行李提了起來。

『這是我們的辦公處。』秋雄說，『竹雄是在裏面等我們的。』

他隨着秋雄走進了大門。

『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種樣子的建築。』他說。

『這是「地震保險」的。』秋雄解釋着，『自從日本大地震後，橫濱的房屋都是「地震保險」的了。』

他們走進了一間空洞的新辦公處。有一個年青的婦人跑了出來。

『村木竹雄君請你們暫坐一刻。』她說着用着她凸出的門牙，嘻了一嘻。以璠覺得她是非常醜陋的，穿着一條黑色的圍裙和一件白色的外衣，像制服一樣。她的圍裙太短，以致露出了她一雙瘦小而彎曲的腿，穿着黑色的紗襪，和笨重的黑皮鞋。但是她那副醜陋而帶着眼鏡的面容，似乎非常急切地要討好他們。她又在窗縫間，嘻了一嘻地說，『請坐——他現在正同紐約來的一個美國人在談話。』

於是他們便像客人似地坐了下來。但是秋雄似乎對這一點非常慣常似的。他繼續着說：『那一年我有事到美國去，唔，我忘記了——哦！是的，那是爲着北京故宮裏的一座繡金的漆屏。紐約的收藏家有意承購。所以我自己承辦了這一件事。我父親對於這樣貴重的一件東西的運送，非常擔憂。同時他爲什麼要我暫時離開日本也是有着理由的。當我啓程的時候，我站在輪船的欄杆旁邊，看着橫濱。』他停了一停繼續着說：『秀美子也來送行的。所以我一直看着橫濱的景物線，直到看不見秀美子爲止。橫濱的建築便似乎逐漸地昇向天空。那時是有着不少精美而高大的房屋的。』他點了一枝香煙吸了一刻又說，『此後橫濱發生了地震，我急急地回去，可是根本看不到風景線了！』

『看不到風景線了嗎？』以璠重覆着說。

『什麼都平了。』秋雄說，『所有的建築都完了。我一直呆看着，我不能相信。但是橫濱確是什麼都沒有了，而在橫濱等着我的秀美子那裏，也聽不到什麼消息。』

秋雄忽然笑了起來。

『但是當輪船靠岸時，我在船塢的瓦礫裏，看到一個矮小的婦人站着。她是秀美子好了！其他是有辦法的了！』

講到這裏，他們兩人互相笑着。

『每一個人，』秋雄繼續講着，『那時候起，便共同開始了復興的工作。所以我們現在又有橫濱的風景線了。我們深知我們日本人的命運——我們不是懦弱的人。』

門開了，那年青的女人說，『請進！』

一個高大的美國人，從裏面走了出來，背後隨着一個穿着灰色商業服裝的矮子。那是竹雄，他好像是村木先生重新年輕了的樣子。

『好罷，村木君！』那個高大的美國人用着宏大的捲音說，『那全靠你了！七萬五千元美金——不過由你冒吃倒賬的險。』

『不會倒賬的，』竹雄用清晰的高音說。

『好！那是你的生意經。』那美國人說，『再會！跟你交易，非常榮幸！』他伸出一隻大而紅的

手與竹雄的不願的小而棕色的手，握了一握。那個美國人出去了，而大門關上後，竹雄祕密地用手巾擦着他的手。

「哈」他向秋雄微笑着說，在黑色的小髻下，露出了非常潔白的牙齒。

秋雄笑了笑，「這是吳以璠，」他說。

「哈！」竹雄愉快地說道，「我父親給我的信上，會談到你。他說你很好，對不起，我剛才忙得很。」

「沒關係！」以璠謙恭地說。

他突然覺得非常害羞。竹雄和村木先生外貌是非常相似的。

「請到我辦公處來罷！」竹雄說。

他們隨他走進了一間簡陋的房間。灰色水泥的牆壁，漆着黃色的不舒服的傢具，那個年青的女人給他們倒着茶。但是當時却沒有時間可以四顧，因為竹雄在枱上打開了一些東西。

「你們看！」他急切地說。

那是一尊中國的象牙觀音像。約兩尺高，仁慈而卓絕。她的安靜的眼神和象牙的衣袍，呈現一種沉寂的景象。這像的年代一定很久，因為象牙都起了油膩了。

「啊！」秋雄叫道，「終於來了！」

『終於來了！』竹雄和着說。他凝視着那尊美麗的佛像。沒有人講話。其後竹雄傷感地說道：『我們是無法保存她了！她將同其他的東西一起裝往美國。因為某博物院把這些古物全部購去了。』

『北平的李氏大收藏家的東西嗎？』

竹雄點點頭。然後用低聲問道：『我父親家裏一切的情形怎樣？』

『很好！很好！』秋雄回答。他遲疑着，而以瑤覺得他的眼睛正看着他，似乎有一種希望他不在那裏的神氣。因此瑤大方地在附近的桌上拿起一張報紙，開始閱讀，由此他可以聽見秋雄所談村木家的私事了。

但是突然地他聽得了一段話：

『所以現在他非常憤怒。而他說他要同關大將商談準備立刻舉行婚禮。』

以瑤聽到這些話後，馬上就明白了。當他心靈上起着衝突和騷擾時，他向那個象牙的觀音像，無言無語地凝視着。她面向着他們，仁慈，年青，永生的。他傾向着他。但是她不能有所幫助的人們可以任意祈求她。但是在日本、美國或任何地方，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她還是依舊不變。『我簡直瘋了！』他想，『竟想着象牙的偶像……他竟希望能立刻舉行婚禮……』

『你先到你房裏休息罷。』竹雄和善地說。

『是，如果我可以……』以璠說着，聲音低微，好像非常地遙遠。

『不要急，』竹雄回答說，『吃飯去罷。我還要同秋雄談話。明天我給你預備辦公桌。現在我們忙得很。寶物正從華北拋出呢。』

以璠想，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請這裏來，』那年青的女人說。他提起了他的包裹，跟着她走過了街到了一宅二層樓的灰色房子。這就是宿舍。

『這屋子是「地震保險」的，』她驕傲地說。

她領着他到了一隻桌子面前，桌旁的辦事員熟練地在名單裏找了他的名字。

『第五十一號房間，』他說。

他走到了五十一號門口，門開後，現出了一個小的房間。裏面擺着一張床，一只椅子，一只櫃子，和一只面盆架。地板和牆壁都是灰色水泥的。

他心頭沉重地坐了下來，手撑着頭。他一定得馬上寫信給玉子。他因此打開了包裹，取出了今天早晨擺在裏面的紙筆。這個安靜的房間，似乎是一千哩一千年那樣地遙遠和久長了。

『玉子』他開始寫道，『我聽到了一件可怕的事。秋雄說——』他不聯貫地濫寫着，希望告訴她採取什麼辦法——但是他能說些什麼呢？『玉子，你裝着病把一切事情都設法延擱起

來。玉子！你能私奔嗎？請你想一想馬上給我回信。我在沒有接到你的覆信之前叫我怎樣睡得着呢？』

他急促地把信寫了，註上了『航空郵遞』的字樣，飛速地跑上郵局的櫃檯把它寄了出去。當這信交出後，他感到非常地迷惘，他到底是餓了。

他跑進了一家菜館，點了一只豆腐湯和一條小魚。他在坐着等待的時候，追念着他今天在飛機裏在陽光下飛過大海時所計劃的給玉子的那封信。但是同現在所寄的一封信比起來是多麼的不同呀，而這封信恐怕也正是由裝載他們來的那隻飛機裝載着飛回去！他感到一種似乎像憶念着恐怖一樣地奇怪的預兆。他追念着他父親彎着腰把他從夢中推醒的情景。而目前他似乎覺得這一次又給別人把他從夢裏推醒了。

次晨，當他睜開眼睛的時候，他聽得房外廳裏有笑的聲音發出。一班年青人正叫囂地狂笑着。他聽得他們走近了他的房間，又走了過去，笑聲也逐漸地模糊。同時一輛街車在窗外轉彎，發着尖銳的聲音，又聽到一個盤販在叫『新鮮的蟹』！

他躺了一會，追念着他昨夜入睡時的一切。他的恐懼已經織成了一個破碎的夢。在夢裏他和玉子似乎幾次都將相見，可是都始終不會見到她。這種恐懼和夢境，都是不確的！每件事情都

不會發生意外，他極能相信玉子——因為她有着堅毅的性格。

太陽射進了竹籬，在牆上印着跳動的光波。他從床上跳了起來。他預進勤懇地工作，讓竹雄看見了會告訴村木先生說他是怎樣地好，或者由此村木先生會答應把玉子嫁給他。他自己的祖父可以堅持要他的兒子娶一個中國的老婆，但是他却常常聽他父親說中國和日本是必須聯合而友愛的。因此他在鏡子前梳理頭髮的時候，輕輕地笑了一笑。他非常贊成他父親的理論！玉子今天會到他的信了。但是或者她竟想不到他的信會這樣迅速地寄到秀美子那裏？怎辦呢？他把手擡在門上，停了一停，想到打電報怎樣？不，那不可能的。他相信她事先一定會告訴秀美子說我有信請她轉。他是可以相信玉子的。

他跑進了菜館暢快地吃着早飯。假如她的覆信，也用航空，那麼他明天可以得到覆信了。他吃了一客米粥，一個蛋和一些鹹菜，還飲了一杯美國的麥精牛奶，可是他却不辨什麼滋味。吃完後，他立起身來，付了賬，穿過街，直往村木的商行走去。

竹雄辦公處的門是開着。以璠在門前輕輕地咳了咳嗽。

『請進來，』竹雄答道。他的喉音極像村木先生，所以璠感到有些氣挫。他走了進去，竹雄早已坐在他的辦公桌上了。他是一個極清潔的人，帶着一副眼鏡，唇上留着些短黑的鬚鬚。在未看他的眼睛以前，他的容姿有些小軍人的模樣，在厚厚的鏡片後，他的眼睛，照日本的標準看

來，是非常大的。而他的目光却像孩子一樣地天真而柔和。由於他會像一般的日本人一樣進過軍事學校，所以他的外形非常軍事化。

『你早！』他和善地說。『請跟我的秘書去，她會領你到你的辦公桌去的。請你把你桌上的一張今天從中國運到的貨物單，對正一下。然後，請你把包裹拆開，再對正一下。假如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可以來問我，我會幫助你的。你在把包裹完全解開後，我當親自來察看。』

『謝謝你，先生。』以璠喃喃着。這個矮人是這樣地賦有權力。雖然他的眼睛像小孩一樣，可是却使人不能不服從他。竹雄撇了撇鈴，那個彎腳的穿着黑裙白衫的女人便應聲進來，以璠跟着她走進了一間房間，那裏有十個辦事員在檯上埋着頭工作。

『就是這裏，』這女人說，又微笑着嘻了一嘻，在靠窗的桌子附近，彎了彎腰後，便出去了。

以璠看着窗外的一條寬闊而無樹的街道，兩旁有着低矮的房屋和店舖。遠處是那個呈現着明麗的青年色的海港，裏面停着船隻。至於這房裏，沒有人移動，保持着絕對的靜寂。他在四顧的時候，接觸了各人眼角裏投射的匆促而秘密的眼光。他因此突然地第一次覺得，似乎在日本是一個陌生人了。同時想念文治的心緒，便不能自止。

在這屋裏，他一個人也不認識。他的頭現在是沉思着垂倒了。除了開抽屜或是拿文具之外，房裏沒有一個人移動過。呈顯着一種嚴明的紀律所造成的空氣。他遲疑了一刻，望着辦公室的

門。那門開了，一個人站立着正在望他：『吳君，你有沒有事情要辦？』

『有的，先生！』以璠回答。

『哈！』那人說。

這是一種工作的命令。於是以璠開了他面前的抽屜。而室內仍沒有任何人的頭動過一動。三天後，當他回到他的宿舍時，玉子的覆信寄到了。

『我們要等待。』玉子寫道，『我們必須等待。由此我們可清晰地看到我們的命運如何。』是的！但是她的父親急於要把她嫁出怎麼辦呢？他急躁地想着。他的眼睛重新看信：『我媽媽知道怎樣去延擱她所不喜歡的事情的。』玉子寫道：『她已經把這次婚禮，延擱了好幾次——以後還要延擱，直到——』這樣靜默而罕見的村木太太，竟是他和玉子所依賴的人，確是非常奇異的。因此他在想到這一點時，覺得對這件事更可確信。至少玉子在她父親的屋子裏不是絕無援助的人了。

在悠長的一年間，他一直跟她通着信。常常感到非常躁急不耐。有時很是憤怒，而有時在冗長的冬天裏，由於事情的延擱，而覺得冷漠而失望。他知道她不能常常到秀美子那裏去拿信，而有時候，據她說，積壓了五六封後，才有機會到秀美子那裏去拿來，而又必須在晚上，才可以把它們閱讀。她的信常常是相同的，又非常簡短，——即使他的信寫得很長——而又千篇一律地寫

着以下的字：『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命運的支配到底如何。我媽媽依舊設法把這婚事延擱着。』好罷！他自己告訴自己說，他對於這種『延擱』是必須忍耐而滿足的……在橫濱的那一年可說是他生命中最冗長的一年了。

幾個鐘點以來，他一直站着用鉛筆校對着辦事員從鋸屑及稻柴箱裏謹慎地取出來的東西——陶器，象牙，瑪瑙，石英，水晶，景泰藍瓷，雕花烏木，紅木，以及刻有金魚鳥的天藍色羽毛的銀器等。但是他對於這些工作並不注意。

春夏兩季以來，他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使他對於這種『延擱』表示滿足，但是在初秋的第一個月裏，他是苦痛而急切地重復想念着玉子了。

他不單是感到她在寫信時變得比前謹慎。這裏還有其他的變化。上星期她寫信來，叫他要再沒有顧忌地時常寫信給她。除了她是畏懼着或是改變了後，又怎樣說法呢？他記得她不會確切地說過，她會無論事情的變化如何而決意嫁他，所以以璠無奈地決意他是不能再等待玉子的『命運』了。他必須曉得爲什麼她對他變了心。因此以璠立刻坐下來寫着信，告訴她他所懷有的恐懼，並且央求她把事態的詳細情形見告，可以讓他回來。並且說，他準備以四天的期限，等待她的覆信。今天是最後的一天了。假如今夜沒有回信寄到，那麼明天他預備回到九州去。現

在他不能再等手裏的錶的指針，指向六時。但是同時却又怕知道這個鐘點是已經到了。

門開了，竹雄跑了進來。

擺在大櫃子上的，是一大堆珍貴的物品。竹雄精神興奮地走近它們去。

『哈——』他柔和地低語着：『哈——都在這兒——』

他的細小而堅實的手指，像呼吸一樣輕微地撫摩着一件一件的東西。他每一件都認識的咕噥着：『這是宋朝的白玉——而這綠玉，在明朝時是最好的了——是的，對的——這是白玉的盆景——啊，這件東西，我費了十年的搜尋功夫了！』他拿起了一塊好像雕成雪山形的玉。快樂得半含着眼淚笑道：『它在這裏了！』他叫着說：『我不能告訴你它是怎樣地珍貴。我不願把這東西買給任何哪個美國人，即使他拿出一百萬，我也不願牠一定要保存在日本！因為這種東西是應該屬於日本的。那是祇有我們這一班人才能夠欣賞的……』

以璠看得發呆了。呀！竹雄像半瘋一樣了！他撫弄着那塊白玉，祇是咕噥着，低語着。那真討厭，以璠自己知道，簡直是可怕！但是突然間，一個問題像鞭子一樣地穿過了她的腦子。這些東西是從那兒來的呢？

他站立了一刻，然後靜默而迅速地走出了這個貨房。他在一大羣等待着公共汽車的辦事員間擠着走去。他們每人都很快活地笑着，拋去了工作時穿的制服，和紙頭的碎屑等。以璠迅速

地跑進了宿舍，下了大廳，開了他自己房間的門……要是有信的話，那一定是在桌上的。

但是他立刻發覺桌上並沒有信件。而文治却安穩地睡在他的床上。

他第一個思想是要叫「文治！你在這裏做什麼？」但是他沒有叫出來。對於文治的面容，他先前始終不會注意過。他知道文治並不漂亮，而又常常把自己的面容說笑的。

『我像街上露天戲裏的小丑，』他常常自己愉快地說：『你說對不對？我是不必爲這一點擔愛的——所有的摩登女子都不會愛我——所以我可以平靜無擾地過我一生。』他常常說他準備娶一個最醜陋的女人做老婆，因爲他自己更醜，並且準備在兩者的對比下，使她感到美麗而覺得快活。當文治在說笑的時候，人們無需想到他的面容。因爲雖然他有着一個沒有樑的塌鼻子，一對小而亮的眼睛和一張闊大的嘴，他却是非常樂觀的。

但是最近幾個月來，以瑤一直沒有見過他。而又沒有見過他睡覺的樣子。文治在睡熟時，好像是另外一個人。他的面孔看去，現着一種低眉毛，下顎沉重而嘴唇極厚。以瑤可以看到——文治是非常日本型的。他的身軀矮小，手臂很長，雙手短而有力。即使他那雙沒有穿着鞋子的雙足，除了他的能捲鉤的日本型足趾外，也是非常地短厚。以瑤在上海時，曾經在街上聽到小孩們跟在日本人後面叫「猴子！猴子！」目前這些字句是在他的腦裏浮現了。但是文治睜開了他的眼

睛，看着他，突然又跳起來笑着。

「以璠」他叫着說。

「你爲什麼到這裏來？」以璠安靜地問他。他是自逼自地在想：「這是同一的文治啊！」

文治響亮地打着呵欠，一邊用拳頭擦着眼睛。

「我不知道，」他愉快地說着：「我祇曉得當局命令我同秋雄一起到東京陸軍總部去報到。我們到這裏太遲，今夜報不成了。所以我說：『我要去看看老友以璠去。讓我們兩人再度歡樂一番。』」

「秋雄呢？」以璠問。

「哦！當然，秀美子也來的。他們現在恐怕在一起，我想來或者在月光下看着富士山也未可知！」文治笑道：「你是熟悉的！他們很愛富士山，並且每年夏季，也往往到那山上去旅行。」

「東京總部爲什麼要召你們呢？」以璠問。

文治正在穿他的鞋子。

「那我要問他們，」他愉快地說着：「我們這種後備軍官，每年必須報到而登記，以準備戰爭——因爲我們的將領，都像老祖母一樣，常常會想到戰爭。」

他站了起來，用手指在他堅硬的頭髮裏梳了一下。

『橫濱是有着很好的藝妓舞的，』他叫吼着說：『去罷！以璠！至少我們已經幾月不見了。』
以璠想了一想，文治是可以轉告以玉子的事的。所以他應道：『我去！』

戲院裏的燈彩點得很光亮，座位裏也坐滿了服飾精美而精神愉快的人，安靜地嚼着糖或是看着耀光的戲台。面上都充滿了喜悅。那天表演的是一種古裝舞，壯麗堂皇而含着歷史的意義，以璠却不能了解。但是其餘的人似乎都懂得這種舞蹈的。當表演完畢後，跟着是一陣熱烈的喝彩聲。文治靠着椅子，快活得額上出着汗，發着油光。

『我從來沒有看到他們做得那樣好的，』他叫着。『啊！你看那個哈樣——在中央的一位——她是非常有名的。每一個人都知道她。我曾經聽見人們談起過，確從來沒有見過她。』

『我並不怎樣聽得懂！』以璠承認着。

每一個人都笑着，談着，跑來跑去，直至戲幕重新拉起才止。

『這故事是說怎樣一個偉大的武士道的女兒，僞裝了男子，帶領了他父親的軍隊的一段事蹟。』文治解釋着：『他俘虜了敵軍的將領，你看，而同他戀愛了。她的思想設法保留他的性命。而這鬥爭是可怕的。但是她以國家爲重，用她父親的劍把他殺了。同時又自刎而死。』文治在興奮的狀態中，拭去了額上透出的汗水。『那真美麗——』他欣賞着，看着周圍，『那是一齣名貴

的戲劇。每個人都知道，而他們又不惜一遍又一遍地覆看——」他的圓渾而醜陋的面孔，突然又非常怕羞地說道：「假使我有勇氣，我一定設法去看這女伶——告訴她——我是怎樣——我是怎樣——」

「爲什麼不呢？」以璠微笑地說着。

文治的面孔紅了起來。

「我深知我的面孔是怎樣的，」他謙卑地說，「我不願意給她看見。」

以璠笑了起來。文治的確很像猴子的。戲散後，他同文治步行着回家，向文治問起了他這一晚上準備要問而不會發問的話，因爲這天的奇怪境遇似乎是他跟人們分開了。

「玉子，」他們一回進房間，以璠就說：「玉子怎樣了？」

他站在椅子旁邊等着。文治坐在床沿上誠實地對他望。

「我來告訴你，」他開始說。同時在他衣袋裏摸索。「這裏是她給我的一封信。但是她說，『在你把一切情形告訴以璠之前，不要把這信給他看。』」文治抽出了一只狹長的信封，印着粉紅色花朵的痕跡。以璠對這一點是很明白的。他伸出了手，但是文治把信收了回去。

「她說的——」他固執地不肯。

「我祇把它握着，」以璠急促地說，「真的！」他看到文治的面上所表現着的疑惑的神氣，

便添說了一句。

『那也好，』文治同意了。他把信給了以璠，又看了他一眼，然後咳了咳嗽說：『玉子的事是，』他開始說。但是以璠等着非常不耐。這文治的說話是那麼地遲慢，恐怕到天亮，他還說不出一個緊要點來。

『讓我想，』文治緩慢而又像沉思地說着：『兩天之前，她還像平時一樣佈置着鮮花，清掃着房間。那時候，當我和她祇有兩人在房裏的時候，她叫我通知秋雄轉告秀美子說，當夜她去看她。那天晚上是去了，我可不知道爲的什麼。或者她們兩人問……但是那不過是在後的事了。』

『在什麼事之後呢？』以璠痛苦地問。

『在關大將來看我爸爸之後，』文治說。

『他來看你的爸爸嗎？』以璠叫道。

文治點了點頭。『我爸爸因此叫了她進去，和她談着，談着。那天晚上，我回家很遲，因爲我去看了一張美國影片，片名是叫——讓我想——噯！什麼啊？——』

『天啊！』以璠抱怨着叫道。『那沒有關係的。』

『哦！』文治高興地說：『你對！——那的確沒有什麼關係，但是我想得起來的，因爲我那時非常注意地看着——那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忽然有一個強盜跑進了她的臥室，她發覺這強盜

是她認識的人，而他們結婚——那是——唔！關於玉子的事——當我看完戲回家的時候，房裏電燈還亮着，他們還在同她講話——所以——」

『那時她接到了我的信了嗎？』以璠插進來問。

文治睜着眼睛看着他，眼神裏露着疑問。但是以璠在這當兒可沒有時間可以解釋。他立刻便扯開了玉子的信。

『我沒有說完——』文治開始阻止他。

『我耐不住了，』以璠嚴肅地回答。

『我快講完了呢！』文治柔和地說着，一面回向床上一翻。『這些多角的戀愛——』他開始笑了。

但是以璠可沒有聽到他在說些什麼。他的眼睛射在有格的紙箋上，好像要把這些字吃下去的樣子。

『以璠，我雖然對你說過，我不會嫁給別人，』玉子寫着：『但是我父親告訴我，日本不久要同中國開戰了。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有了變動。即使我媽媽也說，在這個時候嫁給關大將，是我的一種責任。因為他必須爲着國家而戰。我媽媽這一次不再把事情延擱了。同時我也覺察了我的責任。這也就是命運——玉子。』

在名字的前面，她擦去了兩個字。以璠是知道的，那是『你的王子』前『你的』兩字。責任！那正像毒藥一樣，把他們全迷住了。但是假如村木太太——他不能耗費時光了，他必須動身了。

『到那裏最快的是火車還是飛機？』他問着文治。

文治立了起來。

『什麼地方呢？』他問。

『九州』以璠叫道。

文治搖了搖頭。『我爸爸不會讓你會她的。』他憐憫地說。

『我無論如何要見她。』以璠發誓。

『那也好，』文治遲疑地說：『夜車已經開出了，飛機雖然比早車快些，但是或者要碰到暴風或意外。』

以璠開了窗看。只見皓月當空，萬里無雲。

『你可以看到富士山！』文治說。

『我明天搭飛機走。』以璠決定了。但是還得等上一夜！

『我要睡了！』文治肯定地說。

『你睡我的床好了，』以璠回說：『我可睡不着。』

他在椅子旁邊坐了下來，手撐着頭。他怎麼辦呢——他怎麼辦呢？

『在可能範圍裏，我要設法幫助你。』文治睡得舒適地說着：『不過我明天還得到總部報到。』

『直達的飛機恐怕在中午前不能起飛罷。』以璠自言自語地說。

『不能。』文治同意地回答。『好，要是竹雄不需要我做什麼事。我在登記後，跟你一道走假使你要寫什麼信等等東西的話，如果你不能見她，那麼我跟你轉交好了。』

『好的。』以璠仰着面說：『那是很好的辦法。文治，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哈。』文治回答說：『對——你曉得——我很喜歡你的。』他笑着開始脫衣。

以璠早已預備了紙筆。他當然能見到玉子的——要是他沒法立刻見她的話，那麼文治可以替他轉交。因此他成夜寫信，懇求着，申訴着，表示着他的愛忱。

『即使我們的國家會交戰，我的玉子』他一遍一遍地寫道：『那對於我們倆可沒有關係。你和我——我們祇是我們自己。而我們相互間是分隔不開的。那祇是政府的一種意外——』

他對中國的政府已經沒有什麼效忠的思想——那時的中國已經不是他的了。

在文治深沉的鼾聲裏，他對玉子寫出了一切要說的話。然後坐了一個長時期，讀着那封寫好了的信。當他最後折轉着信箋時，月亮已經不見，而正在晨曦未出前的一個黑暗時期裏。他熄了燈，也不脫衣，就在文治的身旁，睡了下去，像一個精力全無的人跌入了深井一樣。

他醒來時，文治也醒了。

「幾點鐘了？」文治問。陽光在室內照耀着。

以璠望了望手上的錶：「八點半。」他回答說。

文治在床上跳過了以璠的身體。

「我同秋雄必須趕上九點鐘的火車！」他叫着。開始披上了他的衣服，跑向水盆邊，把水冲着他的頭和面孔。

「路很遙遠的，」他着急地說。「我勢必祇得買些東西在車上吃了。」

他一面梳着他聳起的頭髮，一面說道：「我當設法儘早趕回，假如竹雄不需要我，那麼我——」他同時地打着領結，紐着上衣的紐扣，還找尋着他的帽子。到了門口後，他微笑着招呼了一聲就走了。

以璠等他去後便慢慢地起了床。雖然睡了一刻，仍舊感到非常困乏。他脫下了昨晚的衣服，洗過臉後，穿上了一件新長衫。坐了下來，從新讀着玉子給他以及他給玉子的信，然後像以前有過的一天一樣，走進了菜館，吃完了早餐，再跑進貨房裏去。

那一塊竹雄撫弄着的大玉，已經不見了。那無疑地一定是竹雄拿了回去的。他突然覺得有

些憤怒，好像他自己失去一件珍寶一樣。但是他無奈地做着校正與覆校的工作。這個時候，他的心裏沒有其他事情，他祇估計着能不能如期趕到玉子那裏，而趕到後又能不能說服她……但是他突然想到說服她又怎樣呢？他能叫玉子做些什麼事情，而他又能帶她到哪裏去？他停了一停，手裏拿着一塊老櫻樹根雕成的古代的鬼臉像。當他對這塊雕品一望的時候，這塊樹根好像一個快活而高傲的老人一樣，用着挪揄的眼神在對他斜視。這個世界上哪裏有地方可以供玉子和他立足呢……

在他自己設法回答這句問句時，他聽得有人在狂叫着他的名字，那是文治。他從門口衝了進來，眼神非常野性，而面孔也因為哭着的緣故而變得皺緊了。

『以璠！』他喘着『竹雄——竹雄在那裏？』

『我沒有看到他，』以璠驚恐地說着。手裏的樹根雕像，也摔了下去。『文治——請不要這樣！——爲什麼呢？』

『秋雄——』文治嗚咽着『秋雄——秋雄——』

他把一張紙頭，授給了以璠。上面載着秋雄的清秀的筆跡。

『父親和弟弟：我對於我目前所採取的辦法，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我很明白我所以重新被召而登記的原由。那是因爲我們要被遣到中國去作戰了。在我的生命裏，我不願爲任何事情而

作戰。尤其不願參加殺戮任何種族的無辜的人民。但是天皇的命令不能違抗。所以我不得不採取目前的辦法。當這一封信到你們手裏的時候，我已經將身體投向富士山了。在我一起而將永遠和我在一起的是秀美子……」

『什麼時候——什麼時候的事呢？』以璠喃喃地問。

『當我到車站領取免費票的時候，』文治哭着說，『我報了自己的姓名，他們就把這信給我，說是有人留給我的。我因此便把它展開了看，而當我看了哭出聲來的時候，——一個軍官把這信拿了去——他非常憤怒——他說——他說秋雄這個奸細——並且說他是沒有權利——在這個——這個天皇需要人力的時候——自殺的——』文治說着，眼淚從他的面頰上滾了下來。

『竹雄知道了這件事沒有？』以璠低聲地問。

文治搖了搖頭。

『來！』以璠說着，伸出他自己的手，拉着文治就走。他們倆不作一聲地走向竹雄的辦公處去。——那時他正坐在辦公桌上。在他不會抬起頭來之前，以璠已經把秋雄的信放在了他的面前。他讀完後，眼睛裏露着含淚的光。他的面容從驚奇而變到恐怖，但是終至現出了一種理解的表情。然後他把信紙放了下來。

『我一直知道秋雄遲早會出此一着的，』他安靜地說着：『他把「生」和「死」看得太平衡了。』對他似乎是與「生」一樣甜美的。』他停了一停嚥着唾液繼續說着：『當我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假使發生了什麼錯事後——他常常——他常常希望死去。』那時空氣非常靜默。竹雄沉痛地繼續說，『文治，你必須立刻回去。我要設法去看一看——是否可以尋到他們的屍體。有時候——人們——也許不會直向火山口裏跳的——』』

『我不能回去。』文治說道：『今天下午我要上總部報到去，現在祇剩幾個鐘點了——』他們望着他呆了起來。

『在三天之內，』文治簡單地說，『我必須搭船開赴滿洲的。』

他們祇顧站着，都不知道應該互相說些什麼話。

『我是日本人，』文治沉重地說：『我不得不去。』

『我懂，』以瑤慢慢地說着：『我懂得這一點的。』

他想了什麼事，他朝着竹雄看。

『假使你能信任我』他說，『讓我代文治到你爸爸那裏去。』他現在有着一種支配命運的異樣的感覺，要是這真成了事實怎麼辦呢？

『那麼請去』竹雄說：『請你告訴我爸爸，不要太爲秋雄惱怒。』

於是，死神代他打開了到玉子那裏去的門戶。

當他在告訴他們這一切的情形時，她在她父母的後面，安靜地跪坐着。村木先生先是一個人接見他的。當他聽完而讀完了那封信後，一時並不講話。他把信摺成了一小方塊，放在衣袖的口袋裏。然後說道：『找我女兒和她的母親出來。』

以璠走了出去，找到了一個下女，把這話轉告了她。然後回進了村木先生坐着的那個房間。村木先生那時仍舊坐着沒有移動。以璠重新坐下時，他不同他講話。

過了一刻後，門開了，村木太太走了進來。以璠馬上起立，並不抬頭，因為抬頭是失禮的。他祇側一側身。但是他知道同時他可以覺得，玉子是在這房裏了。他從他垂着的眼皮下，看見地板上拖着的藍色和服的邊。他心想，至少她是在這裏了。

『坐下！』村木先生說。

他們全坐下了下來。村木先生從衣袖裏抽出了秋雄的信。他停了一停，牙齒咬緊着，牙床旁的肌肉不斷地抽動，然後他沈靜而清晰地讀着秋雄所寫的信。讀完後，又把信紙摺攏了放在袖裏。他們靜靜地坐着。以璠忽然聽得了一聲抽噎，立刻就停止了。他知道那是玉子。他急速地抬頭，見她正咬着嘴唇，兩手捏得很緊。村木太太端莊地坐着，眼淚正從臉上淌下。她把衣袖揩了一揩，但

是却不說什麼。

『一個兒子既然不服從他的天皇和他的父親，』村木先生仍舊用着他讀信時沈靜的嗓音說着：『我們不必有什麼悲哀。我們就算這屋裏沒有這一個人。』

他的一隻擱置在膝蓋上的手，有些顫動，他咳了聲嗽說着：『我說完了。』然後又向以璠說：『在你回去之前，你是需要睡上一夜的。你的宿舍，仍舊是從前的那間。』

『謝謝村木先生！』以璠喃喃地說。

除了這逼人的悲思之外，他的心突然狂放地跳了起來。他目前是熟悉那條玉子門外瀑布旁邊的路的了。因此他並不需要寫信的了。『我們告退了，』村木太太淡淡地說。

村木先生點了點頭。以璠便重新站起。他迅速地抬頭望了一眼。目光碰着了玉子的眼，她雖然滿含着淚，但是仍懇切而熱情。他知道她是在期望着他的。

在半夜的時候，她在她的房門口，站了一刻。穿過了月光，隱在廊簷的陰影裏。他在紙門上，輕輕地叩擊着。那紙門便應聲拉開了。她站在裏面。在月光下面色顯得非常蒼白。她用手按在唇上叫他不要作聲，同時他聞得了一陣玫瑰花香。因此便一動不動地站着，也不透氣，那時候他心裏祇有她了。

『到這走廊的陰影裏來』

她的低語的聲音比蜂蜜的翼膀拍動時的聲音還輕。他靜靜地從草地上躡上蓆子，她上前想細聽他的脚步聲。他們倆面對面地站着，一聲不發。然後他伸出了他的臂膀。在他一生裏，他從來不會擁抱過一個女人。他簡直不知道女人的身材和形態是怎樣的。但是這一次他把她抱在懷裏了。在愛的漩渦裏，他第一次覺得一個女人的身體是可以這樣地緊貼着他，又是那樣地合配，而竟像他自己身體的一部份一樣。他們倆祇互相抱着不動。她忽然掙出了他的懷抱。

『啊！』她柔和地叫道：『我說過——我不願意——要是他來——我不願意見他。』

『我會找到你的，』他嚴肅地說着：『沒有我，你在什麼地方都不能安全。』

『不，不要這樣，以璠。』

『我決定如此，玉子。』

『但是你知道——快戰爭了？』

『不在你我之間！』

『我不能——我不能——我們是沒有希望了。我不得不盡我的責任。』

『你在嫁給這個你所痛恨的老頭之前，你是始終沒有想到這是你的責任的！』他憤怒地低語着。

『不但是現在什麼事情都改變了，在戰爭的時候，日本的男人參加作戰，而女人在家撫育兒女。』她申辯說。

『王子！你是一個現代的女子！』他責備她。

『不！這不是事實——我們能有什麼旁的辦法呢？』

他把她抱得更緊。他的心可怕地跳着，使他的胸部感到痛楚。

『不！』他沉重地說，『你不能這樣。我們倆必須同逃——到那些沒有戰爭的地方去——』

那裏沒有人可以找到我們——那裏不會斤斤地計較我是中國人而你是日本人！』

『但是世界上可沒有這個地方！』她悲歎着。

『有的——有的，』他說，『祇要你答應我——你不嫁他。我會設法一切的——』而告訴

你——』突然他們聽到了足聲。一根細枝折斷了。他們在恐懼中互相倚偎着。他們望見村木先生正在屋子的拐彎處走來。王子握着以璠的手臂，靜靜地把他拖進了房間。兩人都站在紙門的後面，離村木先生祇廿呎光景。村木先生那時在瀑布的面前，停了下來，垂頭在那裏站着。頭髮飄在月光中。他手裏折了一枝花，後來又把那花讓瀑布下的池水飄去。他們聽到他在歎息，然後又見他無力地向花園的遠處走去。

但是他們不敢逗留。以璠貼着王子的面頰。他聞到一陣像杏梅一樣的香味。又覺得她的面

頰是非常地柔軟。

『答應我！』

『哦！他喘息着，『你必須走了！』』

『祇要答應你能等着我！』他請求着，『至少要讓我們先探明了到底有沒有戰爭爲止。我想或許不會有的。』』

『走罷——走罷——』她低語着，『我聽得有聲音來了。』』

他滑過了月光，直回他的臥房去。他想海裏一定有些小島，完全隔離了塵世的戰爭和煩惱的。他神經緊張地睡到床上。想道：『世界上一定有這種小島的！』但是他却記起她剛才可沒有答應等他。

『這一位，』村木先生說：『是關大將。』』

這一天早晨，以瑤獨個兒吃了早飯以後，仍舊不會想出到底他那個不會完成的計劃，應該從哪一步先着手。他走進了一間房間。那是村木的家裏叫作『現代客廳』的。因爲他現在仍舊不慣坐簾子，所以常喜歡坐那客廳裏面飾着光亮的綠絨的大椅子。幾年前，在總辦公處不曾搬到橫濱的時候，村木先生曾經在一家百貨公司裏看到這一房傢具，因此他便把它全部買了來，

專門用以招待歐美的客人。現在這房間已經好久不用了，祇有以璠，當他預備讀書或是希望安靜的時候，才偶然到裏面去。因為這房裏的牆壁和門窗都是西式的。

今天早晨，當他還不會坐下而點火吸烟之前，這客廳的門忽然開了。他看見村木先生走了進來，背後隨着一個矮小而強壯的人，穿着軍服。以璠跳了起來。村木先生似乎對此驚奇了一刻。以璠便彎着腰鞠躬，全身的血液，頃刻間好像衝進了他的腦子，使他非常昏沉，而身軀却變得冰冷而無力。

『這一位，』村木先生對關大將說：『是中國銀行家吳永信的公子。』

關大將點了點頭，日光銳利地望着以璠。

『我正預備出去，村木先生！』以璠說。

『不』關大將回答道：『等一等。』他穿着挺硬的軍服，困難地坐了下來。佩劍碰在椅上，鏗然作聲。

『請坐，』村木先生向關大將喃喃地說。

以璠因此祇好在一只挺直的木椅的邊上，不舒服地坐了下來。在他紛擾的腦子裏，某種思想開始有了頭緒了。這個可厭的厚頭的人！他看去真像一隻烏龜，沒有頭頸而圓渾的頭好像沉沒在大領圍裏一樣。他的面孔方而扁平，唇上還蓄着一撮短而灰色的鬚鬚。但是以璠想，他的年

紀還不算老，因此便感到非常厭憎，因為他雖然也不怎樣年輕，但是却非常強壯，威嚴，而傲慢。

『你或者可以供給我一點消息。』關大將轉身向他說：『你能不能告訴我，在滿洲那一個城裏，你父親的銀行設着支行？』

以璠立刻想道：『我什麼也不願意告訴他，』同時他又記起恩瀾曾經說過日本人常常喜歡多問，而即使一點不中用的小事，也極希望知道。但是要是想他是——那是非常愚蠢的。

『我不知道，』他回答說。

『那太奇怪了！』關大將停了一停說。同時他狠狠地向以璠看了一眼，『但是那不要緊的，我儘可以從總部裏設法探聽。我現在不過要問一些詳細的情形和村木先生談談而已。或者你可以告訴我從哈爾濱到北平需要多少鐘頭罷？』

『我的生活大半是在上海度過的，』以璠回答。

關大將的額角上的紅筋，開始跳了，他向村木先生高聲說：

『仍舊照我以前所說的計劃做去。真正的戰爭是不會有的了——一部分中國人的叛變，在三星期內儘可以壓平的。現在我的時間不多——我馬上就要走了。但是當我回來的時候，我要休息一個假期。』——他停着可怕地冷笑了——『而這假期將是我一生裏最快樂的。』

以璠坐着對他呆看。他開始覺得關大將恐怕因為他是中國人的緣故要懲罰他了——至

少是在恐嚇他。因此在他的心裏，一陣劇烈的怒焰，開始燃燒了起來。他的頭腦突然變得非常清晰而陰涼。嚇！三個星期已經足夠了！到底夠不夠呢？在幾分鐘前，他或者會說叫他憎恨日本是不可能的。但是目前他在日本是找到憎恨的目標了——那是這個人，這個惡魁，這個坐在他面前而希望和玉子結婚的誇傲，專制而又好勝的軍閥。

『你以為不會遭到抵抗嗎？』他安靜地問。

『要是中國方面抵抗的話，』關大將傲然地說，『我們馬上開始轟炸——』

所有可能的痛恨的情緒衝入了以璠的心中。他站了起來。重要的並不是這些痛恨——而是中日間將不復發生戰爭了。

他突然地轉身向門外走去，順手關上了門。在門外他站了一刻。他似乎病了，很覺得氣喘。但是頭腦仍舊很是清楚。他必須立刻找到玉子而告訴她，關大將本人已經說過沒有戰事發生了。一個下女拿了一只長方形的新盛着鮮花的花盆走過。

『玉子小姐呢？』他問。

她朝他望着，似乎非常驚異。『在東邊的洋台上，先生！』她回答說，『正佈置着花呢。』

由於風俗的不容許，他始終不會到村木家的內部去過，但是現在他不顧一切地穿過了廚房，直向東面走去。遠處一條四方的洋台上，他看見玉子一人站着，面前檯上堆着許多花草，她那

時正選着一把銀色草預備與紅蓮花一同插入花瓶裏去，但是當她看見以璠的時候，她突然停了下來。

『以璠——你——』她開始說。

但是他搶先說說了『玉子！』他叫道，『他簡直是可怕！』

她仍舊立着拿了那些銀色草，他看到她的眼睛是發着一種憎恨的光。

『是的，他的確可怕。』她低語着說，『我昨天看見他的，在我說……』

『戰事不會發生了！』他插進來說：『關大將說的戰事不會發生了！』他把他所聽到的話告訴了她，然後他又想到了他自己的父親是那麼無恥地利用了他。『像我爸爸那一般人——他們不會容許中日間發生戰事的。而我爸爸又握有權威——極大的權威——金錢——』

他覺得有一種模糊的記憶浮現了起來。恩瀾是怎樣地輕視他這種理論啊！恩瀾對於這個日本女子以及他怎樣愛她的事實，是永遠不能而不會了解的。因為恩瀾不能了解怎麼人們會愛上日本的女子！

『當然囉！要是沒有戰爭——』玉子慢慢地說：『那麼每一件事情都改變了！要是祇有我爸爸強迫我——』

『我發誓說戰爭是不會發生了！』他說。

那些下女們，似乎都在他們四周騷擾，忙着揩拭或掃地，『讓我來吧，小姐！』一個又一個地輪流着。

他憤怒地看着她們。

『這些下女使我想起了黃蜂，』他向玉子說：『她們好像決意不讓我們單獨留在這裏似的。但是在我沒有確知你是安全——我意思是你本身安全的時候，我不會離開你。因為我曉得你是會決定你自己的意志的。』

她不動地看着他，一雙黑眼，很是圓大。但是她的面色却很蒼白。以璠在剛才申辯的時候，卻不會注意到。

『假使戰事不會發生，』她說，『我當然不會嫁給他的。』
她終於答應了！

『那麼我決定到你爸爸那裏去求婚，』他莊嚴地說：『我準備像他所喜歡的一樣，完全採用舊式的求婚方法。我準備找一個媒人，代我致送正式的茶禮，在這事情辦妥之前，你一點也不會聽到什麼的。』

她把銀色草遮上了她的面頰。一語不發。他鞠了鞠躬，深深地看着她的眼神，就離去了。當他有一次回來看她的時候，她正被一羣下女高興地包圍着。在花園裏，他又看到了村木太太，急急

忽地走過，她的衣角在走動時似乎飄着一樣。但是他並不管這些事，因為所必需要說的話都已經說出了。

他做完了應做的告別辭行等等的時候，便離開了這屋子而轉返橫濱。

最後，街上的報販終於喊着滿洲是不會發生戰事了。正像他猜想的一樣，報紙說這一次是有着『處理條件』的。中國已向國際聯盟會請求。那意思就是政府方面——也就是蔣介石——並不準備戰爭。他因此想像得到他的父親在幕後操縱和平的一切。

他把這些思想拋了開去——擔心這種自己管不了的事情是沒有用的！和平和平對他的意思祇是玉子以及兩人共度的快樂的年頭。他目前覺得快活的，是他與玉子並不是那種一見傾心而倉猝的戀愛，而是經過四年的友誼而生長的愛情。他在不會結婚之前，是儘有着相當的時間，足以考慮一切的。目前與和平俱來的結婚典禮是永久的。他準備與玉子兩人一起工作，讀書，而享受一種和平而又滿足的生活。儘讓國家自管自去。一個知識份子在這個世界上，除非關於自己創造的小世界裏而與塵世隔絕外，是沒有生活的希望的。

他不跟任何人把這件事情談起，他祇實行着他私人的計劃，很信任着玉子的一切。他老早就找到了一個職業化的媒人。因此便跑去見他，在議定了酬勞費後，這老頭便答應他到村木先

生那裏去爲他作伐。

『但是你的照片呢？』這老頭叫道。

以璠想要說：『他們認識我的，』可是沒有說出口來，讓它照着習俗做去吧！隨俗的人是妥當的。他以前曾經有過許多反叛這種習俗的思想，而這種思想却使他一事無成。因此他便跑了出去，拍了一張加快的照，拍好後，便把它交給了這老頭。他想這照片上的面孔可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他穿着西裝，看去很是蒼白，嚴肅而平庸。但是那個拍照的日本人，要想設法把它修得更好，却把他的面孔修成日本型了。他的眼睛好像突出着，而嘴部也被畫得和真嘴不像了。但是這些事情都是無關緊要的。

『我會把她的照片帶回來的，』這老頭狡獪地說。

『不必了，』以璠馬上回答說：『我看見過她的。』

『不，照片是你的名分，』這老頭堅持着說，『你可以隨時拿來看，那比偷窺好得多了。』

這老頭是在對他的當事人竭力顯示他的公正，所以以璠祇微笑了一下，讓他做去。

沒有戰爭了。他走在那條狹窄的路上時想着生命的變化簡直是牽強的。他在路上買了一張報，一路走一路看着。但是他可不能得到些什麼。他目前已經知道報紙上聽說的祇是像關大將一流人所要說的話而已。報紙上的標題祇載着那些『叛變軍人』的事，說他們是土匪，說他

們不向日軍投降而擾亂治安。以璠想假如思瀾沒有死的話，那末他一定參加在裏面的。但是無疑地他是死了。據報紙上說，由於這些土匪的擾亂，日軍對於民間秩序的恢復，及安全的保障非常困難。嚇！這種所謂秩序和安全，簡直是難以叫人理解的。

至少，他們的意思是指和平，而目前他所最需要的也即是和平，以及和平的一切。他要玉子做他的妻子，並且代他治家。他已經把所要做的事情都做到了。當什麼事情都辦妥後，那麼他預備把這事情寫信告訴他自己的父親。他順手把報紙一丟，微風把它接住了，便像紙鳶一樣飄向街上去。

他並不期望那老頭會很快地回來，因此他很忍耐地等着。在深夜，當他醒來的時候，他沉思着，黑暗迫壓了他，他恐怕他自己期望太甚，又不敢怎樣像他意想的一樣信任玉子。但是當天亮的時候，他重新記起了他在離開玉子的時候，她是怎樣地堅定而可信。他對玉子感到了一種極大的安定。她不像牡丹那樣輕飄的。假使玉子說她要去做一件事，那麼他可以確信她會這樣做去的。因為她能非常盡責，正像她爲了責任竟願嫁給關大將一樣。而她又受着這種責任心的訓練的。但是她可不是一般日本的舊式婦女，會對他的男人盲從。使玉子走向第一條路的頑強心理，假如她認爲對的話，也可以使她從第一條路回出來。他極端地信任她，他感到很安慰，因此便

安靜地做着他的工作。

新貨每天進口，同時其他貨物也每天輸出。他對於開箱及取出各種中國寶物的工作，覺得非常老練。而對於竹雄珍愛各種寶物而收藏這些東西的動作，也變得非常習慣。竹雄對珍寶的慾望，是沒有止境的，所有那些沒有價值的東西，他也同樣珍藏着。

『那些白種人』他向以璠解釋着：『對於「僅僅稀有」與「卓絕完美」二點，簡直不曉得怎樣區別。我祇把「卓絕完美」的東西珍藏在日本。因為它們是屬於此地的。並且這裏也可說就是它們歸宿的地方。在未來的時候，世界上所有「卓絕完美」的東西，都會歸向日本來的。因為世界上祇有我們是最愛美的國家。』

以璠沒有回答他。他是從不回答竹雄的。竹雄確然可說是一個嗜美如命的人。他對於那些他所寶愛的瓷器，象牙，圖畫，及掛飾等，簡直視若食物一樣，可以供他果腹似的。他由於工作過度，飲食稀少，而天生又是一個瘦弱的人，所以常常容易疲乏，但是當他坐着撫弄那些珠玉瓷瓶的時候，似乎有一種和平的空氣籠罩在他身上，他看去又好像吃飽了一樣地非常強壯。在他的手掌裏，他常常握着一塊年代已久的白玉，非常平滑，附着長柄的，並且又像人肉一樣，很是溫暖。當他坐在辦公桌上計算着各種數字的時候，常常把頭貼在他那只握着白玉的手上，據他說這白玉是可以止住他的頭痛的。

以璠，在用着好奇心看着他的時候，從他蒼白的面孔裏，找不出和玉子的圓頰和康健的面容所相像的地方。然而他們事實上是同血統的，而他却要叫竹雄做內兄。並且將來竹雄的血或許也竟流向他子女的血統裏去。唔，至少他是一個與世無爭的人，雖然他愛美成迷，但是儘有其他的人竟會對不如這種東西的東西成迷的。以璠想這整個國家是有一些像愛美而瘋狂的樣子。一般吃着冷飯的窮人，在得到幾分錢以後，竟會用以買着花盆和種子，從事種植。那麼玉子一定也會把家庭用花朵裝飾得非常美麗了，正像她說過一個房間沒有花朵是與空房間一樣的。

在下月十八日之前，那老年的媒人始終沒有回來。以璠半夜裏還醒着，揣測有什麼可能的岔子發生。他後來決定自己去看他。但是某夜當他回到他房間來的時候，見那老頭坐在一只大椅子上，安靜地吸着板煙。

『哈！』當以璠進來時，他立起身彎了彎腰說。

『你一直在那裏？』以璠暴躁地喊叫。

『在辦事啊，』這老頭靜靜地回答着：『我辦了很不少的事呢。那就是那個年老的求婚人，』他點了點頭說『他必須要想辦法的。但是那位小姐處理得很好。她父親反對她拒絕那個老頭的求婚，但是她却處理得很好。』

『怎樣處理呢？』以璠問。

『她說她預備自殺。』這老頭若無其事地說着：『她馬上就實行。我是看見的。她說完了這話後，便從她腰帶裏抽出一把小刀在我們面前向她的手臂上割去。』

『不！』以璠叫道。

這老頭深深地點了點頭：『割過了一只臂腕後，她還預備割第二隻，但是她母親哭着暈倒了，她父親便叫她暫等。她站着，血液從手臂上直流下去淌在蓆子上。』

他很有回味地講着這件故事，但是以璠却驚恐得說不出話來。

『其後，她母親走近她，哭着，好像是說她並沒有子女留下等等的話。但是我似乎聽你說過他們是有兒子的吧？』

『一個新死了，』以璠說，『而比她小的一個，現在正隨軍在中國。』

『怪不得如此！』這老頭回答。嘴上帶着興味：『其後她的父親說等一等，我們要從長計議，所以我一直等着。並且爲那個求婚的老頭另外找了一個女子。那是京都附近縣府裏一個男爵的女兒。她的父母對於收一個將軍做女婿都認爲很快活。並且她原來的未婚夫却在上月同另外一個摩登女子私逃了，因此造成了一種不能刷去的恥辱。但是婚禮既已預備，他們必須設法挽回面子的。所以在這個無可奈何的當兒，能有一個將軍的女婿從天而降，不管他是怎樣地年老而矮胖，總覺得很是湊巧的。我想到了這一點，便設法爲他們安排了一切。現在你不必同向她

的家裏去，你可以到城南海上的旅館裏，與她的父母相談，依習俗的規矩，與他們一起喝茶。然後結婚的日子也將依習俗辦理，馬上訂定一切事情也都辦妥了。」

『但是她的手腕怎樣呢？』以璠問，因為他不能忘掉玉子的手腕尚在流血。

『糟得很呢！』這老頭說，『不過我想她一定以為非使自己流血是不能使他父親讓步的。那老頭起先很是固執，但是當她割她手腕後，他覺得她比他還要固執……因此目前一切事情都妥當了。你現在在她沒有曉得之前，趕快使她的心向你。因為在一個女人固執的時候，她的意志是難以捉摸的。』

他咳了咳嗽，從袖裏拿出一張紙頭，把痰吐在紙頭裏，丟在枱下，這樣可以讓僕人設法掃去。然後他坐着等給酬勞。

以璠笑着立起身來，把錢給了他說，『在結婚的那天，我再會給你的。』

這老頭接了鈔票，摺小了放進腰帶裏。『你們中國人』他說，『往往不管明天的事情的。但是明天却是時光的開始，而婚禮的舉行也僅是結婚的開始……這正是如此。』

他立了起來，一邊咳一邊點頭地走了出去。他對於這種事情是一點也不留印象的。因為做媒根本就是他的職業。而這一次女方竟以自殺為要挾而願意嫁給男方，祇是他的運氣而已。

在這老頭走後，以璠急促地收拾了他最好的衣裝。明天早晨，他準備向竹雄告假，同時還預

備告訴他要告假的理由。他不敢想像竹雄聽到這消息後，是否會分一半像他珍愛白玉一樣的注意力，來注意這件事情。但是無論如何，竹雄總是他的內兄，他必須執着相當恭敬的禮節的。他願意爲玉子而做他應做的事——爲那個願意爲他自殺的玉子！

爲了玉子的緣故，他在旅館裏，應酬着一個正式的宴會。他像一個生客一樣，謁見了村木先生和他的夫人，都穿着他們不曾前見黑色厚絲的正式禮服。同他們在一起是他們的朋友和親戚，以璠以前都不曾見過。同時這許多人裏面還有一個是玉子——一個他從前不曾見過玉子。她的頭髮，塗着油梳成了古日本的式樣。面上又敷着胭脂和白粉。當她彎腰鞠躬的時候，面上帶着日本處女的一種裝飾的微笑。他那時可不知道應當同她說些什麼。他祇在她把睫毛一抬的時候，向她的眼睛看了一次，而心中覺得非常舒服而安慰。它們是明亮閃爍而又充滿着喜意的。

『我們的姻緣是快成就了！』它們似乎在笑着告訴他。

的確姻緣是快成就了！雖然村木太太決定必須等候以璠父親表示同意後履行，以璠可不说什麼。因爲他深知這個同意是不成問題的。他的父親在目前是非常急於要向日本表示友誼。他一定以爲至少以璠本身仍舊是中國人，因此一個女人的國籍是無關緊要的。玉子最重要的。是要在能做一個媳婦，並不斤斤於做一個日本人。

信來了後，正像以璠所想的一樣，是表示同意的。他父親寫給村木先生的信上對於中日兩國間新得的和平，表示非常榮幸。他又寫道：『我們必須使這兩個國家攜手起來。捨此之外，難道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嗎？』

至於在給以璠的信上，他寫道：『世界上除了日本外，沒有受有更好訓練的女子了。她們是溫順，謙恭，服從，而又擅於家政。你得到了這樣一個賢妻後，務須於日後將她帶回中國，使我們一見。但是現在却應從緩，因為此間人民由於最近的衝突，對於日本人具有一種不合常理的憎恨。一般人民間往往是如此無知而誤會的。雖然滿洲的形勢，必將有合理的調整。但是目前仍須從緩爲要。』

以璠笑了一笑，把他父親的信摺了起來。無論帶着或不帶玉子，他可不願回中國去。倘若不帶，他自然是更不願了。

爲了玉子的緣故，他在他父親的信不會寄到而在婚禮不會舉行之前答應不去看她。而一等信寄到後，婚禮便在從前他們訂婚的同一個旅館內舉行。在這個半日本式半西方式的陰涼而莊嚴的房間裏，他見到許多參加他們訂婚禮的人等着。在村木夫婦倆和竹雄以及他的那個嗓音很低而瘦少安靜的妻子到達後，最後是玉子來了。他們飲起了合歡酒，並且服從了原媒所

設的條例。

雖然玉子是在他的身旁，他感到了一種難以解說的孤獨。這是一個靜默而滿塗着脂粉的玉子。幾星期來他不曾見到她或聽到她的聲音。所以在他倆並肩站立而他觸着她穿着絲衣的肩膀的時候，他不得不自認，祇有服從舊式的規例，才可以獲得玉子。因為假如他依着自己的辦法而簡單祕密地和玉子結了婚的話，那麼村木先生決不會承認這個女婿。不，婚姻的主權是屬於家庭的。

當婚禮舉行過後，他向各人看了一眼。那些立於村木夫婦身後的矮小而端莊有禮的叔伯姑嫂以及表兄弟表姊妹等，都急切而含羞地微笑着在望他。他想：他們都很相像。即使玉子目前似乎也很像他們。因此他覺得和他結婚的不是玉子而是日本了。他似乎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好像無論如何他是欺騙了某項事情或某些個人了。突然他聽得那個年老的媒人，在他身旁說話。『請快些把衣服換去，』這老頭一本正經地說：『新娘已經預備好了。汽車現在等在門口。』這話突然把他提醒。他記得他曾經決定與玉子同到山間溫泉旁邊的小旅館裏共度婚後的第一個星期的。他剛才在冥想的一刻，却把這事情忘記了。目前他被這老頭提醒了後，立刻恢復了他的知覺。他想那時婚禮已經過去。當他最後與玉子獨個兒在一起的時候，他們的結合便真正開始。所以在這樣思想着時，他忘記了其他一切，便馬上馳赴旅館去。在那裏的床上，放着一

身新做的深藍色的西裝，那是僅在今天早晨不會穿好參加婚禮的服裝前所放在那裏的。因為新郎穿西裝，那時是非常時髦的事。每一件東西似乎都是新的，即使擺在旁邊的紅絲領帶也是新的。他急促地把它穿了起來，拿了帽子便下樓去。玉子那時正在等着。他看見她坐在一輛飾着籐子的轎車裏面。有人替它開了車門，他跳了進去，關上了車門，車子驅動時，震了一震，把兩個人摔在一起。她笑了。他在聽得她笑的時候，每一件東西便立刻覺得溫暖而真摯了。

『以瑤！』她叫道。

她那時已經把她面上的脂粉洗去，而頭髮也柔順地朝後梳了。身上穿着一件普通的墨綠的常服，並穿着皮鞋。

『你認識我嗎？』她問，仍舊笑着。她顯示着她自己的面孔，像舊時一樣，粉紅棕色而美麗。他靜默無言地伸出了兩臂，她第二次投入了他的懷抱。他覺得她的身體在他兩臂之間是非常強健，略帶方形而仍極纖細。她是比生命裏任何東西來得真實。那是她的特質——一個強健的特質。她沒有灑過香水。他貼着她的面頰的時候，聞得了一陣淡淡的經過肥皂洗過的肉香，而她的頭髮裏更有一陣梳頭時所用的木油的味道。

『玉子！』他快樂得幾乎窒息地說，『我們已經結婚了嗎？』

她答應着。他覺得她正迅速而熱烈地點着頭。

『是的，當然我們已經結婚了，』她用着愉快而真實的嗓音說。

他並不再回答。他用兩臂抱住她時，覺得有一種真實的感覺突然地通過他的全身，而血液裏也起了震顫。

『現在，以璠，』王子嚴肅地說，『在我們的結合裏，你必須常常記住這一點——我是一個摩登女子。』

他笑了。她轉身對着他，眼睛裏放着光。『你難道不相信我嗎？』她問。

『當然——當然——我相信的，』他快捷地說。『你的一切，我都相信的。』

『那才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她說着。

他躺在床上望着她笑。那時她正梳着她的長髮。雖然在溫泉的池裏洗澡後，她已經把頭髮紮成一束一束，但是還有些潮氣，不會乾透。因為在池裏，他們倆委實潑着水嬉戲得太久了。

現在他們已經回到了房裏，而他也已經不耐煩地把侍浴的下女打發了開去，以便使他們倆安靜地留在房裏。他曉得那些下女都在笑他，但是他可並不在意。他已經給了她們例外的賞錢，叫她們暫時在他和王子洗浴的時候，不放別的客人進來。王子本人可不知道。但是他在沒有走進這個浴室之前，已經決意不讓王子當着別人的面洗澡了。因為他是一個中國人，他不願任

意讓自己的妻子公開裸浴的。

她現在是全裸地站立着梳理她的長髮。這是一個純潔的裸體，正像那天他跟文治爬上山間看到的那個農家女的裸體一樣。她對於穿衣與裸體間，似乎非常習慣，而沒有什麼分別。而他忽然對這種純潔的質素茫然地發生了妒忌。那是太孩子氣了。他不能任她竟或在下女面前這樣地裸着身體。但是同時他可不能把這一點對她解釋。因為他本能地知道她是不會理解的。

『讓我看看你的手腕，』他突然地說。

她走近了他，伸出了她的手腕。上面有着一條長的疤痕，仍舊發紅着。他把面頰貼了這傷處。

『摩登女子們在要貫徹她們的主張時，是不是常常割腕示志的呢？』他問。假如他對玉子表示不滿——雖然那是不可能的——而假如的確如此的話，那他祇要看看她的手腕就夠了。

『那是我父親懂得最多的了，』她靜靜地說，『當我割腕的時候，他是知道我的意思的——那就是我決定嫁你。』

他想，這對於一個男人的心簡直是甜美透了。但是他需要更甜一些。

『要是戰事真的發生，』他說着試探她，『你仍舊會嫁我的，是不是？——我知道你一定會的。』

他注視着她，仍舊握着她的手腕，希望從她的眼睛裏看到承認的光彩。

但是她搖了搖頭，眼神是非常地真實，使人不得不相信。

『不！我不會嫁你的，以璠，』她說，『要是戰事發生的話，我已經嫁了關大將了，你知道我會經說過我要盡職的話嗎？』

他不能相信，即使她的眼睛，也不能信任。

『我不能相信你，』他說。

『那麼你還是沒有了解，』她迅速地回答着：『要是戰事發生，以璠！我的身體已經不屬於我而屬於國家的了。因為在戰爭的時候，什麼東西都是屬於國家的。』

『但是那老醜的關大將可不就是國家吧。』他含着斥責。

他仍舊握着她的手腕，但是他奇異地覺得這已經與剛才不同了。她爲什麼要割腕呢？幾分鐘前，在平滑的皮膚上的這條紅痕，看去是多少動情而神祕啊！

『他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將軍，』她簡單地說：『天皇是很信任他的。』

在她講到『天皇』的時候，她似乎講到了所有的天神。突然地他又對這些他所不能了解的東西，發生了妒忌。

『你必須祇愛我一個人！』他叫着。摔去了她的手腕，立了起來，伸出他的雙臂抱着她。在他面頰之下，他覺着她的結實而又柔軟的腹部，同時又能聽到她的心跳。

『我確祇愛你一個人，』她靜靜地回答，並用手抱着他的頭，『我將永遠愛你。』

『那麼你爲什麼說：『要是戰事發生』——』他要她說雖然世界在不得不分割時，他們相互間是仍然不能離開的。

『但是那可對我們的相愛不發生什麼關係。』她摸着她柔軟的頭髮說着，『以璫！你要知道！一個日本人，這是我的責任啊——』

『噓！』他止住她，他不願意再聽她講到責任了。

『我就是你的責任，』他囁嚅地說，『我——我！你沒有其他責任了！』

他重新捉住了她的手腕，用舌頭舐着她的疤痕。他覺得這地方有些毛燥不平。

『不要講話，』他低聲說，『讓我們不要講話吧！』

他除了要撫慰外，其他不需要任何東西。在撫慰的時候，他們間沒有間隔。他們的血液，在同一的韻律裏一起流着，而流向同一的慾望。那是男女間最重要的一點——祇有這一點。她服從着不說什麼，用着輕輕的撫慰，倚偎着他。過了一刻，他突然把她的雙手推了回去，覺得很是震驚。他非常不解，怎麼像她那樣新近結婚的女子，竟會知道怎樣做這一件事。他縮轉了手，自言自語地喃喃着。

『你說什麼？』她問。

『我說你怎麼——你怎麼懂——這一件事的？』

她在她躺着的方向他望着。眼睛裏充滿了純潔與清白的驚奇。

『但是我當然是受人教授的，』她申訴說，『那是我母親僱來的一個藝妓教我的。』

弱。

『什麼東西呢？以璠！』玉子問。

『你的——現實主義，』他含糊地說：『那是——它嚇壞了我。』

他想她是不會懂得他在講些什麼的。

可是她却懂。她望了他一刻。然後用着柔和而真實的聲調說道：『講理罷！我的丈夫應許一個女人作她所愛的丈夫所喜歡的事，不是合理的呢？我在家就學着怎樣做你的衣服，烹飪你愛吃的菜，怎樣處理你的家庭，和撫育你的孩子。那麼在我們祇有二個人在一起的時候，我該不該懂得怎樣來愛你呢？那是我們生活的心臟。當我們心臟健全的時候，我們的身體也就充滿着活力了。』

但是他啞嘴地說，『那是像——像一個娼妓了。』

『啊，不！』她很快地說着，摔去了他的手，跳了起來，急忙地拿着她的衣服。這時候，他看到所

受驚恐的，是她而不是他了。那些他們間不同的地方，牠們是什麼意思呢？他記起了他第一次在公共浴室裏看到女人時怎樣驚恐的情形，以及文治怎樣靜靜地說注視一個裸體女人是一種害處等等的話。他雖然並不了解這一點，可是他却承認這一點的。目前她離他已經很遠了。她站在窗戶旁邊，把衣服裹着她的身體，緊緊地繫着腰帶。他可以看見她的雙手在腰部震顫着，她的背對着他。

『那是絕對地——並不像娼妓，』她說，喉音裏充滿了哭聲。『我是你的妻子。我是負責來養育子女的。』

她用着袖口靜靜地拭着淚，然後又用手梳了梳頭髮。

她站着肩膀不住地抽動，突然地，她是覺得不可忍地悲愴而且孩子氣了——一種孩子的動作，她也是在婚前所學到的。他因此被迫地走到了她面前。

『請你寬恕我，』他說，『我命令你寬恕我。』他添說着。她的肩膀挺直了。

『你毋需命令我，』她並不同轉頭來說：『我到底是不是一個摩登女子呢？一個摩登女子往往痛恨別人命令她，即使她丈夫也是如此。況且——我不過想照你歡喜一樣地做去罷了。他看見她的嘴唇顫動着，突然地他想笑了。這女人確是對她親愛的，——可說是這個世界

裏他最親愛的人了。他不管她以前的一切以及她思想及行爲的複雜。同時他也不管他是否能了解她和她的思想是什麼。他祇曉得整個的人是傾向着她了。

『你回過頭來，』他堅決地說。

她便把頭轉了過來，眼睛對着他，互相注視着。他從他們內心的深處好像看到了一個像水面上波紋一樣的微笑。她望了他一刻，一言不語，在他等着的時候，便開始把她剛才緊緊地縛在腰裏的束帶，鬆了下來。

當他自己在想着除她之外的事情時，他祇不過在他們與世界間築着一座靈魂上更高的牆而已。他娶玉子已經把他自己與國家間的關係割斷，同時也把她和她國家間的關係割斷了。他們倆是二個隔離於世界之外的動物，正像同國人結合後的情形一樣。一個是中國人，一個是日本人，他們是國族不同的。他們祖先的血液也都不屬同一個血統。他們的骨骼也是互異。當他在看着她的和自己的身體的時候，他曉得這不是出於同族的。他們現在第一次碰見而結合了。雖然他愛着她的肉體，正像他自己的一樣，但是這可不是同種的肉。他的骨骼是修長而細弱，而她的骨骼却是短矮而結實。她雖然並不癡肥，然而却並不比他細瘦。他所以愛她，正是愛着她所特具而他所缺少的這一點，同時又愛着他常常嬉笑的她的『單純性格。』

他愛她的『單純性格』是由於他憎恨自己的『複雜性格』而起。他每逢一件事時，往往用各種不同的方法，把它做去，而玉子却祇有一種所經學習而來的辦法來用以應付所有的事。雖然她自持是一個非常獨立而現代化的女性，但是依他看來，事實上這一點僅使她更堅決地做她所學習來的事情而已。當他把這一點挪揄她的時候，她却不能了解他的意思。正像那一天晚上她在他們所住的旅館裏，安置着餐盆時他喜弄她的情形一樣。那一天是他們蜜月旅行的七天裏最後的一天。次日他們就準備回向長崎去了。他準備遵照村木先生所決定的計劃代替文治的位置。而將同玉子在城市郊外的一間小屋裏同居。因此這一天晚上便是一個可資紀念的日子，所以他們倆準備慶祝一番。而玉子也定了一席特別的晚餐。當晚餐送來的時候，她便拖出了一張矮檯子移向房間盡頭紙門下的空場上，在夜色的微光下俯視着沿海的山谷和小嶺。她一個人做着這些佈置的事情，可不讓以瑤動手。

『不——不！』她解釋着：『請不要動——我是負責安排這些東西的。以瑤！』

因此他坐下了看着她，心裏微笑着。她是那麼的正經而繁忙，每一件小事似乎都很重要的。這天整個的下午，當他們在山間閒散的時候，她一直找尋着某種花草，計劃着爲晚間的餐席上做一種花飾。當他們散步回來後，她費去了一個鐘點整理着它們。她拋去了一大批不用的花草，而把她所選出來的幾枝靜靜地修剪着。他委實不能不稱贊她手藝的精巧。一些銀梅的莖軸豎

立着，看去好像自然地生長在它們原來的長葉裏一樣——要是他不曾看到她在安置這些葉子和草莖時所用的精力，那麼他一定會說她不過把這些生長就的花草安插在一只方形的瓷瓶裏而已，她一切這種學習來的精力和技藝，僅要使它們看去覺得不是藝術而是自然。他想這一點也無異就是表明玉子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她安排着桌子，碗碟和茶壺的位置，又計劃着他們怎樣坐，以及上菜的次序等。當這些事情都安排妥當而無事可做的時候，她突然地笑着，握住了以璠的手。

『現在！』她快樂地叫道：『現在讓我們快活一番罷。』
『但是，你已經快活過了，我的玉子。』他笑着對她說，『我一直看着，你在安排的時候，你是非常快活的。』

她坐在柔軟的蓆子上，隔着小檯子望着他。

『這話是什麼意思呢？』她問：『我不過在做我應做的事情而已。』

『你不是在做你所喜歡做的事，』他愉快地說，『你不是以為你必需做這些事的呢？食物儘可以買來吃了就算的啊！』

『啲！！璠！』她嘆音裏充滿了痛苦，『但是在生活裏，要做任何一件事必需有一種方法的，即使最簡單的也是如此。我會經受命學習過一種方法來收拾房間，預備茶水，以及一種方法來

「摩登女子——摩登女子！」他快活地笑着。

她停了下來，「你意思是——做一個摩登女子——她囁囁着，『不需要——我想起來，』她很慢地說着：『我確是舊式的。那是的確的——我或者是——竟比我想像還——』」

他看到他傷了她的心了。他掃了她在佈置這些東西時的意興了。他恨着他自己。

「不——不」他堅持地說，「我愛這些佈置的。我愛你一切的動作。我的心！可不要恨我喜弄你。不！我以後決不再喜弄你了。」

「是的！以璠！你可以任意喜弄我，」她很快地說着，「我將來會習慣於這些喜弄的。」

她是那樣地莊重。他竟不敢走過檯子去撫慰她。但是他正要走去的時候，一個下女端了一盆魚進來。玉子立刻忘記了剛才的勃谿。

「以璠！這魚，」她說，「是我早晨親自從池裏選來的。你一定會喜歡吃的，以璠！它是那樣美麗，同時是在廚房裏親自烹飪的。」

「我一定愛吃！」他答應說，「真美麗。」

她用着一雙銀筷，把魚分成小塊，以璠授了一只碗給她。她盛滿了還他，以璠便接了回來，眼睛朝她望着。

「任何東西祇要是你預備的，我一定接受。」他說。
她含着羞意。他看到或者以爲他在她眼睛裏看到了驚駭了。

「但是你要知道，我是希望給你任何那件你所希望的東西的。」她說。

「是的！我知道的。」他說着，他必須——他看到這種需要——用一種精細留意的態度來對待他的妻子。她是舊式而又帶新式的人，同時又是一個帶着孩子氣的成年婦人。所以他必需件件都予以顧到。

在一個時期內，她對他笑着。然後他們談到了文治說，假如他在這裏的話，那麼可以怎樣享受這一次餐席，以及他們將怎樣設法留意照顧他等等的話。但是他在哪裏呢？他們可以知道，祇曉得他或者在中國而已。其後玉子說：「講些中國的事情給我聽罷！她是不是像我們的國家一樣的呢？」

以璠最先搖了搖頭。然後說着：「是的，很像日本——不！我可以知道。不！她並不像你們的國家。」他想到了他與玉子間一個強烈的種族區分。這一個區別的觀念，深入了他的腦際，他想着，感覺着，由於這種種族間的區別，他們倆會一度再度地傷着相互間的心的。

他等着玉子問他更多的事。但是她却不曾。反之她却立了起來，關了房裏的燈，祇留一只亮着。那下女已經收去了碗碟而送上了茶來。玉子便隨便地坐在以璠的身邊。她已經忘却了中國。

也不再問中國是不是像她所知道的或不知道的國家一樣了。

她眺望着山後的遠處。她整個的表情似乎是非常和平而愉快。他的眼睛跟着她看去，他們倆靜默了一刻。在這個靜默的氣氛裏，所有的紛歧的地方都消逝了，他們祇是丈夫和妻子相聚在一起而已。這個男女的結合——生命裏最深的結合——是深於種族及祖先的。他對於此次結婚因此並不覺得懼怕。反之，他準備全神以赴，因為這可說是他們僅有的世界了。世界上沒有地方可以容納他和玉子，但是他却須盡力深入這個世界。但是所謂一個『真實的世界』者，即將是他們所創造的一個『新的世界』。他已經把這個名詞和他過去的痛苦積貯在一起了。沒有什麼東西再比一個『新的世界』來得重要而巨大的。他和玉子所要創造的是一個小而安全的地方，僅夠容納他們倆和他們的子女。他們的子女將像他們一樣，沒有祖國。他們將需要更多而更小範圍的家庭安全。他這一次突然想到他的子女或竟不會感謝他們的養育之恩，而或者竟情願推愛那個年老的日本將軍。他記得在上海的地方，有某些混血兒的地位非常不良。但是他們所含的是白種人及黃種人的血——一種難堪的混合品。他和玉子的子女至少會像他們一樣的。

『玉子！他叫道：『你在想什麼？』』

他突然覺得他是必需聽到她的聲音了。

『我在想我們倆的家庭，』她安靜地回答着：『我正在想我們怎麼佈置一切。』
『啊！我希望我們不必再下山回去！』他熱烈地喊着：『這裏是這樣地安全而安靜——我們倆孤獨地在這裏，好像全世界沒有其他人了！』

這個時候，他似乎覺得，在這安靜地方的四圍，全世界都陷入了騷亂狀態之中了。

『我可不願常在這山頂上住，』玉子說：『因為生活太困難了。』

『困難？』他重覆着問。

『對！』她說：『我們每天所需要的菜肉薪炭等應用的東西，都不容易得到。』

『哦！』他若有所思地說着：『那當然很困難的。』

每天的必需品——他却從來不會想到過。

光陰的流逝是那樣地迅速，在他不會把握着一天而準備有所作為的時候，一天又過去了。除了他每天上辦公處去工作外，他們倆並沒有出去過，他現在仍舊在舊時的辦公處裏，因為文治已經走了，所以祇有他一個人了。工作完畢後，他便馳返他們玲瓏清潔的小家庭。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他們並不希望改變他們的生活。因為他覺得有這樣的房子和妻子，已經非常滿足，而她也因為自己是日常生活的主宰女神，因此也非常高興。他想到：『我以前是始終不會這樣

真實地認識過她的。」

他現在可以看到，在她掌理每日的家政時，最感到自由。當他們倆到山上遊玩的時候，他想到她是一個非常完美的女人——或者或比完美還甚。——他還常常覺得，她好像在這種環境和地位之下，腦中存有一種範式，而又忠實地依着這種範式，做去的。但是現在當他急切而匆忙地，要使這個家庭變得和他理想的一樣時，她忘記了把頭髮梳光而把腰帶束正了。反之，她竟或穿着不用束帶而僅用一般布頭代替的棉和服在四處忙碌，或竟像下女一樣繫住了她的長袖子，以求工作時的便利。她的頭髮也常常鬆落，而當以璠回家吃午飯的時候，又每每看到她面上染着燒飯時廚房裏的煤灰。

玉子爲以璠預備的飯餐都是很好的，因爲她天性喜歡烹飪，所以是一個非常能幹的廚子。每天當以璠回家的時候，總有一只每天更換着的湯和兩碗菜在等着他。而每天的菜，又往往使他驚奇的。她常常精神興奮地爲他開着菜碗上的蓋，使他驚異地看到藏在豆腐羹下面的出骨的魚，肉圓，或者蒸烹得非常鮮嫩的鷄等等。

『你怎麼會燒這麼許多花樣的菜？』他叫着說。

『啊！你還不知道我更能燒些什麼菜呢！』她自負地回答。『我還有許多菜沒有燒給你吃過。』

以璠常常以爲『吃』是一件並不重要的事。而當他一個人生活着的時候，對於『吃』的一道是非常馬虎的，好像是無意間在補償他父親家裏浪費的罪孽一樣。他常常跑進一家下等的餐館吃着像黃包車夫所吃一樣的鹹肉湯，但是他以爲每個人能吃這種食物已經是很好的了。

這樣更好了！玉子是非常地節儉而足以使他滿足的。她所燒的食物，足夠供他充饑，而又並無浪費耗廢的地方。每逢她嬌媚地蹙着眉計算着下女所需要的銀錢時，他感到非常地有趣。在璠父親的家裏，僕役們常常偷偷搶着東西，而無人管理。他想，要是玉子在他家裏掌理家政的時候，情形將要怎樣地不同啊！他有時想到恩瀾，而希望恩瀾能在現在看到他。因爲目前他的家庭無論在富的或是貧的面前，是不會覺得羞愧的了。

這個在城外小山邊的屋子，在以璠的眼光裏看起來，是這世界上最完美的地方。它是那麼地簡單，那麼地清潔，而又那麼地安靜。這屋子裏地板上鋪着白銀似的草蓆，四周隔着紙門可以扯向屋後，而騰出一個很大的地位，供給白天的應用。到了晚間的時候，這些紙門，便可以重新拉出，隔成幾個小而安適的房間。一個是他的書室，備他當玉子在燒晚飯的時候，在裏面閱讀吸煙之用，一間是臥室，是他和玉子間永久情誼的香巢。在房子的四周，有一個小而不平的花園，他和玉子每逢星期日往往在裏面作着工或種植花樹，而村木先生有時來看他們的時候也坐在這

園裏對他們訓話的。

遠處就是海了。

『那海，』村木先生在斟酌很久後說着：『這園子必需依着海的形勢而設計。那海是一種天然的景緻，所以必須使人們的目光不受拘束地望向水平線。』

村木先生每逢星期日便走上那條多石而彎曲的街道，到小山上來看他們，他們便會同着他設計着那個花園。在這幾個安靜的鐘點裏，看着這一個精神與奮動作愉快的老人，的確不會想到他就是那一個不准爲他已死的兒子悲哀而又準備犧牲他獨生女兒的這樣一個執拗的老人。但是在他內心裏，他蘊藏着溫和與剛毅的兩種性格，而絕不能互相妥協。它們祇能像所有的東西一樣妄然予以接受而已。在這老人的熟練的手裏所有的樞枝和矮樹都被修剪了，他那雙不辭勞苦的手，祇管斫着斫着。以瑤於是傷感地想道：什麼都斫完了！這花園終於要成爲一個很小的花園的。』

但是當這些工作完畢後，事實證明村木先生的辦法是對的。他所留存下的都是些重要的精華。而祇有在工作完畢後，他們方始能看到這一些重要的精華。他已經把樹枝修剪得彎曲着，呈顯着一種異樣的美點。望去好像是由大海把它們形成了那種樣子的。』

『這裏來』村木先生說，他的面上充滿了汗水，發着興奮的光彩『到屋子裏來。』

他們和村木先生一起站立着，房裏的紙門已經拉去了。花園在他們面前，好像一條通道一樣。而在這通道的末端，樹木分開着，好像海風已經把它們吹開，形成了一個直通海道的大門。

秋季的來到，是那樣地迅速，以瑤簡直不能相信。一天早晨當他們起身時玉子說着：『昨晚已經有霜了。』當他出門工作去的時候，她陪着一同去到花園裏，他看到草木的邊上確都浮着一層薄霜。而石頭上的水氣也都凝結成爲銀樣的水花了。在他下午回家的時候，他又看到玉子在園裏掃着秋來第一次的落葉。

『是秋天了嗎？』他不相信地問着。

她欣快地點了點頭。她的面頰因爲在寒風裏工作太久的緣故，現着紅色。因此看去比以前更年輕了——特別是在她突然想到什麼而看去微慍的時候。

『這些菊花開始現色了，』她說：『但是其中有兩枝並不是開着我們所要買的顏色。』

這些菊花是在一個月前他們從一個花販那裏買來後一起種在盆裏的。一共有六枝，正好安置在他們花園的四周。她拉着他的手叫他來看。

『這二枝——是普通的黃菊花，』她說，『而我們要的却是紅色和金色的。』

『我想這花販恐怕存花太多而纏不清了。』他對她的憤恨微笑地說着。

『要是我再看見他，』她剛強地說道，『我一定叫他還錢。』

她說完了便又開始掃着葉子。

『很好！很好！』他笑着回答，『你等一等，我也去拿掃帚來掃。』

他走進了他們的小廚房裏，拿了一把掃帚，兩個人一起掃着。但是她突然停了下來，坐在竹棧上休息。

『你已經疲倦了嗎？』他問着。當玉子點着頭的時候，他覺得非常驚奇。因為玉子從來不會感到疲倦的。

『你身體舒服嗎？』他再問。

『很好，很舒服！』她回答。

他繼續掃着他的地，常常抬頭望她，而每次她總是凝視着黃昏時安靜的海。

『你看見些什麼？』最後他走了過去，隨着她的視線，看着問。

『我希望我能認識你的父母，』她突然地說着：『我希望能明瞭你家庭的情形，並且希望探知在海外的你的家庭是什麼樣子的。』她指着海說。

他已經幾個月來沒有想到他的父母了。在他結婚以後，他曾經寫過一封信回去，並且附着一張他和玉子合拍的結婚照。而他父親也會慈愛地寫過回信給他。他的母親不會寫信，但是她

却送了絲繡的綢緞來，作爲禮物。玉子非常寶愛這些紀念品，所以把這些東西和結婚時親友所贈的各種貴重的捲軸和畫幅等，存貯在一起。

他在這個時候，突然地，似乎在這月光下閃爍着的大海後面，看到了他故鄉的一宅方形的屋子——也就是在那裏誕生的。他似乎還可以嗅到這屋子裏特有的氣味——那就是當他小時從學校裏回家開門的時候所嗅到的一種特殊的味道，裏面夾雜着他祖母的鴉片烟味，以及長門簾，地氈，油漆木器的氣味等。因此他在這純潔的海上深深地吸着清鮮空氣，用以濾清他記憶裏的臭味。

『你爲什麼希望見他們呢？』他問她。

『因爲，』她嚴肅地答着：『我不久將是你們家庭中的一份子了。』

在先他可不曉得她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他在他的眼光中看出了這一點了，她便說：『直到現在，我總是僅屬於你的。我一向是你的一部份。但是我正要生小孩。對於我們這是說我將整個地屬於你的家庭，而不再是我自己的了。』

在這時期的夜間，他有時候會經想到。可是他們從來沒有談到過。他以前談到這個，就要害羞，而她好像祇想到他們的共同生活。

他曾經懷疑過，『她將怎樣告訴我呢？』因為他曾經想過許多關於他自己的兒子，甚至想過他究竟需要不需要兒子。至於女孩兒的問題，那就小些了。他可以將她們嫁給日本優秀青年男子，但是倘使他有兒子，他們便不算是中國人麼？而且他怎樣能夠和他們解釋他們爲什麼不生在他们自己的國家呢？因此他常是擔心着自己未生的兒子。而現在王子當她告訴他將生小孩子的時候，首先講到他的家庭。關於那些，他很少告訴她過，更沒有提到爲什麼他的父親送他出國的緣故。在他看起來，他過去的一切，似乎沒有一件事是和她有關係的。

除此以外，他從來不相信她能夠了解，倘使他告訴她的話。她每聽到革命這二字就會感到極大的恐懼，無論何時他總想把他自己的事告訴她，他渴望着告訴她一切，可是他不敢做，縱使他現在知道他並沒有像恩瀾那樣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

因爲恩瀾不論到什麼地方都是天生的反叛者之一。假使他不是在他自己的國內反叛，就會在外國反叛的。他要在革命中找出他僅有的滿意與和平。他並不愛他爲他們而奮鬥的人民。他祇愛鬥爭。但是恩瀾却愛人民更甚於鬥爭，他自己也知道在他的心中他是憤恨鬥爭的。他想這是比較妥當：不要告訴王子什麼，而僅是讓她觀察他現在的一切，因爲這是現在的他，而不是和恩瀾在一起時的他了。他從來沒有告訴她過爲什麼他不帶她到他的家裏去的緣故。

『現在我們要回到你的家裏去嗎？』她問着，『以璠，你爲什麼不做聲？不需要孩子嗎？』

她對於他那遲疑不決的表情，極其驚異，他急忙向她鄭重地解釋。

『當然，我是需要孩子的！』他說，『我這時已經想過幾百次了，不，我將不帶你回去。』

『爲什麼不？』她堅持着。『這正好給我會我的公公和婆婆。』

『我想你是一個摩登女子！』他反駁着，把他的聲調裝做愉快的樣子。『我想摩登女子們不需要會她的婆婆吧。』

『我確是摩登女子，以瑤。』她申述着。聽到她這種得意的說話，常使他要微笑，但是他現在即使微笑都不能，惟恐她要傷心。他知道他這嬌小的日本女人不歡喜他對她發笑的。

『但是這裏有幾件事情是正當的，』他替她結束了。

『你怎樣猜測我的說話呢？』她問。

他本想回答：『因爲我以前曾經聽到你說過那些的。』但是他已經知道這也是不能說的。因此他就變更着說：『這是你所想的，是不是？』

『是的，尤其是現在，』她很莊重地回答。停了一會兒，她繼續地說：『當一個女人，將要生小孩子的時候，這是很奇怪的，但是她的摩登女性的感覺是消失了。她所想的不是過往的事情，而是如何保護她的小孩。她想到的只是家庭。』

『我的家庭不能保護他，我想，』他低聲地說着。

「但是我想，你的父親是有錢的。」她問。「並且你說他又是有勢力的。」

他覺得他應該告訴她，即使他父親的財產和勢力恐怕也不夠保護一個日本女人所生的孩子。但是他不能說。因為這些話一定會使這安靜的家庭遭受相當的損害。牠們將停留在她的心頭，藏匿在她的胸懷，像諱病一般。她一定不能忘記它們，最後她或許甚至於抓着它們來反對他。他不能說，他還像以前一樣以他整個的心愛着她，「我國的同胞是恨你的同胞，玉子啊。」——在他們結合之後生下孩子時，他也不能說。

「我需要你是我自己的，」他喃喃地說着，同時將他的手臂搭上他的肩頭。「留在這兒吧，摩登女子，玉子。我也是摩登少年。你和我分開住吧，我們不需要什麼家庭。我們彼此已經滿足了。我們對我們的孩子們也滿足了。」

她懷疑地注視着他。「他們不能常常和我們一起住着，」她說，「我們是要漸漸地老死的。」

「不過將來會有一羣的孩子們，」他回答着，「我們將要教導他們彼此設法滿足。」

「這房子對他們不是太小了嗎？」她說。

「我們要開鑿小山，多增一些房子，」他反辯着。

「搬到另外一間大些的房子去，可以便宜些，」她沉思着說。

但是他並不願意這樣。

兆。

「不，玉子，不，」他申述着，「我們永遠要不離開這屋子。我覺到離開這屋子是一種壞的預兆。」

「呵，你竟是這樣一個摩登少年！」她叫着，「一個相信風水的摩登少年！」

他們非常開心地笑成一團，除此以外沒有別的舉動，最後，她在她的袖子上揩着她的眼睛而要求他，「以璠，我們這樣傻氣，是爲了我們在談些什麼啊？」

「我相信，」他說，「你剛才所說的我們將生下一個孩子——那是一個女孩子，玉子。」

「不，決不是，——當然是一個男孩子！」她很快地糾正他。

「我喜歡一個矮小的女孩，」他告訴她。

「我一定要一個男孩子。」她說。

他們又笑起來，重新忘去了一切。

文治還不會回家。一年之前，上海曾經有一度混亂，那時候報紙上說，這是沒有多大問題的。一營中國兵和幾個日本兵發生衝突吧了。

那似乎是不嚴重的，當幾天之後，村木先生說，文治已經被派赴上海去了。就是一年之後的現在，這也不認爲嚴重，文治仍舊不在此地，而村木先生說他要到夏天之後才能回來。在這個仲

春，以璠的第一個兒子誕生了。

他在以前從沒有看過生育的情形。假使他一向是像恩瀾一樣生長在鄉村裏，那就沒有什麼神秘可說了。在平常的人民之中，他知道，男女的結合和生育小孩是和飲食起居一樣地平常，沒有什麼是隱祕的。但是在他所住的外國大房子裏，這些事情沒有一樣可以看見。倘使一個女僕人突然懷孕而不能用任何藥草把胎兒打下的話，她就要被趕走，他的母親聲明她不能有貓兒狗兒和哭叫的孩子在屋子裏。而況以璠自己又是年齡最小的。

他對於他自己孩子的誕生，覺得很新鮮。因為這對於他是一件奇事。玉子自己的這一樁生育工作看起來也是一件奇事，吃這樣喝那樣的使孩子聰明，使他強壯，使他的牙齒長得齊整潔白，保證他的頭髮和眼睛漆黑和他皮膚的光滑。可是也不能孩子長得過大而使她生產困難。在某一天，當她宣佈孩子將來在她自己的家庭待產時，她捆了一條腰帶在她自己身上，並且更換她的食物，來使他強壯而巧小。雖然以璠希奇着她怎樣會知道這些事情，她雇了一個老年的產婆來幫助她的臨盆。

但是沒有方法勸導玉子停止她烹飪，清潔，掃除及管理花園等工作。她做這些事直到小孩臨盆時候為止。『這將保持我強健，』她說着，並且她自己也不願意閒着。她也不需要醫生來助產。『倘使你聽到我要死了，那末再去請醫生。』她告訴以璠，『並且囑托他，請他救我。否則這』

個產婆就，已經很足夠了。我已經教她洗滌她的手，並且將她的一切用具煮過。」

他抗議着說她應當像一個摩登小姐，利用科學的方法去生產他們的孩子。「總之，一個產婆——舊式的女人，是不好的，」但是她用她的手揪住他的嘴唇，使他不響。

「我需要我們的兒子生在我們這個家庭，」她駁他說，「倘使我們請了一個醫生，他就要我住到醫院裏去，我們的孩子就要住在一間有數十人住着的房間。我願意在此地生產他。我會當心的，以瑤。我也已經學習過胎產原理。」

他現在只得屈服於她了。是的，他也歡喜他的孩子生在這屋子裏。

「當我知道將要臨盆的時候，」她說，「你要走開去，以瑤，到你不能聽到我聲音的地方去。你也不要來，直到我打發下女來請你。」

「我要離開你嗎？」他喊着說，「但是——」

她不願意讓他說完。

「是的，你要離開我，」她說，「這是我的事啊。」

她要這樣辦法。在初夏溫和的一天，當他早上起來的時候，他看到她有變動了。

「開始了，」她喊着，「快點，快點——走開。」

「但是到什麼地方去呢？」他恐懼地叫着，「我究竟到什麼地方去呢？」

『什麼，當然去工作呀，』她回答說。

『和我其他的日子所做的一樣嗎？』他驚恐地叫着。『我今天不能工作！』

『是的——是的——是的，』她微喘地回答說。『你能夠——你必須工作——你一定不要亂想了——和平常一樣地工作就得了。告訴你自己——』玉子今天的事情是很平常的。將來時常要有我，一定要去做我的工作。』

『我實在不能去，』他說。

『但是你吃過早飯之後，一定立刻就得上。』

同時她服侍他，雖然他想要讓她休息，因為她說這是對小孩子有益的，倘使她強健，他也可以強健。最後當他看到他對她確是不能有所幫助，並且每幾分鐘她面呈灰白，彎倒呻吟，同時汗珠流在她清潔的皮膚上，他跑開了，正像她已經命令他這樣做的一般。他從此領悟了她有她自己的方法。他愛她所以讓她去做，他便回憶到那汗珠流到她烏黑的髮邊，她的鼻尖上和溫柔的嘴唇的那種光景了。她自己的辦法總是不錯的。

在中午以前，小下女來告訴他，他有一個兒子了。他立刻放下他的一切，而着急得像他平生從來沒有爲任何事這樣着急過。黃包車拉他坐車，但是他推開他們到一邊。

『我自己的腳可以走得更快一點，』他狂喊着，他們在他後面吼着大笑。『他要不是去會

見可愛的太太的吧，』他們說。

他耐不住了。他停了一會，回頭和他們狂叫着：『我有一個新的兒子了！』於是跑上那狹窄的小山路到他的家裏去。

村木太太已在那處，出來迎接他，她那溫和的面孔緋紅着。

『這真是個強健的孩子，』她說。『我還沒有看到過更好的，或者祇有秋雄。』

他遏止着他的速度，記起了向她鞠躬，並且希望她不要在這時候談起那已經死了的秋雄。因為他的母親會經常說，在小孩子出生的日子，談到死，會是一種不祥的預兆。

但是當他看到小孩子的時候，他忘記了那個。他是被引得笑了。因為他這一個兒子初生時候的機敏，很像老年人，看上去確是像他自己的祖父，吳老將軍。在他狡小，皺皮而莊嚴的臉上，一點沒有玉子的影跡。這完全是以璠自己的血統。

當他的兒子長到三個月以後，在玉子盛大的準備百日宴會之中，玉子向璠解釋着，嬰孩要餵以牛乳煮的粥和少量的湯了，並且當家庭中每個人都被請來吃飯的時候，文治回家了。

幾年之後，以璠把文治的回來看作未來一切的開始。但是在那天，除掉他在這裏可以歡樂之外，似乎沒有什麼重要。玉子說：『文治到這裏來參加宴會，那是多麼的榮幸！』而以璠自己却

想到他的快樂，因為可看到文治了，並且要把孩子給他看。在宴會這天的早晨，他自己跑去迎接那隻剛從上海運兵回來的船，而且和村木先生同時迎候着，文治將他自己從穿棕色軍服的人潮中走出，這些人當跳板剛放下時，就一齊擁擠出來。

文治是最後擠出的人羣中的一個。他們先看到他，然後他才看到他們。他們見他停住，好像他是迷住了的樣子，當他走上岸來的時候，他也沒有聽到以璠的狂喊。他拔步要走了，正要和其餘的人一齊前進了，就在這時候以璠趕上了他，抓住他的肩頭，向他喊着，「文治，你到哪裏去？我們在這裏。」

文治轉過身來，以璠立刻就看到，幾個月軍隊生活，已經把他改變了。這不僅是以璠從來沒有見過他穿着制服，曲腿上打了皮綁腿。文治的面貌也改變了。不再是廣闊而恬靜的青年的臉。它已經發硬了，而他的大嘴，在以前不過是笑着的時候有些不相稱，現在却好像粗野而甚至殘酷了。

但是當他看到以璠時，他笑了，帶着一些舊時的笑容。

「我正想和那些與我久處一起的同志繼續前進。」他喊着。

「你的父親是在這裏等着呢，」以璠說，「今天請到我家裏去參加我兒子的百日宴。」

「哦！」文治喊着。他同以璠走去，會見了他的父親，鞠了個躬，笑着說，「但是我要洗澡，以璠，

並且換衣服。我自從離家到現在，還沒有洗到一個好澡哩。」

「一切都爲你等着呢，」村木先生說。他是非常地鎮靜，但是他的眼睛從沒有離開他的兒子。他們都爬上了預先等候在那邊的汽車。

「那麼你和玉子已經有了公子了，」文治說。

「真像是我祖父小時候的照片，」以瑤說。「當你看見他的時候，你一定會笑——雖然他已經沒有最初那麼像了。我承認，當我第一次見到我的兒子，我的衝動是想把一個中國的將軍服裝加在他身上，並且在他的胸前掛一枚勳章。我覺得我應該爲他這樣做。」

村木先生暗淡地笑着，而文治却大笑，好像是知道以瑤希望如此的樣子。於是他尖銳地說，「我想，一個日本將軍的服裝，將來會有一天更加適合的。」

以瑤並不回答。他向文治看着，不知道他究竟是在戲弄他，還是出於至誠——一會兒，他決定這是戲弄了。

文治的一切，還是如舊時一樣，——以瑤想，仍舊沒有回答他，——只是他內心有一些事是完全改變了。他談，他笑，他動，都像他往常一樣。但是以前的文治似乎是公開他的一切。現在當他談話的時候，他好像在想些什麼別的事情。即使他的大笑，似乎僅是一種表面的動作，而在他的內心裏却存着憂鬱。

但是關於這點，現在不能說什麼。以璠和他們走到了村木先生住屋的門口，在那裏，他們分手了。

『我們在一個鐘頭以內再會吧，』他說。

『再見，』村木先生贊同着。

但是文治不說什麼。他似乎仍舊在想着別的事情。

在擁擠的旅館房間裏，百日宴是在舉行，文治雖然坐在以璠那邊，可是很少說話。餵食小孩的禮節已經行過，一切都照應做的做過了。每個人都稱贊這小孩，尤其是在把新奇的食物塞進他口內時，他堅決地拒絕吞咽，並且重行吐出他新的絲袍上，於是就放聲大哭。他第一次穿着孩子的外衣，他的頭是新剃的，頭頂上露出一個圓圈，剩下一圈直而軟的黑髮。文治看了他，轉身向着以璠。

『我看他不像日本人，』他說。

『是的。這是顯而易見的，』以璠回答。

就在這時候，他觸到了文治的視線，有一種奇異而祕密的敵意釘着他。他非常驚慌，好像文治已經拔出利刃要向他行刺的樣子。他是在這充滿着切切私語和嘖嘖稱羨的人們的房子裏，

他不能說什麼。他撇轉他的眼睛，不再看着文治，他想像着文治爲什麼對他改變態度。

是不是文治和他自己的父親在上海發生了什麼事情麼？但是據他所知道的，他們從來沒有會見過。他曾經寫信給他的父親告訴他文治這聯隊的名稱和地址。但是他的父親寫信給他說去接受日本訪問者是不安全的。這裏有一班青年，他們組織了暗殺團，他們最近曾經刺殺了另外一位銀行家，據說是爲了他似乎和一個日本將軍親善。他寫給村木先生的信，悔恨這次病症使他不能回謝他們對以璠的厚待。但是他希望着將來，當彼此間的諒解增進以後——而村木先生也會回信說，在他們之間，至少現在他們已經結合在他們的孫兒中間了，一切都已諒解。

玉子會睜大了她的眼睛說，「爲什麼你的父親不喜歡文治？」

以璠也會忙着說，「他從來沒有看到過他，他怎麼就能不喜歡他呢？」

「我不知道，」她回答，沉思地對他注視着，同時將他的嬰孩放在她豐滿而年青的胸前餵乳。

「我也不知道，」以璠說，在她再要說話之前，他已經跪在她的身旁，並將他的手臂放在他們兩人身上。「你使我充分地愉快，」他私語着。於是她拿起了他的手，並將他的面頰放在他的掌中，忘去了她所問過的一切。

今天或是在這裏，他不能和文治談話——這是不適宜的——但是他要和他談，以便知道

文治是存着什麼意思。於是他決定好好地做他的主人，款待那年長的賓客，尤其是坐在首位的村木先生和村木太太。每個人都是愉快而且充滿了禮貌。而玉子照顧着碟子，忙着指揮旅館裏的廚房一盤一盤地上着，並且注視着他們在這季夏的下午，大家好像除去喜洋洋地吃喝着並且看着那個小孩子在那下女的背後很安穩地睡在包袱裏之外，沒有一個有別的心思。

『至少他的睡覺像日本人，』文治有一次對以璠說。

『怎麼——你說的是什麼意思？』以璠停了一刻問着。

文治向那小孩子剃短髮的頭點着頭。

『我們日本人可以睡在任何地方，因為我們開始就像那樣。我們能睡在嘈雜，震動和任何混亂的狀態之中。我們即使在炮火之中也能睡着，倘使我們是有片刻不值班的話。這就是我們在戰爭中能持久的祕密。』

以璠看着他的小孩的天真爛慢的臉孔。他的眼睛是閉着，而他那紅色的小嘴是撮起着。

『看上去，他並不好像他是爲戰爭而訓練着，』他笑着說。

但是文治是嚴肅地喝着他的酒，而他也不回答。以璠立時感覺到孤寂，好像他已經被每個人所擯棄了。他在這一天才是第一次感覺到畢竟他是和他們都不同的，甚至和他的兒子也不

他知道他不能立刻問文治內心有什麼變動。首先是不能決定，幾天之後，文治是否注意到了這變動。其次，他不可能維持原有的關係，非等到村木先生明白表示究竟誰是這辦公處的主任之後決不可能。因為要使這更容易決定，以瑤就辭去他自己的職位，但是當村木先生接受它，並將文治的位置放在他的上面而僅給他以次一等的職位時，他覺得愚拙，並且傷了他的心。他們的薪金近乎是一樣的，這是真的，因此以瑤不能有所異議。他的薪金並沒有降低，但是文治的薪額却稍稍增加了一點。

以瑤心中覺得愚拙的，是因為在家裏玉子還以為這是一個有希望的事。這使他更增傷心。「爸爸是很仁慈的，現在不會比文治所得到的少給我們一些。」她說。

這都是不可能的，要以瑤告訴她關於他現在處於較低職位的難處，要請問文治辦這事辦那事的次序是否對，並且眼看著職員們開始趨附文治而不向他。但是其中最困難的仍舊是要理會文治他內心的轉變。他以前是一直很隨便並且逍遙自在的，他現在却特別注意瑣事，並且監視以瑤的一切瑣碎工作。有一次他嚴厲地責備以瑤，因為他自己沒有去督促包裝一批運往紐約某大公司的便宜碟子。以瑤他自己強裝微笑。但是他忍不住地說，「文治，你自己以前還不是做得更不行嗎？我似乎還記得秋雄會埋怨過你呢。」

『軍隊已經把我教育好了』文治答辯着，這時回到他自己辦公室裏去。他已經有了一個獨人的辦公室，以璠和兩個職員已經被遷到另外的房間。這就不能和以前一樣容易看見文治了。

但是文治內心的變動，確是在各方面都已顯示了對璠有巨大的傷痛。他唯一的退步，就是和過去幾個月一樣很急迫地回到家裏，在玉子和他們的小孩子身上找尋一點穩道的地方。他們二位在她的殷勤和忙碌之下，他得到他的安慰。她有現實的才能。她用她真實而溫和的方法和她流利的言語和對他最低需要的敏捷的適應使他感覺到根基穩固，並且使他每天早晨能夠出去做他的工作。通過她，他才能和人生及人民相結合。她的人民是他的，因為她是他的，並且使她的一切都成爲他的。當他回來時，她能夠轉述白天所經過的瑣細事情，由於她流利的轉述，他便覺得和人生及人民是接近了，雖然在實際上他對於任何人都依然是不大知道。

於是許多事情，要爲這正在長大的孩子做的。他的名字被叫爲菊次郎，而他們都把他簡稱爲次郎。他已經知道他的名字，玉子驕傲地訴說，他是一個很難帶領的孩子，因爲他很快就想匍匐着走，那是說他在未滿週歲之前便要走了，而他又不能走，因此需要一個人用全部的時間來看護他，但是當他被阻止的時候，他便放聲大哭，因爲他是這樣的頑強，倘使有什麼事情不合意的時候，他便要發怒的。

『那兵因爲你是一個中國人，次郎，』以璠告訴他的兒子，他在這時候正挺直地坐在蓆上，

咬着一個大大的紙板膠合起來的狗兒，那是給他當作他睡着後夢境裏的保護者的。

『難道他有錯兒嗎？』玉子大聲說着，然後看他在做些什麼，她尖銳地叫並搶去了那狗。『至少沒有一個日本孩子會吃掉他的保護狗！』她大聲說，這時次郎拚命哭。

不，以瑤在他的家中從來不會寂寞的。因為那個原故，當他是被任何一個人接待得較他以前所被接待時虐待些的時候，他感到難於申說。街道上的人和以前一樣地對他彬彬有禮。當他走進一個店舖替他自己買香烟或是替次郎買玩具的時候，店主仍是和以前一樣地熱烈招待他。於是他感覺到爲什麼這禮貌並不完全和以前一樣。他想至少這不是同胞彼此往來的禮貌，而是他們招待客人用的。他不能斷定這是否對的，他更不能斷定那完全是真的，村木先生較以前更冷淡他了。有一次，他向玉子提起了這個，而她頓直地說，『以瑤你常常是在幻想。爸爸年紀老了，那完全和任何人一樣，年齡使他冷淡了。他也忘記我了。』

他承認這個，可是隨着歲月的進展，他仍舊感覺到一種變遷。他檢討他自己，於是發覺了什麼是他真正所感覺的，並且確定這種差異完全是文治造成的，而僅有的補救方法就是告訴他這種情形。因爲以瑤必然感覺到這些愛他的人的扶助，以及對他的忠誠。他現在時常想到他應當在村木家庭之外結交幾個朋友。但是除了少數的人當他和他們在咖啡店或電影院遇到時說幾句話之外，沒有別的朋友了。對於這許多人，他知道他們只曉得他是村木先生的女婿。就目

下的情勢上看，假使他如此生活下去，當村木先生逝世之後，大衆只曉得他是村木文治的姊夫。這就很不樂意，除非文治恢復他原來的樣子。

於是他丟開這些思想，而堅決地進行他的工作。他已經在此地造成他的地位，像現在的世界，要重起爐灶却不容易了。他必須對文治容忍。並且他努力地這樣做。

當他到家的時候，看見次郎在走路，並且聽到他開始說話，同時玉子開始煩惱，因為現在次郎已經過了週歲，她有另外一個孩子的時候又到了，所以他笑着說她關於她的事情的煩躁，如果這事情在夜裏談起了，那就沒有什麼事在白天比這更難忍受了。

文治在他沒有入伍以前，是一個喝不到一杯酒便要暈醉而要昏睡的青年。但是現在他能喝得很多，並且歡喜喝。他吃過午飯後回到辦公室來的時候，他的額頭紅紅地，高聲發佈他的命令，並且大笑，已經不止一次了。有一天，他闖進以璠的房間。

『你在這裏麼！』他吼叫着，『像一個老年人一樣地工作着！玉子爲你做過多少事？你往常跟她是一個好伴侶，但是現在你不過是玉子的丈夫而已！』

文治接着就是大笑，而兩個職員在他們的辦公桌上努力地工作着，好像他們沒有看到和聽到什麼似的。

「同時我也是次郎的父親，」以璠說微微地笑，並且在寫字桌邊抬頭看着。

「一個人遲早總是某人的父親，」文治反駁着說。「停止工作來，以璠。」

「做什麼？」以璠詢問着。

「同我到咖啡店裏去，」文治說。「沒有什麼工作——你們也可以停止工作了，」他和兩位職員說。他們立刻起立，鞠躬而仍舊立着。以璠不作聲。他知道，只要文治一走開，他們仍舊要工作到五點鐘，那是他們每天正式停止工作的時候。但是他想着這也許是一個好機會，可以和文治長談，以便發見他轉變的原因。所以他起來戴上了他的帽子。

「我來了。」他說。他對兩個職員點點頭，他們完全明白他是在諷這事業的小主人，然後他和文治走到街上。

時候已經是秋天，賣花的人在他的肩上挑着一擔各種形色的盆菊。兩年之前，當他和玉子剛結婚的時候，他們曾經買過菊花，栽在他們的花園的一角裏，現在它已經繁茂了，直到今年，他們才有一叢的顏色。村木先生看到了不加贊助，他說：「這裏不許放時間性的煩惱的花，」但是玉子要菊花，所以留下了。在這當兒，以璠看見一個賣花者拿着一種特別的花，那是她所愛的，它的花瓣作金紅色，於是他停下來和那人說，「你曉得那條從市上繞到山的西部的路麼？」

那人熱心地點點頭。

「走上去，直到在右面你看見一所小屋，頂上蓋着綠瓦，從兩棵大松樹之間可以望見海的，然後進去告訴女主人說是他的丈夫叫你送去的。」

「她怎樣會知道我的來歷呢？」那個人聰明地問着。

「注視我。」以璠回答着。「告訴她我的形貌，倘使她還不知道，那就再說我是一個中國人。」
「哦，」那人驚奇地說，「你原來是一個中國人！但是你看上去很像我們。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中國人。不過，當然，每個人總聽到過他們。」

他看起來好像是相當老練的，於是以璠點點頭別了他，和文治一同走了。

「我想，玉子現在是一個順從的妻子而不是一個摩登女子了，」文治說，帶了一半嘲笑地說着。「我想，她要買這花像一個賢慧的日本婦人一樣。」

「她倘使認爲他的價格不合，她就不買這花，」以璠很理智地說。文治剛喝了足量的酒，所以沒有注意他說了些什麼。

「你們中國人！」文治輕蔑地說。「哈，你們中國人！」他大大地搖着他的頭。

他們現在經過一家小的咖啡店那裏有幾張露天的桌椅，他重重地坐到桌旁，擊着鉛皮的枱面，發出了鉛鼓一樣的聲音。一個面貌瘦瘦的下女跑了出來。

「啤酒！」文治叫着。「我想你能喝啤酒嗎？」他問以璠。

『當然，』以璠回答。

『要一瓶啤酒來給他，』文治向那下女叫着。『我要威士忌酒。』

『是，』——下女低聲地說着。

『快點！』

下女走開了。

『我恨英國人，所以我喝他們的威士忌酒，』文治當她去後解釋着。

『你不常常喝得很多，』以璠回答。

『啊，是的，』文治回答說，『是的，我常常是很好的孩子，可不是麼？對呀，我現在更好了。我懂得怎樣喝酒，我也懂得別的事情。』

午後的太陽照得滿街靜寂的，但是這是一條小街的對面，一個女人替她的孩子洗澡，正在奇怪地抬頭望着。

『讓我們到裏面去，』以璠提議着。『那女人正在聽你說的話。』

『女人，』文治用很高的聲音叫着，『全是傻子。』他無意識地笑着，立起，顛來倒去的，倘使沒有以璠捉着他，他就會倒下的。他們走進小咖啡店裏面，坐在一隻拐角上，那下女拿了瓶子和杯子走來，以璠付了錢，並給她一點小賚。

「開留聲機，直到開完爲止，一張唱片開完了，你再來，我再給你另外的，」他說。室內立刻充滿着摩擦似的喧鬧的音樂，除以璠之外沒有人能夠聽到文治說話。以璠開始啜着他的啤酒，而文治以威士忌灌他自己，大口地飲着。

「我可就快結婚了。」他向以璠宣佈。

「你已經這樣決定嗎？」以璠很有禮貌地問着。

「是的，」文治喊着說，「這是唯一的舉，可憐的秋雄！」他嘆息而搖着他的頭。「他從來沒有想到女人都是差不多的。」

以璠會不回答，文治作罷了一次，再說，「我說，女人都差不多的！」

「我不知道女人，」以璠回答。

「知道女人，這是不需要的，」文治再說。「我告訴你，她們都是差不多的！」

以璠沒有回答這個。他想：和文治閒談，喝酒愈喝愈多，畢竟只是時間的浪費吧了。

「所以，」文治繼續說下去，「我請你參加我的婚禮。誰是新娘呢？我不知道，我不管它。我昨天告訴我的父親，「現在是我結婚的時候了，請爲我娶一個妻子。」那是我所說的，「給我一個妻子。」他說，「誰？」我說，「任何一個女人，隨便哪一個，他們都差不多的。」

文治睜眼看着以璠，在他的杯中斟滿了威士忌，溢出了，一齊喝下去，這時以璠便望到別邊

去了。他曾經在日本看到男人常是喝足量的酒，農民從市上直到家裏沿途咆哮他們每天收入的一半都消耗在他們的腹內和腦中，青年沉湎在酒館裏，而老年人更常見。他已經看慣這種情形，他在本國是從來沒有見過，那裏的人當他們吃飯的時候喝一點酒，沒有醉酒的。雖然他們比這裏的人喝得多，他們是不易出亂子的。也許是他們的天性較爲平衡吧。

突然的，他很奇怪，他看見文治開始哭泣了。文治直挺挺地坐着，他的臉孔可怕地顫動着，眼淚流到他的頰旁。

『我發誓我並不要這麼做，』他哭着。『爲什麼我會這樣做的呢？』

他以斷續而可憐的聲調，問以瑤這事。以瑤在看見他喧囂叫喊之前的一刻是完全嚇昏了。

『你做什麼？』他問。

『你明白，他們都在做那件事，』文治說。他身向前俯，雙手捧着他的頭。『那是說——我這聯隊的全體，除去聯隊長。你知道，我是大尉。我注視着聯隊長。我說——』

他瞎摸他的酒杯，摸到後，盡量地飲了一口，咳嗽着，搖着頭，並且震顫着。

『告訴我，以瑤，』他低聲地說着，『我喝夠了嗎，你以爲？』

『過量了，』以瑤莊重地回答。

『啊，你說錯了！』文治得意地叫着。『我喝着，直等到我看見桌子在空中旋轉，然後我知道』

是足夠地了。但是現在菓子仍然在原地方。所以——我一定還要繼續地喝。」他慨嘆着，再喝酒。

「我對你說了你一些什麼？」他突然地問。

「你說你注意着那個聯隊長。」以璠提醒了他。

「我確然是如此。」文治熱烈地說。他的厚嘴唇不斷的震顫，痙攣開始扭動着他的左眼。「這人你看，我想不及我。總之，我父親是一個有錢有勢的人。關大將——也是我的朋友。因為他——我做了大尉，所以我說：「我不是一個普通的兵士。」我是對的，可不是嗎？」他忿怒地詰問以璠。

「完全對的。」以璠回答，他不知道這事情的底細。

「所以當這些人做那事，我說那與我沒有關係的。我說，「他們平凡的本性使他們如此——我不是對的嗎？所以當那個隊長不如此做的時候，我也不這樣做。」

「不做什麼？」以璠問。

「我告訴過你，沒有嗎？」文治反問着。「你真愚蠢，以璠。那是因為你是中國人，中國人都是愚蠢的。」

以璠覺得怒火勃發，但又鎮壓下去。文治是喝醉了。

「愚蠢和懼怯，」文治對着這個喇叭裏發出來的音樂高聲地說。「我們打敗他們，好像我們在運動的時候賽跑一樣。我們給他們金錢叫他們散去，他們大多數私散了。其餘的我們擊敗

它。他們都跑了——你總該看見過他們跑！」文治笑着，他的兩頰還被眼淚濕着。他搖着他的頭，預備來倒點威士忌酒到杯裏。但是現在他不能摸着了，以璠可不幫他忙。他注視文治，當他亂摸這個小的白色杯子的時候。

「哈，至少我知道我的嘴在那裏！」他說着。立起來將瓶拿到唇邊，他坐下之後，又哭泣了。

「那仍然是聯隊長們的錯兒。你看，我曾經在白天和黑夜間看見過這些人。我告訴你，以璠，」——他傾向以璠身邊，迴響着，嘆息着——「戰爭轉變一個人實在太利害了。他需要各種強烈的東西——酒，豐富的食品，許多女人。他必須把各種東西聚積起來。他是因為砲聲終日地在他的頭上盤旋——或者，他將在一個小時之內死去——在一分鐘之內——所以沒有一個時候不在攫取他所能得到的任何東西。」文治是如此地熱誠，他似乎因他的真誠而清醒了許多。「起初我想那是可怕的——你知道——這些人在各處掠奪婦女——老的和少的——我和聯隊長說：「我們能夠允許這種事情嗎？」他說：「我們一定要如此——假定我們要他們明天作戰的話。」你看，他是我的上級長官。所以我還能說什麼呢？我撇開了這些人，單注視他。我說，「當他還沒有——」——」

他又開始搖頭了。

「所以，以璠，我問你何以他也這樣做？我看見，我親眼看見——他叫他們帶一個婦人到他

的營帳裏。她是哭着而且掙扎着，但是他毫不在意地向她走來——我是狂了。我走到街上去——我——我看到第一個女人——一個小孩子——說是十二歲——雖然也許她還只有十歲也許十五歲——她也許是年歲說小的——我也拖她到街內去。『當他說的時候，他是震顫着搖動着，並且注視着以璠。』那時我知道，我都不願做——但我得繼續下去——你明白嗎？這是聯隊長的小兒，你懂嗎，以璠？她也有過失。她驚號着。她號哭地說出我是邪惡的——猴子，她叫我猴子！我說「止住，」她却繼續地號哭和掙扎。所以我說，「止住，否則我要殺你。」我警告了她，你看。但是她不能靜止。所以——後來，我殺了她。』他是哭了又哭，『你知道嗎？以璠僅僅當我看她死着躺在我面前——她不懂得我說的話——我說的日語——不要想吧——我不常想——但是我怎樣能不想她呢？這事是我的錯兒啊！以璠。』

他懶躺在桌上，啜泣着。有幾個人注視着他，又看到旁邊去，屏風似的喧囂的音樂，使他們不能聽到他說的話。

以璠完全無聲地，發呆地，像生病似地坐着，聽到文治告訴他的每一件事。

這是他們當時在中國所做的行為，他的父親一樣都沒有告訴他過。但是當時他父親的信是很少，那些寫得很多的信件總被日本檢查員所沒收的。而新聞紙上却說皇軍如何表現着嚴明的紀律！他相信那個，他也算是一個中國人！他蔑視他自己。他立起來。

「回家去罷，文治。」他說。他俯着身子，把他雙臂挽住了文治懶散的身體，將他扶起，來到街上。於是他叫了一輛黃包車，將文治扶上去，現在文治已經睡熟了，他在旁邊步行，到了村木先生的家門口。老年的看門人正在那裏，於是他告訴他：「看你能不能扶你的小主人到他的房裏去。」看門的老頭兒點點頭，以手便回到他的屋裏去。

他充滿着紛亂的思想。在他自己的國內已經發生些什麼事情？有多少事他不知道呢？實在的情形怎麼樣？他以前太專注於他自己的婚姻，僅是希望着停戰，使他可以和王子結婚，但是他終究是一個中國人啊。

他從街上走上那陡峭的石階，到了他的家裏，王子跑出來迎接他，她手上抱着次郎。她看去是異常地活潑和美麗，她的頭髮剛才梳過，她的皮膚像紅杏一般。

「我和次郎剛才洗過澡，」她說，「並且我們着了新的衣服——次郎的是全新的，而我的袖子也是新的，——並且我買了如此美麗的菊花——那人說你叫他送來的，我說，「是什麼樣的人？」他說，「一個中國紳士，」我說，「我沒有和長崎的一切中國人結婚，」於是他說，「啊，他叫我注視他，我看到他左額髮邊有一個小的痣，」於是我說，「知道了！」

她笑着，次郎也笑，而以手也微笑着。

「你累了！」她叫着。

「很累了，」他承認，他不願告訴玉子關於文治所說的話。那不是她所要聽的。這是一個文治，她所不知道，而也不能知道的文治。況且，他自己也還不完全明瞭那些事。

「請坐吧，」玉子請他。

他坐下，她脫去他的皮鞋，短襪，然後用她光滑而強壯的手擦着他的腳。她的撫摩，給了他快慰和安息。

「你的上衣也脫了吧，這裏是一件衣服，你洗澡的一切都已準備好了。」她喃喃地說着。『我可以照應每一件事，你儘可以休息去。』次郎是會得這樣地良好和安靜，並且不會打擾你的。』次郎坐在地板上，睜大着眼睛在那裏張望着。

他讓她做每一件事，因為他很疲倦的原故，除去了又想文治已經告訴過他的話而外，什麼也不說，什麼也不做。受命前進的軍隊，炸彈，被強姦了的婦女們——他從沒有聽到過這些事。那兒不會有過懲罰和報復嗎？他突然躁急地渴望着回家去並且讓自己看到真相究竟是怎樣。他記到舊恨的一些片斷——街上的人侮辱日本人，叫他們是矮鬼和猴子，華北，幾省，日本官員的要求，恩瀾一再說過，『當革命完成的時候，我們一定來對日本作戰。』可是這個革命從未降臨過，他已經拋棄那些關於從未經歷到的革命的一切。

當他很舒服地在木製的深浴盆的熱水裏時，他終於這樣想，就是在很短的幾天內，他也能

獨自回家去探訪出這些事的真相。他的心已經大部分傾向這樣做了。他站起來拭着身上，他的肌肉柔和而溫暖，就是心理上的緊張也都鬆弛了。回家去是很容易的，他應該回國去看看。

在晚餐桌子的旁邊，當玉子斜倚着他，替他盛滿了飯碗的時候，他抬頭向她望望。

『我想我必須回家去住一下，』他說。

她放下飯碗。

『那我們也一齊和你走，』她高興得叫起來，『次郎和我，我們也可以到你家中去看看。』
他搖着頭。『不，只我一個人回去，』他說。『你們去是不安全的。』

『可是爲什麼呢？』她問，驚奇地看着他。次郎是在她的膝上，她正在那裏用着她的筷子餵他。

『你要曉得，在不到幾個月以前，上海那裏還有戰事，』他很細心地說，『我不能肯定中國人對日本人的態度是怎樣。』

『哦，可是中國人和我們一樣，』她熱烈地說，『我可以向你保證，以瑤，我從所有的報紙上看到一般的平民跑出來歡迎我們的兵，他們已經是這樣地被他們的官吏和軍隊壓下了，報紙上這樣地說，我每天看報紙，你要知道，以瑤——比你看得還細仔呢。』

他不能否認這話。她說，她讀過很多，所以當他回家的時候，她可以有些資料和他談，『所以

我並不是一個愚蠢的舊式的日本妻子啊，」她說。

「雖然如此，但你是去不得的，」他堅決地說。他沒有常常這樣地吩咐過她，她隔着桌子看着他。然後，次郎仍抱在她手裏，她就站起來，向他那邊走過去，把次郎放到他的懷裏。

「次郎，」她說，「告訴你爸爸我今天對你說的一些什麼。」

次郎受了怕羞的打擊，向兩人面上輪流地看。

「喂，」我的母親在春天說過，假使菩薩允許的話，「——可是只有我一個人是不相信菩薩的，自然啦，以璠，但在這樣的時候，我是喜歡這樣說的——」到春天，我又要有一個小弟弟了。」

「玉子！」他叫起來了。

她點點頭。「是的，是的，你現在決不能離開我們，以璠。假使有什麼事發生的話，那怎麼辦？」——我有這樣的迷信，以璠，我知道那是很愚蠢的——可是我這樣長期地注視着海洋，我覺得她決不會降臨到我們之間的。它是希望降臨到我們之間的，以璠，我覺得它——假使你現在離開了我，我就怕它要摧毀了這個孩子了。他怕要在我肚子裏生病而死了。」

他猶豫地看着她。

「請你等等，等到我們一齊走的時候吧，」她懇求他。「你不能單獨走——切不要不帶住

我們！

她抓住他的臂，並且緊貼它，次郎開始駭怕得哭了。

『別哭，次郎，』他說，他用另外一隻臂抱着玉子。究竟，他爲什麼要走呢？假使他找到了真理，他又能做什麼呢？要遭遇的一切也已經遭遇過了。現在玉子也倚着他的肩哭起來了。

『別哭，你們兩人，』他責備她們。不是有過一個男人是這樣地被他家庭束縛的麼？他用兩臂抱住她們，兩隻手緊扣在她們的後面，將她們輕輕地前後搖動。

『好了，』他安慰她們，『止住你們的眼淚吧，我是不走了。玉子，安靜些，你是在嚇孩子了啊。』

她啜泣的聲音是逐漸地低微下去，直到她安靜了以後，次郎也安靜了。以璠站起來輕輕地將他們往來搖動。這是他的世界，在他的兩臂上。

第二天，文治什麼也記不得了，或者，至多也不過記得他所說過的一種比他應說的要可怕得多的恐怖。他很遲地走進來，看起來是蒼白而疲倦的，可是他依舊裝出很愉快的樣子。以璠看見他走進他的門，可是他不希望先說話，就讓他這樣地走過。到中午的時候，當這些職員們吃過了午飯，文治走過來站在門裏面，含有一種媚態的半坦白的半羞慚的樣子對以璠說，『我昨天是醉了，可不是嗎？』

「那時你是醉了，」以璠抬起頭來回答他。

「我會說了很多的話，——我所說的是關於些什麼啊？」

他看到文治記不得昨夜的話，他就立刻減輕了他們中間的信任的擔子。

「你說你將要結婚，」他回答。

「就只是這句話麼？」文治說，「是的，我是正在準備舊式結婚，以璠，我要仔仔細細看着許多適當年齡和家庭的年輕女人的照片，然後我要用我的指頭指着一個，告訴我的父親，「我要那一個！」」

他大笑，以璠微笑，彼此都不說什麼。

「我將要宣佈婚期，」文治說，「那是不久就要宣佈的。我不能讓你早生兒子，而讓我遲生兒子了。」

「不但是一個兒子，而且是兒子們吧，」以璠矯正他。

「呀——還有別的啊，」文治叫起來。

以璠點點頭。

「好玉子！」文治叫喊着，「哈，摩登女子仍還幹得很好，可不是嗎？」

「幹得好極了，」以璠回答。

「呀，是男孩？」文治問。

「王子是這樣說的，」以璠回答。「她想她是知道的。」

「然後她知道，」文治再說，「至少，這小孩子自己會在她相信它以前，證明出這是她的錯兒好了，我要選擇一個比較溫和的女人。」

「我是很適合的，」以璠回答。

文治點點頭，走開去了。

以璠站起來想了一會兒工夫。他是很快慰的，因為文治並不知道他曾經說過什麼，他已經看到從文治的記憶的一瞬間所曳開的幕的後面。他知道，假使文治是知覺清醒的話，他決不會把他做過的什麼事告訴以璠了。他現在雖知道了，可決沒有一件事能完全再相同的。他今天與從前是不相同的。譬如他從前希望有許多女兒的，可是現在，自從昨天以後，他僅僅乎希望有男孩子了。王子今天早晨曾經和他這樣說，「我覺得我現在所懷孕的是一個男孩，當這一個生下來的时候，我們在兒子節這一天要在屋內掛兩條紙鯉魚！」

「好！」他曾經說。

男孩子長大了，是會追隨在父親身邊的，可是女孩子呢，總是要離開自己的。

他第二個兒子，元治郎的誕生，兒子和地震，就一直混雜在他的心裏。它們一同發生於次年文治婚禮舉行的仲春那個奇怪的婚禮，是舉行得如此快捷而非正式的同時，是使以瑠無論如何不能習慣的日本式的。那就是他自己的國家和這裏完全不同的一個地方，在他自己的國家，一個結婚典禮延長了好多天，而在此地則很快地被結束了。文治他自己似乎沒事似的舉止着，而和他結婚的節子從她的濃裝的臉上，看起來和其餘的幾百萬日本小婦人一樣。一結婚以後，文治立刻不關心她了。在幾天以內，她似乎一直是住在村木家內，人們從前忽略了她是不常在這兒，而現在她來了，人們又忽略了她是常常在這兒。

此後，在不到一個月以後，元治郎誕生了。他在一天的中午，在最容易而安靜的狀態中生下來，關於這些，以瑠一點都不知道。他和玉子及次郎在四月中下旬的一個早晨告別了，這是最後的櫻花瓣在園裏飄落下來的時候。街道被一陣驟雨所洗刷了，天色呈着明淨蔚藍，他所最喜歡不過的大而軟白的雲塊，在從洋面上湧出。每一個花園中的樹葉都綠了，街上的人們在溫和潮濕的空氣中顯得非常愉快而滿足。在人們的生命中有一種深深的甜味，他感覺到了，並且在欣賞它。人們從他們的禮貌中表現出他們互相喜愛着。當他在四月的陽光之下沿着街道散步的時候，他覺到他從沒看見一個蒼老而不愉快的面孔或是一個小孩因被打而發怒。他有意無意地愛這些人們。他漸漸接近他們了，然而仍然是格外地孤獨。

文治因爲他已經和節子結了婚的緣故，是比較和從前接近了，雖然相距仍然很遠。他已經立刻放棄他飲酒的習慣，雖然在結婚的那天，還是喝得很多。現在沒有一個人再看見他飲酒了。同時當然的，他對節子裝成一個高貴的丈夫，而當他在家的時候，節子則往往到外面了。在這些日子裏，文治耽溺於對外政策的宏亮意見，特別是那些日本的對華政策，他堅持說中國共產黨已經再度握有政權了。以璠對於這個，在他和玉子在文治的新屋裏聚餐的那個晚上，已經聽得很多了。

『不久以後，我們將要解決他們，』文治說。

好了，他已經懂得不去回答文治了。那是沒有絲毫用處的。而況他根本不相信他所說的。像他自己父親那樣的人們握有中國，而他們憎恨共產黨。日本的報紙不是登了又登地說中國共產黨已經被他們自己的政府所剷除了嗎？文治是懷着偏見而進入了中年。他心中丟開了這些事件，然後和平常一樣地跑進辦公室。他希望，在新年中，至少可以加一點薪，但是並沒有。村木先生在他的每年有的新年宴會中和他職員解釋今年薪水不能增加，因爲有一個突然而增的重稅，其目的在加強皇軍的陸防和海防。他僅僅乎說了這個『皇』字，所有的人——那就是說，只以璠以外的每一個人——都接受了。他對於這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帝國感覺沒有什麼忠誠，並且也沒有什麼值得他崇拜的。

他一邊微微地歎了一口氣，一邊便坐了下來。當第二個孩子臨盆的時候，玉子必需絞盡她的腦汁來使得他的錢勉強夠用。他的父親已經長久不寄錢給他了，而他也不願意去討，除非他極端必需。他覺得奇怪，日本爲什麼在確佔滿洲以後反而需要增強防務？軍部，或者在擴張着他的權力——但是他並不注意日本的政治，也不關心國聯讓日本隨心所欲的任何政策。

他幾乎工作了整個的早晨，來替那些存貨編目分類。當他的下女沉靜而肅然地，停止了她的頭髮，並且穿上一件新鮮的和服和乾淨的白紗襪，跑來告訴他說，元治郎已經生下來了。

「噢，什麼事？」他說，仰起頭來看着她，驚奇地。

「先生，我來告訴您，元治郎生下來了。」

「你說什麼？」他跳起來抓住他的帽子。

「他是生下來了，非常胖而健康。」她笑嘻嘻地向着他。做這樣一個好消息的帶信者是幸運的。兩個職員鞠着躬，並且高興地從他們的牙縫中發着囉囉的聲音。

「正是在兒子節之前生的！」下女說，笑着。

他立刻跑出辦公室，一直到文治的門口才停下來，把頭伸進去，並且說，「我的第二個兒子生下來了，我預備回家去。」他驕傲地冷淡地說着，似乎他每日有一個兒子一樣。「什麼？」文治喊起來。但是他走開去，只點點頭來表示要走的意思。

他沿着街上走，不使得他自己很匆急，他聽着這個下女的喋喋的聲音，她在他後面一直嘯嘯不已地說着。『那是這樣地突然，好像今天的太陽和雨一樣突然的。開始的時候，奶奶是和您一樣健好的，先生。然後呢，她說「我覺得變了——」那正是開始。我趕着請產婆，一會兒當她來的時候，這個小孩就生下來，既健全而且很漂亮。奶奶說，「假使這就是生一個小孩子的所有的苦痛，那麼孩子我什麼時候都可以生。」』她覺得對她的小主婦很開心，於是大笑起來，而且覺得很自得的樣子。

果然，在這屋裏，並沒有不尋常的氣象，玉子在上床以前所烹調好的食物的氣味是很芳香的。當他嗅到的時候，他覺得餓了。

『我可以替你開飯，假使你需要的話，少爺，』下女說，並且跪下來替他脫鞋。

『半小時內開飯，』他回答。

在紙門的後面，他看到玉子坐在床上把元治郎抱在臂上，次郎呢，現在已經能跑，很驚異地在她身旁跑跳着。以璫幾乎不能相信她已經生產，她連蒼白的氣色都沒有，她坐在一幅舖在蓆上的軟褥子上，惡意地向他看着，好像那是玩了一種把戲似的。在黑暗的一角裏，產婆匆匆地在把什麼東西丟開。

『玉子！』他低聲說。

「我們都在這裏了，」她回答。「這是一個男孩子，正如我曾經預言過的一樣。」

「真是的！」他回答，他幾乎不知道要說些什麼才好。次郎的生產已經是很可驚的事。而這個孩子又是很平安地來到這個世界上了。他想，依這樣的速率計算，在幾年內，這房子便要住滿孩子們了吧。

「我希望這些事在兒子節前便都告一個結束，」玉子傲然地說。

「那麼，你就這麼安排着吧，」他回答。

於是她笑了。

「來吃中飯罷——今天又有鯉魚。這又是一個吉兆。」

「下半年我得就在家裏嗎？」他問。

「你有什麼事情要我做嗎？」她問。「我要去睡覺，次郎會同下女到花園裏玩兒去。這就是了。」

於是在他吃完了他的美味可口的中飯以後，他就回去工作了。他想，玉子是一個很有運氣的女人，她的一舉一動都顯出了她的健康。在她就沒有什麼太難做的事情。可是，雖然她有一切的事情要做，當他回家的時候，她却老是空着手不做。很久以前，他早已對她所知道的任何事情表示不驚異了。他希望她知道一切的事情。他當然承認他的家庭常常是清潔的。每天都有鮮花，

小菜也很可口，次郎的臉孔也是常常清潔而且還快樂的。不論什麼事發生，他決不會感到他和玉子的結婚是難受的。如果有時候他自己覺得超過她以外地渴望某種與她無關的精神活動，那他就可以把他的不安拋棄。如果玉子是他的夢想的現實，那他就不要與夢想有關的事。

在兒子節那天，他們沒有到什麼地方去，因為玉子在生產以後的不潔淨的日子還沒有完結。元治郎還沒有滿月。但是她把這一天佈置得非常地完備。在那個早晨，他會幫助她把兩條紙鯉幡升起在屋背上，它們是表示這一個日子象徵的，那隻有金色的眼睛的黑白色的大鯉魚是給次郎的，另外那隻紅色的小鯉魚就是給元治郎的。

這是在閏年五月五日的一個晴美的日子，當風把鯉魚幡吹得飄動起來的時候，元治郎只是高聲地嚷着。那天從海上吹來的風是異常地厲害。玉子把次郎抱在她的懷裏，然後以璠把他接過去，說：『玉子，現在你還抱不動他呢。』

『抱高一點，那麼他可以看得見了，』她回答。他們站在那兒看鯉魚幡，風把他們的衣服吹得飄起來。

『一個家庭，有兩個孩子，』玉子驕傲地說。

他沒有回答她。在這個時候，他忽然地想起他的孩子們是和節期來臨的日子一同長成的，而這樣的節期，他做小孩的時候就不知道。玉子愛節日，所以她特別看重每一個節日。他記起他

自己對於新年，五月節，以及春節等等的節期的歡喜——這一切的日子是次郎和元治郎所不知道的。形成這個家庭的生活方式的畢竟是玉子。

『所以，次郎，』玉子對她的孩子說，『記住，鯉魚的意思就是說小孩兒——因為它在山澗的激流裏游泳。』

就在那個時候，他看見，或者可以說他在想像中看見，掛在竹竿上的鯉魚正在飛揚和搖曳。在這同一個瞬間，在整個早晨裏逐漸加強起來的風是完全地平靜了。他和玉子注視了一回兒海洋。它現出很奇怪的，黑暗的，要漲水的樣子。有一個低抑而深沉的吼聲，這是否是從海洋上來的，還是從地底起來的，他們都說不出。

『玉子！』他恐怖地叫了起來。

『地震，』她說，她的聲音細微，鎮靜，她的面色發白。

他認為地震不是什麼頂可怕的事情，地震是常常可能發生的，然而他從來就沒有見過一個很大的地震。以前有時候在晚上他和玉子兩個人醒了，感到一個震動在他們的簾子下，泥灰從天花板上落到他們的面孔上，還聽見棟樑木板發裂的聲音。玉子老是起身穿衣，沉默注意等候。他知道全城的每家人家都這樣地等候，沒有辦法地而又不得不預備地等候。但是每次大地的震動都平靜下去。可是今天，風吹得猛烈極了。

她向她的屋子跑去，但是下女已經把元治郎抱在手裏衝了出來。從她背後的屋宇，突然地發出格啦格啦的聲音，然後是洪亮的爆裂聲。掛在竹竿上的紙鯉幡，現在是被不是風吹動的什麼東西弄得搖曳不定，這是毫無疑問的。

下女沒有一句話說，把那嬰孩塞到他的手裏，接着跑回到屋子裏去。玉子端着抽屜和他們放衣服的箱子出來，不一會兒，下女也跟着出來了。滿手盡是東西。

『我把這兩個孩子放到什麼地方去呢？』以璠喘着氣。『我一定要來幫助你們。』

『請你抱着他們罷。』玉子很快地回答。

他敬服這兩個女人，她倆都是很冷靜的。好像她們曾經預習過多次她們現在所做的事情似的。她們來回地到屋子裏去，直到她們的最主要的財產在很快的幾分鐘內，擺滿在他們身邊的曠地上。這裏東西並不多。他們最珍貴的東西，他們的最好的對聯，村木先生送給他們的精美的磁器，他們結婚的時候，以璠給玉子的珍珠，他的母親送給他的絲綢，玉子通通把它們存到城裏的，爲地震時取得安全而建築的保險庫中。

『我們上哪兒去呢？』最後當她站在他旁邊，向他把一個孩子接過去的時候，他問她。

『我們有哪裏好去呢？』她簡單地回答。『海水在升漲起來的時候，我們是沒有地方好逃走的。』

他們期待地站着，他們的面孔對着海。他竭力地抱住次郎。但是次郎沒有哭。他也望着驟漲起來的海洋。然後玉子發出一個恐怖的悲嘆，把她的手放到她的口上。海水靠近地平線上，湧成一片白浪，不像潮水似的一片白浪，而是一層巨大的水波，從海洋的面積上伸展過來，海波上沒有浪頭。只有在天空的背景上湧起無限的浩濶和黑暗。

「它達不到我們的，」玉子低聲地說。

「它會把城市的低的部份淹沒的，」他回答，他覺得他的心中作嘔。但是他沒有辦法掉轉頭去。它向前奔進了，好像沒有聲息似地，又好像它逐漸在澎湃中來。但是事實是，它像萬馬奔騰似地向岸邊滾進，它一方面激進的時候，一方面把水結合起來。在他們下面的低窪的地方，他們看見人們在到處從他們的家裏奔跑出來，攀登到山丘上去——離海遠遠的地方。

「海水湧起來，老是挺快的，」玉子說。

他從來沒有看過她這樣的臉色——這樣地沈着。他不知道她是否害怕。不知怎麼，他想跑，想逃，但是她抓住他在那兒。

然後海浪開始襲擊了，仍然沒有浪頭，直到這一個瞬間到來，它砰然地發出一個吼聲，就好像整個的島嶼也被它搖撼起來似地。然後它噴出無數泡沫地散開了，洶湧了。房屋和街衢淹沒了。整個的海似乎要衝過來。

「這樣也許要把我的父親的屋子給掃平的。」玉子用一個低微的聲音說。

他們注視着。比海浪向前衝更可怕的一個情景是：這個同樣的浪潮的湍激的漩渦，把無數的屋宇，人口，樹木，以及一切它所能接觸到的東西通通吸到海洋裏去。整個的海島似乎要沖到海洋裏去。

以瑤呻吟了，他把他的臉孔埋在次郎的肩膀上。在那個瞬間，地面在他的腳下震撼。他聽見岩石在山谷上發着崩裂的聲音而滾落下來，他伸出他的手給玉子。就是在這樣的時候，她的身體還是穩定而堅強。

「我們的岩石不會動。」她說。「那不過是鬆的岩石。在我們上面的是田畝——不是岩石。」這是真的。在他們上面有一個差不多直達到山頂的豁谷，因為有一條小小的溪流通過它，所以它便成爲兩邊稻田的盤地。

大地在他下面搖曳而不定，他再一次地覺得作嘔了。

「浪又在翻騰了。」玉子說，「但是它不會再高起來。」

他聽見浪在打擊，這次的吼聲稍微低些，但是他沒有抬起頭來。次郎攬住他，他的手臂在他的父親的頭上。他仍然沒有哭，而小的孩子却在呱呱地哭着。以瑤記起以前文治怎樣說起日本人的睡眠，怎樣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弄醒他們，他們在孩提時代，在他們的母親的背上，就習慣了。

鬧聲或頭簷。

有輕微的滑動的聲響。有房屋的響亮的塌倒聲，還有低的碎裂聲。他抬起頭來。房屋意外地發出細微的喧聲和灰塵，塌成一堆。

但是在他還沒有驚惶地喊出聲來以前，玉子說，『哦，海水退了。我們可以活了。』

她轉身對着毀壞了的屋子。只有這個時候她才坐下來。充滿漂蕩物的海水退落了，現在風再一次地吹起來了。他覺得他的腿在開始發抖。

『我看見過更厲害的地震，』玉子說。她用她的袖子擦一擦她的臉，然後解開她的胸衣，開始喂她的孩子的奶。他坐在她旁邊的箱子上，讓下女從他手上把次郎抱開。現在風浪過了，汗也流遍了他的全身。他覺得他的衣服全溼透了。

『這比我所看見的什麼東西還厲害，』他說。

『哦，還有比這更厲害的，』她重複說。

他望了一望她。她坐在那兒鎮定得好像她所愛好的屋子沒有在她後面化成一堆瓦礫似的。

『現在我們怎麼辦呢？』過了一回兒以後，他問。

『歇一回兒——然後去看一看我的爸爸的屋子損壞了沒有？』她說。

一個穿藍短衫的人，爬上山來，在一叢竹林中現出。這是她父親家裏的一個拉包車的。他對他們鞠躬。

『老爺派我來看一看你怎麼樣了？』他說。

『老爺和太太都好嗎？』玉子問。

『都平安。』他回答。

『門房間給塌倒了，一部分廚房也給塌倒了，可是沒有人受傷，除了小少奶奶，那時候她是在廚房裏，她的大腿被一條木頭給撞着了一下。但是她現在是在休息着，倒不大難受。客廳倒是有一點兒也沒有動呢。』

『呀，我們的運氣多好！』玉子叫出。

他們起身站了一回兒，以璠不得不轉身望一望，剛才不久以前還是他的家庭的那塊地方。玉子的眼光跟着他的眼光。

『我們把它重造起來，是一件挺容易的事，』她說。

『可不要在這兒，』他說，不知爲了什麼緣因，他只覺得再在這兒造房子是不安全的。但是玉子堅持着。

『是的，在這兒造。海水近不了我，它也沖我們不走。再在這兒造一所房子，這個地方是很吉

利的。』

他發抖得很厲害，以致他無法和她爭辯這個問題，他抱着次郎跟住她，走下爲包車夫所領導的路，因爲公路已經淹沒了。下女跟在他們的背後，她的兩手揷滿了她以爲是值得帶走的珍貴的東西。從頭到尾，她就沒有開過一次口。

他決不會忘記那個日子。他忘不了村木的屋子的安全，他忘不了有屋宇棲身，以及有熱的飲食可進而感到的安樂，他忘不了那寧靜和那仁慈——這一切是夠神奇的了。但是尤其使他忘不了是那些沉默的神奇——當村木先生徘徊在他的破壞的花園中，望着流水穿過了倒塌的牆垣，望着爲它掃蕩過的多苔的斜坡，還望着爲它連根拔起被認作無價的寶物的矮人樹的時候，他只是顯得沉默，文治對他的年青的妻子節子撞傷大腿所表示的沉默，節子對她自己的痛苦所表示的沉默，——以璠本不十分知道節子，但是她的眼睛，在一副平坦的面孔上的那雙精妙的眼睛，他是決不會忘記的——他們的屋宇以及他們的親屬都被海浪捲去的那些在街上走着的市民的沉默，他的辦公處的那小職員——他的哥哥死了，現在他完全成爲一個孤獨者了——的沉默，這一切的沉默他是決不會忘記的。

第二天一切的事情又開始了，房屋的建造，破壞物的清除，以及爲海水搗毀的牆垣的支撐。每個人都好像在做一個常常老做的工作一樣，玉子說，『無論如何，現在我要重新建造了，同時

我們還可以把這個屋子造得大一點。」

他很不意思地發出他自己的這個問題來：「假如它再三再四地來呢？」

「讓它來好了。我們又可以不斷地再三建築。」她回答。

當全城的市民都回到破壞物和廢墟中去的時候，他沒有臉孔訴說他自己的苦處。許多的人口都給海浪捲了去……在那些日子裏，他再三地受到那個靠海岸的城市的影響。

「你還預備把你的屋子造在原来的地方嗎？」他問一個年老的漁夫。

那老人把他的陰鬱的小眼睛瞅着他。

「另外還有什麼地方呢？」他回答。「我的父親的家在這兒，我的祖父的家也在這兒。」

「如果這樣的事情再發生了呢？」以璠問。

「我們知道——這個事情會再發生的，」老人說。

這個事實賦有以璠當時所不能解釋的意義。他覺得他比以前更認清楚玉子了。在她的女性的柔和的性情以及她的樂觀的態度下，有一點不可挽回的和牢不可破的東西，有一點兒與她所希望得到的或是她所希望做到的事情沒有關係的東西。同時，在這些知道怎樣像孩子們找尋快樂似地去找尋快樂的人民的愛嬉戲的天性下，也有這個顛撲不破的決心，如果他們一定要堅持做什麼事情的話，這個決心會使他們達到目的。

多年以後，當他聽到日本宣稱表示不久戰爭就可以過去時，他只搖搖他的頭。不，戰爭不會不久就停的，而且也許會永遠不停的。這些島國的人民受比人類更大的仇敵的訓練。他們和地震、火災以及颶風鬥爭。這些東西是他們的仇敵，不斷地訓練他們戰爭。他常常表示驕傲，經過這樣的災難，他的兩個孩子就沒有哭過一次，或是怕過一次。

這不是一個戰爭。報紙上把這個說得很明白。這不可以叫作一個戰爭。憑天皇的名義說，這不過是一個事變。

這在以璠當然不覺得十分重要，因為事實是：這個夏天，他在兩年前地震以後造的新房子上，用不能被移動的，堅固的木牆爲他自己增添一個書房。去年玉子就慫恿他加造它的，因爲兩個小孩越大越鬧起來。她說，他應當有一個他自己的房間。有一天玉子正洗着澡，下女在預備夜飯，那時候他發現他們把他的膠水，塗得大房間裏的他的寫字台上到處都是濕黏黏的，他便同意了。他自己有一個書房，這是很愉快的事；況且，報紙上不大看重這個事變——不過少數的士兵在華北一個地方上發生的一個小紛擾。

『不會繼續到三個月的，』文治第一天就這樣宣佈說。

就是文治的這句話首先使以璠停止去思考這個事變是否比傳說的更爲嚴重。可是爲什

麼要三個月這樣久呢？他等候他的父親的信來，但是他的父親不像從前那麼地常寫信來。以璠寫信去問他的意見，但是沒有回信。這倒好像是奇怪的，然而他知道這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一天他的辦公處的那個職員告退了。他說，他被召喚得去參加兵役，雖然自從他的大哥死後成了他是他的母親的唯一的供養者。

『那她怎麼辦呢？』以璠問。

『村木先生慈悲極了，』小田中先生回答。『他發一個禮拜的薪水，給所有去爲天皇作戰的店員做安家費。』

兩個青年的女子來補充他的位置了，於是在她們和以璠之間增添了一堵高牆，所以有幾分好像他有一個單獨的房間。他現在很有空了。營業開始減低。船隻不大多。這也使得以璠訝異起來。如果這仍是少數兵士的爭執的話，那麼爲什麼中國的出口商人立刻停止寄送他們的貨色到日本呢？在那個月裏面，船隻還是照常地進口。然後，突然地什麼商品都沒有來了。輪船進口而又開走，村木先生的商行就沒有生意。但是他們還有許多沒有賣完的存貨，那麼就把這些貨色繼續往西運到美國和歐洲去。以璠忙着登記商品的清單，安排包裹和運輸的箱子，還又安排地氈和帷幔的，陶器和磁器的，器皿和字畫的，以及一切商業上的低廉的和高價的各種貨色的柳條箱。

一天，他收到他父親拍來的一個電報。事後，他覺得奇怪起來：這個電報經過文治才轉到他的手上。但是在當時他沒有時間想到這一方面去。一天早晨，文治派人來找他，當以璠走去看爲什麼文治要見他的時候，文治交給他一個信封，並且坐着注意看他把它拆開來。這是他父親拍來的一個電報。『以珂十七日乘巴馬拿號船抵橫濱。你可到碼頭上接一接他。』再過兩天就是十七號。

『你的大哥要到了嗎？』文治問。

『你怎麼知道？』以璠驚奇地問。

『如果你的大哥願意的話，我的爸爸想送一個禮物給你的令尊。』文治間接地回答。

『村木先生怎麼知道？』以璠問。

『當然他接到電報，』文治冷靜地說。『電報送到家裏，他把它讀過了。』

『爲什麼？』以璠問。

『當然是爲了要知道是不是有要緊的事，』文治似乎感到驚異地回答。

『以璠本想用這樣的話，』可是這是我的電報！』回答他的，但是這樣的話會對村木先生失禮，也許村木先生不是有意拆的。所以他用另外一句話以替代那句話說：『請你謝謝村木先生。』他有沒有想到文治正在好奇地注視着他呢？

『我想你需要去接一接，』他繼續說。

『當然我覺得是這樣，』以璠堅決地回答。

當他站在那兒的時候，他一方面正在想：是否他要把玉子以及兩個孩子帶去給他的一個家庭裏的親人看。現在，走出文治的辦公室，他決定不帶他們去。他最好是單獨去看以珂。

當輪船以一隻大鴻鵠的平滑而悠緩的姿勢駛進海口的時候，他伸長他的頸子站在那兒等着。他沒有立刻跑到跳板上。他突然感到對以珂的慚愧。以前他們就不親切，以珂的年紀大得多。以璠現在還記得牡丹有好多事情恨他，而她沒有把這些事情說出來。那個仇恨早使以璠覺得以珂是陰險的，所以他不愛他，就是現在還是一樣。可是以珂到德國去了這麼多年。誰知道他們對他教了什麼？所以，他一想到要看見以珂，他就興奮起來。第一次地他覺得他離開家庭很長遠了。當船碇泊了的時候，他凝看船欄杆邊的人羣，但是他沒有看到一個認得的人。

然後他看見以珂走下吊橋來。他不相信這個挺直軒昂的人就是分手了多年的以珂，以前他是一個無精打彩的，有一張動不動就發脾氣的嘴的，纖弱的少年，碰了人家的釘子的時候，他會像孩子似地把嘴努起來，甚至哭著要人家依從他。德國對以珂教了什麼呢？他看見以璠，他便叫了起來，現在以璠看見了一個挺直軒昂的人，他比擁擠在他周圍的日本人高一個頭，他的樣

子並不雅觀，但是他有一張堅決的嘴，有一對倨傲的眼睛，還有一個外國人的態度。在他後面，有一個穿一種發亮的綠色的絲質的衣服的白種女子，她的手臂露到肩膀爲止，但是以璠並沒有看到她。還有其他的男子和女子走下吊橋來。

他羞慚地走近以珂去，同時伸出他的手來。

「以珂」他說。

「以璠」以珂叫了起來，然後他攔住他後面的那個白種婦人的手臂。「佛雷達」他用德文對她說，「這就是我的弟弟。」

以璠聽見了這個說話，他記起了一點兒多年以前他從他的祖父給他請來的先生那兒學到的德文。但是這個女人是誰，他却不知道。他望了一望她，馬上他就覺得她可恨。她的年紀是很青的，可是她已經嫌太肥，兩頰的胭脂也嫌太紅。她的眼睛在鮮紅的兩頰上作透明的深藍色，在她的綠色的帽子下的頭髮是黃色的。她伸出一隻帶着黃色的皮手套的手來。

「哦，看到你，真是妙極了！」她大聲地叫起來。以璠覺得她的手把他的手抓得緊極了，然後他看到她湊近前來，他大大地驚慌起來，果真，在他的面頰上他感到她的塗了口紅的嘴唇。「以璠弟弟！」她說了，接着就格格地笑起來。

「以璠，這是我的妻子，」以珂倨傲地說。「她的名字是佛雷達，她的父親是一個德國的高

級軍官。」

他的眼光注視着以璠，他的聲音要引得以璠隨便說什麼。以璠以為沒有什麼好說。如果他們已結了婚的話，還有什麼好說呢？所以，他只不過是點一點頭。但是許多問題却在他的胸中一轉，他們的父親知道嗎？他們的母親有什麼話說？這個肥胖的，難堪的年青的女子怎麼配到他的家裏去？為什麼以珂幹這個事情？然後他記起了玉子，這麼多年以來，他却不想把她帶回家去。如果他對以珂說了一句不滿意的話，以珂不是馬上就會說他至少不應當和一個日本女子結婚嗎？然而玉子——他本能地知道這個女人是不配和玉子站在一排的！

「我們不過新結婚，」她說。「什麼東西都是妙極了！」她又格格地笑起來，她的眼睛睜着望住他。

他想，「我一定不要望住以珂。她蠢極了。在我的面前會使他因她而感到難為情的。」

他覺得，他一定要很快地說幾句話以幫助以珂。他們站在碼頭上，窘促地沒有等着什麼，當他們忽前忽後現得匆忙的時候，許多人打他們面前擠過。可是他說什麼呢？他仍然是茫然若失的。他掏出他的手帕把他的面孔抹了一抹，然後偷偷地把他的面頰擦幾下，他怕她的紅的嘴唇留下了痕印在他的臉上。

「以珂，」他終於說了，「我差不多沒有得到你的音訊。」他用中國話說，他的舌頭生出生

硬和奇異的感覺。他多年沒有用自己的語言說話。現在他很高興地說起它，因為這可以使這個外國女人不懂。

以珂現出快樂的樣子。

「不，我變了，」他回答。「事實上我難道不是進步了嗎？」

「你顯得——老多了，」以璠忸忸地說。

「哦，我現在是一個真的男子了，」以珂回答，帶着微微的笑容。「我很感激爸爸。最初的一年我恨德國，以後，我就喜歡它了。以璠，我們到哪裏去談一談話？我有許多的話對你說——船很快就要開了。本來說是耽擱四個鐘頭的，現在只耽擱一個鐘頭。」

「你不能耽擱幾天，等另外一條船走嗎？」以璠客氣地問。如果以珂答應同她一塊耽下的話，那他怎麼辦？

以珂搖搖他的頭。「來不及了，」他回答。「我急得要回家去。我們上哪兒坐一坐去？」

「我想我們可以到那家小酒店去，」以璠說，狐疑地。一家小酒店就靠近碼頭，有幾張桌子擺在戶外。以珂踴躍地點了一點頭。

「是的，那行了，」他決定地說。「喂，佛雷達！」他用德語叫着。他大步地跨在以璠的前頭，他的兩肩成四方形，當他們坐下來的時候，他很急促地招呼一個侍者。她跟在他們背後來了。他們

坐下了，以璠立刻覺得人家在凝視他們——一個白種女人和兩個中國男子！但是以珂似乎沒有注意到。

『啤酒，』以珂對侍者說，然後差不多一刻兒工夫也來不及的樣子，他向以璠身邊靠過去。
『以璠，』他說，『你不能就在這兒。你一定要立刻回家。』他用中國話說，他並沒有關心他的妻子。但是她好像習慣了這樣的情景，當他們說話的時候，她用銳利而好奇的眼光在她的周圍看。如果她留心到別人在對她表示訝異，她就裝作不知道的樣子。

『但是——但是——』以璠結舌地說，他和以珂的眼光接觸着。他朝後退一點兒。以珂的臉孔差不多帶着威脅的神氣，『我——這辦不到——我的家庭——』
『你難道不知道嗎？』以珂叫喊出來。

『知道什麼？』以璠問。從前的警告在他的喉嚨中作梗。他的嘴突然地覺得發燥。

『你沒有聽到過嗎？』以珂叫出。

『我什麼都沒有聽到說過，』以璠囁嚅着。

『日本人進攻北京！』以珂低語說。

『北京！』以璠愚蠢地重複說。

『關於這方面的事情，你一點也沒有聽說過嗎？』以珂驚叫起來。在他們周圍，日本人坐在

幾張小桌子上，說着，笑着，喝着茶和酒。在他們上邊，天空是蔚藍的，沒有一朵浮雲。有的女人們穿着輕飄的和服，有一邊坐着幾個美國人，和一個船上的職員在那兒喝着茶。那德國女子坐在他們的旁邊，她的兩隻肥胖的肘擺在桌上。她已經把她的啤酒喝光了，現在她正坐在那兒吃糕點。

『據說，這只是軍隊的調防，』以璠回答，他的眼光離開她，但是也許他漏講什麼事情了。這幾天以來他並沒有常常讀報紙。他怕讀報紙。玉子就沒有說起這樣的事情，倒不如說是他們好像不知道說起它們。但是他不能把這樣的話告訴以珂。

但是以珂匆忙地說下去。『幾個禮拜以前，父親先見到了一切的事情，他打了一個電報給我。蔣委員長要我回國。我們的軍隊大規模地改組了。戰事就要發生了。我們要抵抗到底。終於決定抗戰了！』

以璠差不多不明白以珂用匆促的低微的中國話所說的是什麼。

『但是——這兒——什麼都沒有知道，』他結舌地說。他覺得他的呼吸好像給人家趕走了似的。『報紙上就沒有說起什麼——大家也就照常過下去——有人提到一點兒困難，但是不——』

『這些人！』以珂藐視地說。『在上的人就不把任何的事情告訴他們的人民。以璠，我告訴你，已經動員了。我們歷史上的最偉大的戰爭就要開始了。以璠，同我一塊回家去罷！』

『現在就去嗎？』以璠叫出。

『當然現在！』以珂強有力地說。『我有錢給你做旅費。我們可以在船上給你補票，如果需要的话。爸爸告訴我——』

『但是我的家庭——』以璠開始說。

『現在對你沒有別的要求，除了這個要求以外，』以珂堅持着說。『你對任何日本人沒有恩義，除了永久仇恨他們以外！』以珂的牙齒亮得發白，就像狐狸有聲有色地咆哮的時候，露出牠的白牙齒那樣。甚至在這個瞬間，當他們彼此凝視的時候，以璠禁不住想起以珂愛把一件事情說得有聲有色的，所以他便格外慎重起來。

……玉子，以璠對他自己說，玉子是一個日本人，而他愛她。她似乎比以前更溫存，更忠信，更美好，現在以珂同——同這樣一個女子結婚。他不能離開玉子。他得想一想怎麼辦。

『我不知道，』他說。『我不明白爲什麼——爲什麼要打仗？我們不是仇敵——』

『我們是仇敵！』以珂堅決地回答。『以璠，這幾個月以來，這幾年以來，我們都在倉惶地應戰，你怎麼不知道，你到底上哪兒去了？你沒有聽見蘆溝橋事變嗎？』

『報紙上說會和平地解決，』以璠說。

『解決！把北京送給日本嗎？』以珂熱烈地問。

『我告訴你，他們——他們並不像這樣說，』以璠結舌地說。

『難道你一同日本人結婚，你就變成了日本人嗎？』以珂追究說。

『不對——不對——』以璠很快地說。『不對——只是這件事情來得太快了——我不知道——我沒有接到過家裏的信。』他本來想反問，『難道你是德國人嗎？』但是他不要聽以珂說，『至少我的妻子不是一個日本人！』因此也就沒有把這句話說出來。

『你怎麼能知道？』以珂插他的話。『通過這兒而沒有讀過的信，就是你收不到。我相信父親對你說過，不過你沒有接到那些信罷了。他打電報給我說，他不懂你爲什麼那樣地寫信，所以要我停下來，看一看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村木先生告訴我，他曾聽見說爸爸爲了組織分行的事，到四川去旅行過一次！』以璠叫出。『所以我猜想我的信給扣留了。』

『沒有一個日本人你是可以相信他的！』以珂宣佈說。『喂，以璠！』

他們不知道他們會談這樣長久，所以他們時時長久地沉默起來。

他們沉默的時候，那德國女人便就她所看見的事物發一個問題。一次她叫喊起來，『喂喂，瞧瞧這些有趣的小人兒——這些日本人，他們這樣小，他們不是很小的嗎？』

不論她說什麼，回答她的是以珂，而不是以璠。他差不多沒有聽見她說什麼。他坐在那兒思

索，以珂所告訴他的事到底發生了沒有。中午過了很久了，太陽光有一半斜射在海上。時候不早了。那德國女子打了一個呵欠。他們立起身來，在回船去的路上，她老走在他們的前面。

現在，那幾個美國人也起身了。當他們彼此談話的時候，他們的清晰的銳利的聲音傳到幾張桌子上去，顯得和此外的每個人都不相同。其中有兩個人和船上的職員一道走，其餘的還就在那兒。一個女的叫着說，『當心，你們倆在上海！小紅飛機轟炸的時候，你得把你的帽子脫下來，那麼他們就可以看見你的冒火的腦袋，知道你不是一個中國人！』

一個紅頭髮的青年哭了。

『再見，莫莉！可惜你不能去，但是我猜想現在就沒有地方好給你們女孩子們就了。』
船上的汽笛警告式地鳴響了。

『你聽見他們說嗎？』以珂追究地問。『每個人都知道，我告訴你，除了日本這一班蠢蠢的人以外，以璠，多少人被殺死了——情勢只是越變越嚴重。我們的整個民族都已經醒了——我們要實行我們從來沒有過的抵抗！』

他們現在走近船了，以珂停住。

『你動身回國嗎？』他追問他。

『我不能動身』以璠說。『現在不能動身——還不能馬上動身走——』

『爲什麼不能？』

『我不能就這樣——離開村木先生和村木太太——他們一向對我都不錯——』

『他們是日本人，以珂低聲地提醒他。』

『他們一向對我都不錯，以璠重覆說。』

『那麼這樣好了，以珂回答他。『我回去對爸爸說，你很快就會回來的。以璠這只是說等幾天——不是說等什麼幾個禮拜。我告訴你，快幾個鐘頭也比多耽擱幾天好。』

水手們在甲板上忙動。旅客們都走到吊橋上去。

『快幾個鐘頭也是好的，以珂重覆說。『不論哪個國家，你都可以耽，你就不可以耽在日本。這是——不合理的！』他把一隻手差不多放到以璠的肩上，接着把它推了幾推。『再見，那麼——只能等幾天。同時，我會馬上寫信，把我所看見的真實的情形告訴你。』

以璠沒有回答。當船開始離開海岸時，他注視地站着。他看見以珂的妻子在甲板上揮動她的帶黃手套的手。他脫掉他的帽子鞠躬。船動了，向南一轉，然後向西轉去……他什麼事情沒有問過以珂，以珂也什麼事情沒有問過他。他們分離得愈加遠了。

當晚他坐火車回到他的家裏。當他在早晨一走進門的時候，玉子發出親切的歡迎的叫聲。

出來接他，然後他們一塊沿着花園的路徑走去。今天他因想到以珂的妻子，他又從新感到她的可厭。然而日本風的玉子是如何的樣子，現在在他的眼前出現了。可是在她的少女時期的許多日子裏，他不以為她穿着學校的制服和皮鞋的那個樣子有近於充分日本風的。那時候她只像是一個少女。

「你現在老是穿和服和木屐，」他猝然地說。

她表示抱歉地對他溫存地笑了一笑。

「你覺得討厭嗎？它們舒服極了！」

他不能說他覺得討厭，因為直到現在他都不會這樣注意過。當然，光耀的橘花色的和服和她的杏梅色的皮膚和黑色的眼睛是很相稱的。在門口她好像他的下女似地跪下來，替他解散鞋帶，而他的皮鞋脫去，然後幫他穿上常拖的，寬鬆的布拖鞋。以前他對於這樣的服侍老表示反對，直到她說這是她對他的愛情的表示，他才給她說服了。

「我對別人又不是這樣，」她堅持着說。

他也漸漸地習慣於她對他的愛情的表示，真地，在他看見她的黑色的頭髮低俯在他面前的時候，他老感到一個美妙的親切。今天他這樣想，「但是沒有別的女人肯這樣做的。」

在那個時候，次郎跑過去迎接他。「元治郎在那裏？」他問他，因為他們兩個人老在一塊。

『睡着了，』次郎回答。

王子不斷地把次郎的衣服和外表打扮得完全像一個日本人似的，就是他的頭髮的梳法也是日本式的。以瑠猝然地說，『次郎的腳因為穿木屐的緣故，差不多穿得變成八字式了。王子，給他買一雙皮鞋。』

『不到他上學就給他穿皮鞋嗎？』她訝異地抬起頭來。『你知道穿皮鞋費極了。』

『不要緊，』他回答。『去買一雙。』

她沒有回答，但是他能夠看出，她把次郎的歡悅的叫聲打消，是她表示不贊成的緣故。然後他一眼瞥到，下女經過房間到廚房裏去，把睡着的元治郎背在她的背上，他知道他對這個再說話的時候，王子會以為他更沒有理性，但是他還是繼續說：

『爲什麼一個小孩能走的時候，要把他背在下女的背上？他的腿會變得又短又彎，像文治的腿那樣。』

這會兒她動氣了。

『以瑠，我請你——不要當到次郎的面說。這是當心小孩的一個很好的辦法。他睡着的時候，又暖又安全。她身上的平均的溫度可以叫他不着涼。』

『把他放到他的床上去——我不要他這樣地給背在背上，』他堅持着。

她在她的眼睛裏顯得他真是沒有理性。她嘆氣，然後她又微笑了。

『當然，你很累了，』她溫存地說。『在車上一個整晚！次郎，你走開，等一等我叫你。』

『我沒有累，』以璠回答她。

可是他不再說話了。也許他是沒有理性。今天會使他有與綴去和玉子爭吵，這的確是使他自己奇怪的。但和玉子爭吵是不可能的。她也不回嘴。她靜靜地去安慰他，而後她離開他片刻，讓他息怒而平靜下去。他幾乎在心中猜想當一個男子她的丈夫發怒的時候，她竟會忘記了她以前所知道的應該怎樣做的事。在以前，當她非常顧到他的時候，她回來總是帶一束花，或糖果或一壺清茶給他，使他感到她的特別的關心照顧。而他常常爲他自己的奇特的壞脾氣覺得不好意思，可是今天他覺得他的發怒，爲的是她的這種非常遷就的柔弱性格，這種遷就的柔弱性格使他可以任情所爲；然而他也知道情形還是依舊一樣未變。

他無聲無息地吃着飯，整個腦子被上面的那種念頭糾纏着，可是他也恨他自己。因爲玉子一點未會改變。她和以前完全一樣，活潑，敏捷，快樂，稚氣和善辯，舊和新的交織。她的唯一的缺點，就是她常常太忠實地照她以前所學的那些東西去做。這使他突然感覺這種性格正是每個日本人的本性——每個人都照人家告訴他的話去做。但是誰的話算是最後的命令呢？這種國民的精神到底是受什麼所培植起來的呢？他常常看到過天皇和皇后的像片。他們的像片都掛在

每個學校和公共場所的神龕裏——兩個好像玩具的不能移動的動物，不，天皇他們也不過是照別人告訴他們的話去做。現在才使他覺得這整個民族是依照同樣方式訓練起來的。而他自己的兩個兒子也將被置於這同樣的方式之下！

他突然站起來。他一定要到辦公處去。可是他找不到他的帽子。那時玉子早已離開了那邊。『我的帽子在那裏？』他問那個正端茶進來的下女。

嬰孩很快地不再背在她的背上了。他的聲音嚇得她驚惶失措。

『啊！』她惶惑地喘着氣，開始跑去尋找帽子。可是他忍不住了。

『我的帽子，玉子！』他嚷着。她趕快跑過來，抱着元治郎叫着：

『呀，你的帽子哪兒去了呢？』

跟在她後面，次郎昂頭闊步地走來了。帽子就戴在他的頭上。玉子搶了過來。

『啊，壞孩子！』她叫起來。『把你爸爸的帽子也給戴上了！』

『由他吧，』以瑤命令着，把帽子戴上自己的頭。『如果，他能夠表現出一點自立的精神，我倒高興呢。』

玉子沒有回答。她把正在啼哭的孩子交給下女，指使她離開，跟以瑤走到門邊去，唇邊帶着微笑。以瑤想：『她受的訓練，就是丈夫離家，必須裝成笑臉。』於是他自恨着。

『再會吧，玉子，』他更溫和地說。當她的眼睛閃着寬慰的光彩時，他更痛恨他自己了。『也許要遲一點回來了，』他添說。

『是的，當然，』她同意地說。她站着，仍帶着笑，在他還能夠看見她的時候。

他走後又將怎樣呢？這以前他從沒有問過自己的。她臉上的微笑可會消逝，直等到他回來的時候？也許元治郎又再背在下女的背上了！他才第一次覺得，他真的不知道在他自己的家裏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夜，玉子熟睡了好久，而他醒着，仍是頭昏腦脹。她已細細地替他按摩了一個鐘頭了，她的指頭好像沒有觸到他的皮膚，但他可感到指尖在熨貼着神經。

『你甚麼都懂，我想。』在長時間的靜默之後他說。

『你可好些？』她問。

『是的，』他說。

過一會，頭又再痛，正像剛才一樣。可是他沒有告訴她。她已把能做的都做了。那並不是她的錯兒，痛苦是比她所能撫摸到的還要深些。他想，那已在他的靈魂裏生了根的。他已有好久沒有想到他的靈魂了。玉子使他的肉體得到異常的舒適。以前，他曾接受了她這一切的舒適。就是今

夜，在她的頸子放進那中空而微彎的木枕以前，她用自己的微妙的方法，使他一定可以不再對她有所多求了。

『你累了嗎？』她俯向他，俯得那麼近，他可嗅到她的肉體的芬芳。

『累死了，只想睡覺，』他答。

她用手掌撫着他的面頰，於是睡在他外邊，靜悄悄地，連他也幾乎不覺得她就睡在那裏。

他驚異着，難道她真的沒有自己的意志嗎？可是她做女孩子的時候，是有過意志的。他想，除了意志的本身之外，她那深沉的牢固的不屈不撻的精神又是甚麼呢？可是當他一考慮，便知道她自己的獨特的意志是很稀少的，那還有一些甚麼東西在她的內心中——可不是傳統觀念，因為她沒有屈服於傳統觀念——她的女學校教育已把這傳統觀念打碎了，那還有一些別的什麼東西。他覺得他們全體——在她的雙親，在文治和竹雄都包含有這東西。那精神使秋雄已經逼上死路，同時使秀美子像動物一樣簡單地願意同死。那是他所不能了解的一些天性強固性，因為他在到這兒來之前從未看見過。在他的家屬或他的同胞中當然是沒有這種強固性的。就是恩瀾所領導的青年組織，也是基於智慧的認識，而非基於甚麼天然的本能呢。他的兒子們可有這強固性嗎？次郎的結實的小圓臉出現在他的腦際。不可能知道！可是爲甚麼他會以爲沒有那強固性呢？玉子會把那不能磨滅的血統傳給她自己的兒子的。

這就是說，他的兒子的靈魂裏有不可磨滅的日本精神，甚至像玉子一樣的日本精神。他驟然覺得，這個睡在他身旁的婦人，好像隔離得很遠，他完全沒有看見她似的。她像平日一樣地躺着，睡得十分安靜。他幾乎不能聽到她的呼吸。他輾轉翻側着。但玉子的身體沒有動一動。天亮時，她起身，連頭髮也不會攪亂一絲的。她是被訓練得能約束她自己，無論在清醒或熟睡的時候。

他們都是受約束的。從他們種族的奇怪的固定的中心，發出這絕對的命令，使全體信從。沒有法子打倒它。他記起地震的時候，沒有一人驚怕，也沒有一人哭訴。可是即使比他感覺鈍遲一些的眼睛也能覺到他們的強烈的內在的苦痛……可是文治可會擺脫那約束嗎？這就是實際的情形，如果脫離了約束，他們就變成野獸——就是他們中最優秀的文治，也是如此。可是文治仍是他們中最好的一個，因為他憎恨着駭怕着他所做的一切，而且就是對他自己，也想隱藏他的行爲，因此他連對自己也不能夠再有完全相同的行爲。

玉子，如果她擺脫了……？在黑夜的微光中，他注視着她的溫和的睡臉。元治即睡在她旁邊，正如一切的日本小孩和他們的母親睡在一起一樣。她會受過驚嚇，當他說，『爲甚麼不讓他和下女一同睡呢？』

『可是下女怎能把他看護得舒服服呢？』她聲明着。

真的，她從她的血液中，似乎可以感到她孩子的最輕微的變化，所以如果他有病，她幾天前

就會知道，而看護他。

他強迫他自己睡得安安靜靜，雖然每一塊肌肉都極需要活動一下。但是她的安靜迫他約束他自己，使每一個最輕微的聲音和動作不致擴大。最後，他好像感到有甚麼東西從她鎮靜的身體流散到他的身上，好像他只有從靜默中才能夠看見她。他的不安平靜下來，他睡得更舒適了。過一會，睡眠使人感到安樂的暖氣般爬過他的腦際，興奮的腦神經已入睡眠的狀態，只有不睡覺的中樞神經是清醒的。於是他的種種思想緩緩地深深地流貫着全身。

爲甚麼他要再來推翻他的生活呢？他曾獨自地小心地創造了這種生活。孤單單地，他從他的國家拋棄出來，孤單單地，他找到玉子，而和她建立了他的家庭。他的全部生活都緊緊地纏在這上面，而這是他爲自己一手創造的。無論何種情形，這種生活必須守住。沒有人能夠再使他犧牲甚麼了！

他伸出他的手撫摸着玉子的臉兒。

『玉子！』他耳語着。他需要聽到她的聲音。

她立刻醒過來，像她平常一樣地清醒而警覺。

『啊——甚麼事？』她急速地問。

『沒有甚麼，——只要和我談談，』他想求她。『我睡不着覺，思想了好些時候了。』

她伸出她的手臂，把他抱住。

「別想得太多了！」她懇求他。

「唔，我不再想了，」他答。

他們靜默地互相擁抱着。於是他拋去胡思亂想，在她的甜蜜的溫暖的懷抱裏嗚嗚地睡去。外面即使發生了甚麼事情，也不能夠驚動他了。

日子是那麽平靜地過去。那是一個異常涼爽而晴明的月份，每天當以璠從辦公室回家的時候，玉子和下女帶着孩子們在山麓候着他，於是他們乘着公共汽車到海濱去，如果是近旁的海濱，他們就坐人力車或騎馬，他們在海濱玩着，直到疲倦的時候，然後他們在一家小餐館或路旁的小販買了他們的晚餐。元治郎疲倦的時候便睡在溫暖的沙洞中，下女看着他。如果以璠有時在昏黑的歸途中，看見她仍然把他背在背上，也沒有說甚麼，因為他知道她絕不願意在他眼前背孩子，那就是說玉子努力避免吵嘴，而他也是一樣在避免，至少要保持靜默。

他們全家，比從前更常到村木家去，在花園裏進晚餐。這是村木先生慫恿他們去的。

「那是次郎啊，」玉子驕傲地說。「他願意次郎時常和他在一起。我的媽媽說，她以為次郎比竹雄的兩個孩子更聰明呢。」

真的，次郎比任何孩子都漂亮。他比別的孩子高，驕傲地抬起他的頭，他的手和腳不像玉子般呆笨而纖小，而像以璠自己的一樣，又長又狹，這樣的孩子的手和腳，幾乎是太精巧了。次郎的頭腦也是充滿着幽默和孩子的機智。晚飯後，村木先生喜歡牽着他的手，獨自和他在花園中散步。以璠時常守着他們，一個是衰弱的老人穿着他的柔輓的灰色袍子，一個是活潑的挺直的小孩在他的身旁跳來跳去。

當村木先生回來的時候，他的嘴唇時常是痙攣着，眼睛閃着光，他幾乎不能等次郎跳開去就說，『從來沒有像他這樣的一個孩子。以璠，那證明我時常說的話——中日混合種能夠造成世界上最偉大的人民。我們一定要聯合起來！』

他發出他的枯乾的老人的笑聲，於是每個人都笑着，以璠也因為他在次郎身上覺得驕傲而寬恕了他的一切。是的，那是一個好日子。那年夏天，連文治對以璠也格外地好。節子對他也不錯。他又開始着他的老式的粗魯的笑談了。

『你可記得，以璠，我時常說我將來要和一個難看的女子結婚麼？我完全贊成這件事！那使我感到自己不至於那樣壞，而使她保留着謙遜。節子真是一個完全日本式的妻子啊！』

節子羞紅着臉，對於文治的每一句話都快樂地笑着，從未加以反駁。但是他們都喜歡着節子，雖然她不大識字，除了使她的丈夫和公婆感到舒適之外並沒有更高的夢想。幾乎是立刻地，

她的身體因懷孕而膨脹起來，於是她平靜地走上她的人生的長途，作一個有着許多孩子的母親了。

可是，當以璠後來回顧這種平靜的生活時，他奇怪着他會作過這樣的夢。那生活一下子就告結束了。

村木先生七十歲的壽辰，是個特別隆重的日子。竹雄同妻子和兩個兒子從橫濱到來祝壽，中午，在旅館裏有一次盛大的宴會。這城市的商民公祝村木先生，贈他一個題名的銀盤，盛以紅木架，填着天鵝絨。村木先生十分高興，也十分倦乏，他不輕易出門，但這次却被迫着走去鞠了很久的躬，還要作答謝來賓的演說。

到了下午，他自己的家沒有賀客，但天氣很熱，好像暴風雨就要到來，文治已經叫僕人把各處的紙門拉攏來，他們都坐在屋子裏，只有那對着花園的大房間的門仍開着，現在充滿着柔和的午後的陽光。孩子們都在屋旁的小河裏玩耍，大人們靜悄悄地坐在那兒守着。村木先生吸着板煙，竹雄坐着在撫摩他的一片寶玉，村木太太呆呆地跪在那兒，沒有一點兒要做的表情。只有文治走進走出，不是忙着尋找僕人，就是忙着叫喚孩子。

以璠坐在玉子旁邊，也是靜悄悄地，在享樂這瞬間，並且在想着這天展開在他面前的村木先生的生活——一種良好的光榮的生活，那生活方式是獨特而不變的。他注視着這老人，以爲

七十歲的他是萬事都極稱心。誰都相信村木先生決不會有感到不滿足的事。

正在這時，元治郎跌入水中，大聲地哭喊，聲音却從街上開始傳來。以璠記得，在一陣忙亂中把元治郎從水中抱起來，好像一切的噪聲都是這孩子弄出來的。可是不一會，元治郎的哭聲被門外的喧嚷所淹沒了，文治在咆哮着：『甚麼事——甚麼事——』而竹雄銳叫着：『可是地震嗎？誰覺得嗎？』玉子跑到外面和以璠及孩子們站在一起，在等着他們脚下的大地的震動。

但是大地並沒有震動。在花園中，他們四周的景色依舊，河水輕輕地流過岩石，太陽正在下沉，樹木的長長的倒影映在碧青的草地上。後來老園丁跑到他們面前，手拿着報紙，上面黑字的大標題好像尚未全乾的。文治搶過來，他們都圍着看報。那是十分容易閱讀的。立刻，他們就知道剛才碰到的是甚麼回事。

三百個日本人——男人、女人及小孩——在鄰近北平的一個小市鎮被中國兵殺害……大字的標題喊着復仇，日本兵應向秩序安寧的北平城作野蠻的復仇！

沒有人說話。也沒有人看以璠。他們呆站着，正像剛才在等着地震一樣。連孩子們，也有點大難臨頭的感覺，全都靜默着。在靜默中，街上的喧鬧聲好像比原來還要高些，屋裏的電話機響着，沒有停止過一分鐘，他們都能聽到。一會兒後，下女走過來對文治鞠躬，說：『先生，你有電話。那是關大將的辦公處打來的。』

文治沒有說一句話就走進去，節子喃喃着跟在他後面。接着是一個女人的窒息的哭聲。那是玉子的小下女，在掩袖啜泣。

『甚麼事？』玉子銳聲地問她。

小下女帶哭說：『我的哥哥——他一定也被殺死了。他就在中國的那地方開小肉店——那兒的日本人已經全被殺死了。當初這裏的生意壞得很——有很多像他一樣的小店——所以政府說能幫他在中國開小店，他在那邊可以發財，我的爸爸就叫他去呢。』

她高聲啜泣着，元治郎看見她的悲啼，嚇得號哭起來。以瑠抱着他。可是他太昏暈，連對孩子也不知該怎麼去安慰。爲甚麼呢？因爲他已經把文治手裏的報紙拿過來讀了。一羣和平安份的居留民被日本人以維持和平爲目的而訓練象養的『支那兵』屠殺！

『把孩子給我吧，』玉子說。『他還在哭呢。』

他覺得她從他手中堅定地把孩子搶過去。而現在，文治走回來了，他的臉變得莊嚴而冷酷。他沒有看以瑠一眼。他走去向他父親鞠躬，簡單地說：『我奉命立刻去向軍隊報到。』

他轉身又走回屋裏去。

沒有人說話。以瑠想，如果村木先生或竹雄提起這事件，他只能夠說：『我們中國人不會無故殺人，總是有一個理由的。』

我們中國人！幾分鐘前，他是和這家族多麼親近，他幾乎以爲他就是他們中的一份子。但是現在，這靜默——

「我們必須回家，」玉子用着一個奇怪的聲音說。

於是他們開始走動，鞠躬，說再會——只是說再會而已。沒有說別的話。他怎麼能夠開口說，「我們中國人——」

他只能跟他的妻兒和揉紅眼睛的小下女，穿過黃昏的街道，走回家去。一切又歸安靜。人們已知道遇到甚麼事情了。他們一面走路，一面在談論着這事件，他們的臉色陰沉，他們的聲音低細。當一部載着從海濱或公園回家的人們的公共汽車停下來，開開車門，讓那些乘客走出來的時候，街上又起了一陣短促的喧鬧聲，因爲他們這時才聽到這個消息。

以瑤也是沒有說話。他覺得人們的眼光都集中在他一個人，異樣地注意他，但他若無其事地向前走着，好像甚麼東西都沒有看見的樣子。他的內心很紛亂，充滿着羞恥和憤怒，而憤怒尤其是強烈。現在他需要向他們全體叫道：「你們爲甚麼玩着這樣無意識的陷害人的勾當呢？我告訴你們，我們不會把殺人當玩意的！」但是他不能把這話在街上對民衆說，他們並沒有對他說甚麼，而且他回頭望他們時，他們都看向別處去。

於是他獨自地走着，帶着他自己的憤怒的心情，沒有說一句話，同時在回憶着過去日本的

一切錯誤行爲。恩瀾知道這一切錯誤。恩瀾不只一次地告訴了他。那時候，這一切對他好像還沒有像恩瀾那樣感到真切。因為他不像恩瀾住在日本人壓迫最厲害的北方，又因為在他的父親處並沒有聽到甚麼事情。可是現在他記起恩瀾的熱烈的聲音，說了又說，『他們想滅亡我們，像對付朝鮮的那個樣子了。我們總有一天要和他們開戰的。』提起二十一條件，恩瀾是多麼氣憤啊！他時常說，就是這些日本人把鴉片廉價賣給窮人們。恩瀾對於抵制日貨的工作非常努力，檢查商店，把日貨堆在上海的街頭焚燒。有時恩瀾被激怒着，因為有些膽怯的店員把日貨上的商標扯下來，硬說是中國貨。可是不久，這抵貨運動神祕地停止了。最後，一切都消失在快要到來的革命浪潮中。可是，以璠現在還記得，那時曾經有一天，當他踏上石階到課室去的時候，恩瀾在他的耳邊說：『在革命完成之後，我們遲早終有一天，必須肅清日本人。』

他想至少要告訴玉子——真的，首先要把這意思向玉子解釋——但是她忙得很。

『宮子，你馬上回去看你的父母吧，』她告訴那小下女。『事情我來做。明天不用來。留在家裏一兩天，安慰安慰你的雙親吧。』

小下女走時，感恩地哭泣着。同時，玉子趕快地替孩子脫衣服，洗澡，給他們飯吃，抱他們到床上睡覺。以璠想去幫她的忙，可是她和氣地推開他。

『不以璠到你的讀書室去休息休息吧。我很能做，很容易做呢。』

他坐在讀書室的黑暗中，聽着她在屋子裏走來走去地治理家務。他不用燈光，他只需要思想，自己在分析日本對他的祖國所做的一切錯誤。今夜，如果玉子理楚家務，屋裏悄悄地只有他們倆的時候，她會對他說，「以璠，告訴我吧，事能怎麼會變成這樣的呢？」——如果她這樣說，他會告訴她——

可是她甚麼都沒有說過。過一會，她走進來，扭開門邊的電鈕，於是他浴在電燈光中。

「以璠，爲甚麼你坐在黑暗裏呢？來吧，晚飯弄好了。」

她柔和地拉着他的手，帶着出去。吃飯時她一直說話，說得又快又溫存，可是沒有提起中日的事件，只是說她的父親，說她兒時關於父親的回憶，說他是多麼好，多麼明慧。

「甚至他還要把你嫁給那老頭兒——關大將呢？」以璠插口說，但說了又覺得後悔。

她堅定地回答，「即使他那樣做，也正因爲他以爲那是對的，而後才做的。」

她碰着他的眼光，而他想，「如果他們把是非顛倒的時候，說話有甚麼用呢？」

沒有用——沒有用，他對自己說，於是他又沉默了。

他不能確定人們都是同樣或有差別。他到處留意着對他秘密射來的冷眼。但那是不可能決定，因爲他現在雖沒有人和他進行討論，可是又像在和每個日本人說話。他在這屋裏走出走

進像平常一樣。他知道現在玉子不會說什麼了。無論她在想什麼——但幾天之後，他肯定她連想也沒有想了。那麼，他又把它分析，這也是出於忠誠嗎？還是因為她單只打定主意不想而已呢？

他不再看見文治了，文治就在同夜走的。以璠等着命令代理他的職務，像從前一樣，但竹雄和村木先生沒有把這命令送來。文治的辦公室是空的，而以璠依舊在他自己的辦公室工作。可是現在有一大堆工作。從海外裝運的貨物大大地增加。但現在大半不在長崎開箱，它們都直接運往在橫濱的竹雄，而以璠知道，那只因爲竹雄的貨單報告須經他查勘分編而上賬的原故。北平他讀了又讀，北平來的貨物，戰利品，他恐怖地想，除了戰利品，村木先生還有別的什麼買賣呢？可是他的周圍仍舊沉默着。他不能確定這裏有否別的變化。隔壁的兩個女孩子仍是和從前一樣慇懃，很有禮貌地承應着他的呼喚，如果他到店裏買東西，店員仍和從前一樣謙恭，誠懇。但是，不是有變化的人們和他說話，不像從前那樣有隨意問安或閒談的態度。他覺得侷促不安，鬱鬱寡歡，好像他被黑暗包圍住了。也許這是他的想像，也許人們心裏懷着恐怖，所以相互間的談話便不太暢快了。

他不能夠說出所以然。可是在這沉默中，他的整個生命陷入非現實的世界去了。他爲他自己一手創造的一切具體事物，他的家，他的婚姻，他的兒子，他的職位，都避開了他了。現在唯一的其實是自己對求日本長時間的辯論。因爲當他辯論的時候，他似乎看出反對他的不是玉子，而

是文治，或者不是任何日本人，而是一個模糊而不知道的日本。他不能和他住在它裏面的這個美麗的都市的日本發生關係，也不能和他無限地欣賞它的青山綠水的美麗的日本發生關係。在他的家裏，對於他的安樂問題，玉子是比以前更為週到。雖沒有計劃過要照這樣做，但他們現在不再出去了。一天他說，「我們帶孩子們上公園去嗎？」

她搖搖她的頭。「他們在家裏很快活，」她回答說。「為什麼我們要爲了帶他們出去而自尋麻煩呢？」她對他微笑了一下。但是在她離開這個房間以後，他想起：「是不是因爲她嫁給我，她就在她的家屬方面感到痛苦呢？」

他不能問她。如果她真地感到痛苦，如果這痛苦真地給他知道了，那麼他的生活下面的那塊基石是動搖了。

在他的窗子外邊，他聽到次郎的尖銳而可愛的聲音在追問着，「媽媽，爲什麼宮子在哭？不看到她的時候，她老是哭了又哭的。」

他聽到玉子的平靜的聲音。「她的哥哥被人家殺死了，次郎。」

「媽媽，誰把他殺死的？」次郎的聲音因新鮮的興趣而生動起來。

「在中國，被中國兵殺死的，」玉子回答。

「那麼他們太壞了！」次郎的聲音滿含着憤怒。

由於聽到這句說話，璠生起玉子的氣來。爲什麼她不簡單地說，「那個人死了？」他憑倚在窗口上，他看見她在花園裏灌溉花木，次郎帶着他自己的小的澆花壺就在她的身邊。

「玉子！他嚴厲地說。『孩子怎麼會懂得！』」

聽見他的聲音，她抬起頭來，他覺得她的長而憂愁的眼光注視着他。立刻她又回復原來的樣子對他。他本想對她解釋的——但是次郎現在正注視着一隻櫻黃色的蝴蝶在淋濕的花間翻舞着。這孩子已經忘了。

他再坐下來看他的書。但是今天晚上他一定要對玉子解釋——只是解釋什麼呢？三百無辜的人民已經死了——這是他知道而且不會忘記的。對於他所說的一切，她會沉默地保持着不回答的態度。他坐着，他的書放在他的手裏，沒有讀完。在上海，他記得，平常老是有很多的日本人。沒有人注意他們——上海有各種的人民，各國的人民。可是，不知怎麼地，他覺得比起其他的各國人來，他更清楚地記得日本人，因爲他們整個地保持他們的日本風。他們在上海，依然是日本式的。不論他們住在那裏，他們建築的房屋，他們佈置的花園，一點一滴都是日本式的，好像他們是這樣地愛他們的祖國，以致他們不論在那裏，他們都還像在本國一樣……然而，他也知道他自已本國的同胞。他們不會糊亂殺人的。日本人一定做了什麼事情——什麼特殊的使他們非常動氣的事情。他一定要把這個話告訴玉子。他坐着，考慮着怎樣地告訴她。

這時她叫他到花園裏邊去，接着他去了。孩子們已上床睡覺了，宮子也回家去了。他們十分孤獨地一同在那條鋪沙的路上來回地走着。這條沿着花園，向海蜿蜒而進的路是村木先生開闢出來的。他們眺望對過黑夜中的海。現在正是他一定要說話的時候了。他一定要說話，但是他先得打破她的沉默——用一件事情，用不論什麼事情做話題。

「孩子們今天都好嗎？」他問她。

「很好，」她寧靜地回答。

「我希望你了解爲什麼白天我關於次郎要說那樣的話。」

「哦，是的，」她很快地說，接着她加一句，「但是孩子們是不會記得的。」

在這些說話裏邊，除了她給他知道的意思以外，還另外有意思嗎？他想看一看她的臉孔，但是所有它的輪廓都在黃昏中消失了。他只看見一團白色在她的黑色的頭髮下。這時，他一定要說下去。

「你知道，玉子，我非常地覺得——我們非得等到把這整個的真理明白過來不可。我已寫信給我的爸爸了，而且我自己覺得他的信不來，我是不會下決斷的。」

「決斷？」她的白色的臉孔很快地轉向着他。

「我的意思是說，判斷，」他說。

她沒有回答，再把他的臉孔轉向着海。

「玉子，你是知道這個事情的，」他堅持地說。當她仍然不回答的時候，他變得憤怒起來。

「玉子！」他叫着說。

這時她終於說話了。

「這與我們有什麼相干？」她說。

不，這是她有意避開他。她的心正在想什麼，正在揣摩什麼，這一點他是相信的——也許她

的心在反對他。他一定要澈底地明白她。

「我一定要明白你所思索的也許可成爲理由的事情，」他堅持地說。

現在她立刻回答了，好像這個回答老早就預備好了似的。

「當我是你的妻子的時候，對於我所想的事情，這有什麼要緊呢？」

不，這是任何日本妻子所說的話。這是讓步——對他表示讓步，此外還有什麼呢？

「別做一個——一個日本女人罷！」他高聲地說。

她的聲音從黑暗中透出來。

「但是我是一個日本女人！」

她的聲音是溫存的，具有它的平時的那種甜蜜，然而他覺得她在他的身邊是這樣的倔強。

這樣的固執，這樣的頑梗就像夜的本身那樣。

『事實是你已經下了決心了，』他粗魯地說。不知怎麼的，他只想要打她；不知怎麼的，他只想粉碎她。『你毫無理由地相信，我們中國人只會像野蠻人似地一味屠殺——你不懂得我們。如果你這樣想的話，那你就不會了解我的。自你們日本奪去我們的土地，奪去我們的貿易以來，我們一直受苦就受到現在！』他自己是夠強橫的，因為他把她看作日本的代表。但是，到底他已開始高聲地談話了，所以他沒有辦法停止下去。『不，我知道這次發生的事情。我們的士兵，當他們看見北平失守的時候——在敵人的旗幟下——在什麼事情都忍受過以後，他們對於這件事可是忍受不住了。我們已經讓步了這麼多年——』

她撲上他的身去。她搖動着他的手臂。

『可是誰，』她追問，『在一千九百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號，在南京把日本人殺死的？誰又在一千九百三十二年的上海把日本人殺死的？』

『這許多年以來，你總是堅持地——反對我！』他叫喊。
但是她搖她的頭，

『不對——我只是反對中國人！』

『可是我就是中國人——在你看起來！』他是氣憤到可以殺死她的程度，他想——然後

他記起剛才不久以前，他曾把她看作日本的代表。她的聲音憂愁地達到他。

『我難道是一個應當被你殺死的人嗎？』

現在一點日本人的特性也沒有在她的周圍了。他們好像兩個人在談論民族間的無數的差異問題。然後他突然地覺得她衝到他的懷抱中去。她的手臂繞在他的頸上，她伏在他的肩膀上嗚咽起來。終於她傷心了。但是他沒有感到勝利。她沒有表示屈服地傷心了。

『靜些——你會把孩子們弄醒的。』他低語。在花園的寂靜中，她的哭聲是很高的，而次郎又是容易醒的。他們怎麼的去把這個哭泣對他解釋呢，他淒切地想。他自己本人感到軟弱和疲倦，現在他的憤怒也平息了。他撫摸她的頭。

『你不錯，』他說。『事實是——不論它怎樣，是與我們不相干的。』

他抱住她，也感到她在抱住他，愈抱愈緊，顯示出非常熱切的愛。

……可是，雖然他們在那夜臨睡前的熱情激盪的氛圍裏，雙方都存着比這一種擁抱更進一步的願望，但他的願望一刻兒就消逝了。他需要她——可是終不可能。她停了一會兒，於是她低聲對他耳語：『什麼事？』

他不能回答她，因為不知道問的是什麼。他躺下來，自己感到奇怪，一聲也不響，而他的手臂仍舊挽住她。他感到束手無策而慚愧——可是一言不發。過了一會兒，她放鬆了他，自己走開去。

整理衣服，安排自己去睡。

她已經睡着了嗎？他不能說，因為她能夠靜靜地躺着，有時睡或是有時醒着。他也躺下來，和她的肩，她的腿和她的足相接觸。他們倆靠得緊緊了。難道他們在自己的家裏的這個地方不可以緊緊地靠着嗎？她向他再靠攏了一點兒，他感到她的雙手握着他的手，並且把它放到她的心口上去。而且因為她撫摩他，他明白了。她的肉體，她的可愛而親切的肉體對他起了變化。不，這是他自己已經起了變化。他的心裏湧起了一陣憐愛，但是並沒有引起最後的欲望。正在那一瞬間，她那樣非常溫柔地握着他的手，他知道她也已經感覺到她的內心受到同樣的可怕的感覺。她現在也不要生孩子了。老早死去了的什麼事，他們的祖先們的遺囑，現在又從回憶中蘇醒了，而且把他們分開了。

『元治郎受了涼，』玉子在第二天對他說，『我最好是今天晚上伴他睡。』

她把她的被褥從他的房間裏搬出去，搬到元治郎現在和他的哥哥睡的房子裏去。她說今天晚上——但是他知道她的意思是說每天晚上，在他們倆之間再也不會有熱情的衝動了。

可是他只是說，『他發燒嗎？』

『有一點點兒。』玉子回答說。

她把她的木枕頭，她的鏡子和存放她的理髮用的木梳，撒針的小箱子，一起都拿到另外一個房間裏去。他知道，他決不會再同她生氣了。她整日地只是這樣動人地親切，是這樣動人地溫存，以致他感到心痛。因為他知道這樣的溫柔正是表現他們倆之間的一種裂痕。沒有什麼方法會把這種裂痕彌補起來，會獲得各人的真正的生活。不論現在有什麼事情發生，他們的溫柔還是不會消失的。他們爲它所束縛，正如爲磁石所吸引一樣。

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他漸漸地感覺到寂寞起來。有的時候他想像甚至連次郎和最小的一個孩子也離開了他，她像不喜歡他似的。後來他又對他自己說，這是決不會的。這只是因爲他是太嚴肅的原故。可是他的確發見了他的生活一天一天地困苦起來。他的父親和以珂連一封信也沒有來。甚至以珂也不寄信來。說以珂不給他寫信，那是很難相信的！他不想看報，因爲他不相信它。可是，如果他不看報，他就連一點事情也不知道。

一天早晨，他去工作的時候，他到文治的辦公室裏去接洽一件事情，一個年青的人坐在文治的寫字台旁邊，他馬上知道這一個年青的人就是他所憤恨的那個人。

『我是秀吉，』那個青年很快地說。『我由橫濱分公司的副經理升到這個職位的。』他露齒地說。『不幸我的目力不好，不然的話，我應當到中國去爲我的祖國而參加作戰了……請坐。』

他指一指一張椅子，以稍稍地鞠躬而坐了下來。前次當文治有事離開的時候，就是他來

代理經理的。可是竹雄派這一個人到這裏來工作——或者是要監視他的。

『你今天早上看了報紙沒有？』秀吉突然地大笑起來。

『沒有，我沒有看。』以瑠很快地說。他非常地懷恨這個人。

『那麼，你看一看罷！』那個人把一張報紙向他的身邊擲過來。『這真是可笑極了。』

以瑠看報紙的第一版。有許多，哦，關於上海的記載！他已經有好幾天不看報紙了。日本人現在在上海做什麼。他匆忙地把這一欄讀完了。這算什麼呀？笑話，爲一個錯誤而形成的笑話——

『中國人幫助日本！』他讀。『中國飛機轟炸上海！』笑話——笑話——他看完全篇可怕的笑話！一個年青的中國飛機師看錯一個日本的目標，把他的炸彈錯丟到一條鬧市上去。『炸死好幾百人——』

不，這是日本人的什麼詭計！他飛快地讀下去——不，這是真的——難以置信的，可恥的，真實的。這兒有詳細的記載，真實得就使人難以不相信。他知道那條街。他以前到那條街上去的次數多得難以數計，那條街上老是川有流不息的人羣，有的到舖子裏去買東西，或是有的只是疑看廚窗。現在這兒有這街的照片，模糊地印在廉價的日本紙上。雖然牆屋倒在彎曲了的鋼骨和粉碎了的水泥之中，但是仍然可以認得出來，並且還有屍首掛在那些東西上面。

他抬頭看一看秀吉的帶笑的臉孔。

『哈，你在看那條新聞！可怕極了——但也很可笑！』他再笑了。『把炸彈投到自己人的身上去——你說這是不是可笑？』

以璠覺得他的呼吸塞塞起來。

『這不是真的，』他喃喃地說。『什麼錯兒——』

『准沒有錯兒，』秀吉很快地說。『每個報紙都有同樣的記載。每個人都覺得好笑。這等於日本人打勝仗。現在英美人會看出中國人是多麼地愚蠢。中國人真仁慈——他們幫助他們的仇敵殺去他們的自己人！』

『那麼你承認日本人正在屠殺中國人？』以璠追問。

『我們再也忍受不了他們的侮辱，』秀吉先生回答，歪一歪他的嘴唇。『你一定要知道我們忍耐得可夠受了。抵貨，仇恨，暴徒的襲擊，無從懲辦的暗殺——我們在中國人的手下，忍受這一切已經好多年了。現在我們的天皇決定要把中國的仇恨來一次清算。我們要把一切排日的情緒打得消滅，中國人預備和我們合作爲止。』

以璠凝視他，簡直不相信他所聽見的話。

『你的意思是說，』他重覆說，『你要殺死我們，轟炸我們的城市——而且——而且——好淫我們的婦女——然後使我們愛你嗎？』

現在他大聲地笑起來。他禁不住不笑。

『我非愛你不可，你說！秀吉先生，我一定要愛你，因為你——你——』

秀吉先生狼狽地望了一望。『不是說你個人，』他插嘴說。『而是，我們把你當作一個日本人。你到日本也這麼久了，你的太太又是日本人——』

以瑤的笑聲停了，好像它是被切斷了一樣。

『什麼事？』秀吉先生看着他的面孔問。

『沒有什麼，』以瑤回答。『我想——一回兒工夫——沒有什麼可笑了。』他很快地鞠了一個躬，再回到他的辦公室去坐了下來。他又覺得他的呼吸窒塞起來，他的頭開始跳動得發起老病來。他打開一個抽屜，抽出幾本賬簿，假裝開始工作。但是他做不下去。

『我們把你當一個日本人看，』秀吉先生曾經這樣說。從前恩瀾用他寫文章代口述的老方式曾經寫過一篇日本在中國所施的暴行的經過。以瑤現在還記得，那是一個很長的表格，追溯到他的祖父的年代為止。上面有強迫開闢租界和通商的記載，有以政府的名義把出名的煤礦做抵押把錢借給強盜似的軍閥的記載，有強佔膠州和二十一條的記載。當他最早記憶力剛開的時候，他還是一個很小的孩子，但是他的奶媽帶他出去看那時的排日示威遊行。他記得那旗幟是美麗的，但是他曾因一個很大的宣傳畫，上面畫有一個很大而殘暴的日本人捉到渺小

無依的中國人生吃的圖畫而驚嚇起來，並且他哭得非常厲害，以致他的奶媽把他帶回家去。有好幾個晚上，他還做過惡夢，把他嚇得哭醒轉來，因此家裏的人讓牡丹搬一張小竹床到他的房裏，靠到他睡。那麼現在他怎麼能做一個日本人呢？玉子還不會真正地接觸到他的內在的自己……不，玉子以及一切此外的人都還只知道他一個外表吧了。

兩天以後，報紙上又有新奇的新聞了，秀吉先生把他的頭伸到以璠的辦公室的門裏來。『我們自己現在在轟炸上海了，』他說，他的滿口的牙齒閃出猶笑的光輝。『你看過大坡每日新聞嗎？』

以璠對他堅定地凝視着而沒有給回答，他想把這個人殺死。他想把這個人消滅，搗毀像一個人弄死一條甲蟲一樣。秀吉先生望着他的眼光，趕快把門關了起來。

並不是由於仇恨，以璠終於轉到這樣一個契機了，他突然地簡明地好像有人曾經告訴過他似地，知道他所應做的事情了。這是他的心底裏比仇恨更深的某種東西使他知道這樣做的。

在七天過後，這一天，有一條船從中國回來，以璠便去接船，並且把它帶給村木商行的貨物。運到碼頭上的海關倉庫裏去。當他站在那兒看那條船卸貨的時候，他看出一個奇怪的情形來。標出村木先生的字樣而小心打好包裹的貨物和其他堆置在甲板上的貨物比較起來，簡直算不了什麼。這些東西不是古董，不是精緻的貨物，而是人們日常用的普通的東西。它們多半是沒

有經過包裝，好像它們是很匆忙地給搬運到船上來的。這裏放着一張笨重的古老的桌子，那裏放着一張彫刻的椅子；有常常看見的床，桌子，外國五金的和外國式樣的火爐，鋼琴，圖畫，臥具，電氣冰箱，無線電，地氈，椅墊，綠絨帷幔以及上海的小康人家樂於爲他們的家庭購置的諸如此類的東西。這些東西說不定是從他自己的父親的家裏搬來的。他望住這些器具，竭力希望看出他認得的什麼東西來，但是他沒有看出來。而且每一樣東西都有人在那兒期望和提取。

『現在我知道真有戰爭了，』他嚴肅地想。『沒有別的，不過是劫掠來的東西。這些東西都是從普通人民家庭裏搶來的。』

然而在他逐漸增高的狂怒中，他不得不停下來了。因爲在這條船上，另外還有東西。當一切此外的東西都已卸去了的時候，他憤怒地躺在那兒，預備看一個究竟，他看到許多小木頭盒子開始在被搬運了。每個盒子的頂上寫有一個名字。這些東西也有人在那裏期待。有一個人站着把名字喊出來，當他喊一次的時候，就有一個人跑上前去把那個盒子接下來，接着所有的人都表示深深的哀悼了。於是，以瑤馬上就知道了這些盒子是裝着陣亡兵士的骨灰的。

從前，不知怎麼地，他老是想到了被殺死的只是中國人。現在他知道他是多麼地愚蠢。這些人民也一定很感受到苦痛。當每個人把裝骨灰的小甕鄭重地接收過去而把它運走的時候，他站在那裏沉默地注視着。沒有高聲哭泣的聲音。當他們接收他們的親人的骨灰的時候，甚至他們

露出微笑來。他們一直受這樣的教育，他們的親愛的人死在戰場上的時候，他們老是這樣地微笑。但是在他們的臉孔上，他們的眼淚只是流注下來。

他忘却了他是誰，他一步一步地站得靠近他們，直到他走得近了，以致當他們哭泣的時候，他們的視線全落在他的身上，他才明白過來。他們一定知道了他是什麼人，一個中國人，可是他們的眼光沒有仇恨，而只是純粹的悲哀。當他明白這個意思的時候，他向後退了幾步。在他自己的祖國裏邊，情形就不同了。他禁不住這樣想：不，他的同胞對於像這樣悲哀的事情，沒有被鍛鍊到吞聲隱泣的程度。他們會熱淚橫流地嚎啕而且咀咒起來。

他一半由於羞恥地再朝後退，他撞着了一個獨自站在那兒的老人，他的脇下挾着他一個小甕，好像它是他的孩子似地。以璠茫然地注視他的兩眼，看出他的異常忍受的悲哀，因此他不得不訥訥地說出他的驚異，怎麼那老人只有忍受的表情，而沒有仇恨的表示。對於以璠的說話，他溫存地回答說：『爲什麼我們應當恨你？你和這個事情毫不相干。况且，我們所受的教育，是要我們樂於爲我們的祖國光榮地受苦啊。』當他說這些話的時候，熱淚從他的眼角上洋溢出來，但是他只是把那個小甕抓得更緊，他用戰慄的聲音說：『是的——我覺得幸福——我的獨生子啊。——』

這個老人的說話，給以璠帶來了光明。他打破並且放棄了一向所過的模糊和沉默的生活。

在那個一剎間，他回想起他的從前的『我』來。是的，在那些日子裏，它是對他的祖國懷着夢想的，並且是爲了要把祖國造成他理想中的國家而生活着。這些人民是怎樣地愛祖國！他看出在這個老人的臉孔上有對於他的祖國的愛閃耀着——這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愛情。個人對於個人的愛情是多麼地渺小和自私！有一個無窮偉大的愛情，有一個他要把他的整個生命投到那裏面去的愛情。以前他難道不知道有這樣的愛情嗎？

……『以璠，你像一個和尚似的，』牡丹曾經對他這樣說過。……他突然地渴望爲了偉大的犧牲而忘却他自己以及忘却他所有的疑慮。他現在想，他以前就沒有這樣快活過，像過去他和恩瀾在一塊那樣——不，就是和玉子在一塊的時候，縱然她萬分忠心對他，也沒有這樣快活。當他爲任何事情忠心的時候，他才是最幸福的人。這是他的天性，不過他以前不知道它罷了。這是由於人家的受苦痛的經驗，才使他感覺到的。在他自己的祖國裏，現在有多少人在受苦啊！

他轉身過去，那老人走開了。但是以璠不再需要他了。他曾經做過他的工作。命運，玉子永遠相信的那個奇異的命運，在需要的瞬間利用過他，可是以後又把他撇開了。以璠不再想他自己，回到海關裏的他的貨物前面去。但是當他傾聽海關的公務人員的要求的時候，當他看着他們打開柳條箱子的時候，以及當他把紙條一一地貼到貨物上的時候，他的靈魂和肉體都在問：

『我將怎樣去告訴玉子呢？』

最初，在他回家去的路上，他預備不告訴她就這樣走。在他走了以後，他再把一切的事情寫在信上給她看。然後他可以用他自己的語言對她解釋，其實，信上的文字也就是給她的語言。

當他走到他的家裏的時候，他差不多決定要他自己這樣做。平常她老是在花園裏或是在門前等他。但是今天晚上她是給延緩了。當她從廚房裏一方面跑出來，一方面把她的頭髮朝後掠去的時候，他已經進了門，脫着他的皮鞋。

『哦，我太遲了！』她叫出來。『對啦，我正在燒一點兒你喜歡吃的東西，費我這麼多的時候。』當她跑近他的面前的時候，她的大眼睛是坦白的，她的面孔是帶玫瑰色的，他就知道不告訴她他是走不了的。如果他游移的話，他的心就會叫他軟下去的。他立刻捉住她的肩膀，開始對她說話了。

『玉子，我一定要回家去——那邊需要我去。』

他把這些話說得很快，所以他沒有使她感到驚惶，但是她的身體，在他的手掌下，變得靜止和僵硬起來，她的臉上的血色也消失了。她並沒有說，『讓我也去。』不，她現在知道，他的意思是說他一定要單獨地走。

他匆促地說，『這一向我苦悶極了。我簡直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我早就知道你的念頭了，」她說。她的聲氣是這樣小，使他差不多聽不見。

「但是你並沒有告訴我，」他答辯。「我想你不知道。」

「我不要說——我很害怕——你一定以為——離開我們是——你的責任，」她囁囁地說。她的嘴唇顫慄着，他就不忍看見它。他把她的臉孔壓在他的胸口上，接着他把他的面頰放在她的頭髮上。

「我一直到今天晚上為止，我都不知道怎麼辦，」他說。「看見一個老頭子抓住一個裝骨灰的小甕，使我感到爲一個人的祖國死，是多麼地光榮——和正當。」他引用幾句古語。她是不會聽過這樣的說話，但是梅特蘭小姐有一次曾使他們記住它。恩瀾曾經和她辯駁過，他說，「如果一個人的祖國有錯誤的話，那他不應當爲他的祖國死。最好是爲主義死。」

那時梅特蘭小姐似乎十分動氣。她告訴他們說，有一個年青的英國人，他是非常地愛英國的，他說他的遺骸一定要埋葬在英國。恩瀾不再說話了，不過微笑了一笑，他還是不變地。

但是現在，以璠的兩手抱住玉子，他知道梅特蘭是對的，而恩瀾是錯的。是否一個人的祖國是對還是錯，這是不相干的。他從不相信他會回去，而且會在蔣介石的下面取得一個位置。然而他現在是會去的了。她點了一點頭，把她的寬袖子拿起來，擦一擦她的眼睛。

「當然你得走，」她簡單說，「如果你以爲你的祖國需要你的話。」

她嚥下了一兩次口水，再把她的眼睛擦了一擦。『我雖然是一個日本人，我也懂得這個道理的，』她說。

他覺得她的心跳得感染了他，使她的說話不能平靜下去。

『你知道——我還是一樣愛你的，』他低聲地說。

她從他的懷裏抽開身去。

『哦，是的，』她說，『我知道。這個事情是跟我們不相干的。我們得商量一下。』

他可以看到她的實際的思想開始活動了。但是在廚房門口，宮子現在憂愁地出現了。

『太太，現在我還幹什麼呢？』她叫喊着說。『水開了！』

『哦！』玉子驚叫起來。『我們以後再談罷，』她告訴他。『把魚燒壞了也是沒意思的。』

她向廚房飛奔過去。

他們坐在那兒，一直談到深夜，把紙門推開。所以他們可以看到花園，看到那對面的海。玉子不斷地注視着海。這天晚上沒有月華。當他們的眼睛在黑暗中看見了的時候，他們甚至差不多分辨不出花園的輪廓，爲了夏天的飛蛾，所以他們把燈都熄了。他就看不出她的面孔，只知道她的身子轉過去了。

他們坐在簾子上，他緊握住她的手。那是一隻溫暖而強烈的。她並不哭泣或是表示任何的反對。他現在看出，她爲這件事情想了長久，等待所要發生的一切。當他問她：『你想你跟小孩兒最好怎麼辦？』她就很有準備似地說話了。

『當然，我們可以永久地住到我自己的爸爸的家裏去。他是很疼孩子們的，』她回答。他不會想到這個方面。他只想過他們就在這兒，直到——但是直到什麼時候！誰知道這個戰爭將在何時結束呢？

『這是毫無疑問地再好沒有的事，』他不自願地表示同意。次郎和元治郎要在村木先生的家裏長大起來，他們會忘記他爲他們建造的這所房子，在那裏他們和他——他們的中國父親——一塊兒同住過多年的了。

『你會幫他們——把我記住嗎？』他問她。他感到她的手捏得更緊了。

『難道因爲我們不幸，我就得變做一個不盡責的妻子嗎？』她回答。她繼續出力地說：『我難道責備你嗎？你不是拋棄我們。我會告訴他們：『尊重你們的勇敢的爸爸，他是爲他的祖國作戰！——以璠，我們化一點兒錢，你去拍一張大的照片，好不好？我要一張像你現在這樣的照片，在你走以前。然後我會把它放到孩子們每天看得見它的地方，我們還要用花供它，』她的聲

音沙碎了，她停着而且咳嗽。

『我們明天就去拍好了，』他答應。

他以為他感到她的戰慄，但是在一刻兒工夫以後她又說話了，她的聲音是十分地鎮靜，『你需要一個新皮包嗎？還是用我們現在的那隻？』

『我不帶什麼東西走，』他說。『幾天以內我就要穿軍服了。』

現在她真地戰慄起來，但是他也十分了解她，他知道如果他不說什麼使她心碎的話，她準會很感激他的。於是他坐着把她的手輕輕地撫摸了一回兒，然後他繼續地說話了。

『我覺得我最好搭下一班的船走，』他很快說。『四天以內有一隻船。那麼我們有很多的時候好做事情了。我還有話把向你的爸爸說一說。』

『讓我去說好了，』她用一種低抑的聲音說。『我們不要告訴什麼人。我要這四天——好像是你不走似的。在你走了以後，我再去告訴他。』

他沉思了一回。『好像我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似的，玉子，』他說。

『不，』她重複說。『不，我會告訴他們。讓我去辦好了。他會了解——他會永遠了解你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你現在所要做的事情。』

『他是很仁慈的——』以璠開始說，但是玉子插他的話說。

「任何日本人都會了解的，」她驕傲地說。

他沒有收拾他自己的皮包，直到他必須上船的最後一個鐘頭。這四天的日子，每天都是悠長的，就不像他們是要走的樣子。他的確照玉子所想的讓她們做去，什麼事情都依從她。除了最後那天以外，每天他都照常地去辦公，不說什麼，只是把一切的東西，辦理了交代，交給那個接他的手的生人。他從來就沒有愛好過這個做買賣的工作，拋棄它，他並不覺到留戀。然而這個工作帶給他寧靜以及他自身的地位。如果他想做的話，他可以一輩子平安地留在這兒的——如果他本人能夠這樣做的話。但是他是不可能的。

在最後的那天，因為他知道玉子想，所以他和玉子一同到山上的神道廟去。以前有時候他和她到那裏去過，但是他從來沒有和她一塊走進廟裏邊去。

「我不能够沒有信仰地祈禱，」他老這麼說，「可是我不信仰。」

於是她老是獨自和孩子們一塊進去。過去她把孩子們帶到廟裏去的這件事情使他煩惱，但是他讓它算了，他記得當他是小孩兒的時候，他也和他自己的母親一同到寺廟裏去。但是當他長大成人的時候，他却跟從他那不相信菩薩的父親。

「拜菩薩是女人和傻瓜幹的事情，」他的父親老是這樣說的……就在這個革命的時期

中，恩瀾曾經竭力地抨擊僧侶和寺廟。當時他並不知道爲什麼恩瀾要化那樣大的氣力去反對這樁極不重要的事情。

『宗教束縛人，』恩瀾大聲地說過許多次。

對啦，以璠每次在廟外等待玉子的時候，他就記起這個說話，他還覺得訝異的是，因爲這裏不僅有女人和勞動者來，就是頭腦清醒，衣服穿得華麗，外表非凡的人也到這廟裏邊去祈禱。在廟前的小路傍邊，甚至有人把他們的汽車停住，下車鞠躬而做他們的禱告。但是他們仍是不信菩薩。

然而在這個最後的日子裏，爲了使玉子快活，他走進了廟裏去，他和她，他的孩子們一塊兒站在內殿的前面，當她們祈禱的時候，他還是和他們站在一塊兒。甚至小小的元治郎也知道怎樣地祈禱，他看到他驚奇起來。他的兩個兒子——他們大起來的時候，他們會崇拜他們的母親的神道嗎？可是，他現在怎麼能去阻止這個事情呢？

『讓他們去好了，』他突然地想，『如果他們能夠像她那樣好。』

在他自己方面說，他現在沒有覺到什麼，除了次郎擺在他手上的手使他感到異常地親密，以及元治郎緊抱着他的腿以外。

最後的日子過了之後，第二天的早晨便來了，然後最後的鐘頭也來了。他開始把幾件衣服，

他的一套特殊的職業服，他的睡衣，幾本書冊放到他的皮包裏去，然後玉子手上拿着什麼東西地走了進來，拿着一件什麼藍色的綢服。他不知道那是什麼。她把它抖開了，原來這是一件他以前穿過的中國式的袍子。

『第一次我看見你的時候，你是穿這件衣服，』她說，淒涼地微笑着，他不忍看這樣的微笑。

『我多年沒有穿它了，』他說。

『現在你又可以穿起它了，』她回答。

她小心地，袖子對袖子地把它摺了起來，並且把它放到他的皮包裏去。

他留戀她，如他在這四天中留戀她的那樣，親密得就像他自己的身體那樣。他不停地知道她所想的是什麼，她所要的是什麼，每個時候她是怎樣差不多要哭起來。但是他知道她已抱定宗旨，非到他走了她是不哭的。當他在這兒的時候，她總是對他微笑的，一直要到他不再看見她的臉孔為止。他助成她，因為他知道如果她哭起來的話，她會感到慚愧的，而且永遠會為這件事情難受，因為她會想到她沒有達到她為他的緣故而應該達到的她那自制的目的。他們非常親密地度過那些時候，然而他們只不過把他們的手彼此撫玩而已。

最後剎那的時光終於到了。海岸邊的輪船上的煙囪開始冒煙了。它的機器已經升火了。船在中午就要駛動了。

『我現在要走了，玉子，』他幽幽地說。

他們在三天以前就取得了同意：他單獨地走，不讓孩子們知道。只有玉子知道。他們手牽手地，一塊兒走到孩子們在那兒玩着的花園裏去。他們正在用石子擲到池塘裏的水面上去，他們沒有抬起頭來。他聽到他們的聲音，次郎平時說話老有的命令的口氣，元治郎有問必答的聲調。差一點兒他覺得他不能實行他的計劃。

『我一有辦法的時候，』他對玉子說。『我就寫信來接你和孩子們，那麼你們都去好了。』但是玉子搖搖他的頭。

『什麼時候會來接我們呢？』她說。

她的言語，她的聲音，她的冷靜的不幸的眼睛，喚起了他的回憶，使他從這個瞬間再飛躍到個人生活現在雖已失却了的那重大的瞬間裏邊去了。

『我必須走了，』他很快地說。

他把她抱在他的懷裏，把他的面頰緊貼住她的面頰，看一看她，在她的臉孔上，他看出他們之間的永劫的命運。

他走上了甲板，在這同一個瞬間，吊橋開始向上移動了。

「再過一分鐘，你就趕不上了，朋友。」一個粗暴的美國人的聲音說，但是他沒有回答。他向船尾的二等艙位所在的地方走去，他找到了他的房艙的號頭。這個房間是空着的，但是他的同艙者的行李已經攤開在較低的一個鋪位上。他把他自己的皮包扔在上邊的鋪位上，然後走了出去。沿船廊的門都是打開的，到處，他聽到他那不相識者的本國語言。

但是他從梯子上再走到甲板上，站在那兒凝視着綿互的羣山。現在船漸次地離開碼頭了。在幾分鐘以內，他們就要離開海港了。他探着靠海最近的山丘的斜坡。是的，在那兒了，他的小屋——比周圍的草地更柔軟的四方草場是他的花園。現在他可以看見是玉子的那一個黑點。他看不清她的臉孔。然而他覺到她的眼睛竭力地在想看他。一個發亮的橘色的微痕跨過草地而站在她的身邊去的，那是他的孩子次郎。

然後突然地，如果他辦得到的話，以璠會跳進海水裏，再游到她們身邊去。那一所小的屋子——在那兒，他覺得，在這個一瞬間，玉子站在那兒的地方是她的真正的家庭。爲什麼他要離開她？他的祖國現在不會是像他以前所想的那樣一座海上的蜃樓了罷？如果他現在再去追求他以前曾經追求過一次的革命工作的話，那他怎麼樣？現在，她一定在哭了——他覺得他的喉嚨爲眼淚梗塞起來了。

「喂，」一個美國人的聲音說。

他微微地吃了一驚，他向下望到一副四方的，有趣的，黝黑的臉孔在他的肩膀。不是一個美國人，而是一個中國人，真的，他穿着一套有白條子的藏青色的洋裝。那套衣服對他嫌得太大，從那條也嫌太大的淡黃的賽璐珞領子中，他有趣地抬起他的頭來。

『我在美國西特爾做洗衣店的生意，』這個人帶着美國人的明朗的笑容說。『我猜想我同你住一個房間——我是廣東人——我姓林——我的名字叫做家驥——在花旗生長的可是一——第三代——我的爺爺六十歲的時候，就回到廣州去了。我不會說本國話了。但是我以為我可以不用說話去打仗的。我預備回國去打東洋人。』

『我也是的，』以璠很快地說。

那個人伸出他的手來。

『把它放在那兒好了，』他熱忱地說。於是以璠感到一隻堅實而靈巧的小手握緊他的手。空想的迷霧在他的腦海中消散了。當他再回頭望望那個山丘的時候，他什麼都望不見了。船已掉頭了，它已直向遼闊的大海邁進。

第
三
部

他知道這時他腳踏着的祖國的土地和他從前離國時的土地完全不同了。但跟他和恩瀾一向在夢想着所要創造的理想國家，却還相差很遠。

黃浦江邊擁擠着煩擾的人們，有的衝向舢板，有的走向碼頭。人力車在他面前掠過，車上高高地堆着很起碼的家具跟鋪蓋這一類東西。女的男的拖着他們哭叫着的孩子們，一面跑，一面呼喊流着汗的車夫。一輛輛的汽車載着行李，油漆的箱子，很精巧的家具，以及一班穿着綢衣，鎮靜而面色粉白的人們，由他們的身旁衝馳而過。在較遠的地方——城廂的北面，那裏有一片黝黑的東西，但不是雲霧。

「那裏是在火燒嗎？」他指着這一片東西，立刻問以珂。

因為他曾經在船上發了一通電報，告訴他回來的消息，所以以珂到這裏來迎接他。他非常高興，以珂沒有和那個德國女人同來。以珂從他父親的美國式的大汽車中出來，他非常漂亮，穿

着深藍色的新制服走向他的前面站着了。他回過頭去對白俄車夫關照了一下，車夫向他回了一個敏捷的敬禮。

接着他回答了以璠剛纔的那句問話。他說：『你以後一定會常見的，這裏的火是隨時隨地都在發生的。』

在碼頭上以璠的同艙的旅伴很自謙地站在一旁，他是很快活的出來向以璠道別的，因為他就要上香港去了。這個奇怪的美國式的中國人，以璠對他非常好感。可是林家驥看到以珂的那種神氣活現的風度，他覺得羞愧起來了。他把頭縮到衣服裏面，好像無地自容的樣子。

『以珂，這位是林先生，他剛從美國回來，是預備參加抗戰的。』以璠說。

林家驥馬上伸出他的手來。可是以珂微微地點了一下頭，裝作沒有看見他的手，林家驥把手插到衣袋裏啞啞地冷笑着。他的扁鼻頭上冒出了汗珠。

『林，請寫信給我，』以璠說着，向以珂投了憤怒的一瞥。『告訴我你遇到祖父的情形，而且給我知道你去那個軍隊。』

『那是一定的，』家驥一面說，一面強笑着。『我雖然不是一個善於寫作的，我想我一定能夠寫信給你的。』

他們倆握了一會手，家驥回向船上去，而以璠也步入了汽車，他看見家驥熱切地凝視着岸

上，面色顯得非常莊嚴。

「他真是個好人。」以瑤對以珂說。「他這次回國來是第一次上廣州去探視他的祖父。然後他去投軍當一個兵，目的是爲了參加抗戰。」

以珂必須了解這一個樣子傻氣的人却具有着英雄的性格。然而以珂只是不耐煩地說：「像這樣的人多極了——太多了！這真傻，除開滿腔的熱情，其他的東西什麼也沒有；他們時常破壞我們，以瑤，他真是個傻子！他們丟炸彈在我們自己身上，他們昨天炸了一艘美國船——哦，這是偶然的，自然囉，他們以爲是日本船——這好像是我們還不夠多事，也好像用不到讀一讀美國的抗議而加以答覆，只要付出幾千塊錢的賠款就得了！我告訴你，我自從回國以來，實在找不出理由，我自傲我是個中國人！」

以珂的側面冷酷地向前凝視着。以瑤想，這會是他的德國老婆促使他覺得這樣的抱愧吧？以珂側着身子關上了汽車後面的玻璃小窗，接着說：「其實，以瑤，日本每一件事都在打擊我們。在空軍方面，我們不能跟他們對敵。我們的空軍勢力簡直是沒有——簡直是窳敗不堪——一個女人領導着空軍！」他發出了一聲譏笑。「這真是笑話！有哪一个國家以一個女人來領導本國的空軍的呢？就算她是偉大的蔣夫人吧，我也不領教！她知道些什麼航空學？我是很高興到廣州去的。」

『你要到廣州去嗎？』以璠問。這裏他窺出了有很多事情他不會知道。

『是的，除父親之外，我們都要去的。佛雷達在三星期之前已經去那邊了。她不喜歡住在這裏。外國女人，』以珂很得意地說，『是非常神經過敏的。』以璠簡直要笑起來了。那個女人神經過敏！然而他非常高興，至少他是用不着跟她見面了。『至於我，』以珂接着說，『我是到廣州去就職的，在白將軍的部下——蔣委員長的命令。不過這兒對於年老的人，不再是個安全的地方了。今晚我帶他們一起走，雖然他們未必和我們住在一個地方。佛雷達覺得跟他們同居有很多的不方便——事實確是這樣，我完全同意她。』

汽車停住了，讓人力車像潮水一般的過去。

『我想這些人都是逃難的，』以璠說。……如果以珂同意她，那末在他父親的屋子裏定要鬧事情了。可是他並沒有明說出來。

『一旦兩方面被轟炸了，住在這裏或那裏都是無濟於事的，』以珂回答說。

當汽車在擠滿着人的街上轉來彎去的時候，他們沒有說話。以珂沒有問他什麼，以璠也覺得沒有什麼話要告訴以珂。以珂靜靜地坐着，想着，而且向車窗外面展望着。這景象比他曾經所想過的還壞些。他們的車駛過焚毀而沒有屋頂的建築物的街道。他忘却了他那德國女人了。

『請告訴我外面正在發生些什麼事，』以璠對以珂說。

以珂微微地聳了聳他的肩章。他穿的是什麼樣的制服，以璠覺得很驚異。這可的確不是平常兵士的制服！

『正是你所看到的，』以珂藐視地說。『人們逃到這裏，逃到那裏，任何事物都趨向毀滅。任何地方都沒有組織。任何事情都沒有準備。蔣坐守在南京首都，好像在蛛網中的蜘蛛一樣。什麼蒼蠅都沒有捉到！』以珂對他自己的說話粗暴地笑着。

『他確是計劃了不少事情的，』以璠熱切地說。

『我看不出他有什麼計劃，』以珂回答。『當我離開德國的時候，我想我回國以後，自然是要參加有組織的國軍的。我發現了什麼呢？一大羣的沒有訓練的兵士，每一羣都只是服從他們自己的小頭目——任何種的民族觀念都沒有！講到服從嗎？甚至對他們自己的長官也不服從！他們什麼紀律都不懂。一班兵士祇憑着自己的衝動，在不是進攻的時候，在後方沒有一點準備支持這個戰爭的時候，在無謂地消耗人力與軍火的時候去襲擊日軍——於是各個人興奮地自己都以爲他們是英雄！』

以珂的清白的臉上突然地浮現出紅潮。

『我聽你說紀律好像很新奇的，』以璠說。

『我曾經學過什麼是真正的紀律，』以珂急促地說。過了一晌他又往下說，『這是的確的，

日軍唯一的力量，就是靠着這種紀律。他們也是從德國學習得來的。」他又等了一會接着說下去，「我們是不但永遠不會勝利——我們是已經失敗了。」

以珞不說什麼。他完全知道以珂的意思。他很了解他那種典型的人！這是事實，他們永遠不會相信更不幸的事件的來臨。而且如果不幸的事件臨到，他們相信這也是沒法避免的。他知道他們不會為這種事件預先去準備。可是他也不知道他們是不會損失一些什麼的。

三架飛機突然地在他們頭頂上出現，以珂從通話管中向汽車夫呼喝，汽車夫立刻煞住等着。飛機開始側轉低降，吼叫着。這時以珞第一次看見炸彈墜落。當炸彈疾馳地降入中國城市的時候，在陽光裏閃耀着幾道銀色的長線。轟炸是未必可怕的。然而當每顆炸彈丟過之後，總有片刻的沉默，然後在遠處響着爆炸的聲音，揚起一團烟塵。於是飛機又上昇向西飛去。

「現在繼續走吧，」以珂命令着汽車夫。

他們向前開駛了。他和以珂誰都不開口。有多少人曾在這幾分鐘內被屠殺呢？突然的，他還來不及思索，他們已經到達了他記得很清楚的這扇門。他走在以珂身旁一同踏上台階，感覺着奇異，可也並非是畏懼。也許，他必定要在他的目擊了同胞被炸死的事實之後，纔會畏懼轟炸吧。

「一切都混亂不堪，」以珂鹵莽地對他說。他揪着門鈴。「老太婆那種半死半活的模樣，我疑心她快要斷氣哩，」他不耐煩地接着說。

這時門開了。於是以璠立刻就聞着他祖母的鴉片煙的那股陳腐而令人惡心的甜味，這個又使一切記憶湧上了他的心頭。一個婢女站在她房間門口，用一隻小銀匙攪拌着小鉢裏的煙膏。她注視着以璠。她一點也不像牡丹，這個顴骨高高粗眉大眼的鄉下姑娘，現在代替了從前牡丹的位置。牡丹這次雖然歸來了，可是他並沒有想到牡丹，直到此刻，他才漠然地覺得她和其他的人都該在這裏了。

「有沒有聽說關於牡丹的什麼消息嗎？」他問以珂。以珂正脫着他的上衣。

「沒有，」他鄙夷地答着。「這就是報恩，是不是這些年來幾乎把她當作女兒看待的！」

「她已經得着她所應有的了，」以璠想起了往昔的事，猝然地說。他轉向他祖母的屋子。

「我先上這裏，」他說。

「她不會認識你的，」以珂走上台階的半路回答。可是以璠仍舊向前走去。

是的，不會認識的，他的祖母現在什麼也都不認識了。她躺在床上，人體的萎縮的軀殼，她的肌肉是棕褐色的，是一層皺皮包在像孩子一般細小的骨骼上。他看見她的眼睛瞎了。她的眼珠上蒙着灰暗的翳障。他向她大聲嚷着。

「奶奶，這是我——以璠——又回家來了！」

可是她聽不見他的話。他伸出手來撫摸着她的手。她的手像鳥爪一般的冰冷枯乾。當她覺

察他的撫摸，她張開她那蒼白的嘴唇悲慟地哀哭着。他半恐懼地，迅速地放下了她的手。人類在他們垂死的時候，竟會變成這樣的嗎？這時，他聽見在他後面有脚步的聲音，這是他父親進來找他。以瑤直覺地看見他長得更壯健了；他的態度更鎮靜，他的頭髮也斑白了，可是他的臉却看來和從前一樣。

「爸爸！」他說。

「我的兒子！」他的父親抓住他的肘這樣回答。「這真是再好沒有的時機了！可是我倒要問你：爲什麼過去這幾個月一直不回我的信？」

「我沒回信？」以瑤喊着。「我會經回過信的呀！」

他的父親愕然地睇視他，搖着頭。「我真不理解村木了，」他說。說完了，他自個兒走開。「好了，現在你既然回家啦，」他繼續說。「那我們可用不着再寫信了。」

想要找些話和他的父親講，也真困難。要說的話這樣多。

「你的爺爺正在他屋子裏等你呢，」他的父親告訴他。

「奶奶不認識我啦，」以瑤回答。他怕假使他的祖父也——

「你會知道他現在就和從前差不多，」他的父親說。「自然，他是衰弱得多了。不過，他端坐在那裏，穿上他最好的一身軍服，掛滿了所有的勳章，再等六個鐘頭就要走了。他對日本問題有

大批的意見。」他站在那裏笑着。「我上次到南京去謁見蔣介石的時候，他也遞了一件很長的呈文，說明如何在三個月內不但可以掃清日人，而且驅除一切外人！」

他的父親又在發笑，然後歎口氣，接着他們兩個人都轉身走了。他們走後，老婆子又哀號了，吳先生於是尖聲地對傭人說。

「給她鴉片煙抽——讓她安靜安靜！」

「是——是的，老爺，」婢女急促地吶吶着。

「對這樣的老人真無法可施，」他的父親說。他們走上樓。「廢物——廢物——」他怨言着。

以璠沒有答話。他覺得他父親的改變。他比較溫和了些，然而却又好像堅強了些。

「我媽媽怎樣？」他問。

「她剛起身，」他父親回答。「她自己睡得過度了——昨晚的轟炸使她一夜沒睡。當轟炸開始的時候，她很怕。」他站住，他的手放在老人屋子的門上。「還有，」他告訴以璠說，「當她說要你跟她一塊兒上廣州，你不要說你去。你不能走。你要待在這裏。蔣介石已經要安插你了。」

他聽到這兒，望着他父親的臉。蔣介石，他曾經避開他的這個人，這或許已殺害恩瀾的人，但現在既然是一切都轉變了，難道這個還會不變嗎？

「很好，」他堅決地對他父親說，他們於是走進屋子。老將軍倚窗而坐，陽光橫射過他那金光閃耀的胸前。

「啊，你回來了！」他對以璠說，正如同以璠是昨天才走的一般。

「是的，爺爺，」以璠含笑地回答。

老人患着輕微的癱瘓，這時顫動着，使他胸前的勳章也跟着微微地鏗鏘起來。可是他還是那麼氣宇軒昂的樣子。

「你們兩個人坐下，」他命令着，於是他們都坐下。老人挨近桌子揀起他攤在桌上的一捲紙卷。

「現在，等我一到廣州，」他莊嚴地繼續說着，「我將把我的計劃當面遞給白崇禧。這計策的核心——是聽便日本人爲所欲爲。他們告訴我，上海已經死了一萬人。可是我說這裏有好幾百萬人口，所以我們還剩很多人。讓日本人弄得自己精疲力竭吧。當他們精疲力竭的時候，然後我們再請他們回國去，可並不是馬上就回國，而是每年送回去一些。這樣，他們不致於丟臉——因爲對敵人，客氣是合適的——我們又要求其他各國的僑民也都回去；因爲在作戰中，我們並未精疲力竭，主力得以保存，所以我們能夠在必要時運用武力！」

老人驕傲地凝視着他們。以璠看着他的父親。可是他的眼睛却忍耐而慈和地望着老人。

「你以為怎樣，以璠？」老人詰問着。

「這對於目前死亡的人們似乎稍微難堪一點。」以璠鄭重地說。一代代的人讓他們離開得這麼遠，這怎麼得了呢！

「胡說！」他的祖父大聲嚷着。「第一，他們早已習慣於飢荒和戰爭，雖說是小規模的。第二，即使每一個日本人全部調遣到我們國裏來，我們也不過祇是感覺來了一大羣額外的蒼蠅而已。我們的國度這樣廣大，是不易被征服的，尤其是被這樣一個渺小的國家。而且，我們的人民能漸漸習慣於一切。」

他的聲音是堅定的，像是他並不希望人家的答復，所以，以璠也不回答他的話。

老人忽然又想起其它的事。

「我丟掉一個勳章，」他對兒子說。他的聲音現在完全不同了，好像孩子般的訴苦。

「哪一個？」吳先生問。他走向老將軍儲放他的勳章的絨裏匣子，勳章本來是懸在匣內的鈎子上的，他把匣子揭開。

「這是我拿來鍍金的那隻，」老人說，「做造義大利大使配帶的那隻呀——你記得嗎？怎麼，這是我不到十年之前所製的，——這是我許多新勳章中的一隻呀！準是傭人偷的，我們一定要查出他，把他革除。」

吳先生不答話。他伸兩隻手指插進絲絨的襪裏。

「在這兒呢，」他說。「我摸着它了，可是取不出來。」

「讓我來，」以璠說。他立起身將手指伸進去，因為手指比較長，恰好捉住勳章的絲帶，就順勢把它取了出來。

「就是這個——就是這個；」老人得意地歡呼着。「拿來給我，應該掛在這裏——在這顯鷹章的旁邊。我到南方去的時候，要特別顯示給白崇禧看。倘若他照樣做製給他部下的軍官們，那就好了。」

他們笑着離開他去，在外面廳裏有一扇門敞開着，這裏面住的是以璠的母親。當她看見了他，她就叫喚。

「以璠，你回來啦！」

「是的，媽媽，」他回答。他看見她已經變得很厲害。現在她很胖了。在她臉上幾乎完全失去她那纖細美麗的容貌。可是她却抓住他的手聞着，像在他小時候她慣常所爲的，這時他也感覺她好像和從前的她一樣，美麗而聰明，比他更強健。他往常愛跑近她身邊，躲在她懷裏。如今，他對她甚至於有些冷淡。他長得遠比她高大，因為他自己已成熟了，他看來在他們母子有着格外的疎遠，他知道從她那裏再得不到什麼智慧和庇護哩。這使他傷心。次郎會不會有一天對他感覺

這樣呢……祇有她的聲音還沒有變，那般的甜蜜與急忙。

『現在，以璠，她說着，『不要離開你的箱籠。你今晚要和我們一同上廣州。這裏太可怕。我們每天每晚遭遇轟炸。你的爸爸不來的。我曾經不斷地求着……但是他何嘗聽從我的話。所以，你要來跟隨我。以珂——哦，我對以珂是無望的了。哦，那個女人！可是我一定要找人。我一個人管不了這兩個老傢伙。』』

『除了有兩個傭人以外，你可以把其餘的都帶走。』吳先生提醒她。

『可是對傭人們，一定要留神！』吳太太嚷叫。

『我不能走，媽。』以璠爽快地說。爽爽快地馬，上說是最妥當的！『我是回來參戰的，媽。』

她的細小的下唇，仍舊像少女般的殷紅，顫動着。

『你也像你爸爸一樣，』她說，『這般固執！』

她幾乎要哭，可是這時一個傭婦走出來在她臂上挽滿了皮貨。

『太太，我們要不要帶這些東西。』

『當然冬天我們要回來的——放下罷，』吳太太說。

『帶走罷，』吳先生說。

『我的箱子不夠，』吳太太歎着氣說。

『你需要就再買好哩，』吳先生說。

『哦——擔心的就是這事嗎！』太太大怒地說。她掉轉頭走進自己的屋子，忘了一切，以璠轉身向他父親說，『我現在想要到我自己屋子裏去休息休息。』

他突然想要孤獨。他的父親領首，他就走向自己的門前，於是，以璠開了門，又走進從前熟悉的老家地方。

起初好像牡丹是一定在那間屋內的。這真是奇怪，到處屋子都遍找不着她的人影，而最奇怪的是連這間屋子裏也找不着她。可是任何地方都碰不着她了。窗戶毫無遮蔽的高高地張開着，在窗前沒有了那一束花。在他桌上也沒有了一壺熱茶。一切都乾乾淨淨，除了一層薄薄的塵埃之外。在今天早晨沒人進來過，如果在往日，牡丹會在他回來之前就將屋子收拾得好好的。這床，這書籍，這椅上的靠墊，一切都是靜止的，表現這是一間長久空着無人居住的屋子。他感覺再把這間屋子當作他自己的是困難的，——當他從前離開這間屋子的時候，他是那樣年輕。他一度想過要讓它在革命期中毀掉。可是現在它依然在這裏——也許最後會被一顆日本炸彈所毀滅！誰知道這些東西的結果呢。至少，他不知道。

這時，他又記憶起別的事。許久以前，恩瀾把他自己的故事寫給他看，後來他把它放進這抽屜背後的抄寫簿後面。他迅速地拉開抽屜，伸入他的手。它如今不在裏面了。沒有人接觸過這些

書本或這抽屜的，抽屜內充滿了塵埃。可是摺合的紙張已經不見。有人拿走了。是否因為這個緣故，他們——黨的團體——才被發覺的呢？他覺得汗珠從他的額上滲冒出來。是否他父親幹的呢？可是他父親從未走進這間屋子。而且祇有牡丹照管這些物件的。當然這不會是牡丹——他坐下，感覺有些不舒服。當然這不會是牡丹出賣他們所有的人——牡丹是他曾經向她告訴過的人。一旦當這種想念走進他的腦中，他就無法解除這種憂慮。這事情使他失眠了半夜，雖然他對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說不管它怎麼樣，現在終究是告了結束了。

晚上下過一陣雨，在送船的時候，他母親一路上不斷地說着，『這是我求的雨。爲了這場雨，我會經重重地酬謝過菩薩！』

是的，他的父親變了。當她提起菩薩的時候，他並沒有說什麼，雖然在從前他一定對她表示不耐煩的。他們都上了船，吳先生並且把船票和錢都交給以珂。當他們重行回到家裏的時候，屋內是非常地沉靜，他的父親看來好像很疲倦的，不想說話。

『我們今晚上要過一個安靜的夜晚，因爲有雲遮着月亮呢，』他告訴以璠。『今晚不會有空襲的——讓我們好好地睡一下吧。』他走進他的房間，以璠也進了自己的房間。

可是，雖然他已經安逸地躺在自己的床上，以璠仍舊繼續地想念着牡丹——細想着和研究着牡丹能夠怎樣的做過。倘若牡丹曾經出賣了他們，那麼他對恩瀾的死本身是負咎的。而且

一直到如今他還是信任她的，雖說沒一個人知道她，就連他也在內。但他沒有忘掉她。他多少是將她留在他的記憶中的，雖然在他和王子一起的這幾年來，他並未想念過她……是的，他曾經想起過她一次。在他結婚的晚上，他想起牡丹，他爲自己慶幸在好久以前沒有愛過她，或者准許自己接受她的愛。不過，他不能將這事告訴王子，因此對王子，他甚至連牡丹的名字都未提起過。可是牡丹對他多少有着影響的——他不曉得這是什麼——或許這祇是一個芬芳的回憶而沒有別的東西了。雖然，她足以做出賣的事，他却要知道並不是她出賣恩瀾的。

在吃早飯的時候，他就把這問題向他父親提出了，但是竭力說得很冷靜，顯得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我常常想到——那時候你怎麼會發現出我們的秘密組織的呢？這是多年的事了，我現在不妨問問了。』

『蔣介石告訴我的，』他的父親回答。

『蔣介石嗎！』以璠說，吃了一大驚。『他怎麼會知道的？』

『他什麼都知道，』他父親冷冷的說。『在那個時期，我們私人之間晤談了許多次，爲了他答應剿共，以及維持法律和秩序，我就答應了他所急需的借款，我們商定了數目。有一天，他非常急切地喊我去見他。他一個人單獨接見了我。他給我看一張要鎗斃的共產黨的名單，上面有你

的名字。我不相信這件事，我賭咒說是弄錯的。他就去叫一個人來問，這人是你的——一個同學，他爲了一筆錢就拿出了這張名單——你的名字在內。」

「他是叫彭榴嗎？」以璠急忙地問。

「我不知道。」他父親說。他輕蔑地回想了一下：「他是一個羞羞縮縮的，黃臉的孩子，他說他的父親是開一引小店的。」

「這是彭榴！」以璠接口說。「原來是他！他現在怎樣了？」

那麼，那次的事情和牡丹是沒有關係的！假使恩瀾是被殺了，這也不是他（指以璠——譯者）的過失了——

「他死掉了，」他父親冷冷地說。「他錢是拿到了，但是隨即被鎗斃了。」

「那爲什麼呢——」以璠說。

「蔣看不起叛徒，」他父親回答。

「用錢去收買別人，却又責罰那受他收買的，他怎麼可以這樣呢？」以璠憤慨地質問。

「他可以的，」他的父親說。「這一點你必需了解。他是一個狠心的人，但他是一個真「脚色」。他利用一切的人，而那些不能再供利用的時候，他就把他們踢開。」

「投機家！」以璠憤憤地說。

「一切聰明人都是投機家，」他父親回答。「只有傻瓜才不臨機應變。要知道，他的手段儘管變化，他的內心其實永遠不變的。」

他的父親把身體向前伏了一點，一面把他的長指甲在他們面前的桌子上敲彈着。

「以璠，我告訴你，他是唯一能夠把我們從日本人的鐵蹄下解救的人。我對你說，他一定做得到這一點。他從西安事變以後就一直準備着了，他不成功是決不停止的。你看他是怎麼打共產黨的！他們現在躲到西北的深山裏去了。他一年一年不停地打他們，以求國家的統一。」

「統一在他自己手裏！」以璠諷刺地說。

「總歸是統一，」他父親嚴厲地說。「總比這樣的內戰，弄得精疲力盡，而讓日本人輕易地就亡了中國，要好得多。」

「你是說，」以璠慢慢地說，「這在十年之前他就預先看到了今天的事情，因此統一國家的嗎？」

他現在把關於牡丹的事都忘記了。他一心只在想着這一個人，這人是他一向恨得切骨的，他一向在心裏稱他做叛徒，因為他背叛了革命。但是現在，他却不能不這麼想着——假使這個人真的比他們誰都多懂得一些呢？

他的父親正點着頭。

『我相信他能夠看到一切，』他說，『所以他能夠做到一切。他是一個偉人。』

但是以璠却不容易同意他父親的意見。他記起了在日本報紙上所讀過的一些事情。

『他的投機主義有些時候把他引到罪惡的路上去了，』他說。

『從前也許是這樣的，』他父親說。『但是一個人的偉大與否却在於他能不能發現自己的罪惡而且改過。』

『假使是在別的時代，他一定是個道地的軍閥，』以璠接着說。『他有軍閥的頭腦和軍閥的作風。他永遠是用武力解決一切。』

『可是他到底解決了一切，』他父親一字一字地說。

『於是他那些妻子們——』以璠開始說。

他把眼睛從飯碗上看過去，正碰着他父親的冷冷的眼光。

『關於這點，我不想跟你多說，』他慢慢地說。『一個男子他歡喜什麼樣的女人，這是他的私事。你的哥哥把佛雷達帶回家的時候，你的母親就哭呀鬧的害得我請了醫生。她哭着說我們當初應該在以珂跑出去之前強迫他結婚的。但是我告訴她我們的辦法是對的。因為我們的兒子本來是個不可理喻的傻瓜。』

他停了下來，皺起了眉頭。以璠看出他是在痛苦地容忍着他們家庭裏的這個白種女人。這

時候他的父親却把頭抬了起來，捉住了他的眼光。

『你的日本女人怎麼樣了？』他慈和地問。『我沒有批評過她什麼。日本女人做老婆是挺好的。她們知道她們的本份。你和她結婚的時候，我一點也不覺得什麼。而且這次戰爭對於這種事情也沒有妨害的。婚姻是婚姻，政治是政治，只有傻瓜和笨貨才會分辨不清。』

他對於他父親的仁慈是這樣感激，他想把關於玉子的一切都告訴他。

『她是很好的，』他說。『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好的女人——她做一切事都很細心。我不認為她是一個日本人——對於我，她就是她，我的兒子們的母親。』

『是的——是的。』他父親沉思地說，好像他正在想着一些別的事情。『那麼，唔，你們現在怎麼樣通信呢？假使人家知道你和日本人通信，那是會發生麻煩的。但是在我的辦事處裏，這種事自然不成問題的。你教她把信寄給我吧。你也把你的信給我轉寄給她。在這種時勢，青年人是常常被人懷疑而且容易獲罪的，假使人家疑心你收發秘密信件，你也許會被暗殺的。』

他卻沒有想到這一點。『謝謝您，爸爸，』他說。『但是對於您沒有什麼危險嗎？』

『啊，他們都知道我的。我是安全得很，』他父親說。『而且，沒有誰敢殺我。蔣不會饒他們的。而大家都是怕他的。』

他們又回斂到這個人身上了。

「結婚——」他的父親肯定地說，「是的，他從前的老婆們對於他沒有用處，於是他就重新找一個有用的了。並不是任何人都有這種勇氣的！」他無聲地笑了一下，把剩餘的茶一口喝盡，從裏面的衣袋裏抽出了一封信來。「讓我看一看，」他說，一面仔細地看信，「兩天之後你去見他。這些是他的命令。」

他父親說着「他的命令」這幾個字的時候是這樣愉快，使以璠的反抗又一次地激動了起來。

「你的確很改變了，」他帶着一點惡意說。「我聽說過蔣是相信上帝——耶穌教的上帝的。假使他對上帝是誠心的，那你怎能信任他呢？」

他父親的方臉慢慢地微笑了起來。

「啊，他永遠是誠心的，」他說。

他在開着玩笑。以璠還是平生第一次聽見他的父親說一句笑話。

「沒有疑問，他也是在利用着耶穌教的上帝，」他說。「他是這樣的人！」

他平生第一次地站在這個人面前，這人就是曾經毀了他的生活而且像流放似的把他趕到另一個世界的人。但是，也是這個人，現在又把他喊了回來。

他從來沒有在什麼人的面前感到過這樣大的威力，即使在恩瀾面前也沒有。假使恩瀾還活着的話，他有一天也會像這個人這樣強悍，這樣精明，這樣富有魄力的吧。但在以璠的記憶裏，他還不過是一個熱血的孩子。

「坐，蔣介石說。」

他坐在這房間裏的三把高背椅子之一上面，等着她——這人的美麗的，西洋女人似的妻子，是她第一天接見他的——曾經告訴他，和蔣談話是只能說中國話的。

「請你注意，」她對他說，她的聲音比她的美麗的臉更顯得溫柔，「不要說任何英文字。有許多青年感覺中國話不夠應用，就用上一些英文字，這使他非常生氣。他常常說，「怎麼——中文他們還沒有學會嗎？」她極輕微地笑了一下。

「我一定當心，」他曾經這樣回答她。

他一面等着，一面這麼想——這個人對於他這洋派的妻子怎麼感想呢？她穿着中國裝，她的黑髮平滑地攏在後面，梳成一個舊式的髻。但是即使在剛才那樣短短的談話之中，以璠已經覺得她無論如何不是中國式的。她的大而黑的眼睛發着閃光，她的柔和的聲音非常大方，而她的動作，雖然端莊莊重，却非常活潑自由。她是一個要做什麼就能夠做什麼的女人。以珂曾經暗笑她居然領導中國的空軍。但是她能夠領導一切——也許除這個人（指蔣——譯者）以外。

蔣介石抬起了他的眼睛，盯着以璠。蔣剛看完了一篇長篇浩浩的公文，在上面簽了字，蓋了章。當他的眼睛向下看着的時候，他的嘴是面部的力的表現，這天然美，麗的嘴顯示出意志的堅強。但是他把眼睛抬起來的時候，眼睛就代替了嘴。那銳利的明亮的目光使人懾服。

「你的父親是我的朋友，」蔣說。以璠把身體灣下了一點，一面等候着下文，一面讓那一對眼睛仔細地打量它們。它們一動也不動地對他凝視着。「我有一封信，」蔣接着說，他的聲調非常平爭，甚至有點冷酷。「這信是極其重要的。一定要交給西北紅軍的一個將領，然後由他親手交給朱德或彭德懷。」

「我知道的，」以璠回答。但是他其實什麼也不知道。爲什麼蔣要送公文給他們呢？他們曾經被他拼命地迫害，因而死了許多，未死的則被趕到西北的角落裏。爲什麼現在——但是沒有功夫來想，他得專心地聽着。這個人說話是永遠不反覆，不解釋，永遠不多說一個字的。所以一個字也不能漏掉。

「我叫你做這件事，因爲你父親告訴我你是可靠的。但是假使你不忠心，你就得受叛徒應得的處份。這一點你父親是明白的。所以你也應該明白。飛機已經在預備了。你立刻就動身。」

「請問一句，委員長，」以璠說。「我要回來回話嗎？」

「飛機可以等着帶你回來，」蔣回答。他打下桌上的鈴。門隨着鈴聲開了。

的。

以璠站起來本能地敬了一個禮，這種舊式的，角度生硬的敬禮是德國軍事教官傳授給他

「你受過軍事訓練的嗎？」蔣注意地問。「我只知道你的哥哥是出過洋的。」

「我只是到過日本。」以璠說。

「在那裏受的軍事訓練嗎？」蔣又問。

「不是——是在沒有到日本之前。」以璠回答。

蔣用手掌打一下鈴，於是門又關了起來。以璠還站在他面前。

「他們告訴我，日本已經瀕於崩潰了。」他突然地說。「這是真的嗎？」

「不。」以璠回答。「不是真的。」

「商業還繁盛嗎？」蔣着力地問。

「是的。」以璠答，記起了熱鬧的日本街市。

「聽說他們的人民不願意戰爭——是真的嗎？」蔣的銳利的眼光刺激着他。

以璠堅定的回答，「他們的人民是教他們怎樣，他們就怎樣的。」

「他們忠於他們的政府嗎？」

「完全忠心的。」

「他們仍然崇拜天皇嗎？」

「是的。」

蔣移動了一下，嘆了一口氣，第一次地把眼光從以璠移開。他從桌上拾起他的玉印盯着看它。

「那麼是他們騙了我——我左右的這些人，」他說。「戰爭一定是長期的了。」

「一定是長期戰爭，」以璠答。這時他記起了秀吉，於是又說，「假使我們能夠及早認識這一點而且準備起長期戰爭來，這倒是好的。我們的敵人——這當然是秀吉等類而不是玉子和他的小孩子們呵——敵人認為戰爭是會結束得很快的。」

蔣的眼睛又射住了他。

「真的嗎？他們說多久呢？」

「最初說三個月——現在說一年，」以璠回答。「但是我想這戰爭要繼續好幾年。」他又說他聽見外面有飛機引擎的哄哄聲。但是蔣還留住他。

「這是說——我們要準備在他們所預定的時期完結之後繼續作戰，」他說。他又對他的玉印看着。以璠沒有回答。「這是說，讓他們消耗而我們積蓄力量。這是說，要保全對於我們的國家生死攸關的東西——不是城市，不是人民。這些，我們儘有的是。」

以璠在靜聽着他。『不是城市，不是人民，』這些字眼引起他異常的注意。這些是不要保全的。要保全的是別的東西。那麼，用什麼方法使這似乎失敗的戰爭得到勝利呢？

門開了，蔣夫人出現了。

『飛機在等着，』她對他丈夫說。『他馬上動身可以在天黑之前飛到歇宿的地方，這樣好一點吧？』

『是的——去吧，』蔣命令他。於是剛才沒有說完的問題就此攔住了。

在日本那樣巴掌大的島國上空飛行的時候，是跟現在一點也不不同的，他驕傲地感到，這樣偉大的國家是靠得住勝利的。他們一個鐘頭又一個鐘頭地在中國本部的廣大土地之上飛行着。這樣的國家呵！他們時而低飛，沿着那些穿過碧綠的田野和蒼白的沙漠而奔流千里的長河大江，時而升高，和那些高山的積雪的羣峯相頡頏。這不可征服的國家呵！有一次他曾經感到這羞恥，因為一個日本報紙說中國除了沿海一些地方之外就沒有一條像樣的馬路——『支那是一個落後的國家，』那報紙上說，『支那人從來沒有開發過它。』是的，它是這樣落後，落後得沒有一條路可以讓敵人長驅直入！只有天空是開曠的。唯一的路只是天空。但是，即使空中的轟炸又怎能毀壞這樣廣大的國家呢！

他記起了一些事情。在他動身的兩天之前，他曾經和他的父親走遍全上海市，觀察它所遭的種種。破壞是很厲害了，他這樣想抱着越來越厲害的失望和沉悶的心情，他們一處一處地走着，到處都是殘敗的廢墟。後來走到市區的邊界上，他們看見一個農民在種着青菜，蹲在地上工作着。他的馬也被炸死了。草搭的馬房成了亂七八糟的一堆。他們站住了，他一會兒爲了他招呼，於是以璠的父親說，「真糟透了，你的馬也死了。」

那農民朝他們看了一眼，露出牙齒地笑了一下，把他肩上披的藍布抹了一把臉。他把下巴向田那一頭一指，那裏是一個深的炸彈坑，裏面積滿了水。

「看那地方，」他高高興興地對他們說。「那地方本來是我們的括括叫的房子，我的曾祖父造的！但是沒有什麼大不了——我們都沒有被炸到。我們正在田裏做活而且我，看見那裏積滿了水，就對我的老婆說，「唔，我們一直想一個池塘，現在倒有了！」」

他粗聲地一笑，他們也笑了起來，他回去的時候，精神振作了不少。破壞已經失掉它的意義了。他把這事反反覆覆地想着。

飛機一整天在天空裏吼着。機師是一個美國青年，以璠還沒有機會跟他談過。在飛機要開出的時候，蔣夫人曾經匆匆地替他們介紹了一下。「這位鄧尼·麥哥克，這位吳先生。」

「榮幸榮幸，」這美國人說了一句就爬進他的座位裏去了。接着蔣夫人給他們各人一隻

小包。

「你們的中飯，」她告訴他們。

直到他看見鄧尼·麥哥克一面駕駛飛機，一面騰出一隻手來吃東西的時候，他才覺察到已經是正午了。於是他打開了他的小包。麵包夾着火腿，一塊奶油洋點心，和一只蘋果——他從來沒有吃過這樣的午餐，但在高空的寒冷的新鮮空氣裏，這是很適合的。麥哥克轉過身來，向他點着頭大聲的嚷了些什麼，但是這些話在他還沒有聽到之前早被風撕成粉碎了。而他也把頭點着，好像真聽到了似的。他心裏想着，這美國人爲什麼要在這裏給一個中國將軍開飛機呢？不過他在村木商行裏早就聽慣了人家說，誰也不能了解美國人的。

就這樣他一直坐到黃昏，最後飛機攢出了雲堆，投進一個山谷，於是降落在一個村莊附近的一片空地上。飛機立刻被一羣兵士包圍了。接着又來了許多呆看着的，推推擠擠的村人和小孩子們。麥哥克就跳出了飛機，以璠跟着他爬出了座位。

「我們在這裏睡一夜明天清早動身，午後就到那邊了，」麥哥克說。接着他用一種最愉快的聲音說，「喂，告訴這些灰色動物，這是他們的『頭子』的飛機，誰敢碰它一下，我就揍死它！對嗎？教他們看住那些小鬼。」他把飛機鎖得緊緊的，以璠就翻譯他的話給那些兵，「這是委員長的飛機，有公事，今天晚上你們要負責守好。」

「是！」他們叫了一聲，敬一個禮，當以璠跟着麥哥克走開的時候，只聽見他們對那些吃驚的羣衆吼着，「把手指碰它一下試試看，龜子龜孫！操你媽的！對它吹一口氣試試看！」

「我想它是不要緊了，」麥哥克說，露出牙齒笑着。「噓，不過我可累壞啦！而且今天晚上只有木板床睡，」他咕嚕着，「也只有粗麵包吃。倒霉！假使虱子不太多的話，我想我倒是什麼上面都好睡的。」

以璠沒有回答。他想微笑一下，但是他有點抱愧不安，好像那地方只有一個太蹩腳的客棧是他的罪過。

「到過美國嗎？」麥哥克突然地問。他們正並肩走着。從他們腳下，乾燥的，鹼性的灰塵一陣陣飛揚起來，衝進了他們的鼻孔。

「沒有，從來沒有到過，」以璠說，又猶疑地加上一句：「美國一定是一個很快樂的國家吧。」
「天堂，」麥哥克熱烈地說，對以璠露齒大笑。「但是見鬼的，我在那裏就住，我也不知道是什麼道理。我每次回去就想出來。我真是最倒霉的——」

他們笑着，走進了繞着村子的土圍子的深而冷的門。他們後面緊跟着一羣呆看的孩子和閒人。麥哥克好像已經看慣了這種事。他大步走進客棧，一直走到院子裏。老闆急忙跳出來接他，愉快地說着些什麼，而且一把拉住他的手，上上下下地搖着。

「喂，你這老光棍，」麥哥克招呼他。接着轉向以璠說，「每次他向我伊伊呀呀說些什麼，我一個字也不懂，但是我教了他握手，像白種人那樣。這使我在這裏過夜的時候，感到親切和舒服一點。」

對以璠，那客棧老闆儘是一次一次地鞠躬。

「請進來，大人，進來喝點茶，洗把臉，休息休息。」

他看着以璠好像有點羞縮。

「這個白種人，」隔了一會他對以璠說，那是他親自捧着茶給以璠，而麥哥克正在隔壁房間裏的時候，「他自然是有點——」他點點頭，嘆了一口氣，「但是我覺得他有趣——一直覺得他有趣。」

「心是好的，」以璠回答，並不想笑。

「呵自然，他的心是很好的，」老闆贊同地說。以璠塞了一把錢在他手裏，他立刻着急起來，向門口那些擁擠着的人趕去，他們正站在那裏呆看着他們。

「滾——滾！」他嚷着，「不也是人嗎？你們人也沒有看見過嗎？」

擁着的人向後退了，他砰砰地把那粗木板做的門關上，閃了起來。

「請你原諒他們，大人，」他對以璠說，「他們喜歡看外國人。你是哪一國來的，先生？」

『我是中國人呵，』以璠吃驚地說。

『真的嗎，先生？』這老頭子叫他的皺臉因為驚奇而牽動着。『唉，我怎麼會知道呢——你的衣服——』

『許多中國人都穿西裝的，』以璠說。他心裏感到了一些不舒服。

『不過你說的話——』這老頭兒說。

『我說的是中國話，不是嗎？』以璠問。

『唔，你說的話我是懂的，但是你的字眼都說得不大對，』老頭兒回答。但是他怕得罪了這個好主顧，於是很快地接着說，『不過我知道中國人多得很，並不都是一樣——有高的也有矮的——我在這裏開這客棧已經四十年了。那麼，先生，你吃葷不吃的話，我也有好的素菜。』

『吃葷的，』以璠簡短地回答，他還是有點生氣。

他生氣了一陣，因為有苦沒處訴。『我們中國人——』那老頭兒侍候他吃晚飯的時候又說，『我們中國人是不像白種人那樣特別的。你說你是中國人的時候，先生，我告訴你，我真的放了心啦。你看那個白種人——』他又把頭一點，指着麥哥克的紅頭——『他的菜差了一點他就要發脾氣，所以我一定要揀好的給他，他像個小把戲，我還得給他另外加一條褥子在床上，而且假使有一兩個小虫的話，他就拚命地鬧起來，這種事我們中國人是一點也不在意的，小虫不

也有牠們的性命嗎？我問他。但是他一點也不懂我的話。」

真的，菜很壞，而那擱在兩堆乾土上的板床也很硬，在夜裏，以璠覺得有些東西在他身上爬着。他跳了起來，把全身搖着抖着，幾乎要叫喚了出來。隨後他點起一盞油燈，又睡了下去。

「我們中國人——那老頭兒是這樣說過的。」

但是這一夜到底過去了，他們又升在空中向着西北飛去了。現在他們是飛行在綿延不絕的，禿頂的土色的山上。下面公路像一條條的槽，深陷在地上，前面一股迷霧籠罩着。這迷霧變幻成森林和河流，使以璠有好幾個鐘頭簡直把它們當成了真的。他們今天的午餐是些冷的，夾了大蒜的花卷，是他們從那客棧裏買了塞在口袋裏帶來的——這和蔣夫人給他們的，包在清潔的白紙裏的洋麵包是大不相同了。花卷黑而且硬，大蒜的味道又使人難受。但是這東西能夠熬餓。

隨後，在下午已經過了一半的時候，麥哥克突然煞住了引擎，於是飛機傾斜地向地面降落了。

「到了！他嚶。」

以璠向下面一望，一座村落，四面圍着方形的垣牆，好像一座房子孤立在一片平原上。在村

子外面是田野，在裏面，那些房屋的院子裏長的樹，稠密地低低地散佈着。飛機降落了。那些在田野裏的，穿着藍布衣服的農民，放下了鋤頭。一面嚷着，一面跑着來接他們。

『你到了赤黨的勢力範圍之內了，』麥哥克對他嚷，露了牙齒一笑。『他們也是和任何人一樣，』他說。飛機在地上平穩地滑着。『事實是，我很喜歡他們。你現在要去見的人是個大腳色。夫人叫我領你一直去見他。來吧！』

他們爬出了飛機，又是他跟着麥哥克走。

他是完全相信恩瀾一定是死掉了的。他老是當他是個死人來紀念他。所以，他怎麼能夠相信他現在所看見的呢？他們走進了這村子的圍牆門，而在這門口，就是一座房屋，裏面是一個院子，滿是興高彩烈地笑着的人。他們走了進去，走進了一間沒有地板的，四面是簡陋的土牆的房間。那裏面一張沒油漆過的桌子旁邊，坐着一個人。他抬頭向他們一看。他是恩瀾。以璠和他互相盯着，懷疑着。他們隔絕了十年——不僅十年的時間，還有別的。但是，他是恩瀾，以璠一眼看見就知道了。

『這姓吳的帶來我們領袖的一封信，』麥哥克在說着。『我是平安地到了這裏啦，我是很高興的。我並沒有告訴你，吳，我帶了這些東西。』——他從口袋裏拉出兩把手鎗來——『命令』

是，誰要麻煩我們，就開鎗。但是昨天晚上我們找到了好地方。我是認得那老光棍的。」
但是他們却不在聽他。他們在互相盯着。

「不是你吧，以璠，」恩瀾慢慢地說。

「是我，」以璠回答，「但是我怎麼能夠相信是你呢？」

他們靠近了，互相撫着肩膀和手臂，互相握着手——是的，這是恩瀾的手，只是比從前更大，更粗，更強了一點。

「你一直在什麼地方？」恩瀾問。我從來沒有聽到你一點消息。牡丹跑到我們開會的地方來，但是那時候你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我們等你到不能再等的時候，每一秒鐘都盼望着你。」

「啊你們是互相認識的，我想，」麥哥克插嘴說。「我想我還是去料理料理飛機吧。假使明天早上我們動身回去，就得去把飛機洗擦洗擦，整理整理了。」

他們看也不看他，聽也不聽他。

「牡丹！」以璠跟着恩瀾說，驚訝得發呆了。「她到哪裏去了？」

「她在這裏，」恩瀾說，「坐下來。我們怎麼能夠把一切都說清楚呢？」

他拍了拍手掌，一個穿着卡其布制服的孩子走進來了。

「叫裏面的那個人出來，」他對孩子說。

『是不是——你們——』以璠結舌地說。

『結婚嗎？』恩瀾說。『十年了！』

『十年了——你們兩人一直在一起嗎？那爲什麼不寫信給我呢？』

『寫的——署的假名字，我們以爲你會知道是我們。』

『但是我從來沒有接到過！』以璠喊。

『是寄到你家裏去的，』恩瀾說。

『我想是我的父親怕把這些信給我看見，』以璠想了一下說。是的，他的父親當然明白這些信是危險的呵！

『但是你——你爲什麼不寫信給我們呢？』恩瀾問。

『我當你死了，』以璠說。『而牡丹，我怎麼知道她在什麼地方呢？』

他們又互相盯着看了，猜懷着，考量着，想透過他們現在的樣子，看出當初還是孩子時代的，情景。以璠想，『我能夠告訴他關於玉子的事嗎？』

『你怎樣呢？』恩瀾問。『你結了婚沒有——有兒子沒有？』

『有的，』以璠說。他很想告訴恩瀾一切，次郎是怎樣聰明，而元治郎又是怎樣——但是不行，還是不說到玉子好，還是保守她的祕密好。』

『是的，我有了兩個兒子，』他簡單地說。

隨後他聽見一陣跑着的急速的腳步聲，他知道是牡丹在奔進來了。但是，是不是牡丹呢？這瘦長的女子穿着男式的制服，短髮上帶着一頂軍帽，嘴唇上沒有胭脂櫻色的臉上沒有粉，沒有一點香水味道——而她的手捉住他的手，是這樣的粗硬而堅實，這不是從前那抖得像隻小鳥似的牡丹的手呵！

『以璠——以璠——以璠，』她叫着。她推開她的軍帽，讓它掉在地上，他看出她真的是牡丹。但是她已經不是他所知道的，那美麗的，愛鬱的，任性的女孩子了。這個牡丹是恩瀾的妻子。以璠坐了下來。

『我的腿在抖着，』他告訴他們。『我不能立刻了解這種事情。』

他現在覺悟到，他過去像是一直睡着似的。這許多年來，一方面他和玉子過着一種生活，而另一方面，他從前那種他認為已經打破而且完結了的生活，却是這樣進行着！

『你們怎麼會結合的？』他問。『牡丹，你怎麼向我假裝你討厭所謂革命者呢？』

『我不討厭他！』牡丹把她的美麗的下巴向恩瀾一指。她的大的，杏子形的眼睛顯出一些羞澀。以璠看着這一對眼睛，他覺得它們是一點也沒改變的。

『但是你並不知道他！』以璠說。『你只見過他一次！』

恩瀾突然哈哈大笑起來，而牡丹的臉變成粉紅色了。『我在看見他之前，就知道他一點了，她自白了。』

『說下去，』恩瀾叫她。『把你的花頭都講出來吧！』

『唔，我有一天在收拾你的抽屜的時候——』牡丹慢吞吞地說。

『後來我這抽屜裏就少掉一些東西，』以璠說，他也笑起來了。

『她發現了我的故事，這是我自己寫的——你記得嗎，以璠？』恩瀾叫。『她偷去看了——』

從此她就注意我了。』

牡丹在一隻椅子邊上坐下了。她正咬着她的紅嘴唇的邊。

『收拾你的抽屜是我的職務呀，以璠。』她假裝着正經的神氣，而眼光裏充滿着笑意。

『呵，當然的，』以璠同意她。

他們都大笑着。隨後他忽然記起他爲什麼會跑到這裏的原因。他告訴了恩瀾。老蔣拆散了我們，又使我們相聚！我可是他打發我帶這信來的。你得把它交給那兩位中間的一個。』

他從裏面的口袋裏抽出那信，交給了恩瀾。

『我本來正等着這封信——但是沒有想到是你送來，』恩瀾回答。『我不能耽擱了，他們都等着這信。你在這裏等一等我吧。』

他拿着信走了。

以璠和牡丹兩人留着，他看看她，她也看看他，隔了一會，她開始問起他的父母和祖父母來，他告訴了她，隨後輕描淡寫地把珂結了婚的消息當做簡單的家庭瑣事似的告訴了她，只是沒有說到是白種女子。他爲什麼要說呢？同時，他的本能使他也沒有說到玉子。

她靜聽着這一切，他覺得她在聽着這些的時候，她的臉變得更像從前的了，雖然，十年的光陰所造成的改變，對於她比恩瀾是更大更深刻的。

隨後，不多一會，恩瀾回來了。他的全部表情都是莊嚴的，但也還是活潑的，他用嚴肅的聲音對牡丹說，『我說要發生的事到底發生了。老蔣需要團結。』

她愉快地叫了一聲。以璠看出這兩人之間，除了戀愛之外還有別的東西。

『呃，我告訴你，牡丹，他是一個偉人——是的，他是對的。』恩瀾說。『那麼，我要告訴我的兵士們——他們是不會馬上就了解的。我們各人向各人的部隊解釋。必需開一個會了。我要使他們了解。』

他看着牡丹，徵求她的同意和贊許。她點了點頭。

『要我去通知他們敲鑼開會嗎？』她問。

『好的，通知他們。』恩瀾說。『不等一等——你告訴他們在半個鐘頭之後開會。』以璠得休

息一下。而我也得一個人靜下來想一會兒。」

『他還是那樣，他要把所要講的預先都寫了下來。』牡丹加以解釋地說。

以璠坐在那大操場的乾而硬的地上。牡丹坐在他旁邊。在他們周圍，亂七八糟地，隨意地坐了許多男人女人，都是青年。北方的猛烈的耀眼的陽光，照着那些櫻色的，炙焦的臉，他們誰是男的誰是女的，是很難分辨的。這些臉都仰着在聽恩瀾。恩瀾就站在他的旁邊。他一伸手就可以蹣到他。他奇怪地感覺到好像回到了他的童年時代。但是在那時候，恩瀾的聽衆只有二十來人的樣子，而現在却是幾百了。他怎麼造成這樣的呢？他當做他死了，但是他却正在建造着這個——他的國家，雖然在不斷的鬥爭，但是他仍然強健地活着。領導着這些人。他就是這樣生活過來的。在沉寂的空氣裏，恩瀾的聲音清清楚楚地在說着：

『我們曾經怎麼做過，你們是知道的。六年以前，我們就宣佈了對日作戰。他們取笑我們。三年之後，我們開始了長征。我們走破了腳，受着餓，而且死了許多同伴。但是即使那個時候，我們也沒有忘掉我們真正的敵人。當然蔣介石曾經壓迫我們，追逐我們幾千哩路，但是我們知道有一個敵人比他更大。』他提高了他的聲音。『我們的敵人就是日本，它在那時候就進攻着我們人民了。』

他停了一下，羣衆裏面發出了一陣低低的聲浪。他用一種以璠所熟悉的姿勢舉起了一隻手，這種姿勢曾經怎樣打動他的深心，以璠是記得清清楚楚的。

『我告訴你們的，你們都知道的。不久以前，蔣介石被劫持在西安，他是在我們手裏。』
恩瀾伸出他的強健的，粗糙的手，撮成一隻杯子的形狀。

『我們可以結果他——像這樣。』他捏攏了他的手指。『那麼蔣介石就完結了。他曾經狠命地打我們，打了許多年，但是他落在我們手裏。』他又張開他的手指，同時把眼光盯在上面。全場靜得沒有一點聲音。他們屏住了呼吸，凝視着恩瀾。他把眼睛從手掌移開，繼續說：『你們中間有些人曾經說，「殺了他——殺了他！」假使你們的領導者聽了你們的話——！他的大姆指攤了開來——！』他老早死掉了。但是我們拿定主意不被你們動搖，於是你們就怪我們了。你們狠狠地怪我們，因為他活着，而且安全地回了南京。你們中間有些人現在還氣我們，因為他現在還是活着。』

他放下了手，把他們鬆鬆地握着。不需要身體的移動，僅僅是他的聲音和字眼就足以使羣衆沉靜和服從他，這是恩瀾特有的力量。以璠感覺到這種力量，他知道這是他從前就有的，不過現在是無限地深刻了，而且更完成了。

『但是，我們記得誰是真正的敵人。真正的敵人不是他。所以那時候，我們對你們說，他能夠

「這樣頑強地，一年又一年地反對我們，也能夠這樣頑強地反對我們的敵人。」我們問他，「你抗日不抗日？」他說，「抗日到死。」所以我們就放了他。」

現在，他們漸漸知道要發生什麼事了。他們知道，恩瀾正在用高漲的，驚人的偉力要求他們犧牲。他的眼睛開始燃燒起來，他的聲音變得更深沉，他的身體挺得更直了。他們的眼睛死盯住他。

「在今天他是唯一的能夠領導我們抗戰的人。沒有別人能夠。」

但是他們激動了。『你領導你！你！』羣衆裏面，這裏那裏都發出了這樣的呼聲。但是恩瀾打消了這聲音。

『不，我不能！我是共產黨。我們民族還不會受共產黨的領導！而且日本又好把這事做侵略的藉口了——「中國是赤化的」，他們已經在說了！不行，我們要有利於我們國家，却不是要有利於敵人。』

他們靜了下來。他所說的是真情。那麼他接着要說的是些什麼呢？

『只有這一個人能夠解救我們大家，』他說。『他好像是我们的敵人，其實不是的。假使我們改用他的旗號——不是他跟我们，是我們跟他——那敵人還有什麼話說呢？全世界都會知道我們是統一的，在一致抗戰了！』

以瑤凝視着恩瀾，心裏感動得幾乎流淚了。這個人，這個偉大的人——在要求他的羣衆作這至上的自我犧牲——他教他們服從那曾經那樣殘害他們的人，向他們提出這樣大的要求，只有恩瀾能夠做到！

『忘掉你們自己！』他命令他們。『祇要記住你們是中國人！』
沒有一點聲音，沒有一句話！牡丹在他身邊用手指抹平地上的泥土，劃了兩個字——『中國。』

『願意的舉起右手來！』恩瀾命令他們。
他們的右手都舉了出來——幾百隻手。

『不願意的舉手！』恩瀾又說。他的閃光的眼睛射着他們。

沒有一隻手。他低下頭走開了，而羣衆，慢慢地，好像才從夢中醒來似的，開始掙扎着立了起來，有些走了，有些站着談論。

事情已經結束了。他們做了恩瀾所要他們做的。以瑤看着他大步地穿過院子向自己的房間走去。牡丹很快地站起來跟着他。

『在這樣的事情之後，他總是要疲倦一會兒的，』她低聲地說。『他用掉了一些東西。』她急忙走向院裏那裏去了。

隔了一會，以璠走到停着飛機的場上，麥哥克正在給飛機加油。剛才的情景仍然在他腦子裏盤旋，像一個清清楚楚的夢。假使他再站在蔣的面前，他一定要說，『讓我回去吧。』是的，他一定要回來的。恩瀾在這裏所做的工作，正是他從前所要做做的。

『我們什麼時候走？』他問麥哥克。

『早上四點鐘，』麥哥克回答。他向那些散會的羣衆點一點頭。『他成功了嗎？』

『是的，』以璠說。

『偉大的傢伙，』麥哥克說。『幾乎像我們的大領袖那麼偉大——不過還差一點兒。所以我跟那頂大的。』

『那麼，四點鐘的時候我來，』最後以璠這樣說，不知道還有什麼別的話可以回答他。是的，他要向蔣說，『那裏是我為你效力的最好的地方。』他要趕快。假使蔣允許的話，五天之內他可以回來了。

『行，』麥哥克回答他，開始擦起飛機翅膀來，一面從牙齒縫裏吹着口哨。

有些時候，除了他現在過的這種生活之外，一切都好像是假的，好像過去這許多年他都不過是在做夢。這種生活使他成幾天，成幾個禮拜也不想到王子或是孩子們，好像他一向就是和

恩瀾在一起這樣工作着的，好像他們兩人是被同一的頭腦所驅使的一隻手。一天又一天。他們所談的沒有別的，只是他們正進行着的這抗戰的計劃。他們的軍隊是一個韌性的，永遠不疲倦的機器。他們日夜地運轉它。他們幾個人做了這機器的心臟。在恩瀾之下，除了他還有另外兩個人，他們的歷史以璠並不熟悉，但是他們的頭腦他像知道自己的頭腦一樣地知道他們。

他們什麼也沒有，但必須就這樣戰鬥着。蔣介石曾經告訴他們，什麼也沒有給他們的。假使他有錢給他們的話，他一定給。但是他自己的軍隊也是差不多『半裝備的』。他必需經常保留相當的錢去買那些軍閥和他們的部隊的忠心。只有少數人他確信他們是不要錢的。

『我必需能夠經常地比日本人出更大的價錢才行。』蔣曾經冷靜地對以璠這樣說，以璠覺得他自己的心在胸膛裏忿怒了。

『當真到了現在這種時候，還有人可以被買來買去嗎？』他大聲地說。他不相信這種事情。但是蔣介石却這樣說，『我知道他們的。他們是不會改變的。我必需好好地利用他們。』

是的，以璠苦惱地想着，也許麥哥克是對的吧。恩瀾沒有蔣介石這麼偉大。但是他總是屬於恩瀾這一面的，所以他才回到他這裏來。

『我們不需要錢，』恩瀾說，隨即又改正了自己的話。『嗯，需要是需要的，不過沒有它也行的。我們曾經沒有錢的打了多年的仗，現在可以繼續從前那樣的幹法。』

是的，以瑤馬上就發現了現在還是用的從前那種避實就虛的遊擊戰的方法。恩瀾的兵沒有一個不知道怎樣用一切拿得到的東西作戰。假使他們有二十架機關鎗，就好像有了一百架似的。假使他們沒有鎗炮，他們就用古式的刀和矛作戰，或是埋伏着投擲梭標甚至石子。他們雖然能夠迅速的，神不知鬼不覺的就殺掉成百的敵人，但是對於消滅一個兩個敵人却也不輕視。他們進行這一切戰鬥的時候，並不是像敵人那樣聚集了大隊，排成某種固定的隊形前進的；他們是分散成極小的單位，這裏一點，那裏一點，各處都有一點，或是躲在樹林裏，或是埋伏在山洞裏，或是混在農民裏種田，手裏拿着鋤頭，而藍布衫下面藏着手鎗和小刀。

恩瀾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叫大家離開他們所駐紮的村子，開拔到敵人防線的附近。他們不是像一個軍隊那樣開拔的，而是今天一些，明天一些分散開來，好像是種田的老百姓回到他們被敵人蹂躪過的家鄉去一樣。

『這些地方，』一天晚上，他們坐在恩瀾的房間裏看地圖的時候，恩瀾凶狠狠地對以瑤說，『我是很熟悉的。』他把手指着一處地方，『你還記得我常常跟你說到我的家鄉的！』

『是的，』以瑤回答，『我記得。』

『就在這裏，』恩瀾說，眼光盯住那地方。『它的名字還在這裏。但是它已經完結了。裏面一個活人也沒有了，房子都毀了，街市變成了焦土。我家裏本來有一個哥哥，也許——但是我不知

道我只知道在通州事件之後，一隊日軍曾經在這裏大屠殺作爲報復。」

他沉默了一會兒，以瑤也不說話。他能說什麼呢？

『我常常想，什麼時候我一定要回去，而且在家鄉辦一個學校，』恩瀾慢吞吞地說。隔了一刻兒他又說，『在他們活着的時候，我一直沒有能夠報答他們給我的好處。但是現在我一定要報答他們了，雖則他們已經死掉。』

牡丹正坐在一只板凳上，披着恩瀾的舊制服。這時候她放下了針線，站起來走到恩瀾身邊，從他手裏把地圖拿開。

『這是你睡覺的時候了，』她說。『你知道你應該早一點睡，你天一亮就要醒的。』他的神情馬上改變了。『我永遠是一個鄉下孩子，』他對以瑤說，微微的一笑。『雞一叫，我就要起來的。』

以瑤看見他們兩人之間的深切的愛情，感到自己的孤獨好像霧一般地罩上了他的全身。幾星期以來，他在這裏生活着，好像從來就是過的這種生活似的。但是，往往他會突然地想起玉子來，好像聽見她的聲音在喚他的名字。在這樣的時候，一次又一次地他總想告訴恩瀾和牡丹關於玉子的事。但是他不能夠。他不能夠確定他們會了解他。恩瀾還是像從前那麼固執。他從前曾經對以瑤說，他不需要他的父親，他現在還是這樣地鐵面無情。他簡單得殘酷。『你，』他會質

問以瑤，『怎麼去愛一個日本女人的？』而以瑤知道，他真愛玉子，而且會永遠愛她，她不是屬於某一國家的，只是屬於他的。

有一次，他想他可以告訴牡丹一個人。這一天，他曾經接到玉子的一封信，這信也是和她給他的一切的信一樣，是由他的父親用機關的名義加封轉寄來的。這封信很長，裏面說了許多他們的孩子們所說所做的事。次郎已經開始上學校了。她給他買了一只棧色的布書包，一身小制服和一頂便帽，打扮得和別的小孩子一樣。『但是在家裏，』她寫着，『我也教育他。我們每天把鮮花供在你的照相前面，我每天向他們講述你是怎樣勇敢，中國這個國家是怎樣美麗，而我們怎樣是屬於中國的——我不是屬於你的嗎，而他們不又屬於我們的嗎？』

是的，自從他走了之後，她就這樣寫過的：『……我們屬於中國——』

他接到這封信的那一天，他被思念她們的苦惱吞沒了。這一天是異常地寂靜。恩瀾曾經下令大家休息，因為他想去襲擊的某處的敵人正在變更位置。以瑤看見在他們所住着的農舍外面，一堵照滿太陽的山牆那裏，牡丹正坐着在做她那經常的縫紉工作。突然她想把玉子的事告訴她。但是一些疑慮又阻止了他。所以他開始這樣說，『牡丹，你從來沒有生過孩子嗎？』

她抬起頭來對她看看。在那明亮的陽光裏，他看出她的細膩的皮膚已經有了一些微微的美麗的皺紋，而她的頭髮，從前曾經用香油抹得又烏又亮的，現在却變成淺黃色而且有點乾枯

了。但是她仍然是美麗的，而且仍然是年青的。牡丹，他想，不會在三十以上吧。

『我有過兩個孩子，』她說。她把眼光落到針線上。『生第二個的時候，我的身體弄壞了——我好像不會再生了。』她繼續做着針線。隨後又說，『我爲什麼不能告訴你呢？你是我的哥哥。第一個——我的兒子——是害痢疾死的。那時候，我們的生活對於一個小孩子實在不是適宜的。我們爲了戰爭不得安定。他的食物和水變換得太多。他是五歲——一直是我帶着的。後來有一天，他突然死掉了。我們把他埋在江西的一處山坡上。離開這裏是這麼遠，我永遠不會再看見他的坟墓了，我想。』她搖搖頭，但是沒有哭。『那個小的，』她繼續說，『是個女孩。在沒有懷孕她之前，我一直認爲我是不會再有孩子的了。你知道，恩瀾是不相信菩薩的，所以我不能做求子的事。後來，在長征的時候，我却懷孕了。』

她停了下來，用牙齒咬斷一根線，又繼續說下去。『嗯，我希望長征能夠在她出世之前結束。但是沒有——我們不斷地爬着那些高山，走着不平的山路，穿過那些荒涼的沙漠。我並沒有生病，但是我必需不斷地走路或是騎馬。這是很不好的。那些路是這樣壞——有的時候，路也沒有啊，我那時候想到你的父親沒有給我纏腳，真是高興！所以這一個孩子生出來的時候很小很瘦——而且是女孩。我們還要繼續前進，那麼怎麼料理她呢？我就把她交給一個很好的農民的妻子，留了一些錢給她，我對她說，我要回來的。』

她低下頭靠近了她的針線。『但是已經三年了……有的時候，究竟那地方在哪裏，我也記不清了，那個女人的樣子，我也記不清了，她的名字，我也只知道是姓王……』

『恩瀾就讓事情這樣嗎？』以璠問。

她抬頭向他一看。『你知道他的，』她簡單地說。

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知道恩瀾的，他也會要求牡丹犧牲一切的。以璠第一次地感到，也許牡丹喜歡有一個家庭，有一座小小的房子，像玉子的那樣，造在一座小山上，而附帶着一個花園。

『你後悔你那時候跟了他嗎？』他問。

她搖搖頭。

『沒有他，我會變成什麼樣了？』她反問似地說。隨後她看一看太陽。『不早了，』她說。她把針小心地包在一塊小布裏，摺疊起來，塞進了她的制服的口袋，扣上了口袋上的鈕扣。

『針在現在是很寶貴的。我從前常常不當心失掉許多針，現在想起來是很可惜的。』她一面說，一面站了起來。『我要去預備他的晚飯了，』她愉快地說。

他看着她走開。她仍然是很動人的，但是這樣地瘦。她不會在這種生活裏安享天年的。但是假使這是恩瀾的生活，她也甘心情願的。不行，他決定，不能告訴她玉子的事，一切東西，假使她認

爲恩瀾應該知道的，她就會告訴他。她會只想到恩瀾。他現在還不能把玉子的事信託她。

在這次戰爭裏，每個人都儘可能在戰鬥着。在中國的任何地方都有軍隊在裝備着，編制着，和由外國教官訓練着。但是在這裏，在這以瑣選定了來過他的生活的地方，却沒有這種事。這種事是這些人所不能忍受的。他們開到很近敵人的地方，這樣的近，不到一天的路程就是淪陷區域了。表面看來，好像司令部也沒有，率領這些散開的隊伍的人也沒有。恩瀾住在一個村莊裏，打扮得像個普通的農民。在他周圍是些別的農民，小商人，砍柴的，作僱工的，和一切這樣的平民百姓。這些人，在任何國家裏都是對戰爭沒有興趣的，他們除掉他們自己的和他們孩子們的吃飯問題之外，什麼都不關心。但是在夜裏，不知從什麼地方來了一隊兇猛狠毒的人偷進了敵人佔領的鎮市，把那些守軍殺個精光，而第二天日軍就搜索附近的鄉村加以蹂躪和報復。但是這些老百姓却一點沒有看見什麼中國軍隊，什麼也不知道。他們用一種孩子的天真的眼光注視着他們的敵人，笑着。

「爲什麼殺你們的是我們呢？」他們每人都這樣說。「我們不管誰統治我們，只要讓我們種我們的田，做我們的生意。我們恨我們的統治者。他們都是壞的，我們被他們捐呀稅呀的弄光了。爲什麼我們要替他們打仗呢？假使你們比他們統治得好，那麼，歡迎！」

於是日本人人面面相覷，搖搖頭走了，他們相信這國家的人民是歡迎他們來，感謝他們，而且需要他們的統治的，於是他們寫了很長的報告給他們的上級軍官。以璠從玉子的信裏知道日本的報紙上也登了這種消息，而她因此很是高興，因為她相信這是戰爭很快就會結束的意思，那時候她就可以帶着孩子們到他身邊來了。

他沒有法子能夠告訴她這個真情——那些好像天真得很的鄉下人就是恩瀾的兵，而且有些還是他自己的，他教育了他們而他們也教育了他。在這個異樣的軍隊裏是無所謂上級或是下級的。假使一個人知道一些東西，他就教那些不知道的。他們吃的是大家一樣，穿的是大家一樣，也沒有誰比誰多有幾個錢。這種生活是他的父親永遠過不來的。但是這種生活既不適合他也不妨害他——和他根本沒有相干。以璠已經不是小孩子了，在那時候他曾經爲了脫離不脫離他的父親的問題苦惱得很厲害。但是現在他是一個大人，他知道不是一切人都可以過着某種相同的生活的。對於一些人，窮苦是甜蜜的，因爲是充滿了自由。但是也有些人却憎恨這樣的自由，他的父親就是這些人之一。

而且，即使他自己，他已經不再認爲恩瀾的路是唯一的了。恩瀾會走着這條路一直到死。他永遠也不會有他自己的家，自己所有的物品，或是承繼他的孩子們。他是這樣的人，假使眼前沒有戰爭的話，他也會製造出戰爭來。在他面前，永遠會有些他發誓要矯正的不滿意的事情。但

是以璠現在發現了他自己並不是這樣的。當他還是一個小孩子跟着他父親過活的時候，他想像這種自由是他的最好的生活。可是，雖然假使他有一些時候不像現在這樣的生活，就會感到不滿足，但他一天天地更確信這一點：他們這樣的做法，要建立整個的國家是不夠的。這些人正在做着他們生就了是適合的工作。但是當戰爭結束之後他們會怎麼樣呢？他們會憎恨一切的統治，像他們今天憎恨他們的敵人一樣。

關於這點，他和恩瀾爭論了許多時候。

「在戰爭結束之後他們會怎麼樣？」恩瀾重複着以璠的問題。「這樣，就像他們現在一樣——他們是簡單，誠實，勇敢的人，我甯願受他們的統治和約束。」

「你說得很好，」以璠狠狠地反駁。「但是你就是他們中間的一個啊。」

「你不是嗎？」恩瀾接口說。

「是的，我現在也是的，」以璠爭辯着，有一點不耐煩了——恩瀾這時漸漸地看出來了——「但是你和我並不能代表一個國家。我們的國家現在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人們的簡單的社會。它是一個偉大的機器，必需知道許多事情來推動它，完成對於人民的服務。」

「我們做得夠好的，不是嗎？」恩瀾叫。「我們有吃，有穿，大家受着公平的待遇。而且我們是自由的。這些就是人們所需要的。」

「但是，並不是一切人都需要這些——」這些話已經到了以瑤的舌頭上，但是他沒有說出。他看出恩瀾生就了是這樣的，他是這樣一種人，不會看到比他自己所信仰的更遠一點的事。恩瀾在青年時代就把這種信仰作爲自己的理想和觀念，以後從來沒有改變過。他一直到現在的全部生命，就消費在使它們實現的努力上。他給自己創造了一種世界，一種國家，他自己認爲是正確的。他一直到死，全部生命都會消耗在完成這同一理想的鬥爭上。

但是以瑤的理想已經改變了。他越是在他們中間生活，越是和恩瀾在一起生活，就越是覺得他改變的正是這種理想，正是對於他的國家的前途的認識。他現在知道了，他是不想被這些人統治的，雖然他們是誠實的人們。他們太簡單，這是不夠的。無疑的，誠實和簡單是根本不大調和的。縱使調和，那是這種誠實太狹隘了。必需使它更廣闊一點。

他開始很多地思索這些問題了。在這次戰爭之後，誰來治理這個國家呢？應該怎樣來建立那時候的法規呢？那些法規是什麼樣子的呢？他覺得恩瀾是決不能成爲那時候的統治者的，因爲他不曾了解這個國家。文明和智慧，秩序和體面，這些也是生活所必需的，但是恩瀾決不會知道……以瑤想到，這的確是玉子把他相當改變了。她曾經教他在一切日常生活上愛護秩序和體面和正當的行爲。在他的一生中，曾經有十年是和她在一起生活的。是的，雖然想起來不免是痛苦的事，但是他的確是在日本消磨了十年的生命啊。他的誠實使他不能不看到，那裏的人民

是比這裏的他的祖國的人民生活得安全一點。他們生活得比較安全，是因為他們生活得有秩序。他不敢向恩瀾說敵人也有若干長處，因為恩瀾會不相信他怎麼能夠一方面忠於祖國，一方面卻又從敵人中間發現出長處來。但是以璠是知道他自己的。他看見祖國的人民實在是太窮，而他們所愛的自由已經不是自由，因為它反而把他們束縛在飢餓和水災和對於匪盜對於搗擾的不法的人們之間的戰爭的恐懼之上——當他看到這些的時候，他知道，他對於祖國的愛並沒有稍減。他想了又想：究竟要到什麼時候自由和安全才能最接近於一致。

他想着這樣的東西，這表示他已經是一個大人了。他現在知道他決不能追隨恩瀾到底了，雖然在從前是完全可能的。追隨他到每天完結，可以的，到這次戰爭完結，也可以的。但是在這以後，那時候必需有另外一個新世界了。這新世界究竟是什麼樣的，他現在不知道，於是他就放棄想得太遠，只想着什麼時候他才能帶着他的妻子和孩子們回家。

在長長的冬季裏，他們在等着春天的來到，在等着麥子和高粱長高了，讓他們可以在白天埋伏襲擊敵人。在這些等待着的日子裏，他就幻想當戰爭結束之後他怎麼帶着玉子和孩子們渡海回國，怎麼建立他們的家庭。他們的家庭安在什麼地方好呢？他想遍了他的廣大的祖國。哦，不錯，北方的陽光，涼爽的夏季和嚴寒而晴朗的冬天——這些對於健康是很有益的。但是還有中部的豐饒和肥美，南方的水果和鮮花。玉子是愛花的。從這樣的國家裏選擇一處他的兒子們

能夠在那裏長得最好的地方，真是不容易的。他想遍了一切他們也許要去生活的好城市：杭州和蘇州、南京和漢口。

但是隨後，敵人開始一個一個的佔領了這些城市。在去年的秋天，上海失守了。他的父親在信上說到絕望的，無用的戰鬥，和多得救護不過來的傷兵。在初冬的時候，蘇州失陷了。而杭州也不是他們的了——這天堂的杭州，他在兒童時代曾經和他父親母親在春秋的假期裏去玩過的。

但是，當敵人佔領了這些地方向內地推進的時候，他一直想着南京是不會被佔領的，因為蔣介石是在那裏，他很得意自己對於這個人的迷信，他和他的父親一樣地糟糕，雖然不相信什麼上帝，但是把蔣介石信仰得和上帝一樣。但是隨後他們聽到南京也失掉了一整天他們手下這些人，什麼事也不能做，只是坐着嘆氣，而且猶疑着是否他們現在應該撤退，恢復到原來的狀態。幸而恩瀾把他們召集了攏來，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聚餐，而且向他們演講，這才重新鼓起了他們的抗敵的勇氣。

『城市對我們有什麼用呢？』當他們吃飽了肉和酒的時候，他對他們大聲地叫，『南京對我們有什麼用呢？一點用處也沒有——它失不不掉，我們只當不知道假使我們現在撤退讓人得了勝利，那麼以後我們不是只好單獨和敵人作戰了嗎？假使我們堅持到底，將來戰勝了敵人，』

那麼天下不就是我們的嗎？」

憑他那光耀的眼睛和深沉的聲調和任何人都能了解的簡單的言語，憑着這些的魔力，恩瀾又把他們拉回來了，他們又繼續戰鬥了。以璠也不抵抗這種魔力，但是他知道當戰爭完終之後，人們不怎麼需要戰爭而需要一步步地建設一個偉大的新國家的時候，這種魔力就要沒有效用。但是，到那時候也許恩瀾自己會對於忍耐和工作厭倦起來，而走到什麼地方去，恢復他的老調頭，發動其他革命的吧。但是現在他有他的用處。

在他這樣的魔力之下，每次有什麼一個城市同它附近的區域被敵人佔領，就是他的人們更堅決地進行他們這種不露面的狠毒的戰爭。他們不大打仗，沒有明顯的勝利或是克服，但是敵人的消耗，正像一個隱秘的傷口，在不斷地流血。什麼也不聽見人說，什麼人也不知道，而報紙上什麼也沒有登載，但是，某一夜駐紮在一個市鎮上的敵人被殺掉論百，另外一夜毀了一座橋，於是半聯隊的人被河吞掉，或是一列火車被破壞了，或是藏在一條路的泥土裏的地雷，在敵人一輛卡車的車輪下面爆炸了，或是敵人一個兵營奇特的火燒起來了，或是一批鎗械被劫，或是一個日兵被奪了鎗死在他站崗的地方，或是一座堤決了口，大水淹沒了敵人。

這種戰事，他們是很知道怎樣作戰的，這些恩瀾部下的兵士是很知道的。以璠認定這是最聰明的作戰方法，因為當他從他父親的來信中讀到了中國的南方軍隊怎樣失敗的情形，他便

感到痛心。他們做了一切被命令着去做的事，他們是這樣地勇敢，他父親的信中這麼說。當他們奉命在廣大戰場上列隊進攻敵人時，他們便進攻，雖則他們是像鐮刀下面被割的麥子一樣，被殺在敵人的機關槍之前。以璠越是想到這一點，他便越是不能忍受，於是他希望將放棄外國人的作戰方法，而恢復他們舊日的方法——恩瀾所熟習了的方法。

有一天，他父親第一次地寫了信，彷彿他是對結果很悲觀似的。「我們的軍隊，別的什麼都沒有，勇氣却是夠的。他們是空着一隻手似的上戰場，他們只帶着間歇射擊的小手槍，去跟機關槍對抗。我們全部優秀的青年兵士都完了。我們對於這樣的大屠殺，是來不及訓練出來補充的啊。」

他帶了他父親的信，到恩瀾那兒去給他看，並且問他，「你可要會見一下蔣，跟他說明作戰方法問題，勸諫他一下呢？」

他們談了很多時的話。恩瀾當初表示不願去謁蔣，因為他怕還有人要殺害他。

「你爲什麼不代替我去走走呢？」他質問以璠。「你總是只顧自己的安全，你畢竟是銀行家的少爺！」

「蔣是不會相信我的，」以璠沉着地回答，把恩瀾對他父親的暗諷完全置之不顧，「可是他很知道你是什麼一種人啊！」

恩瀾笑着，讓步了，以璠打了個電報給他父親，叫麥哥克來帶恩瀾去。他們齊聲地發了一陣笑聲，突然的，生平從不畏懼什麼的恩瀾，這時候倒也怕搭飛機了，可是以璠的笑聲驅迫着他，他就此去了。以璠看着飛機升空而去，在空中消隱了。那兩個會見——他這樣想——該是何等壯大的事！

以璠的想頭是正確的。當恩瀾在不多日子後回來時——他毫不耽擱地回來時，嚷着說，他再也不能多耽擱一個鐘頭了——蔣到處宣佈，從今以後，中國軍隊將不再依照他們所不熟悉的西方的方法作戰，而只是依照中國的舊法了。敵人進，他們便退。敵人退，他們便進。敵人不意之間，他們便突擊。他們永遠不再像西方軍隊作戰那樣地跟敵人相見於大決鬥之中。

當這個宣言發表時，每個中國人的精神似乎重振起來了。如果這次戰事能夠照他們所知道的戰法打下去，他們便會獲得勝利。以璠想，現在可以少一些無謂的犧牲了，於是也很引為自慰。他更嚴正地想到，在將來，他們的軍隊必須跟世界上任何軍隊去匹敵。無論在陸軍，海軍，二千萬隻水陸用的飛機方面。可是現在，他們必須努力設法救自己才行。

因為用着他們的戰法，他和恩瀾差不多沒有損失過多少兵士。如果一個人損失了他的性命，就得算作一個過失，就是說，那是不該損失的一種蠢笨。而他們沉着地，謀算着每天所殺死的敵人的性命。

現在，恩瀾和以璠之間的和諧，逐漸地成爲不可能的事了，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尤其是當麥子和高梁長高起來而形成青紗帳，兵士們每天從事戰爭的時候，和平更不可得了。他們殺死了敵人的時候，以璠並不說什麼，他們只是把俘虜帶回去——關於這事，恩瀾和以璠的意見是對立的。以璠對於這事也有他自己的解決方法，因爲他的出身不同於恩瀾，而恩瀾也必須保持些他所由出身的階級觀點。看上去，恩瀾永遠不能忘記他的貧苦的兒童時代和他目覩過的饑饉以及他親歷過的艱辛。他主張人類應該替他所受的一切苦難負責，雖然他是忠誠地愛他自己的階級，他是恨那些不跟他一樣的人，乃至不跟他同階級的人。如果一個人不是窮苦的，他就恨他，而且預備殺他。在他看來，每個日本人倒還比這種人差一些。

然而以璠是嬌養長大的，他又沒有什麼巨大的創傷在他的記憶裏。凡他曾經認爲傷心的一切舊事，如今似乎已經渺小起來。他在兒童時代曾經憎恨過他的祖母。然而當她在今年二月間去世，她的遺骸埋入棺木中而暫厝在一個寺院，以待和平時期到來的時候，（因爲現在還不是大出殯的時期）以璠對於她平素愛吸的鴉片的氣味的惡感，對於她給他的最深的柔情和寵愛，對於她的常常誘他自己不生氣等等的回憶，都記不起來，因而引爲驚異。

這也就是他和恩瀾之間的另一不同之處，雖則他們是一天一天的在這種密切的關係中

一起生活着。他們對於殺俘虜的問題就有了不同的意見。有時候，這就差不多變成了公開的爭論，然後牡丹便必須插在二人之間，責備他們，並且解釋給彼此聽。

『你恩瀾，頭腦太固執了！你真是像牛一樣地固執。同時，璠，你也是固執的，可是你真像一隻剛愎的駿馬一樣地固執，你是被飼養得太考究，而除了金馬轡以外，別的東西便什麼都不知道。如今，牛啊，你可不要求馬變牛了，而且，馬啊，你也得記住對方却是牛啊！』

可是關於這事，即使牡丹也無法使他們笑，或是贊同。

當璠到來的時候，恩瀾部下的兵士都有着一種習慣，就是把他們的俘虜悉數殺死，除了極少數以外——他們想，有幾個俘虜，看來像是最奇怪的，有的是年青，而使人麻煩的，不肯屈服的，有的是爲了某些理由，似乎喜歡速死的。很多時候，他們把這些俘虜帶回去，隨後用緩慢的取樂的方式，把他們處死。第一步，先把他們鎖住在籠子裏，或者用鐵練子鎖住在樹枝上，任何人只要高興，都可以走來，看看他們，隨便污辱他們身上，又用乾草製成的叉子去刺他們，或是用火把去燒他們的手指或腳趾，或是用其他差不多的東西來取悅於那些擺佈敵人的人們。

終於有一天，璠惡狠狠地去找恩瀾談話了。

『是你允許這些勾當的嗎？』他盤問。

『什麼？』恩瀾回答。他坐在一個房間內，在地圖上研究一條路徑，以便他們實行夜襲的計

劉。

『你瞧瞧門外面吧！』以璠喊着。恩瀾站起身來，走近那開着的門口，向外面望過去。

『有什麼呢？』他問。

『你難道不看見嗎？』以璠惡狠狠地問。

『不，我不看見什麼，』恩瀾深思熟慮地說，『要不是你在指那些玩耍的兵士！』

『你說這是玩耍嗎？』以璠喊着說。

正在那時，一個兵士剛從笑聲雜沓的人羣中走出來，用他的大拇指挖那被鐵練子縛着的俘虜的眼睛，眼睛也就裂開而且流出了。那俘虜尖叫了一下。接着，他咬咬嘴唇，默無聲息了。可是冷汗却在明淨的空氣中閃閃爍爍地直從他的面部淌下來。

『你決不能把這些弟兄們的一切都加以否認啊，』恩瀾一邊瞧着，一邊冷淡地說着。『試想其他的友軍當他們勝利時，得到的是多少東西啊——特殊的食品，餉銀，酒，一切的戰利品！可是我們的弟兄們却每天在犧牲自己的性命，而吃的還只是跟以前一樣可憐的東西，也沒有錢犒賞他們，更沒有什麼戰利品。他們是單純的——他們必須有些什麼東西才好啊。』

『這真是再卑劣不過的玩耍啊！』以璠反辯着。『這是野蠻人的玩耍吧！』

『唔，就算他們是野蠻人得了，』恩瀾用很理智的聲調回答。當他瞧着以璠的時候，他的灼

爍的眼睛便變得堅毅了一些。『你倒還是個夢想家吧，以璠？你還是相信着窮人總比富人好吧？我固然憎恨富人，可是窮人也不見得都是菩薩啊。他們只是孩子吧了。至少他們幹的事都是公開地幹的啊。』

以璠咕嚕着，走進了房間，把他的手臂斜倚着牆上，掩住了他的面孔。他感到了慘痛。

『你太偏執了，』恩瀾過了一晌告訴他，而且是夠善意的。『你也得像我一樣心腸要硬一些。我小時候殺過豬，在荒年時候，也幫我爸爸殺過牛來充饑，我也見過我媽媽把自己親生的女孩子殺掉過。而且我又在土匪和土匪工作中長大起來。我見過割鼻子，挖眼睛，切耳朵，剝背皮，就我所能記憶的而說，死一個人是不算什麼一回事的。我爲什麼一定要顧惜日本人呢？』

以璠挺了挺身子，抹了抹臉，坐下來。『這倒不僅僅是因爲日本人也是人，』他說。『而是說我不好意思去看中國人做這類的勾當啊。』

『你難道忘了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嗎？』恩瀾忿忿地反問。『我們現在的復仇行爲還不算復仇呢！』

『我知道。我也不原諒他們，』以璠頑硬地說。『但是我要說，如果日本人那樣幹，就不關我的事——可是如果我們中國人也這樣幹，那就關我的事了……』

『哦，你是愛國份子！』恩瀾插口說。『哦，多麼愛國的愛國份子！以璠，你真是笨瓜。我老實說，

等到你看透了我所——」

「我越是看得透，我便越是恨得透！」以璠暴躁地說。

「那麼，你最好還是到另外的地方去，到看不見這些事的地方去，」恩瀾表示着。「也許你可以去參加日本的王道工作，做一個傀儡長官——」

以璠一聽到恩瀾說這句話，他立刻感覺到怒潮湧起，使他跳了起來。這一跳，就撲了過去，撲到恩瀾身上，這時，恩瀾並有所準備的，便跌倒在地板上，壓在以璠的身子底下。他們互扭着。彷彿他們還是兩個孩子而不是大人似的。兩個人各自用雙手抓住了對方的頭髮，拚命地拉來扯去，就在這當兒，他倆打架的事，被牡丹發覺了。她本是睡在另一個房間內的，這時被他們的吵鬧聲驚醒了，於是奔到他們身邊，一邊號叫，一邊拖拉，一邊責罵。

「哦，無恥，哦，以璠啊，你怎麼可以——恩瀾啊，你這傻——」然後她張開了她的嘴巴，咬了一下恩瀾的手，又咬了一下以璠的手，把他們拆開了。他們爬起身來，含着痛，撫摩着他們的手。

「我出血了，」恩瀾責罵着牡丹。

「你是活該出血的，」牡丹回答他。

以璠掏出手帕，把他自己的出血的手包紮好，一句話也沒說。

「現在我倒要問一問：你們打架是爲的什麼？」牡丹盤問了。

恩瀾突然地大笑起來。

『我叫了他一聲愛國份子，他就撲上來打我！』

『不會是那樣的，喂，恩瀾，照實說吧！』她喊着說。『以璠不會傻到那樣的。』

『是爲了俘虜的事，』以璠突然說。

『什麼俘虜？』牡丹問。

他們張望了一下，可是那俘虜當他們爭論的時候已被帶走了。

『他是已經死了，』以璠突然地說。

『那麼爲什麼爲他爭論呢？』牡丹催問着他們。

『到明天還要爭論呢，』以璠說。

『以璠是要把俘虜們都和平地殺死就得了，』恩瀾插口說。『我的意思以爲兵士們在他們困苦的生活中必須要有一些尋開心的玩意兒。』

『我以爲，』以璠答辯着，『我們應該有些更好的東西教育他們才行。』

他瞧着牡丹。『恩瀾說我心腸太軟，』他說。『可是你也是我爸爸屋子裏的一個孩子。你以爲我對不對呢？』

他想，他不管她是怎麼說。他知道他自己是對的。

『可是牡丹是一個奴婢，恩瀾尖聲地說。『一個奴婢在富人家裏是受苦的——』

『不錯，不過以璠還是對的，牡丹慢吞吞地說。『對我們的兵士，這是不好的，恩瀾。我了解你的意思。有時候，當他的祖母常常——拿煙槍燙我的時候——』她向以璠瞟了一眼，面上浮起紅暈，平靜地往下說——『我記得我心裏老是對她說，『兇暴的，殘忍的而且鄙劣的正是你自己——』這決不是我。我不過是手臂上有一塊痛肉，而你已經成爲暴徒了！』

『她曾經這樣對待你嗎？』以璠輕聲地問。她捲起她的袖子，在她的瘦削的上手臂上他看見不少深而圓的疤，是許多疤併在一起的。

『你從沒有告訴過我，』他輕輕地說。

『我不能告訴——任何人，』她感傷地說。『我不知道爲什麼——除非是，這彷彿使我已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奴婢，所以我把它隱藏起來了。』

『你應該早告訴我，』以璠說。他突然地憤怒得要哭起來了。『我痛恨任何的酷刑！』

『我也是這樣，』牡丹簡單地說。她放下她的袖子面向着恩瀾。『以璠是對的，』她告訴他。『或許他是對的，』恩瀾表示了同意。但要從恩瀾的臉色上表示出他的內心是如何樣的，馴順未必是不可能的。

然而從那天以後，以璠至少是不再看到那樣的酷刑了。

這件事不久以後，以珩開始完成了一個在他的腦海中考慮得已經很久的計劃。這是在幾個月之前早已開始了的，當時他曾經想像着，如果他有一天帶領了他的部下去實行襲擊，在他必須殺戮的或者是看到被慘殺的那些人之中的一個是他的妻弟文治的時候，他將怎樣處置呢？這念頭襲上他的心頭，他立刻把它遏制了。這是不大會有的機會，他想這是不會有的機會。

然而這裏還是有着充分的機會留給他的，因此他無論在青紗帳裏面張望那在他隱身的路上的日軍，或是突然從一扇開着的門內張望那驚慌的日軍，他總是迅疾地首先注意有沒有文治的面貌。不，他向來不從背後開殺一個人，他惟恐這人是文治，如果他不曾看到那人的面孔，而這人打算逃走了，他就讓他逃……可是他終究不會聽到文治的消息。玉子即使自己是知道的，她也從不告訴他文治現在是在什麼地方。她信上只寫着他還活着而且很健康，他的小兒子已經會走路了，文治的女人希望有第二個兒子。然而誰知道什麼時候會有呢？這次的戰爭雖然大家都要把它早日結束，可是這終究是遙遙無期的……祇要他聽到文治還活着的消息，以珩就害怕。

他自然知道，要是文治是他的俘虜中間的一個，他將怎樣辦理。他會設法幫助他逃掉。當他第一次想到這件事情的時候，他早已決定好了，所以如果一旦發生這事情，他已經有準備了。不

過首先他還得要告訴文治，向他講明關於這次戰事的罪惡是由於他的同胞來侵略以璠的同胞所造成的。因為以璠曾經跟許多俘虜談過話，現在他知道他們是從沒有人告訴過他們為什麼要離鄉背井而這樣地成千成百的犧牲在異邦。同時他常常從許多日軍屍體的衣裳裏發現信件等等，他讀這些信和日記，他可以知道他們在未死之前的一些思想和感覺。他們差不多說的是同樣的話，什麼這是正義的而又是必需的戰爭啦，他們參加作戰是為了保衛自己的家鄉跟他們的祖國啦。以璠很想告訴他們，『我們並不要侵佔你們的國家，你們更用不着爲了我們而需要保衛你們自己，你們究竟爲着什麼而犧牲呢？』可是他們是已經死啦。

於是，他想到他的部下曾經怎樣地帶回許多活的俘虜以迄 牡丹給他們看了燙疤之後，恩瀾爲了人道的立場而禁止虐殺俘虜的前前後後的光景，他想，『爲什麼我們不好好地把真理去教育這些俘虜而優待他們，然後再打發他們回到他們自己的軍中去散佈真理方面的知識呢？』

他帶着這計劃上恩瀾那裏去，恩瀾對於這計劃會作怎樣的想頭，以及恩瀾是否不會再說他心腸太軟了，他全無把握。然而恩瀾一聽到這個計劃，馬上認爲這是一個精緻的好計劃。

『一個人對於他所做的事情發生動搖的話，那麼他的手臂準會軟弱下來的，』他說。『如果我們能夠在他們之間引起動搖，使他們不信任他們的領袖，那就是一件再精緻不過的事。』

恩瀾越是思考這個計劃，便越是滿意。他用手拍着以璠的手，大笑大叫起來：『這正像截獲了滿車的軍械——唔，我一定要稱讚一句，你的腦袋兒真有見識，以璠！』

以璠知道，在有些場合他跟恩瀾對於同一事物的觀念不見得十分一致。然而他也任它去，祇要事情成功，結果勝利就得了。他們的部下，當恩瀾向他們講明這計劃的時候，他們感到很快活，他們想，這是一個很精敏的策劃，因此這辦法終於實行了。此後有些俘虜被活活地帶回來，他們供給他們伙食，對他們很有禮貌，很優待，而且還教育了他們，按照恩瀾所說的那樣做去，一星期或二星期後給他自由，當任何一個俘虜，這樣地恢復了自由的時候，往往對於他自己的這種遭遇發生起迷離之感，彷彿完全變成了啞巴，而且對於此後他們將要遇到的是些什麼，他們也茫然不知。

然而這事，對於文治終於成爲徒然了。到了這一年的秋天，他接到了玉子的信，這信裏充溢着悲哀和慘痛。文治已經在台兒莊的戰役中犧牲了。以璠唸完了她的信，因着焚燬她的一切信件一樣的必要而付之一炬之後，他非常悲苦地在自己的房間裏靜坐了一下，他回憶起當他第一次上村木家裏認識文治的一幕景象。那時，他的心是如何地熱切，而且是如何地惆悵！如果不發生這次戰事，文治的生活該是一種何等悠久而且幸福的享受啊！然而戰爭竟在一霎之間毀滅了他。他是太單純了，他是被捲入戰爭的瘋狂和殘暴裏面了，而這戰爭終於粉碎了他……於

是，以璠的那種爲了怕碰到他而形成的一切恐懼，也成爲不必要了。同時，他女人節子的希望也落空了。她永遠不會再有第二個兒子了。

在秋季的某一天，以璠接到了從蔣那裏打來的電報，叫他上他那裏去，說是一俟風暴的狂勢稍減，明天麥哥克的飛機來帶他去。以璠拿了這通電報給恩瀾，他們集中思想在這上面，可是研究不出是什麼緣故來叫他去的。最後他們認定至少這是無關公務的，因爲如果這是公事方面的電報，那就決不會打給他個人的。」

「自然囉，」恩瀾說，「除非是他有什麼事情不滿意了，所以叫你去作報告的。」

可是這也似乎不對，原來在沒有幾天以前，他們大家都還很快活，爲的是他們意外地接到了蔣委員長發下來的犒賞，這筆款子，足夠替他們那些衣服最襤褸的弟兄們製備寒衣了。以璠自思着，那一定是關於他私人方面的什麼事情了。他的思緒馬上飛向王子那方面去了。也許是蔣委員長要試探他關於日本女人的事情吧。以璠轉念到，「如果他真的要我撇棄她，那怎麼是好呢？」

哦，他是決不會叫他這樣做的，他知道。這以外，蔣究竟會有什麼吩咐，以及他究竟將要說些什麼，只要時間一到，事實終究是會向他說明一切的了。至少他既已回到祖國，而且在這裏參加

抗戰工作，那麼凡他所說的一切，都該保證它是真實的。然而他和玉子二人之間的關係，都是屬於過去和未來的。而現在，他終究是獻身給祖國了。可是他怎麼也不願把那沒人能夠預知的未來許給任何人。

這樣地鼓勵着自己，他把他特備的衣服包在一塊方方的布頭裏面，好像一般農民所做的那種樣子，而在麥哥克來接他的時候，他便準備着到飛機場去了。

『你準備好了吧？』麥哥克向着飛機旁邊的他高聲地問。

『準備好了，』以璠答。

『那麼，我們又要在差不多二十分鐘之內升空飛去了，』麥哥克說着，從飛機內跳了出來。他脫下了他的航空帽，拍了一下灰。『天啊，如今這一次的飛行，真是一種開玩笑似的事——當領袖還在南京的時期，那是再舒服不過了！從漢口到這裏，常遇到氣流靜止狀態，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曾經一次一次地被迫降落。』他們向着一帶農舍——這裏是恩瀾所住的所在——的方向散步着。『我要喝些茶，抽枝烟，然後才啓程。天還不曾黑哩。』麥哥克繼續着這麼說。

他們坐在村上的茶館的門外的桌子旁，茶館老闆娘走過來，用一塊破黑布抹了抹桌子，然後又爲了吹掉些灰，反把灰吹進了茶杯，她預備揩掉它。可是麥哥克用着怒吼似的聲音喝令她停止。

「這兒，把揩布拿開，怎麼樣，」他轉向以璠說。「告訴她，我願意讓它們髒一些也行！喂喂！我在砲彈橫飛的中間尚且能夠進行「三段跳」，區區徽菌算得什麼呢！」

當以璠叫她不要拭茶杯的時候，麥哥克裝出忿怒的神采睨視着老闆娘，當她瞥見她怕他注視的時候，他便發出一陣冷笑。「不要緊的，老太婆，」他這麼告訴她。「還是讓我自己來洗杯子就得了。」於是他向茶杯中傾注了一些滾水，先灑到地上，然後再注滿了他自己的一杯和以璠的一杯，他大聲地吹了吹熱茶，把它喝起來。

「你永遠不想學學中國話，使你能夠發洩自己的牢騷嗎？」以璠高高興興地問他。

「不——用不着學的，」麥哥克回答。「如果我大聲地說話，連說了兩次三次，又盯視了他們，那他們就很快地領會我的意思了，無論如何，我也沒有充分的時間去學習啊。」

一霎時後，他們已回到了飛機上去了，現在，以璠所見的祖國的事物，是比他歷來所見過的事物更多了。望到下邊，羣山在捲動着它們悠長的曲線，雲在湧動，有時掩蔽了山嶺，有時却顯現了山嶺。但是以璠却無心去享受自然美。他對於這一次的被召，正懷着無限的驚疑。

以前，他是不會到過漢口的。不過，當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的父親常常這麼說，不久他們就得回湖南去，省視祖宗的故土——這是他們收地租的地方——以璠又知道漢口是位於

長江的這一邊，而武昌城則位於長江的那一邊，這兩大城市正好像大門口的兩根柱石，貫通着內地各省的廣大區域。就在這內地的某處，綿延着甚至他的爺爺都從未見過的他們先人所遺下的地產，他們把這地產租給世代的農民種植，收割，而農民則付他們以地租，從父代一直到子代，他們繳租，猶如向一個無名的皇帝進納貢稅一樣。可是這農民究竟是誰，那就連以璠都不知道。除了當他父親說起，『今年地租很好』或是說，『近兩年來，地租收不到，說什麼去年發大水啦，今年鬧土匪啦』之外，以璠在事實上也從來不曾想到農民身上去。但無論年成怎樣，他父親家裏的一切都還是依然如故。

雖然是這樣，但當他坐車經過漢口的各街道而前往謁見蔣委員長的時候，他瞧着了一切的市民，同時聽到了他們的土語。他固然懂得他們的說話，可是它跟恩瀾的土語中的尾音不同，跟他自己的上海土語也不同。然而他們是同胞，而他只是同胞的一份子。他常常深切地想到他的同胞之間的這些不同點。而玉子的同胞在各種思想上都是彼此接近的。但他自己的同胞却不是這樣。當這次戰事——這是他們全部歷史上所僅見的使人民趨於統一的契機——結束之後，那他們還能找出別的使人民統一的道路不能呢？他時時刻刻地向自己提出着這個問題，也稍稍地想到自己和恩瀾。這次戰事，依然控制着他們。但是戰事結束後，除却記憶把人們控制以外，還有什麼控制的力量呢？然而人類的記憶是從沒有控制力量的。這裏就得需要着別的

什麼事物，像戰事一樣地堅強的，像抗敵一樣地必要的事物了吧。

這是他近來常有的習慣，他又耽於未來事物的潛思默想了，正在這時，他坐的汽車突然一震，在一個普通的磚砌的屋子面前停住了，同時，司機用大拇指向他們指點着說，他們的目的地是到了。以璠獨個兒的從車中走出，麥哥克則留在車中修理引擎上的毛病，他走到門口掀了門鈴。門是由一個身穿白長衫的男僕來開了，他正在期待着以璠的到來，他敬了一禮，便引導着以璠進到旁邊的小室中去，請他在這兒坐一下。他走出了，以璠就坐在這裏等候着。這室內的一切，都沒有喚起他的注意，家具也是很樸質而且很普通的，正在他將要再度陷於沉思的當兒，門突然打開，進來的却是他的父親。以璠馬上站起身來，感到無上的驚異。

『坐下吧，』他父親說。

他們倆坐下來，以璠看見他父親的面容非常疲憊的樣子，比他去年看到的時候清瘦得多了。

『爸爸，你可是身子不太安健嗎？』他問。他越是多看一下他的父親，他便越是感到焦灼。他從來也不會見過他的父親是這麼一個模樣兒的。他往日的全部的精力和頑強的精神，似乎都已經消失掉了。他坐在那裏，要再站起來，似乎是很費力的了。

『我現在身子還是跟別人一樣地安健的，』他的父親這樣地回答。接着他又說，『這次戰

爭，真是在用着這一種或別一種的方式在殺害我們哩。我剛才接到南京寄來的幾封信哩。」他停頓了一下，然後繼續着說，「我這方面曾經幫助建設了那個新都。我們替這新都放過一筆很大的款子。這事，我是非常自傲的。唉，現在是完了。」

「你是說——全部毀滅了嗎？」以璠低聲地問。他記得當他這次謁見蔣委員長以前，他父親曾經叫他去看看這一座以及那一座偉大的新建築，去看看從古城的曲折而狹窄的街道所改造出來的精緻的大街道。這些都是很美觀的。每個人看見這種情形都認為是值得驕榮的。

「凡是沒有被毀滅的東西，都入了敵人之手了。」他的父親說。然後他俯向前面，把手按在膝蓋上，對以璠絮語着，「可是最使我痛心而且寒心的，並不是人民的死亡和屋舍的被毀，却是這事物——就是各條街道上的實行鴉片公賣！他們還是想把我們未死的人們加以毀滅呢。」

以璠也感到恐怖了，他看見眼淚正從他父親的眼眶中湧流出來，開始在他的面頰上淌下來，他父親並不措去他的眼淚，却只由它直淌下去。以璠不忍見他流淚，但也知道要說些什麼才好，於是他低下頭去，什麼都不說……他曾經聽人家說過這種鴉片的事。他們一佔領了這個城市，便實行鴉片公賣，恩瀾對於這件事，真是比什麼事都還氣憤得厲害。

「我爲着很多事傷心哩，」他的父親終於一半含着辯解的成份說了，然後他提起他的長袖子的的一邊，揩他的眼睛，揩了一隻，又揩一隻。然後他又懇求似的說，「以璠，你能不能撥出幾天

工夫跟我去看看故鄉呢？將來那些田地都是屬於你和你的子孫的啊。我雖然是永遠不會在故鄉生活了，但是你也許是會跟你的孩子們一起在那裏生活的啊。」

後來，以璠往後一想，便記起他父親並不提到以珂，却只說什麼「那些田地是屬於你的了」這一類的話，在當時連他自己也認爲是詫異的。

「我要跟你去的，」他說。

「中國唯一留着的東西，就只有在這些內地各省的東西吧了，」他的父親說。「誰能說得出來呢？但是我們——從淪陷了的沿海各省逃到這裏來的人們——的遭遇中間一定會產生什麼的，各學校是遷到這裏來了。去年我會替一家鐵工廠擔保了一筆幾千元的債務，使他從漢口遷往了內地去。」

「蔣委員長可是不預備保衛漢口嗎？」他問。

他的父親搖着頭。

「廣州是在昨天陷落了。過幾天，漢口也是不免要失守的哩，」他說。「唔，我希望蔣的政策是正確的——」他的父親嘆了一口氣。「要是他的政策是錯誤的，那我們才真是失敗了啦。」

他靜坐了一晌，以璠不知道他是否容許像從前那樣不十分信賴蔣呢？廣州陷落了，難道漢口也要……嗎？正在這時，門開了，進來的是蔣介石夫人。他們站了起來，她也向他們微微低頭，用

她的輕柔的聲調說，「委員長是在那裏候駕了。」於是她引導着他們走過一個房間，然後穿入了蔣所坐着的那個房間。

他一見他們進來，便站了起來。以璠在從前向來不會見過他這樣站立起來的。看上去，他的身材顯得比從前高得多了，又挺又清瘦了。他不作聲，他們同時地坐下來，蔣夫人探了探茶壺之後，便在茶杯裏倒了些茶。她的舉動是這樣地穩實而莊重，使人們的眼睛不得不隨着她的方向去，看她的頸項的曲線，看她的頭部的旋轉，看她的手勢的迅捷和精細。她對她丈夫望了一眼，他也回望了一下，向她點頭，然後她走開了，輕輕地把門隨手帶上了。

這時，他們是單獨地跟他在一塊兒了，以璠向着他抬起他的眼睛，詢問他有些什麼指示。「我這次請你來，有兩點原因，」蔣委員長不加客套地說。「第一個原因，是要告訴你關於你大哥被槍決的問題。」

這句話是他用着一種強烈的聲氣說的，當他說好這句話的時候，他略爲停頓了一晌，使以璠理解它……的確，他是怎麼也不理解這句話。以珂死了！他立刻感到他的血衝出了腦殼，然後又衝了回來，熱得發燒了。他向着他父親望了一下，可是他正在那座位上，頭低着，眼睛向地上俯視着。

「你可知道這事嗎，爸爸？」他用重濁的聲氣說。

他的父親點點頭。『昨天才知道的，』他低語着。

『你們一定是要知道他是怎樣地死的吧，』蔣突然地說。他從辦公桌內拿出了一封信，送給璠看。這是寫在一張污紙上的，字跡也很潦草，而且用的是英文鉛筆字。信上並沒有署名，不過內容是十分明晰的。它列舉着人的名字，參加敵方會議的五個人的名字。而以珂就被開列在第三名。

以璠抬起頭來向蔣又望了一下。

『但是我哥哥爲什麼會——』他梗塞着說不下去了。

『這是一個陰謀，』蔣厲聲地說，然而這個聲音也並不比他說別的事情時更粗厲，『敵人應許你大哥以傀儡政府中的高官要職。』他對着那封信頷首，璠就把信放到他面前的辦公桌上。『我是兩星期前從情報員那邊收到的。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的情報了。但是我要叫這一個並未署名參加敵方會議的人來，而他只叫人帶來了這個口信，這人徒步或是用其他可能設法的方法，來到了我這裏。我召見了他。謁見時，他說他姓林，並且說他認識你的大哥。他爲着某些理由，對你大哥是非常憎恨的。』蔣停頓了一下。『唔，我說這話是指人類的憎惡。』他又停頓了一下，然後說，『這給了我一個證據，你的大哥確然是一個奸細了。我便下了個命令，把他和別的好細一起執行槍決。』

對於這些話，以璠一字一字地聽得很仔細，當他聽蔣講着的時候，他已經知道結果是必然要槍斃的了，他便感到非常恐怖。但是他還是坐着，望着蔣的面孔。

「那傢伙——那傢伙怎麼——怎麼能——」他開始用一種粗魯的聲氣囁囁着他認為這是可怕的，因為他對林家驥那個人一向對待得很好，怎麼竟一變而為偵察以珂的人了。

可是蔣很敏捷地回答：「不要責怪他。他真是個老實人。自然，他是十分單純的。當他一聽到兵士們中間到處喧傳着的消息，說什麼某幾個長官已經被敵人收買了，他便氣憤得不得了，又由於他心地單純，他便查起內幕來，於是他就很勇敢地把這情報直接報告了我。他說，他一向是生長在美國的，而且據說，美國人就是不怕他們的統治者的。」

「他現在到哪裏去了？」以璠詢問着。

「我已經派他回去作戰去了，」蔣回答着。「我不知道他現在怎樣。」

這時，什麼聲氣也沒有了。他的父親一動也不動地坐在那裏。以璠抽了一口深長的呼吸，挺了挺肩膀。他竭力地想拋開他那記憶使他喚起在他眼前的以珂的一切幻影——以珂，當他們兩口兒年幼的時候和他在一起玩，認為他是美麗而強壯的，以珂爲了不逞心的事而大發脾氣，滾在地上哭泣，踢自己的腿，以珂又是一個漂亮的青年……他死時又是怎樣的一種情狀呢？他可勇敢而鎮靜嗎？或者這嬌養寵壞了的孩子畢竟就是現實的以珂了嗎？這些都不可能知道了。

——他也不知道了。

『他那外國老婆——我要把她送回德國去，』他的父親慢吞吞地說。『就是爲了這個外國老婆，才使他瞧不起自己的同胞。當她嫁給以珂之初，她便認爲什麼都不夠好。她既不喜歡中國的飯菜，又不滿意於我們的居住方面。我們的一切，她覺得都不及他本國的那樣好。她又譏笑我國的軍隊，她老是對以珂說，日本軍隊比較好，使以珂終於相信了中國軍隊抵抗日軍是徒然的。因此——我認爲——』他父親的聲氣低沉下去了——他就這樣想：廣州既是命運中註定要失守，那麼他也可以同樣地……』他憂傷地抬眼望了望蔣。『這，自然，我並不是在替以珂辯護啊，』他低語着。

蔣委員長讓他一直說着，當他正在講的時候，蔣的端肅的臉上浮現出一種威嚴的仁慈。這時他說，『我們已經彼此都諒解了。』

以璠瞥見他父親點頭了。就在這時，他理解到他是比從前更深切地愛着他的父親了……『請到外面一下吧。』蔣對他父親說。『你不妨去休息一下。我還要對你的兒子談幾句話哩。』

他的父親站起身子，鞠了躬，他們等到他走出了後，只賸下了他們兩個人的時候，蔣突然地變色了。他面部的溫和的風采是消隱了。他帶着一股嚴酷的目光而轉視着以璠。

「你，我從前重用過，」他說，「我也早打算好還要繼續重用你的。」他停頓了一下。「但是你是討日本女人的，」他尖利地添着說。

以璠不覺微微地一跳。這位領袖真是什麼瑣事他都很有知道。好在以璠是早已有所準備了。

「是的，我是有日本女人的。」他回答。

「如果你是你爸爸的兒子，你是一個奸細的弟弟，」蔣委員長說。這時他的聲氣變得十分粗暴，面部也不見一絲仁慈的影跡了。「我又怎麼能斷說你是什麼樣的傢伙呢？」

「這是使我無法向你解釋明白的，」以璠答辯着。他固然是對這領袖有所畏懼，可是他不能表示畏懼。

「你不放棄你的日本女人嗎？」蔣究詰着。

「奉委員長的命令。」以璠反問他。

蔣並不回答。他却儘是盯視着以璠的臉，一動也不動。

「不，」以璠輕輕地回答。過了一響，他又說了，「我是別離了妻子兒女，回祖國來參加抗戰的，現在還在戰鬥着。等到和平時代一到，我就要把妻兒們也一同帶回祖國來了。我的孩子們也是中國人。況且——她——孩子們的母親又是盡忠於我的。」

「要經過一個極長的時期，和平才會到來呢。」蔣說。

「我也知道那需要悠長的時期，」以璠說。

「這裏的城市也還要化爲焦土哩，」蔣說。他向房內環顧了一下，又俯瞰了窗外，只見是擠滿了人的城市中的櫛比的屋頂。「不但這個城市，也許其他許多城市也要化爲焦土哩。等到和平的日子到來，怕早已不會有城市剩留下來吧。」

「那時唯一剩留着的就只有土地了。」以璠回答着……如今，他是明白了他的父親爲什麼會說「土地是一定屬於你和你的子孫」那句話的意思了。

「是的，那時唯一剩留着的就只是土地了。」蔣重複地說了一遍。然後他鮮明地改變成了以璠預料中的態度，說：「那麼，你的女人是怎樣的一種女人呢？」

以璠從他的口袋裏掏出了玉子最近寫來的兩封信，代替他的口頭的回答，那兩封信，他還沒有燒毀，因爲它是在他這次動身時才收到，而他是預備重讀一遍的。他打開了信，呈給蔣委員長。

那是內容簡單的信，是玉子的清麗的手蹟。她不會回到娘家——村木家——去，因爲當以璠回中國的時候，她發覺她是不便去。因此，在現在的這些信件中，滿紙都是家庭瑣事，例如：某一株樹是怎樣地在庭園裏生長了，他們倆手植的菊花是怎樣地又在開花了，某一次的海上吹來的暴風是怎樣地把窗格子上糊着的紙向西邊吹落了，她跟次郎又怎樣地把它修補，孩子們是

長得怎樣地高大了，她又怎樣地告訴孩子們說他們的爸爸是個英雄是正在爲他的——同時也是孩子們的——祖國而戰鬥，她又告訴孩子們說爸爸正在想念着他們，而且正期待着全家團聚的未來的確，這些信件，無非是任何婦人對於她那在任何戰爭中參加前線工作的心愛的丈夫所寫的普通家信。

當蔣讀着信的時候，以璠儘在瞧着他的臉色。可是以璠不能從信中說出什麼來，他只是等待着，直到蔣合攏了信紙而且插入了信封，怪緩慢的，似乎他正在思索着什麼事似的。然後，他把那兩封信交還了以璠。

『那麼，現在，你還想怎麼樣呢？』他詰問。

『我只想費幾天工夫跟我父親一起，』以璠很迅捷地回答，『我們要一同到我們從未見過面的故鄉去省視一下。』

『然後呢？』蔣又問。

『那就回到軍隊中去。』以璠回答着。

『准』蔣委員長大聲地說。他旋轉身去，揪着辦公桌上的鈴子，門開了，蔣夫人走進來，以璠知道這是他告辭的時候了。他站起來鞠了躬，可是蔣委員長並不望着他。

『滇緬公路的那張地圖在什麼地方去了？』他向她發問，他似乎是把她當作並未走出過

這房間似的一樣。『剛纔還在我手頭的呢！』

『在這裏呀，』她向他微微地笑着說，『就在你的手下面啦！』

以璠走出時，耳邊還聽到這幾句話。新的滇緬公路已經完成了嗎？他聽說它正在趕築——成千的男女正在合力趕築。唔，敵人在東邊轟炸，而他們却在向西邊開闢一條偉大的公路，這或許是一樁新奇的戰鬥方略吧！可是這正是他們的方略。如果真正的中國——他的孩子們會知道——就是這並不向着海岸發展而是橫過山嶺直達印度的新的內地的中國，那又怎麼樣呢？有誰知道過呢？其實有誰知道過這許多呢？

以璠逕自走出去去找他的父親去了。

後記

「諾貝爾文學獎金」的判定，歷來都是使人驚訝的，而且或許爲了這個似非實是的原因，激動了人們對它的信仰。瑞典學院並不是一種等閑的學術團體。各種有力團體每年向他們推薦的中意的候選人——通常是英美的作家——顯然都沒能成功。學院有它自己的主張。據可靠的報告說，當委員會提出一個或一羣可能當選的人物的時候，每一位委員必須在投票前讀畢這一個或一羣作家的全部著作。

他們的標準是高的，可是明白地說來，這種標準也是柔性的；否則要來推想最近這次的獎金竟落在一個美國作家賽珍珠的身上，就困難了。因爲明顯地賽珍珠並不會在什麼文學史上佔有決定未來趨勢的主位的一章；相反的，最末了才能輪到她。她並不能像辛克萊·劉易士那般，有着足以使她增加資望的系統的小說，每一部作品都適合於成爲事業的楷模，而爲美國文學上永垂不朽的部份。她也並不能如奧尼爾那樣的作家，有着想像力豐富的作品，建立起對於

宇宙人性的新的觀點和表現方法上的新技巧。真的，對於她到底是否一個出類拔萃的小說家也是成問題的，儘管她的小說都是最易銷行而明白可解的。她的創作小說的藝術比較其他許多美國作家，諸如卡索（Cather）女士和格拉斯科（Glasgow）女士，都不免要遜色，有時甚且表現顯著的窳劣。

她所擅長的是傳記文學，特別是自傳。可是，即使在這方面，我們要記住，也必須依靠有創造性的想像力才能成功。她的最優秀的兩部傳記文學——『放逐』（The Exile）和『戰鬥的天使』（Fighting Angel）同情而深入地描寫了她的卓越非凡而不一定能博人同情的父母，都無疑地並未達到諾貝爾獎金所認為的高境。至於小說，且拿她的近作『驕傲的心情』（This Proud Heart）來作一判斷，這是一部傳記體裁的小說，在象徵的感覺上是自傳的體裁。這是一個寫作技巧很好而有意義的故事，但是還夠不上稱為偉大的作品。

主持諾貝爾獎金的委員們對於這次的頒獎，顯然地也有他們的觀念，而且也不難猜出這原因究竟何在。他們並非對於一個作家畢生的事業成就加以表彰；一定是他們對於一本書，一部廣博優譽舉世公認的傑作——大地——的酬賞。

因爲大地，（指的是以大地爲書名的第一卷，並非指全卷三部曲而言。）是一部無比的鉅著，多半是屬於當代世界文學中永久的貢獻之一。它是對付吉卜齡的武斷的主見『東方與西方永不會接合』的有效的反抗。它是第一次以英文來說明在西方人想像中的中國的異性的差異。它是我們企待了已久的關於一個偉大民族的生活的典型，特別是情感的典型的，活的紀錄；這個偉大的民族，感謝蒸汽，電力，和汽油，已經突然地被帶到我們的鄰近了。

大地是建築在一個孩童記憶中的想像上，這個孩童曾經生活和思維在中國的範型裏，沒有失掉她的西方人的透視力。這是人性的記錄，在那裏面，風格的問題並不怎樣重要——但求風格與深度的適當，但求表面的真實與有意義。它並不須爲了表示傑出，就應該寫得如何好。人們依據公道的觀念，感覺這次的諾貝爾獎金是對於一部名著的認識，這部名著當然已經由書籍本身的風行世界和它的被搬上銀幕而證明了它的威力。

中國目前的情勢究竟影響了這些評判員有多少，這是無從知悉的，可是無疑地，他們是受了影響的。中國的文化，已經在國內革命期間的新與舊的鬥爭中被撕裂的，現在又被另一個爲了發展強權的意志而犧牲美好的生活的自私的民族，蹂躪在污泥裏了。在遲緩的變形期中的中國，比較上是有祈所望於西方的，一直到如今還是這樣子。日本的混雜的文化，危險地參合了我們的復活野蠻主義和卓越的氣質，一些沒有給予，而祇是教導我們走上歧路。這時，有這樣一

本書使我們能感到中國農民的博愛仁俠的精神，於是在一九三八年就空前地顯示了它的優秀的本質了。如果這本書是今年出版的，那末似乎又更動人。它的獲得諾貝爾獎金是應受的酬賞吧。

我們不願對賽珍珠女士表示不公平的態度。她的整個的成就是出色當行的，雖然它祇含有一部名著。她的水滸英譯本的動人的譯筆，是給西方讀者的一件禮物，因為他們很少能了解中國文學，就是他們所能閱讀的英譯的作品也是並不多觀。作為大地的續篇的兒子們，比較第一部作品要略微遜色，她所寫自己的父母的傳記，無疑地是從未有過的最佳的作品，它描寫十九世紀由於傳道的熱忱所發生的特殊人性，有一天必須被認為那個時代的西方文明的社會史上很重要的一部份。她也曾寫過一些驚人的短篇小說，在她一九三六年的書目上所載的三十七篇作品，可以與任何美國非第一流最偉大的作家相抗衡。關於中國的觀念和東西的問題以及傳道的問題所發生的影響是極大的，因為在同一書目上包括從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六年間所寫的六十篇作品中，幾乎全部都是關於這些題材的。

『自從一九三〇年以來，這八年中間，美國連續獲得三次諾貝爾文學獎金，這種事實並不足以說明是人們對於美國的特殊同情的理由。美國在歐洲還不怎樣受人喜悅，儘管怎樣卑賤，

我們——美國人——也無需同情。二十五年前，在歐洲大陸上的報攤甚至書舖裏，祇能找到賈克·倫敦的作品。以往，他們對於美國的藝術、科學、寫作以及政治，一切都不發生興趣。歐洲人包括諾貝爾獎金的裁判員們，直到晚近，才開始廣泛地閱讀美國人的作品。祇有最近，他們才開始將現代美國文學和現代歐洲書籍相較而且評價，自然，他們比美國大學裏的學者或許要佔先，絕不會落後，賽珍珠的獲得獎金，她的最佳作品並不是屬於以藝術為主要標準的所謂純文學的範圍，而是指出了人們對美國的興趣的日益增長，却不像從前把獎金給予奧尼爾和劉易士那樣。因為他倆在被選為美文學上的美國代表作家以前，早已成為國際文學勢力的主流中的一部份了。』

二

以上是美國當代文藝批評家亨利·康倍（Henry Seidel Candy）在最近出版的文學星期六評論（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發表而由舒溼兄特為這個譯本譯出來的。他的文藝見解和美學基準，自然是含有美國的布爾喬亞記的觀點，態度是相當嚴謹，論調却並非絕對地正確。但在對於這個已經寫過十一部重要作品而且榮獲了普里澤獎金（一九三二年）以及諾貝爾文學獎金（一九三八年）的作者賽珍珠的寫作和得獎的由來，實已鉤劃出了一

個非常簡單，明瞭而且精確的輪廓，雖然賽珍珠自己或許要站起身來加以否認。

從她自己的寫作態度上，我們可以看出她企圖努力的方向。她曾經告訴過我們：

『我覺得寫小說，或是讀小說，並非生活中的必要，至少中國有幾百萬人就沒讀過小說，當然談不到寫過小說，却也跟讀過或寫過小說的人一樣地聰明而快樂。我對於這些人有極大的欽佩，甚至有時還表示着羨慕。』

不過我也得承認自己的古怪，不能跟別人相同，那就是說，不管有沒有人讀，我自己是非寫小說不可的。我是這樣一種不幸的人，若是不在寫或已寫或將寫我的小說，我就感覺到我的不舒服。』

在這裏，她表白着寫小說是她的職業性的工作了，於是她接着說明了她寫作時的心理和心境：

『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候，別寫小說吧！因為小說家往往在寫作時叫他的家人和親友受罪，整天整夜，全神貫注於創作，甚至丟下筆桿時，腦海裏也還盤旋着小說中的人物……一個作家除了他自己而外，還得過千百人的生活。受千百人的痛苦，而且要陪他們埋掉。他心上要受各式各樣角色的消磨，同時又得運用他自己的腦袋去表現各式各樣的角色，使他們栩栩如生，他的本身，就是這些活動角色的製造廠。』

你如果願自由作你的主人公，那麼千萬別做小說家！

憑着這一種創作態度，她完成了她的大地，創造了一個農民典型的性格——王龍。爲了這個人所具有的勤苦，耐勞，忠誠，健強的美質，作者寄與了深厚的同情，甚至於竭誠的謳歌。她不會向中國，向全世界展開了中國人民的堅韌性和同情心，這裏所表現的中國人，既不是日本敵對語氣中的『支那人』，也不是西歐白種人所可瞧不起的『唐人』，此外，也不是以欺騙壓迫和榨取爲生活的一切高等華人。有一次，她甚至憤憤然地說：『中國民族的偉大，正在高等華人所引以爲恥的勤苦耐勞的農民，正在於愛國者所急欲掩飾的苦力——奶媽。』

今日中國的戰鬥，正滿意地答復了賽珍珠女士：中國這偉大民族的偉大子孫，不但是像她所描寫了的那樣勤苦，耐勞，忠誠，健強，而且是進行着對侵略者的長期抗戰了。賽珍珠對於這個實情，是很知道的，愛國者這小說，在今春努力完成，我想，就是她在這個企圖之下的一種工作的表現。這裏他創造了好幾個國別——中國的，日本的，美國的，德國的，——的好幾種性格。這些人物，在作者的全部計劃上，各有獨特的性格，——我不說它典型性格——舉例來說，那麼以璠似乎是一個個人色彩的空想的革命知識份子，他的哥哥以珂只是一株牆頭草似的投機份子，始而投向『中國的拜倫』，終於連祖國都拋棄，而投向敵人的陣營。恩瀾和牡丹，算是無產階級出身的革命者（可惜寫得漫畫化了）以與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革命者以璠相對比。緣於人物的較

爲衆多，故事的較爲錯綜複雜，這裏不必列舉，好在讀者的頭腦中至少已經有了一個粗疏的輪廓，列舉也只是文字的浪費。至於作風的優美與否，描寫的細膩與否，典型創造的成功與否，全憑讀者的自由去鑑賞，去分析便得了。

作者賽珍珠女士關於創作態度的自白中所說的：『一個作家，除了他自己，而外，還得度千百人的生活，受千百人的苦痛，而且要陪他們埋掉。』這實是深嘗了作家生活甘苦而且澈悟了創作三昧的人的經驗之談。

但在本書『第三部』裏面，有些地方，或許是因爲作者對於人物性格過於隔膜和理解不足之故，竟發生了幾點值得商榷的問題，例如恩瀾在紅軍面前的一篇鼓動演講中，有些地方就欠明確——也許是含糊的。蔣介石被劫持於西安的起因，大家都知道這不是紅軍，而是一些蹩進的東北軍舊部。同時，蔣氏得保安全，回京繼續主持軍政各方面的大計，倒多半是靠共產黨所提出而且從中斡旋的偉大力量。演詞中所謂『落在我們手裏，』『你抗日不抗日，』等等，決不僅僅是用詞的技巧問題，而主要的缺點還在對共產黨人本身的認識不足，於是把恩瀾寫成粗暴的，傲慢的，沒有禮貌的人了。見譯本四〇九—四一二面）

有時，賽珍珠又把恩瀾寫成了膽怯的人似的，怕人家還要暗殺他，因而不願去對蔣解釋戰略問題；甚至於搭飛機，也要由以璠去把他扶上飛機等等。有時又把他描寫成了一條蠢牛，連對

於新中國的建設，對日本俘虜的優待，以及國共合作的長期性等問題，都毫無理解似的。賽珍珠筆下的恩瀾，從多方面看來，都證明了他只是個架空的非現實的人物吧了。

跟對於恩瀾的無知一樣，她對於整個的八路軍似乎也表現得漫畫化了。八路軍的『詭計』(Tricks) 儘管聰明活潑，大約也不至於向日軍說『假使你們比我們統治得好，那麼歡迎』一類的古怪的可笑的話來吧。八路軍玩弄俘虜的情形，在不知道八路軍實情的賽珍珠，當然會繪成那樣的一幅圖畫了。

關於描寫蔣介石的部份，我們也不能不指出幾個值得提出的意見：例如『蔣介石曾經告訴他們（第八路軍）什麼也沒有給他們的。』以及『他必需經常保留相當的錢去買那些軍閥和他們的部隊的忠心，只有少數人他確信他們是不需要錢的。』『我知道他們的，他們是不會改變的。我必需好好地利用他們。』（均見四一四面）這裏所描寫以及所說明的東西，在內戰時期或許還配合得起來的，在抗戰建國的日子就不夠現實了，讀者試想：紅軍又不是什麼天兵天將，怎麼可以全無配備地去對付最大的敵人像日軍這樣呢？至於用錢收買和只有少數是不需要錢的等等，更是信口開河，毫無實據可說了。其他細小的地方，有判斷力的讀者，一定是會用批判的眼光去閱讀它，分析它的，我也不必饒舌了。

我提出這幾點來，就正於作者和讀者，並不是壓根兒抹殺了這本書的長處，不過是要指出

第三部是沒有第一部及第二部那樣健全吧了；然而這也並不是說，第三部整個兒要不得，不過是一般地使我們更堅信了創作者的生活和創作中的人物的生活之不可分割，也更使我們提高了賽珍珠自己的信條：『一個作家，除了他自己而外，還得過千百人的生活，受千百人的苦痛而已。』

三

記得美國亞細亞雜誌曾刊載一篇給賽珍珠女士的一封公開信，內容雖是指摘她在一九三七年的亞細亞所發表的西方的武器握在冷酷的東方人的手中一文，說她還不懂得東方裏面有一段說：

『作爲一篇詭辯的文藝作品看，你這篇大文也許是聰明的，但一個權威，一個東方的介紹者得更多的審慎，這是人們所期望的。因爲在美國民衆的心目中，你是一個權威，而且不管你承認不承認，你是一個中國的友人，你必須認識自己每一句話的重大責任。』

這些話倒很可以移用下來，作爲這一個不得不拖的尾巴——後記——的結束。

黃峯 六月四日

2064

年	1939
月	6

賽珍珠作：愛國者

平裝每冊實價壹圓
精裝每冊壹圓叁角

外埠
另加
寄費

發行者

光

社

香港大道中七十七號

總經理者

新

香港大道中七十七號
生書局

光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明書局

及各地各書店

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出版
版權所有不准印翻

